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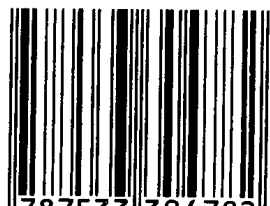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三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八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經史典奥六十七卷（二）

〔明〕來斯行輯

重慶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典奥六十七卷》提要

經史典奥卷之十四

晉杜預註　唐孔頴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禧公下

刑臣　紀綱之僕

呂郤 呂甥郤芮 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

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潜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披奄人故稱刑臣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

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爲
之紀綱說文綱維紘繩也紀絲別也則綱是維
之大繩紀者別理絲縷諸門戶僕隸之事皆使
秦卒共之與晉人爲紀綱謂爲之首領主帥也

內子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
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趙衰辭姬曰得
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
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

子而已下之

卿之嫡妻爲內子

相蒙 偕隱 旌善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
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
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
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
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
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蒙欺也偕俱也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
緜上

弔二叔之不咸 懿親

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
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
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
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
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
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
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
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

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

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懿美也

貪惏

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

方言云殺人取財曰惏惏力南反

鷸冠　衷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鷸鳥名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衷猶適也鷸尹橘反翠鳥也衷音忠一音丁仲反

有事膰　有喪拜

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答拜以其爲事而來不自

同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體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膰符袁反周禮又作燔字音義皆同

叔父　官守　凶服降名　省視官具

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於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

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
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官守王之羣臣凶服
素服降名稱不穀省視官具省官司具器用也
掖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
弟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禮至兄弟從國
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
余敢止

說文云掖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也掖
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脅上爲掖是因名轉而
相生也掖音亦
勤王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
侯今爲可矣
勤納王也
請隧 王章

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
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
茅之田
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棺而下
王章章顯王者與諸侯異
坎血加書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
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
戍人反矣乃降秦師

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
從徑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
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徑猶行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
犒師 室如縣罄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
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
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

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
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

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
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魯語云使展喜
以膏沐犒師如而也時夏四月令之二月野物
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
物所以當恐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
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桷無覆蓋杜以下云野
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

可噉故改如為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云
如罄在縣下無粟帛縣音玄罄亦作磬盡也

能左右之曰以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成得
臣司馬子西闘宜申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
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左右謂進退在已

喪紀

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周禮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庖人掌喪紀之庶
羞樂紀曰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言喪紀者
多矣喪紀者喪事之總名諸侯相與唯有弔贈
故註云弔贈之數不有廢也

治兵　終朝　國老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
皆賀子文

治兵習號令也終朝自旦及食時也王制云有

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然則國老
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也

元帥　說禮樂　敦詩書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
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
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
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
也

元長也謂將帥之長軍行則重者居中故晉以

中軍爲尊而上軍次之其三軍則上軍爲尊故
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說謂愛樂之敦
謂厚重之晉語云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
穀可年五十矣守學彌篤夫好先王之法者德
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敦篤不忘百
姓請使郤穀公從之帥所賴反

執秩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
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
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執秩主爵秩之官秩直乙反

王所

公朝于王所
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輿人　兇懼　獻狀　距躍　曲踊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
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
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
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
師

輿衆也兇兇恐懼乘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
者多故責其功狀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
猶勵也以有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爲六百
跳也杜言百猶勵亦不知勵何所謂益復訓勵
爲勉言每跳皆勉力爲之兇凶勇反躍羊畧反
三如字又息暫反百音陌跳徒彫反勵音邁

問執讒慝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
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

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
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
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闘
越椒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
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間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
三百乘入間閒厠之間慝吐得反
食言　素飽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

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
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
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
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釋詁云食僞也孫炎云食言之僞尚書湯誓云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孔安國云食盡其言僞不
實也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言而
不行如食之消散後終不行則前言為僞通訓

僞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僞也素一素訓為
空忿怒之深空腹不食血氣盈飽也
監　寓目　詰朝　韅靷鞅靽　館穀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
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
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
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其煩
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

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
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晉師陳于莘北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
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鬭宜申將左子上鬭勃將
右胥臣司空季子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
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
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
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
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

監嗟也寓寄也詰朝平旦在背曰韅在胸曰靷
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館舍也食楚
軍穀三日監音古嗟子答反又所答反詰起吉
反韅許見反又去見反說文作韅云著掖皮靷
以刃反說文云軸也鞅於杖反說文云頸皮也
靽音半一云縶也

駟介　徒兵

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

大輅　戎輅　彤弓矢　秬鬯一卣　虎賁　糾逖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
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
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
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玈黑弓弓一
矢百則矢千弓十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
卣器名國語云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
賁禦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
走周禮司馬之屬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
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五車旅會同亦如之
舍則守王閑逖遠也有惡于王者糾而遠之輅
音路玈音盧本或作旅字非也秬音巨鬯勑亮
反卣音酉又音由爾雅云卣中尊也賁音奔逖
勑歷反

奬王室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
無有老幼

奬助也奬將丈反

瓊弁玉纓　孟諸之麋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
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

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
纓詩云會弁如星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
釋水云水草交爲湄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

曰渭古字皆得通用故此作糜耳瓔求營反說
文云赤玉弁本又作玣皮彥反糜匹皮反
牧圉
甯武子甯俞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
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
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
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
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
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牛曰牧馬曰圉
風于澤　大旆之左旃　愷　獻俘授馘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亾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
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
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
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
帛曰旃愷樂也司馬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
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註云律所以聽軍聲鉞
所以為將威兵樂曰愷司馮云得意則愷樂愷
歌示喜也授數也獻楚俘於廟旃章然反愷開
在反馘古獲反
坐　大士　深室　槖饘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
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
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
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

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叔鍼莊子為主又
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
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令
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深室別為囚室槖衣
囊饘糜也詩毛傳曰小曰槖大曰囊槖所以
盛衣亦可以盛食宣二年傳曰為之簞食與肉
寘諸槖以與之是也釋言云餬饘也鬻糜也郭
璞云饘糜也孫炎云鬻淖糜也然則糜之與鬻
稠淖之異名耳鍼其廉反坐如字或音才卧反

㮤音訖僮之然反

三行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

蔑將左行

晉置上中下三軍合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

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行戶郎反

燕好

介葛盧來以其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

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

縋 倍 行李

晉侯秦伯圍鄭鄭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

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

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

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

君亦無所害

縋縣城而下陪益也行李使人襄八年傳云一

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云行理

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爲註則同都不

解理字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

行人也孔晁註國語其本亦作李字註云行李

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順之爲

吏故爲行人使人也

昌歜 白黑 形鹽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

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

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昌

歜饗之所設必是籩豆之實周禮醢人朝事之

豆其實有昌本麋臡鄭玄云昌本昌蒲根切之

四寸爲葅彼昌本可以爲葅知此昌歜即是昌

蒲葅也齊有邴歜魯有公甫歜其音爲觸說文

云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

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爲同爲異徧檢書傳昌

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此云白黑下

云嘉穀穀之白黑惟稻黍爲然下云鹽虎形知

其形象虎也歇在感反葅莊居反熬五刀反

免牲　三望　牲日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

免猶縱也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卜牲與日知吉凶卜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之也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爲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稱牲牲

是成用之名

命祀

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昭七年傳稱晉居夏虛祀鯀而晉侯疾瘳此衛居帝丘而不合祀相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載在祀典傳稱實

爲夏郊三代祀之周室既衰晉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絕祀之神故祭鯀爲得禮相無功德於民惟當子孫自祭故稱杞鄫何事非衛之罪與鯀異也

北門之管　中壽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

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管籥也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

脫　乘韋先　不腆　淹居　積　遽　脯資餼牽

原圃　具囿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
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
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
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
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
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
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

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
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

脫易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
必有以先之乘車必駕四馬因以乘爲四名禮
言乘矢爲四矢此言乘韋爲四韋也遺人之物
必以輕先重後故先韋乃入牛老子云雖有拱
璧以先四馬不如坐進此道是古者將獻饋必
有以先之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遽傳車
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原圃具囿皆囿名
囿者所以養禽獸故令自取其麋鹿焉天子曰
苑諸侯曰囿脫他活反先悉薦反腆他典反積
子賜反餼許氣反圃布古反

郊勞　贈賄

齊國莊子 國歸父 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
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
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勞力報反

墨衰經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
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
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
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
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敗秦師于殽獲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
於是始墨

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衰七雷反經直結反

纍臣釁鼓　郊次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郊次待之於郊纍力追反釁許覲反

耨饁

初臼季（晉胥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耨鋤也野饋曰饁耨乃豆反饁于輒反字林于劫反

小寢

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老師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

師久爲老

卒哭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經史典奥卷之十四終

晉杜預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文公

食子　收子　豐下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文伯也食子難惠叔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豐下蓋

面方難乃多反又如字

履端　舉正　歸餘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

呼役夫　宮甲　熊蹯　環列之尹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宮甲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呼報賀反蹯音煩

死所　明堂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

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 續鞫居 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死所未得可死處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

故不義之士不得升

逆祀 新鬼 故鬼 齊聖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齊肅也

先悉薦反齊知律反

虚器 爰居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虚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虚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爰居爾雅一名雜縣樊光云似鳳凰

會正

曹伯如晉會正

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

肄業 朝正 天子當陽 敵王所愾 覺報宴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

之形兮一彤矢百玈兮矢千以覺報晏今陪臣來繼
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肄習也朝正朝而受政教也陽謂日也言天子
當日諸侯當露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覺明也
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兮矢又爲歌彤兮
以明報功晏樂肄字又作肆以二反
歸含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含本亦作唅戶暗

反
不祀忽諸
楚子燓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
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蓼與六皆皐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
援大國忽然而亾
沈漸　高明
晉陽處父聘於衛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
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
其不沒乎
沈漸猶滯溺也高明亢爽也漸似廉反滯溺本
作帶弱亢苦浪反
辟刑獄　董逋逃　由質要　治舊洿　本秩禮
續常職　出滯淹
陽子陽處父成季趙衰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
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趙盾於是乎
始爲國政制事典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
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

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辟猶理也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
穢也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修廢官也
出滯淹拔賢能也辟婢亦反
采物　話言　藝極　表儀　防利　常秩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
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
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

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采物謂采章物色旌旗衣服尊卑不同名位高下各有品制天子所有分而與之故云分之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

之法傳云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表儀猶威儀防利防惡興利防者防使勿然故爲防惡利者務生此利故爲興利傳言防利于文不足互見以曉人也常秩官司之常職話戶卦反

帑 敵惠敵怨

晉殺續簡伯 鞫居 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帑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帑文巳有妻故毛傳以帑爲子此傳無妻故杜并妻言之帑者細弱之號妻子俱得稱之傳稱以害鳥帑鳥尾猶尚稱帑况妻子也說文云帑金帑所藏字書帑從子經傳妻帑亦從巾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爲非對非對則爲遷怒臾羊朱反駢蒲賢反又蒲丁反帑音奴

縱尋斧

昭公 宋昭公 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

縱放也

蓐食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宣子 趙盾 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

奔泰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蓐是早食於寢蓐也蓐音辱

冬日之日　夏日之日

狄使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狄相且讓之酆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

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公壻

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

公壻池晉君女壻釋親云女子之夫爲壻傳稱公壻知是晉君之女壻池其名也壻音細俗作婿

握節　效節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效猶致也

效戶教反

襚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服曰襚襚音遂說文作裞云贈終者衣被曰裞

彊死　沿　泝　渚宮　司敗　工尹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得臣子西宜申曰三君皆將彊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

宜申及仲歸

强健也無病而死謂被殺也泝順流泝逆流小洲曰渚陳楚名司寇爲司敗工尹掌百工之官

彊其丈反泝說專反泝息路反渚章呂反水中可居者曰洲

孟 載燧

楚子 穆王 將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邑名 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殉

孟田獵陳名燧取火者孟音于燧音遂本又作㷸

鄋瞞 駟乘 摏其喉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叔御莊叔 得臣 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鄋說文作𨜶云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駟乘四人共乘車摏衝衝也鄋所求反字林鄋一音先牛反瞞莫干反衝舒容反

大器 瑞節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大器圭璋也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瑞垂僞反

坐甲 交綏 未憖

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

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
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
之

甲者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於身未戰且
坐之於地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
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
爲綏 杜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
曰交綏憖缺也憖魚覲反又魚轄反方言云傷
也字林云問也

贈之以策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
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
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
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
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
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
有如河乃行繞朝 秦大夫 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
處者爲劉氏

策馬檛臨別授之馬檛並示已所策以展情策
本又作筴初革反檛張瓜反馬杖也

騶施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
騶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

騶數也妃音配騶仕救反施式豉反數音朔

夫已氏

齊人定懿公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

公曰夫已氏

夫已氏猶言某甲心惡其政不以爲公凡與人
言欲稱君者終不謂之爲公曰夫已斥懿公之
名也劉云甲巳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夫音扶
已音紀

飾棺 帷堂而哭

齊人或爲孟氏 公孫敖家 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
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
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

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慶父聲己

惠叔母不視帷堂而哭

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大夫畫帷畫荒火三列黻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鄭玄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使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褚以襯覆棺又加帷荒

於其上紐所以連結帷荒者也禮之飾棺帷有此耳齊人敎之飾棺蓋依此大夫之制而爲之飾置諸堂阜故爲不殯示無所歸葬魯人哀之也沈氏云飾棺即雜記云諸侯死於道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大夫死於道以布爲輤而行義或當然檀弓云尸未毀飾故帷堂小歛而徹帷至大歛之飾又帷堂以至于殯恒帷堂雜記云朝夕哭則不帷今聲己恨穆伯故朝夕哭仍帷堂

等威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等威威儀之等差

振廩同食

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乘驛

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鬬椒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驛傳車也驛人質反

饋詒　珍異　材人　君祖母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

門閭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極以下無不恤也公子
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夫人助之施昭公
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公知之盡以寶行蕩
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
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
死盡以其寶賜左右以使行

禮與人物曰餽詒遺也餽詒皆是與人物之名
也民年七十以上無有不餽遺以飲食也珍異
謂非常美食羞進也時加進珍異者謂一[illegible]

出珍異之物也材人有賢才者君祖母也[illegible]
母之稱謂襄夫人餽其媿反詒以支反又以志
反

執訊　蔵陳事　音　鋌

晉侯靈公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
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
與之事君十四年寡君又朝以蔵陳事以陳蔡之密
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
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

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
吾志敝邑有亾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
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
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
命之罔極亦知亾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
命之

執訊通訊問之官蔵敕也敕成前好所茠蔭
之處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茈於楚如鹿赴險
訊音信蔵敕展反茠虛求反蔭於金反鋌他頂

反茈必利反又悲位反

語偷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
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
死

偷猶苟且

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
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

八大藏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
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
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
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
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
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
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
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
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
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
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
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
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
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
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

通之貌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慝也慝惡也

窮奇其行窮其好奇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饕

飻貪財爲饕貪食爲飻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

螭魅之災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愷開

在反比毗志反渾戶本反敦徒本反蒐所留反

慝他得反檮徒刀反杌五忽反饕他刀反飻他

結反螭敕知反山神獸形魅亡備反說文作彪

云老精物也彪或從未

經史奥奥卷之十五終

經史典奧卷之十六

晉杜預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宣公

疇昔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疇昔猶前日也

文馬　合　為植巡功　睅其目　皤其腹　于思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 羊斟 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文馬畫馬為文謂文飾雕畫之若朱其尾鬣之類是也合猶答也植將主也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是植為將領主帥監作者也巡功謂巡城簡作功也睅出目皤大腹說文云睅大目也目大則出見故云出目也皤是腹之狀腹以大為異故為大腹也于思多鬚之貌植直吏反睅戶板反說文字林云大目也蘊林云寢視不安貌孟康云猶分然也皤步何反于思如字又西才反多鬚貌賈云白頭貌來力知反又如字

雕牆　胹熊蹯　寘諸畚　及溜　假寐

晉靈公不君厚歛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 隨會 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雕萁也畚以草索爲之筥屬胹煮也字書過熟曰胹命此宰夫胹熊蹯不至於熟以其違命故殺之溜謂簷下水溜之處入門伏而不省起而更進三進而及於君之屋溜言迫於公之前假寐不解衣冠而睡胹音而蹯扶元反寘之鼓反

畚音本草器也溜力救反

嗾夫獒　翳桑　宦

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獒猛犬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宦學也曲禮云宦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也但宦者學仕宦學者尋經藝以此爲異矣嗾素口反說文云使犬也服本作㕭翳於計反蔭音陰又於鴆反

餘子　庶子　公行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公行掌率公戎行行戶郎反

罔物　罔兩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

罔物罔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罔兩水神魯語賈逵注云罔兩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罔兩罔象皆是虛無當總彼之意非神名也罔匹丈反兩本又作蜽音同說文云罔兩山川之精物也

媚　徵蘭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

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徵蘭懼將不見信故欲托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媚亡冀反

報

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

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

食指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子公與子家歸生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

食指第二指也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玄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玄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

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謂大指為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啑鹽指也

汰輈　丁寧　笠轂

楚子與若敖氏子文族戰于皋滸伯棼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

原缺第八葉

使巫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
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輈車轅汏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兵車無
益尊者則遷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
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益汏他來反輈陟
留反蹄芳扶反著直略反貫古亂反笠音立轂
古木反
反馬
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

來反馬也
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
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葛茀 辟不懷
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
遠日辟不懷也
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
葬則以下柩懷思也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
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

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
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釋詁云楨
榦楨也舍人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
以當牆兩邊鄣土者也平板榦者等其高下使
城齊也畚者盛土之器築者築土之杵稱畚築
者量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土物謂
鍬钁畚舉之屬爲作程限備豫也趾城足略行
也餱乾食也慮如字一音力於反廣雅云無慮

都邑也榦古旦反亦作幹楨音貞畚音本盛音
成趾音止餱音侯
縣公 蹊
楚子莊王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
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
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
爲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
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
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

縣公楚縣大夫皆僭稱公蹊徑也蹊音兮徑古定反

臨　守陴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

臨哭也陴城上僻倪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覰之名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臨力鴆反陴婢支反僻普計反倪五計反

勦民　怨讟　追蓐　前茅慮無　中權後勁

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士

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姦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

勦勞也讟謗也追蓐追求草蓐爲宿備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爲旛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勦初交反讟徒木反蹹徒臘反

非夫
彘子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
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
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
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
非夫非丈夫
剛愎
伍參楚嬖人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
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

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
愎狠也愎皮逼反
軍實　篳路藍縷
欒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
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
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
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
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
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
軍實軍器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
以啓土以荆竹編門謂之篳門則篳路亦以荆
竹編車故謂篳路爲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
衣破醜敝爲藍縷藍縷謂敝衣也服虔云言其
縷破藍藍然篳音必藍力甘反縷力主反
候人
楚少師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

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
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
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
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候人謂伺候望敵者候戸豆反
靡旌摩壘　左射以菆　兩馬掉鞅　入壘折馘
麗龜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

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
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
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
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
而巳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
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
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

靡旌驅疾也摩近也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兩
飾也掉正也示閒暇飾馬者謂隨宜刷刮馬又

正其鞅以示閒暇折馘斷耳麗著也龜背之隆
高當心摩末多反壘力軌反菆側留反兩馬徐
云或作柄皆力掌反或音亮掉徒弔反徐乃較
反鞅於杖反閒音閑折之設反馘古獲反斷音
短

甲裳　軘車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
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
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
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魏
錡郤克楚師也使軘車逆之

甲裳下曰裳軘車兵車名軘徒溫反

游闕　分謗生民　尸　惎　脫扃　馬還　拔旆
投衡　重獲　房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
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
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
拒以從上軍駒伯郤克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

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
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
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
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
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
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
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
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
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
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
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
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
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
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游闕游車補闕者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尸
止也甚敎也扃車上兵闌服云扃横木投輪間
一曰車前横木也西京賦云旗不脫扃薛綜云

扃所以止旗也馬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旗
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重獲兄弟累尸而死也
獲者被殺之名並皆被殺尸相重累故云累尸
而以累即重也房箭舍也抽擢也甚其器反扃
古熒反帆凡劒反

武軍　京觀　鯨鯢

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
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古者明王伐不敬
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
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
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武軍節軍營以章武功積尸封上其上謂之京
觀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觀古
亂反鯨其京反鯢五兮反

袂纊　麥麴　山鞠窮　眢井

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蕭大
夫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卯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

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
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
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纊綿也言說以忘寒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
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
言故謬語眢井廢井也字林云井無水也袂戶
牒反纊音曠麴去六反鞠起弓反眢烏丸反

成勞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
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旣伏其罪矣敢
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成勞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
投袂　窒皇
楚子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
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
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
申舟子　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

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
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
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投振也袂袖也窒皇寢門闕袂面世反窒直結
反
獻功　采章　嘉淑　加貨　薦賄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
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
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

在宋君其圖之
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采章車服
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
往共則來報亦備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
罪賄呼罪反
蝝
冬蝝生
蝝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劉歆云蚍
蜉子也董仲舒云蝗子蝝悅全反字林尹絹反

納汙　藏疾　匿瑕　含垢　樓車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
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
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
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將殺之使
與之言曰爾旣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

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
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
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
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
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楚子舍之以歸
納汙受汙濁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匿
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含垢忍垢
恥樓車車上望櫓藪素口反瑾其靳反瑜羊朱

反匿女力反垢古口反本或作姤音同
築室反耕
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申舟知
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
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
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
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
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
築室于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

儁才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
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
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
儁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辨名記云千人
曰選倍選曰儁
宣榭
成周宣榭火
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

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義
未聞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也成周
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
爾雅釋宮云無室曰榭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
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臺上有
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
故無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公
羊以爲宣宮之榭謂宣王之廟也以其中與其
廟不毀與左氏異也榭本又作謝音同

韍冕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韍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

韍冕命卿之服韍音弗

殽烝　體薦　折俎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士會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烝升也升殽於俎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殽戶交反烝之承反折之設反

徵會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徵召也欲爲斷道會

豸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郤克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豸本又作廌直是反

壇帷復命　括髮

臧宣叔文仲子名許逐東門氏襄仲子家歸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

宣公薨故

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出使介反命於君

括髮以麻約髮壇音善括古活反

經史典奥卷之十六終

經史典奧卷之十七

晉杜預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成公

丘甲

作丘甲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甸徒練反一音繩證反

繕完

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繕完治完城郭繕市戰反完和端反

膊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膊磔也周禮司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鄭玄云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方言云膊暴也膊普各反磔陟百反

曲縣　繁纓

新築人仲叔于奚新築大夫救孫桓子孫良夫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繁步干反

分謗　詰朝　輿師　桀石

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

師于莘師至于靡笄山名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
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
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
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
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分謗不欲使韓氏獨受謗詰朝平旦也輿衆也
桀擔也桀起吉反擔丁甘反

剪滅　介馬　朱殷　殷　集事　擐甲　援枹

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
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
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
張侯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
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
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
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

翦盡也介甲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
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汚車輪御猶不敢
息殿鎮也集成也擐貫也援引也枹擊鼓杖也
援枹而鼓謂引杖以擊之擐音患援音爰枹音
浮鼓槌也字林云擊鼓柄也本亦作桴

轏中　執縶　承乏　佐車　銳司徒　辟司徒

逢丑父與公齊侯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

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
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
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
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
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
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
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
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

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
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齊闢入齊侯見
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
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
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
之石窌
轉士車字林云臥車也縶馬絆也執之示修臣
僕之職承乏攝承空乏也佐車副車也銳司徒
主銳兵者辟司徒主壘壁者轉士産反又仕板

反字林士諫反縶張立反絆音半辟必覓反
紀甗玉磬　疆理　物土之宜　橈敗　餘燼
晉侯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國佐
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
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
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
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
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
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
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
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
唯命是聽
甗玉甑皆滅紀所得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
播植之物各從土宜橈曲也燼火餘木甗魚輦
反疆居良反橈乃教反

賦輿　藉於口
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
藉於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賦輿猶兵車藉薦也禮承玉之物名爲繅藉藉
是承薦之言故爲薦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
少有所得則於口爲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
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
藉在夜反
蜃炭　四阿　翰檜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
有四阿椁有翰檜
燒蛤爲炭以瘞壙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
飾皆王禮周禮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
也四角設梀也是爲四注椁也禮天子椁題湊
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榦
也舍人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
牆兩邊障土者也翰在牆之旁則知此翰亦在
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

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棺
有此物明是其飾故以爲旁飾上飾也蜃市忍
反蛤也炭吐旦反瘞於例反壙苦晃反一音曠
翰戶旦反　音韓檜古外反徐音會

錮

共王 楚共王 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 申公巫臣 聘于
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 申叔時之子 從
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
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
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
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
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
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
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
焉
禁錮勿令仕說文云錮鑄塞也鐵器穿穴者鑄
鐵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官者其事亦
似之故謂之禁錮今世猶然錮音固

大戶　已責　逮鰥
楚令尹子重 嬰齊 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
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且先君莊王
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其用之
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大戶閱民戶口已責棄逋責逮鰥施及老鰥鰥
古頑反
執斵　執鍼　織紝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 宣叔 往辭曰楚遠

而久困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獻子請往賂之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成公子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執斵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斵竹角反鍼之林反紝女金反徐而鴆反

匱盟

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

盟

匱乏也私竊爲盟盟終不固此盟是匱乏之道也

兄弟甥舅　侵敗王畧　淫慝　三吏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鞏朔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畧經畧法度也淫慝謂虢掠百姓取囚俘也三吏三公也公者天子

之吏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玄云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故知三吏三公也

新宮

新宮災三日哭

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釁鼓　纍囚　嗣宗職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知罃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

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以血塗鼓爲釁鼓說文釁血祭也禮雜記釁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上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釁廟以血塗廟知釁鼓以血塗鼓也纍繫也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釁許覲反纍力誰反

授玉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玉謂所執之圭也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於此郤克趨進故記之也

餫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敬大國也餫音鄆

傳　重　捷　乘縵　徹樂　祝幣　史辭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

傳驛也重重載之車捷邪出也正義曰捷亦速

也方行則遲邪山則速楚辭謂邪行小道爲徒
徑是徒爲邪出縵車無文也周禮巾車掌王之
五路皆不言車有文飾其下服車五乘孤乘夏
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鄭玄云夏篆五采畫
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耳墨車不畫也乘
縵車無文蓋乘大夫墨車也覲禮侯氏乘墨車
乃朝鄭玄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
國車服不可盡同也彼爲適王尚乘墨車明此
山崩降服亦乘墨車也徹樂息八音祝幣陳玉

帛史辭自罪責傳市戀反辟匹亦反徐甫亦
反本又作僻曰辟音避徒在妥反縵武旦反又
莫半反

視流

鄭伯如晉拜成子游 公子偃 相授玉於東楹之東士
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
位宜不能久

視流不端諦也

近盬　僕大夫　寢庭　其惡易覯　墊隘　沉溺

重膇

晋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
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 韓厥 將新中軍
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
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
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
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
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
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

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說文云盬河東鹽池袤
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
古聲然則盬是鹽之名盬雖是鹽唯此池之鹽
獨名爲盬餘鹽不名盬也僕大夫大僕寢庭路
寢之庭惡疾疢覯成也墊隘羸困也沉溺濕疾
重膇足腫盬音古猗於宜反覯古豆反疢勑覲
反本或作疹同墊丁念反隘於賣反羸劣僞反
溺乃歷反膇治僞反腫章勇反一音常勇反

軍府

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軍府軍藏府也
偏兩　上國
巫臣 申公巫臣 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
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
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
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
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 公子側 於

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
大通吳於上國
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
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
人令吳習之上國諸夏

辟王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屛將爲
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 趙朔子莊姬出
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 趙衰 之勳宣孟 趙盾 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
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
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
武而反其田焉
辟邪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
免禍耳辟匹亦反
致女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

致成婦禮篤婚姻之好
南冠　泠人　南音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
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
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
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南冠楚冠應邵漢官儀云法冠一曰柱後冠左
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
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古有獬豸獸觸不直

者故執憲以其形爲令觸人也泠人樂官
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於泠官鄭玄云泠官
樂官也泠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名號樂
官爲泠官呂氏春秋稱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
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
宫昭三十一年傳景王鑄無射泠州鳩藏之是
泠氏世掌樂官也周語云景王鑄鍾成泠人告
和魯語云泠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此稱泠人詩
稱泠官是泠爲樂官之名也南音楚聲泠力丁
反依字作伶

浹辰　蕉萃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
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
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
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浹辰十二日也浹爲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日
從子至亥爲十二辰周禮縣治象浹日而歛之
謂周甲癸十日此言浹辰謂周子亥十二辰故
爲十二日也蕉萃陋賤之人浹子協反徐又音
子荅反蕉在遙反萃在醉反

大厲　肓　膏　達　張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
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
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
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
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

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
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
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
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公出
諸厠遂以爲殉
厲鬼也肓鬲也心下爲膏達針也張腹滿也肓
音荒說文云心下鬲上也鬲音革張中亮反

姒　伉儷　字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

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昆弟之妻相謂爲姒伉敵也儷耦也伉者相當之言故爲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耦字愛也儷力計反

撫封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蘓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蘓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

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

金奏　扞城　尋常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

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

金奏擊鍾而奏樂鍾以金爲之謂之金奏故鍾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

謂鍾及鎛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
扞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
相攻伐扞戶旦反

將事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
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
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
何爲

將事致君命

受脤 執膰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
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
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
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
之名宜者祭社之名脤是盛肉之器受脤于社
受祭社之胙肉也周禮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
鄭玄云飾祭器之屬也鄭衆云脤可以白器令
色白是盛以脤器故云脤也膰祭肉詩詠祭祀
之禮云爲俎孔碩或膰或炙又曰旨酒欣欣膰
炙芬芬毛傳曰傅火曰燔祭肉有燔而薦者因
謂祭肉爲膰也脤市軫反盛音成膰音煩

戮力 跋履 大造 蝥賊 虔劉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晉獻公）及穆公（秦

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
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
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
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
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
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
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
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
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穆襄即世

康靈郎佐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
社稷帥我蟊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
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
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
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
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孔安國以戮力為陳力以論語有陳力就列故也戮力猶言勉力努力耳草行為跋造成也言

晉有成功于秦蟊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虔劉皆殺也戮力相承音六稽康力幽反呂靖字韻與駁同字林音遂跋蒲末反蟊莫侯反爾雅蟲食苗為蟊食節為賊

不更

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
成差及不更女父

不更秦爵也

達節

諸侯將見子臧曹公子欣時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
失守乎遂逃奔宋

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故云達節

木冰

雨木冰

記寒過節冰封著樹正月令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常度公羊穀梁皆云雨而木冰是冰封著樹也今

世時有之皆寒甚所致也

敦厖

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
辛公子壬夫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
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
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
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

鬬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姦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敦厚也尨大也厖莫降反

壓晉軍　疏行首　違晦　囂　巢車

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 士燮子 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 士燮 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壓笮其未備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囂喧譁也巢車車上爲櫓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壓于甲反徐于轍反笮側百反囂許驕反徐讀曰嗷五高反

掀　蹻甲　伏弢　韎韋　跗注　肅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 書子 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

必下免冑而趨厭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
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
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
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

揪舉也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㢸弓
衣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鄭
玄詩註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茅蒐今
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郎今之蒨也

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縓謂一入
赤爲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
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肅手至地若今
撎周禮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
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說文云撎舉手下手也
其勢如今揖之小別晉宋儀註貴人待賤人賤
人拜貴人撎揪徐許言反云捧轂舉之則公軒
起也一曰揪引也胡根反一音虛斤反字林云
舉出也火氣也又丘近反蹲在尊反徐又在損
反㢸他刀反韎莫拜反又音妹徐莫葢反跗方
于反注之樹反袴苦故反屬章玉反撎伊志反
揖也字林云舉首下手也

攝飲　察夷傷　展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
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
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
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
馬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

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
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
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補卒乘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
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
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
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
待乃宵遁

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夷亦傷也服虔云金創

爲夷杜以戰用五兵唯殳無刃所言傷者皆刃
傷也展陳也

申宮

宣伯 叔孫僑如 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
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
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
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

申宮申敕宮備

祝宗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
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祝宗主祭祀祈禱者

蒙衣 閎 索客 知不如葵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 齊靈公母 與婦人蒙衣乘輦而
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 國佐 武子召慶克而
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
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 高無咎鮑牽 及還將至閉
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
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
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蒙衣亦爲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閎巷門釋宮云
宮中衖謂之壺衖門謂之閎孫炎云衖舍間道
也李巡曰閎衖頭門也索客蒐索備姦人葵傾
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閎音宏索所白反

瓊瑰

初聲伯 公孫嬰齊 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
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
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貍
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
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瓊玉瑰珠也瓊是玉之美者廣雅云玫瑰珠也
呂靖韻集云玫瑰火齊珠也含者或用玉或用
珠故夢食珠玉爲含象也詩毛傳云瓊瑰石而
次玉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碧此

聲伯得有瓊瑰者案周禮天子含用玉則禮緯

之文未可全依或可珠玉兼有故稱例云珠玉

日含瓊求營反瑰古回反含戸暗反本亦作唅

外嬖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

左右

外嬖愛幸大夫

無慧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

於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

可立

無慧葢世所謂白癡

披

夷庚 攜服

楚子伐宋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

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

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

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披猶分也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

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攜離也披普彼反

經史與與卷之十七 終

經史典奥卷之十八

晉杜預註　唐孔頴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襄公上

不登叛人

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

且不登叛人也

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

徒兵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

洧上

徒兵步兵論語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步行謂之徒行故步

兵謂之徒兵也

索馬牛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齊寺人以索馬

牛皆百匹齊侯乃返

索簡擇好者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

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

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

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

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索所白反

頌琴

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

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

頌琴琴名猶言雅琴

息肩　集矢

鄭成公疾子駟公子騑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

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

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息肩欲辟楚役以負擔喻說文云鳥之短尾者

總名爲隹隹在木上爲集集是鳥止之名矢有

羽似鳥故亦稱集也

簡之師　組甲　被練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簡選練也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
文被練練袍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
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
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甲者所服組
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爲
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然
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
組何當尚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又組是條

繩不可以爲衣服安得以爲甲裏杜言組甲漆
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文不言甲
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爲練袍被
於身上雖竝無明證而杜要愜人情組音祖被
皮義反

嗣　舉其偏

祈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焉對曰午奚子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
孰可以代之對曰赤職子也可於是使祈午爲中軍
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祈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
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嗣續其職者偏屬也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
東偏西偏軍所屬已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
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爲廂屬之名也祈奚爲中
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祈奚復舉其子是舉其
偏屬也

亂行　僕人　伏劍　用鉞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
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
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
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
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
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

能敎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

行陳次僕人晉侯御僕伏劒謂仰劒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用鉞斬揚干之僕行戸郎反

肆夏

穆叔 叔孫豹 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楡

擊鐘而奏此三夏曲

畧御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不以道取爲畧御止也

淫于原獸　愚弄　燼　官箴王闕　苡苡　晝

獸臣　若居　易土　聳　狎　頓

無終 山戎國 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 魏絳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

子羿臣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亾失人故也昔周辛

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
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
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
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
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
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
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
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

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修民事田以時
浞放也原野也愚弄欺罔之燼遺民樵燭既燒
之餘名之曰燼二國之燼謂澆之所殺死亡之
餘遺脫之民也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
過芒芒遠貌畫分也獸臣虞人荐聚也易猶輕
也服虔云荐猶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
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猶草也聳
懼狎習也頓壞也謂挫傷折壞今俗語云委頓
是也箴之林反芒莫郎反荐在薦反又才遜反
或云草也聳息勇反

髽

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
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
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備凶服髽而已
駘徒來反徐勑才反髽側瓜反合結音計本義
作髻又作紒音同

挺挺 局局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君
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
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挺挺正直也局局明察也挺他頂反局工迥反

庀家器 器備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
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
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

謂忠乎

庇具也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庇匹婢反

狎　侮　司武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侮又相謗也子蕩樂轡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

狎親習也侮調戲也論語云雖狎必變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名也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於魚里是優為

戲名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優遂以優著名是優為調戲也司武司馬也狎戶甲反

堙　堞

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公子發之來聘也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

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堙音因環戶關反又音患傅音附堞音牒一名俾亦謂之俾倪徐養涉反

隧正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隧正主役徒隧音遂

大命

鄭子國子耳公孫輒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子國子僑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

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郊保　啟處　翦　控告　一介行李

楚子囊公子貞伐鄭討其侵蔡也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

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
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
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
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郛外曰郊保守也敬跪也翦盡也控引也一介
獨使也行李行人也控苦貢反介古賀反

臭味

晉范宣子 士匄 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

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
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臭味言同類

司里 陳畚挶 具綆缶 表火道 具正徒

宋災樂喜 子罕 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
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
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
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
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
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
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司里里宰畚簣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火起
則從其所趨標表之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
也畚音本草器也挶九錄反綆古杏反籠力東
反轝音預汲音急索悉各反

鶉火 大火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

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
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
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
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
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
禁放火咮竹又反徐丁遘反出如字徐尺遂反
內如字徐音納鶉音純

鄟門　師之梁　行栗　肆眚

諸侯伐鄭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師于氾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

鄟門鄭城門也師之梁亦鄭城門行栗表道樹肆緩也眚過也鄟音專本亦作專眚生領反

門子　墊隘　底告

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士弱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門子卿之適子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嫡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是卿之適子爲門子也墊隘猶委頓底至也墊丁念反底音止隘於懈反

一星終　祼享　祧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

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祧諸侯以始祖之廟

爲祧祭法云遠廟爲祧天子有二祧鄭玄云祧之言祧也超上去意也諸侯無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聘禮註云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之廟亦以祧言之是尊之意也不待至啓而假於衛者及諸侯賓客未散故也祼古亂反祧他彫反

輂重　縣門　抉　門者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輂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輂重步挽重車以從師重者車名也載物必重謂之重人挽以行謂之輂軍行以載器物止則以爲藩營此人挽此重車以從役也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偪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郰人紇抉而舉之以出門者門者謂攻門者也服虔云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縣音玄郰側留反紇恨發反

親受矢石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罃辭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荀罃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

親受矢石謂躬在矢石間服虔云古者以石爲箭鏑引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以證石爲箭鏃若石是箭鏃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杜言在矢石間則不以石爲矢也

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
玄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卽礧也兵法守
礧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礧成雷榛
殘木碎是也

桑林　題以旌夏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偃士匄曰諸侯宋
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
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
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

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
之晉侯有間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經典言樂殷爲大護而此
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
舞也名爲大護則傳記有說湯以寛政治民除
其邪虐言能覆護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爲
大護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
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
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
千里或曰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
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爲大護別名
無文可馮未能察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
旌表識其行列

田洫

初子駟鄭公子騑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
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
田洫况域反

右　坐獄　篳門閨竇　騂旄　合要　契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
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
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
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
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
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
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
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

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
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
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右助也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
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篳門柴門閨竇小戶
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
家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旄謂尾也共旄旗之用故其字從旌旗者旌旗

行而從風偃也契要契之辭周禮鄉士職云辯
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要之爲
其罪辭如今劾矣彼謂官人各取罪狀爲其要
約之辭如今斷事也漢世名斷獄爲劾故云如
今劾矣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辨答也
合要者使其各爲要約言語兩相辯答伯輿辭
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右
音又篳音必閨音圭本亦作圭竇音豆騂息營
反字林許營反旄音毛契苦計反

道敝　藴年　保姦　奬王室　司愼司盟

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
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
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道敝數伐鄭皆罷於道路藴積也積年穀而不
分災保姦藏罪人奬助也二司天神盟告諸神

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覲禮諸侯覲于天
子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
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
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
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
彼方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玄云方
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
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
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

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川是言盟之
所告告天神也蘊紆粉反
乞旅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
鄭鄭伯逆之
乞旅乞師旅于秦
廣車　軘車　淳　歌鍾二肆　盟府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辭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
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鄭玄云廣車橫陳
之車也服虔云軘車屯守之車也或可因所用
遂爲名及其用之亦無常也射禮數射筭三筭
爲純一筭爲奇是淳爲耦也肆列也縣鍾十六
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以肆爲列者鍾磬皆編
縣之在簨簴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
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玄云鍾磬者編縣之二
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
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
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
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此二肆皆爲編縣也下云
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
編縣也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廣古曠反
軘徒溫反淳述倫反徐又之倫反肆音四縣音
玄

姑姊妹　結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晏嬰父桓子對
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
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
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
使陰里結之
釋親云父之姊妹曰姑樊光云春秋傳云姑姊
妹然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若父之姊爲姑姊
父之妹爲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

兄子是謂父妹爲姑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爲
姑也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結成
也

什吏 卒乘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
辭曰伯游荀偃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
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
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
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

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
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

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軍曰卒在車曰乘周禮夏
官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
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
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
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
有長不言十人有長而此傳云什吏者夏官所
云周禮之正法耳其是時制事未必盡然尚書
牧誓有千夫長百夫長齊語管子設法五人爲
伍五十人爲小戎二百人爲卒二千人爲旅萬
人爲軍吳語王孫雄設法百人爲行十行一旌
十旌一將軍引司馬法云十人之帥執鈴百人
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三
者數人置帥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爲
軍或十人置吏也什音十卒子忽反乘繩證反

窀穸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
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

亾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
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
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

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謂葬埋窀張倫反
一音徒門反穸音夕

苫蓋 脅肖 角 掎 踣 帶

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詰數諸朝曰來姜戎
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

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有不腆之田與汝剖
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
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
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
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
之田狐貍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
狐貍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
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
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
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
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
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
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
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蓋苦之別名釋器云白蓋謂之苫孫炎云白蓋
茅苫也郭璞曰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爲蓋裔遠
也冑後也角之謂執其角也掎之謂戾其足也
前羇謂之踣踣僵也言與晉共倒之瞢悶也被
普支反苦式占反蓋戶獵反踣蒲北反又蒲豆
反僵居良反逷他歷反瞢莫贈反徐武登反一
音武忠反
義嗣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
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
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

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諸樊適子故曰義嗣
遷延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羊舌肹見
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
人先濟鄭子蟜公孫蠆見衛北宮懿子北宮括曰與
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
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
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

獲成馬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荀偃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遷延却退也

日旰

衛獻公戒孫文子孫林父甯惠子甯殖食皆服而朝

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

旰晏也旰古旦反

唁

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二子獻公弟子鮮名鱄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弔失國曰唁唁魚變反

成國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成國大國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未成則不得也

羽毛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游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毛於干首也計羽毛所用無貴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此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定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皆假之他國者或當制作巧異

故聞而借觀之

私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公孫夏伯有良霄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筏師慧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

私小便也

詢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

詢罵也呼豆反

澤門之皙　邑中之黔　闔廬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闔謂門戶閉塞月令仲春修闔扇鄭玄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是闔爲門扇所以閉寒廬舍之門戶也皙星歷反黔音琴一音其廉反

麤縗斬　苴經　菅屨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

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麄也菅屨草屨縗七雷反緝七入反苴七余反經直結反菅古顏反屨九具反

神上　曾臣　官臣

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荀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齊靈公名

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晉平公名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神主民也謂數伐齊殘民人曾臣猶末臣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諸侯於河神其辭不得稱臣稱臣者以明上有天子言已是天子之臣以謙告神也曾祖曾孫者曾爲重義諸侯之於天子無所可重曾臣謙卑之意耳官臣守官之臣

斥　疏陳　脫歸　班馬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邢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脫不張旗幟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鳴斥音尺一音昌夜反脫物括反一音他外反別彼列反

夾脰　衿甲

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

脰頸也說文云脰項也考工記云以脰鳴者又

曰大體短脰數目頭脰公羊傳稱宋搏閔公絕其脰鄭玄何休皆以脰爲頸頸之與項亦一物也衿甲不解甲脰音豆衿其鴆反

雍門之萩

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及秦周魯大夫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孺子速斬其橁以爲公琴

雍門齊城門雍于用反萩音秋本又作秋

揚門　東閎　以枚數闔

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閎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光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

揚門齊西門東閎齊東門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枚毎回反數所主反闔戶獵反檛陟瓜反

南風不競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强弱

束錦　瘅疽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服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壁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瘅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　荀吳　可

五匹爲束瘅疽惡創說文云瘅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然則傳言荀偃病此疽腫瘇潰遂生創於頭杜云瘅疽惡創略言其病創耳瘅丁但反徐音旦疽七徐反瘍音羊創初良反

彝器

季武子　季孫宿　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　臧紇　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

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其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亾之道也

彝常也謂鐘鼎爲宗廟之常器彝以之反

諸子　婦人無刑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

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諸子諸妾無刑無黥刖之刑婦人淫則閉之於宮犯死不得不殺而云婦人無刑如其於五刑之中無三等刑耳三等墨劓刖也服虔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若與男子俱受黥刖劓亦是婦人刑矣何獨主男子而婦人從之也劉難服云犯淫則男子割

勢婦人閉宮豈得從男子乎

蹷其木

衛石共子 石買 卒悼子 買子惡 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

蹷猶拔也蹷者倒也樹倒必拔根故云蹷猶拔也蹷求月反一音居月反又居衛反

去所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去所辟席也

重繭

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 公子追舒 爲令尹

繭緜衣也玉藻曰纊爲繭緼爲袍鄭玄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爲今之新緜緼爲今纊及舊絮

也然則繭是袍之別名謂新緜著袍故云緜衣也置冰牀下使有寒氣其上加緜衣暑月多衣所以示疾

龍蛇　敝族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 欒盈 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龍蛇驗奇怪敝衰壞也

守臣　郊甸　輸力　大君　戮餘　布四體　候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重得罪於郊甸謂爲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大君謂天王戮餘罪戮之餘尉氏討姦之官布四體言無所隱候送迎賓客之官也甸徒練反

勇爵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

差池　土實　會歲終　嘗酎　口實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

于執事以會歲終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差池不齊一也土實土地所有會歲終朝正也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月令孟

夏天子飲酎用禮樂鄭玄云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彼言飲酎當是夏祭之後此言嘗酎謂見於夏祭故云與執膰焉謂祭未受胙肉也口實但有共言而已差初宜反又初佳反一音七何反池徐本作沱直知反一音徒何反酎直又反

經史典奥卷之十八 終

經史典奥卷之十九

晉杜預註　唐孔頴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襄公下

黜官　殷以少牢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黜官無多受職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

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滅之盛也

生死　肉骨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王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

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生死已死復生肉骨白骨更肉

藩　七輿　丹書　隱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欒盈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

也桓子樂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

戎因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七輿官名

丹書盖犯罪没爲官奴以丹書其罪疏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没入縣官者男女同名杜用鄭說以無正文故云蓋以斐豹請焚丹書知以丹書其籍近世魏律緣坐配没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隱短牆也潘方元反

大蔡　惡臣　盟首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

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大蔡大龜疏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玄

云出蔡地因以名名焉非也惡臣謂奔亡者显
首載書之章首
下妾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
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
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
不穴於寢廟　作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

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
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
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
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不穴於寢廟疏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爲穴
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
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聯雅鼠不即以爲穴必
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爲畏人故也討燕巢鼠穴

自是其常假喩言之不可執此爲難也作起兵
也
寓書　沒沒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

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
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
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
子說乃輕幣
寓寄也沒沒沈滅之言寓音遇沒如字一音妹
沈溺也
舟師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舟師水軍

部婁　廣車　踞轉　亟

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

鄭公孫　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

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

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

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

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

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

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

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部婁小阜松栢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廣車兵

車轉衣裝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部蒲口

反徐扶苟反婁本或作樓路口反徐力侯反摶

張戀反

徒歸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

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徒空也

于掫

公　齊莊公　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

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

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

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于掫有

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

于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

他命于徐讀曰扞胡旦反掫側柳反徐又子俱

反一音子侯反說文云掫夜戒有所擊也從手

取聲今傳本或作諏猶依掫音

弁中　側　踙　下車

閭丘嬰　齊莊公近臣　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

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

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弁中將舍嬰曰

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

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弇中狹道側瘞埋之不殯於廟蹕止行人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弇於檢反又於廉反狹音洽蹕音必

宗器樂器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

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

井堙木刊　宵突　擁社　纍　承飲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 子產 入數俘而出

堙塞也刊除也突穿也擁社抱社主示服纍自囚係以待命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堙音因刊苦干反纍類悲反一音呂執反免音問

戎服　三恪　奉戴　播蕩　億逞　一圻　一同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

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

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
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
各致其辟且夫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
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
布命曰名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
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 士弱 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
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周禮司服云凡兵事

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
也諸侯之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戎
服異於朝服也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
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
而已故曰三恪參戚猶參事播蕩流移失所億
度也逞盡也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也恪苦
洛反播補賀反億於力反逞勑景反圻音祈
鳩藪澤 辨京陵 表淳鹵 數疆潦 規偃豬
町原防 牧隰皋 井衍沃 籍馬

楚蔿掩爲司馬子木 屈建 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
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
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兵
車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
田獵之處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
爲冢墓之地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疆
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偃豬下溼之地規
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

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隰皋水崖下溼爲
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
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籍
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藪數口反淳音
純鹵音魯說文云鹵西方鹹也疆居良反潦音
老偃于建反又如字豬涉魚反尚書傳云停水
曰豬町徒頂反埆苦頡反衍以善反賈云下平
曰衍有溉曰沃
奕棋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大
叔儀　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
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
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
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弈圍棋也方言云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
間皆謂之弈葢此戲名之曰弈故說文弈從廾
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故云弈者舉

棋不定不勝其耦是棋為子也以子圍而相殺
故謂之圍棋沈氏云圍棋稱弈者取其落弈之
義也弈音亦

當御　拂衣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
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
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
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
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
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
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
欲已侈能無卑乎

御進也言次當行拂衣褰裳也褰起虔反本或
作搴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

領　淹恤　在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
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
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

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
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

頷搖其頭言衎驕心易生淹久也在存問之頷
戶感反

腤　步馬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
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
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
而很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

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
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
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
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
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旣與
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曰欲速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
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
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

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
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
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
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
拜稽首受之

聒讙也聲亂耳謂之聒多爲言語令譁亂其耳
故聒爲讙也步馬習馬聒古活反

班荆　飫賜　簡兵蒐乘　師陳焚次　王夷師熸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歸生
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
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
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
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
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
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
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

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
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
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
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
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
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
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
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
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

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遇楚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 巫臣 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

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 伍舉子 逆之

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也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簡擇蒐閱次舍也焚舍示必死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寃枘尭反一通弔反蒐所留反乘繩證反熸子潛反

時事 宰旅

晉韓宣子 韓起 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稅服

衞甯喜專公惡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

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
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
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
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稅即繐也喪服繐縗裳縷細而布非五服之常
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
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繐音歲

財用之蠹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 趙武 又善於令尹子木 屈建 欲
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
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
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蠹害物之蟲釋蟲云蝎桑蠹李巡云蝎木蟲也
移天子傳云天子蠹書於羽陵聰去書內簡中
之蟲是蟲在木中謂之爲蠹昭三年傳云公聚
朽蠹則在諸物之中皆名爲蠹故云害物之蟲
也害物之蟲既名爲蠹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
之孫子兵書云興軍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爲財
用之蠹也蠹本又作蠧丁故反

楚氛　衷甲

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
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 荀盈 謂趙孟曰楚
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將盟於
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
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
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

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
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衷甲甲在衣中欲因
會擊晉氛芳云反衷音中

狎　尸盟

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
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
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
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
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

楚人

狎更也尸盟小國主辨具辨皮莧反

蒙門

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蒙門宋城門

牀笫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笫簀也笫側里反閾音域徐況逼反簀音責

寡　宗邑　宗主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姜之弟）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

偏喪曰寡寡特也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也

堞其宮　當國

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崔杼）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

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堞短垣也當國秉政也堞音牒徐養涉反

僕賃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爲齊莊公服喪賃女鴆反以喪如字又息浪反

歲在星紀　淫於玄枵

春無氷梓慎（魯大夫）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

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枵許驕反

旅　鳥帑

裨竈鄭大夫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帑音奴

內實　辨姓　斷章　寢戈　公膳　去　洎

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慶封子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公孫竈子尾公孫蠆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

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斷章取其一章也寢戈親近兵杖雙雞卿大夫之膳食也按禮記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

特牲朔月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如禮也去藏也洎肉汁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帝則洎鑊水鄭玄云洎謂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洎去肉而空以汁饋欲其怨之深也洎字林巳溢反說文云灌釜也

戕舟發梁　善鶩　抽桷擊扉　莬　汜祭

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無宇父使召之請曰無

宇之毋疾病請歸慶季（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子息）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封宇）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亾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舍女癸妻）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慶舍）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慶繩）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

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魯大夫）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亾也叔孫穆子（叔孫豹）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

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善驚謂數驚古人有此語今人謂數驚爲奸驚奸亦善之意也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爲期甍屋棟也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戕在羊反扉音非門扇也甍亾耕反氾芳劒反

黜嫚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及慶氏亾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亾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黜猶放也勑律反嫚徐音慢

拱璧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

拱璧崔氏大璧共者共崔杼也故云崔氏大璧拱謂合兩手也此璧兩手拱抱之故為大璧拱居勇反徐音恭

季蘭

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

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季蘭服蘭之女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宜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

祓殯　桃茢

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先使巫祓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茢黍穰巫者接神之官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玄云為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若以楚子為臣然所以屈楚也茢是箒葢桃為棒也毛詩傳曰薍為萑萑苕謂薍穗也杜云茢黍穰者今世所謂苕箒者或用薍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為之也祓音拂徐音廢茢音列

徐音例穰如羊反

壐書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壐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

壐印也蔡邕獨斷云壐印也信也天子壐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日周封壐季武子使公冶問壐書此諸侯大夫印稱壐也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惟其所好自秦以來

惟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
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玄云今之印章也則
周時印巳名璽但上下通用

夏肄

知悼子 荀盈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 仲孫羯
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
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
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巳
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夏肄杞也肄餘也方言云肄枿餘也秦晉之間
曰肄鄭玄云斬而復生曰肄杞是夏後滅而復
存猶木之枿生小栽也夏戸雅反肄以二反

相禮

齊高子容 高止 與宋司徒 華定 見知伯女齊 司馬侯
相禮賔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
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
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相禮侍威儀也

泱泱

吳公子札來聘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泱泱弘大之聲泱於良反韋昭於康反

渢渢

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
此則明主也

渢渢中庸之聲渢扶弓反

熙熙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
德乎

熙熙和樂聲

象箾南籥　大武　韶濩　大夏　韶箾

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
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
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
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

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矣

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賈逵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杜云箾舞者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外以意言之耳大武武王樂韶濩殷湯樂周禮謂之大濩鄭玄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然則以其防濩下民故稱濩也此言韶濩韶亦紹也言其能紹繼大禹也大夏禹之樂樂記解此樂名夏大也鄭玄云言禹能大堯

舜之德又周禮註云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韶箾舜樂箾卽簫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云韶箾卽彼簫韶是也孔安國云言簫見細器之備也蓋韶樂兼簫爲名字或上或下耳象箾音朔籥羊畧反濩音護又戶郭反

韶箾音簫

縞帶　紵衣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縞帶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爲彼貨利縞古老反徐古到反

緇也紵直呂反

世行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

世行言女世爲行人

疑年　復陶　縣師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

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

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兪年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不告以實兪其年也使之年者更使言其眞年也復陶主衣服之官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復音服

譆譆出出　海　義事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

不歸女待人婦義事也

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姆女師鄭玄昏禮註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譆許其反出如字鄭註周禮引此作詘詘姆徐音茂字林音亡又反一音母

弱植

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爲樹立君志弱不樹立也

窟室　布路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

窟室地室也布路分散也窟戶忽反

羊肆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罕虎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羊肆市列

降婁　娵訾

於子蟜鄭公孫蠆之卒也將葬公孫揮子羽與裨竈
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
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
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
明年乃及降婁

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降
婁奎婁釋天文也孫炎曰降下也奎爲溝瀆故
稱降也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
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釋

天云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娵訾之嘆
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降戶江
反娵子須反訾子斯反

都鄙　封洫　廬井　褚　田疇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
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侈泰者因而斃之豐卷子張
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
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
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
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
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都鄙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封疆也
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褚畜也
奢侈者畏法故畜藏並畔爲疇洫況域反褚張
呂反

語偷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

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
能久矣

偷苟且他侯反

充斥　閈閎　薦陳　圬人　塓館宮室　庭燎
巡宮　展　銅鞮　天厲　蟲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
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士匄
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
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

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

經史典奥卷之二十

晉杜預註　唐孔頴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昭公上

垂櫜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

垂櫜示無弓櫜古刀反弓衣也

駕　謗讟　穮　蔉

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之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

駕猶陵也讟誹也穮耘也壅苗爲蔉駕如字又音加讟音獨穮彼驕反蔉古本反耘音云除草也

設服離衛　蒲宮　背誕

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

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設服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蒲宮公子圍在會特緇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
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
背誕背命於誕將爲國難也背音佩誕音但

省穡

趙孟 武 叔孫豹 穆叔 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

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

穡愛也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繁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

弁冕 端委 不復年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隷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弁冕冠也端委禮衣不復年言將死不復見明年

委禽 衡

鄭徐吾犯 鄭大夫 之妹美公孫楚 子南 聘之矣公孫

黑 子皙 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

禽雁也納采用雁衡交道衝尺容反

亢身　蔡

鄭放游楚子南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游吉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亢蔽也蔡放也說文云𣥺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𣥺字殺下米也𣥺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巳失本體𣥺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

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亢苦浪反蔡蔡叔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𣥺音同云悉𣥺散之也

選　造舟　酬幣

秦后子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詩云造舟爲梁是比舟以爲橋也釋水曰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爲梁郭璞曰比船爲橋皆不解造義蓋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酬幣酬酒幣選息轉反徐又素短反造七報反

視蔭　翫歲　愒日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亾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不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

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翫愒皆貪也蔭於金反本亦作陰景如字又於領反翫五喚反說文云習厭也字又作玩愒苦蓋反

崇卒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祟卒也
祟聚也卒子忽反
日尋干戈　震　喬子　玄冥　宣汾洮　禜　湫
底　露　內官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
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
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巳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
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
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
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
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
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
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
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
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
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
尋用也懐胎爲震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

之長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有水旱之災則禜
祭山川之神周禮四曰禜祭謂營攢用幣以祈
福祥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
而體羸露內官嬪御震本又作娠之愼反又音
申懐妊也裔以制反禜音詠徐又音營湫子小
反徐音秋又在酒反服云著也底丁禮反服云
止也羸劣危反
煩手　風淫末疾　雨淫腹疾　晦淫惑疾　明淫
心疾　陽物　晦時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末四肢也風爲緩急雨濕之氣爲洩注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彌縫　譽　封殖

晉侯使韓宣子 韓起 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 季孫宿 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旣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

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譽譽其好也服

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虔所引夏諺孟子文也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爲譽其美好也封厚也殖長也縫扶恭反合如字一音

閤

郊勞　徹命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

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微達也勞力

報反

乘遽　褚師　加木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

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子晳之子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遽傳驛爾雅云驛遽傳也孫炎註云傳車驛馬

褚師市官加木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遽其據

反

焜燿　董振　嬪嬙　豆區釜鍾　三老　踊貴

燠休　道殣　皂隸　譓慝　湫隘囂塵　爽塏

里旅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

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

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
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
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
無獲民將馬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
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
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
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
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
君實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

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
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
舌氏在而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
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
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
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
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
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
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
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
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
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
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
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

焜明也燿照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周禮
天子有九嬪嬪是婦官知嬙亦婦官哀元年傳
說夫差宿有妃嬙婦御焉蓋周末婦官有此名

漢成帝時匈奴來朝詔以掖庭王嬙賜之是名
因於古也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
斗四升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
見養遇三老服云工老商老農老也踊刖足者
屨言刖多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賈云燠厚
也休美也服虔云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
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餓死
爲殣說文云道中死者人所覆也毛詩作墐傳
云墐路塚也皂隸賤官讒鼎名也服虔云讒鼎

族譏之冉明堂位所云崇冉是也一云譏地名冉鑄九冉於甘譏之地故曰譏冉二者竝無案據其名不可審知故杜直云冉名而已湫下隘小嚚聲塵土爽明塏燥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已宅焜胡本反又音昆燿羊照反振之忍反一音眞嫱本又作墻在良反煥於喻反徐音憂又於到反一音於六反休虛喻反殣音覲譏仕咸反湫子小反徐音秋又在酒反隘於賣反嚚許驕反一音五高反塏苦代反

忌

叔弓敬子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惠伯爲介及郊遇懿伯椒之叔父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忌怨也叔弓禮椒爲之辟仇

種種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種本亦作董

董章勇反

競爽

齊公孫竈子雅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子雅之子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競彊也爽明也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

北陸　西陸　固陰沍寒　黑牡秬黍　司寒　桃弧棘矢　食肉之祿　喪浴　山人　縣人　慆陽　伏陰　淒風　苦雨　癘疾　夭札　越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

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

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氷堅而藏之西陸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氷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冱閉也必取積陰之氷所以

道達其氣使不爲災固牢也牢陰閉寒言其不得見日寒甚之處於是乎取之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氷故祭其神桃弧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蚤出氷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戸也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氷焉大夫設夷盤造氷焉士併瓦盤無氷鄭玄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歛先內氷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喪禮君賜氷亦用夷盤是當喪之時特賜之氷浴訖乃設故云喪浴用氷山人虞官縣人遂屬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凄寒也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水一也味無甘苦之異養物爲甘害物爲苦耳月令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是霖雨爲人所患謂之苦也鄭玄云申

之氣乘之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而傷也癘惡氣短折爲夭天死爲札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爲害札側八反一音截字林作壯列反

丘賦　蠆尾　涼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渾罕字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

凉其斂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别賦其
田如魯之田賦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凉
薄也蠆敕邁反凉音良徐音亮
上僂　猳喙　姓　未際　落　个　置虛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
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
任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猳喙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

之及宣伯 僑如穆子兄 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
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
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
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
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
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 子明齊大夫 知叔
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
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
與孟 孟丙 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
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
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
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仲 仲壬 盟不可仲與公御萊
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
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
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
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
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
退牛弗進則寘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

卒
上僂肩傴猳喙口象豬女生曰姓姓謂子也際
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以猳豬血釁鍾曰
落个東西廂置虛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
去之僂力主反傴紆甫反猳音加喙許穢反个
古賀反
路葬　書名　書服　書勳
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
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

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
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
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
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
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
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路王所賜叔孫車書名定位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勳功也

葬鮮　披

叔仲子（叔仲帶）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
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
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
而行仲（仲壬）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
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
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
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
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
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不以壽終爲鮮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披普皮反

十位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穆子父得臣）以周易筮之遇明
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
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
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
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

乎

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

民食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
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
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

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
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
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
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民食言公如民然求食於他也其時四分公室
民皆屬三家三家稅以貢公公仰給食自無食
也
享頫　廵功　好貨　陪鼎　槩至　薦女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

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
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
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
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
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
職大有廵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
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
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
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
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
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
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
矣求諸侯而槩至求婚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
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
享頫也頫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天子廵狩曰
廵功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熟食
爲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槩羣也薦進也
頫他弔反徐他彫反好呼報反陪薄回反槩丘

愼反又其愼反
馮怒　觀兵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
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
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
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
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
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
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

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

馮盛也覿示也馮皮冰反覿舊音官讀爾雅者皆官喚反

鑄刑書　制參辟　錐刀　復書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御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敎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

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錐刀末喻小事復報也參七南反一音三

加籩

季叔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

不樵樹　不采蓺　不抽屋　不強匄　主不恩賓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
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
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
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
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
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
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

效辟晉侯說乃逆之
不樵樹不伐樹以爲樵不采蓺不采所種之菜
菓服虔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匄乞
也不就人強乞也恩患也抽敕畱反匄本或作
丐息戸困反

瑤罋　玉櫝　斝耳
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
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衅而動可
也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
而還
瑤玉也櫝匱也斝耳玉爵斝古雅反一音嫁禮
記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鄭玄云斝畫禾稼也

經畧　正封　食土之毛　圉　牧　荒閱　僕區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
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
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
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
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

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
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
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
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馬執之周
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
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
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
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

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
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
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經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正封封疆有定
分也毛草也養馬曰圉養牛曰牧荒大也閱蒐
也有亾入當大蒐其衆僕區刑書名僕隱也區
匿也爲隱匿亾人之法也圉魚呂反區烏侯反
徐如字

玉趾　祖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疆曰臣
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
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
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
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
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
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
能懐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
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
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
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
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
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
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
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趾足也祖祭道神詩曰韓侯出祖仲山甫出祖
是出行必爲祖也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與諸
侯相見皆云道而出是祖與道爲一知祖是祭

道神也周禮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
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鄭玄云行山
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
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喩無險難也又聘禮記云
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鄭玄云祖始
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
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
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
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

酒脯所告也鄉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
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是說祖軷之事也詩
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天子則以犬故犬人云
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
是也大夫用酒脯

挈缾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
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
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

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
待之不如與之

挈缾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挈
若結反缾蒲丁反

長鬣　大屈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
遠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
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
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鬣鬚也欲先夸魯侯大屈弓名賈逵云大屈寶
金可以爲劒大屈金所生地名服虔云一曰大
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臺與
大曲之弓既而悔之遠啓彊見魯侯魯侯歸之
大屈卽大曲也鬣力輒反

並走羣望　黃熊　方鼎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
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
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
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黃熊獸名亦
作能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
也一曰旣爲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
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旣熊屬又爲鼈類今本
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
膳斯豈鯀化爲二物乎方鼎莒所貢服虔云鼎

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經史典奧卷之二十 終

經史典奧卷之二十一

晉杜預註　唐孔頴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昭公中

精爽　強死

子產適晉趙景子趙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言權勢重用物多養此精爽至於神明也強死不病也強其丈反

陟恪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余敢忘高圉亞圉

　陟登也恪敬也

循牆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南宮敬叔與何忌孟懿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循牆言不敢安行

日月之會　配日

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

弱行

婤姶衛襄公嬖人生子名之曰元靈公孟縶婤姶長子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

　弱行跛也

馮　聽濫　彫盡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馮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濫失也彫傷也馮皮冰反

游服

齊子尾高蠆卒子旗欒施欲治其室其臣授甲將攻

之陳桓子無宇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

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

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

氏子尾之子彊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

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

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

游服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

析木之津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亾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

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

卒亾

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天漢即天

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

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

梁以度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也析星歷反

弁髦　謀主　改物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頴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

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

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

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

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

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

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

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

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

其圖之

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

言弁髦因以敝之謀主宗族之師長改物言改

正朔易服色弁皮彥反本又作卞髦音毛

疾日　外嬖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備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外嬖外都大夫之嬖者

殷聘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殷訓盛也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禮之也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延几不郊勞然則聘禮經之所言是大聘也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鄭玄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聘禮既是大聘使卿矣殷聘又當盛於大聘不知以何爲盛或當享禮之物多矣

維首

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維者綱也玄枵次有三宿女爲其初女是次之綱維也居其維首謂星居之也

信內　虎門　端委　靈姑銔　莊　鹿門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欒施子良高彊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

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信內說婦人言周禮師氏掌以美詔王居虎門

之左司王朝鄭玄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端委朝服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非六軌之道釋宮云六達謂之莊舊說皆云六道旁出杜皆以一達為一軌鹿門齊城門銔扶眉反又音丕

沒振

公子棄疾楚令尹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不可沒振猶言不可沈沒之後復振救之振亦

救也言楚如沒水不可救也

僚 蘧 字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蘧氏之薳反自稜祥宿于蘧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僚鄭女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蘧副倅也蘧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字養也似雙生蘧為彼反本又作

爲趦本又作趦初又反侔七對反
著定　紒　結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
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
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
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
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
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著定朝内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襘領會結帶結

也者張慮反徐治居反襘古外反説文云帶所
結也
五大　五細
楚子城陳蔡不羮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
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
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親不在外羈不在内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
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
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葢立官之
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
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
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庭
塟除　執用　堋
鄭簡公卒將爲塟除及游氏之廟將毁焉子大叔使
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毁曰子産過女而問何故
不毁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毁矣既如是子産乃使辟
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毁之則朝而堋弗毁則日中

而堋子大叔請毁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産曰諸
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
何故不爲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産於是乎知
禮禮無毁人以自成也
葬除除葬道用謂毁廟之具若今鍬鑁之類也
堋下棺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堋皆是葬時
下棺於壙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隷
而字轉易耳堋北鄧反
輿臣　皆逃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
跪尋絞奔郊
輿衆也曹羣也
恤恤　湫　攸　枚筮
南蒯季氏宰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
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
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
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
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枚筮不指其事
汎卜吉凶湫子小反徐又在酒反一音秋攸如
字又以帚反隘於賣反懸音玄本又作縣枚武
回反
秦復陶　翠被　豹舄　夕　剝圭　鍼秘　三墳
五典　八索　九丘　愔愔
楚子狩于州來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
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鄭丹夕王見之去冠被舍
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
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
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
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
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
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
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
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
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
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

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
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
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
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
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

也若問遠馬其馬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
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
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泰復陶泰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
以豹皮爲履夕莫見鉞斧也秘柄也破至玉以
飾斧柄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
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
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

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
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楚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
也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
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
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
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
設之此諸家者各以意言耳愔安和貌剸邪角
反鉞音戚秘音祕墳扶云反索所白反

周走

棄疾　楚平王　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

周徧也

佐開卜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
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
尹

佐開卜謂佐卜人開龜兆

區區　冢適　羣望

初靈王　楚靈王　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
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
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
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
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
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
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
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韋
抱子　馬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區區小天下冢大也羣望星辰山川

奧主

子干楚公子比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

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室內西南隅謂之奧奧是內之義奧主國內之主謂棄疾也

水道　幄幕　宇下

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吳也水行故謂水道不可謂水路不通幄幕軍旅之帳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幄於角反幕音莫四合象宮室曰幄在上曰幕

爭承　行理　貳偷　飲冰　蒲伏

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
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
人以平子歸
承者奉上之語後承前下承上故以承爲次爭
貢賦之次言所出貢賦多少之次當承何國之
下故言爭承也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甙不一偷
苟且蒲伏竊往飲季孫氷箭笛葢可以取飲蒲
本又作匍同步都反又音扶本亦作扶伏本又
作匐同蒲北反又音服

上國　收介特　舉淹滯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
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
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
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
後用師禮也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介
特單身民也收聚不使流散淹滯有才德而未
敘者

蔽罪　施生　掠美　墨　遺直　末減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
樂鮒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
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
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
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
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

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
義也夫可謂直矣
蔽斷也施行罪也掠取也墨不潔之稱遺直言
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末薄也減輕也以正言
之
赤黑之祲　喪氛
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
祲妖氛也氛惡氣也祲子鴆反氛芳云反

樽以魯壺　彝器　密須之鼓　闕鞏之甲　鍼鉞
晉荀躒 文伯 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
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
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
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
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
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
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
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

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
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
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
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
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
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
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

魯壺魯所獻壺樽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
饋獻用兩壺鐏鄭玄云壺者以壺爲尊燕禮云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禮法有
以壺爲尊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
密須姞姓國也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闕鞏
國名甲鎧也鍼斧也鉞金鉞

甲父之鼎
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
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
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
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甲父古國名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

縣閒　放紛　昆孫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
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
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
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
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
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
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

功罪及而無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

縣橤肆放縱也紛亂也昆兄也縣音玄

無幾求 銳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

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使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旣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弗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

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無幾求言所求少銳細小也銳悅歲反

有事 蓺山林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有事祭也翫養護令繁殖翫音藝
三辰　降物　辟移時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

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降物素服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

鳳鳥氏　玄鳥氏　伯趙氏　青鳥氏　丹鳥氏
祝鳩氏　雎鳩氏　鳲鳩氏　爽鳩氏　鶻鳩氏
五鳩　五雉　九扈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

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釋鳥云鶠鳳其雌皇則此鳥雄曰鳳雌曰皇說文云鳳神鳥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釋鳥云燕燕鳦或單呼為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一名鶪月令仲夏之月鶪始鳴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立春立夏謂

之蔽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
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鵻鳩也鶌鳩孝
故爲司徒主敎民釋鳥云隹其鳺鴀舍人云隹
一名夫不今楚鳩也鴡鳩王鳩也鷙而有别故
爲司馬主法制郭璞云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
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鷙而有别則
鴡鳩是鷙擊之鳥又能雌雄有别也鳲鳩鴶鵴
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郭璞曰今之布
穀也孫炎曰方言云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

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傳云鳲鳩之養其
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是鳲鳩平均
故爲司空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樊光
曰鸆鳩爽鳩也郭璞曰鸆當爲爽字之誤耳鶻
鳩鶻鵃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釋鳥云鶌鳩鶻
鵃舍人曰鶌鳩一名鶻鵃今之班鳩孫炎曰鶻
鳩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云今江
東亦呼爲鶻鵃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
即是此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五雉

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
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九扈扈有九
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
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
鴳鴳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敎民事
李巡云諸扈别春夏秋冬四時之名唶唶嘖嘖
鳥聲貌也郭璞曰諸鳸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
名竊藍青色竊脂一名桑扈郭璞曰俗謂之青
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諸儒說竊脂皆

謂盜人脂膏也即如此言竊玄竊黃者豈復盜
竊玄黃乎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虦如
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即古之淺字
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
黃淺黄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
白也其唶唶嘖嘖則聲音爲之名矣賈逵云春
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
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
竊黃趣民盖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

行扈啨啨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
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
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鳲本又作鴅七徐
反鷙音至本亦作摯鳩本亦作鴶簡八反又音
吉鵴本亦作鞠居六反鶉音存又音遵本或作
蹲鷗側其反翟音狄又音濁鵗本又作希如字
一音丁里反翬許韋反扈音戶鴂扶云反又如
字鷃物倫反啨側百反又子夜反又助額反嘖
音責又音賾

彗　大辰之虛　火房　瓘斝玉瓚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
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
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
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
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漢漢
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
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
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
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
彗埽箒也其形似彗故名焉箒所以埽去塵彗
星象之故所以除舊布新也言此星見必有除
舊之事大辰大火宋分野虛者舊居之處也陳
爲大皞之虛鄭爲祝融之虛衛爲顓頊之虛皆
先王先公嘗居此地謂之虛可矣大辰星名非

人居也而亦謂之虛者以天之十二次地之十
二域大辰爲大火之次是宋之區域故謂宋爲
大辰之虛猶謂晉地爲參虛房合也瓘珪也斝
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彗似銳反又音息遂
反瓘古亂反斝古雅反瓚才旦反勺上若反禳
本亦作攘如羊反
餘皇　環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子魚公子魴曰我得
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

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餘皇舟名環周也環如字又音患

融風　大廷氏之庫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廷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易緯作調風俱是東北風一風有二名大廷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

大祥　屛攝　主祏　司宮　焮　野司寇　回祿

四鄘

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屛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祥變異之氣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五行傳云時有青眚青祥白眚白祥之類皆以惡徵爲祥是祥有善有惡故云祥變異之氣屛攝祭祀之位祏廟主石函司宮巷伯寺人之官焮炙也野司寇縣士也回祿火神楚之先吳回爲

祝融或云回祿即吳回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祈音石函音咸歘許靳反鄘音容

經史典與卷之二十一 終

經史典與卷之二十二

晉杜預註 唐孔頴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昭公下

藉稻 攝其首

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

藉稻蓋履行之攝訓為持也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

撊然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

撊然勁忿貌撊遐板反

藥物

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
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
　所以加弑君之名
聳　札瘥夭昏
是歲也鄭駟偃 子游 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
父兄立子瑕 子游叔父駟乞 子産憎其爲人也且以
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
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産

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産不待而對客
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
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
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
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
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
實知之
　聳懼也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
　昏聳息勇反札側八反一音截字林作𣧑壯列
　反云夭死也瘥才何反字林作𤺊夭於表反昏
　如字疫音役
望氛
二月已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
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
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氛氛
　芳云反
痁　輪掠　還忌　衡鹿　舟鮫　薪蒸　虞候

祈望　偪介　承嗣大夫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
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
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
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
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

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
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
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
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
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
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

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
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
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
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
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
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
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痁瘧疾輸墮也掠奪取也故爲墮毀奪其所聚
之物還猶顧也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
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䈂曰薪細曰蒸
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承嗣大夫世位者疥舊
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
一發之瘧也痎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
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

痁乎痁失廉反掠音亮

燀 齊 洩 一氣 二體 三類 四物 五聲
六律 七音 八風 九歌 周疏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
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
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
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

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

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燀炊也齊𪉈也洩減也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㳟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八風八方之風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周密也周疏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註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燀音善反燃也齊才細反又如字

萑苻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萑音丸苻音蒲又如字

遺愛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無射　窕　槬　億　不咸

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

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無射鐘名律中無射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鍾亦是鍾聲應林鍾之律也此無射之鍾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㳟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鍾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時鍾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在縣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時人悉得見之至十五年勑毀之窕細不滿槬橫大不入億安也不咸不充滿人心窕他彫反槬戶化反億於力反咸如字本或作感戶暗反

楊徵

華登宋費遂之子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

徇曰楊徵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徵識也徵許歸反說文作徽識本又作幟申志反又音昌志反

鸛鵞　注　闕

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

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
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
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
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
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
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
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
之殪

鸛鵞皆陳名注傳矢關引弓鸛古喚反鵞五多

反陳直覲反注之樹反關烏環反本或作彎同

期 吠狗

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
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
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
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
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
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
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
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
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
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
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
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
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

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立待命也從旦至莫爲期狗有吠守者有主獵
者主獵者貴吠守者賤吏人請叔孫乞其吠守
之狗吠扶廢反

熸 敦陳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
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
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
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

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
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
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
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
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

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
人無復氣勢敦厚也熸子潛反字林子廉反

三務　走集　伍候

楚囊瓦子常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

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
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
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
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
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
其伍候信其隣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
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三務春夏秋三時之務走集邊境之壘辟伍候
使民有部伍佸爲候望

介衆

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
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介大也

蠢蠢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士鞅獻子曰若王室
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
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

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
子其早圖之

蠢蠢動擾貌

畧吳疆

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
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
邑能無亡乎

畧行也行吳界將侵之

六氣　六畜　五牲　九文　六采　五章　昏媾

姻亞　政事庸力

子大叔見趙簡子 趙鞅 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生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兎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麋亾悲反麏九倫反本亦作麇媾古豆反姻音因亞於嫁反本亦作婭

同

受牒

宋樂大心 右師 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說文云簡牒也牒札也於時號令輸王粟具戍人宋之盟山人粟之數書之於牒受牒而退言服從也

跦跦　褰　襦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魯大夫）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公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跦跦跳行貌褰袴內則云童子不衣襦袴是衣有袴也以可褰行故以褰爲袴跦張于反又張踊反跳直彫反褰起虔反字林巳偃反襦本或

作襦而朱反袴苦故反

介其雞

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

介雞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是此說也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註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以膠沙播之亦不可解益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澁得傷彼雞也以郈氏爲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

隱民　執氷

伐季氏殺公之（平子弟）于門遂入之平子（意如）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亾弗許子家子（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

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氷而踞遂逐之

隱民隱約窮困氷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櫝音獨丸胡官反筩音童又音動一音勇

繾綣

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繾綣不離散

楄柎　藉幹

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

公元公父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

楄柎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說文云楄方木也幹脅也木以藉脅明是棺中笭牀也宋元所言藉幹者舉脅而言耳非獨爲脅故云幹骸骨也

楄蒲田反柎步卩反又音附藉在夜反笭力丁反

僂句　賈正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

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僂句龜所出地名釋魚云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則龜名無僂句故云所出地之名臧氏有蔡又有此益所寶非一賈正掌貨物使有常賈若市吏僂力主反又力具反句居具反

縛一如瑱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
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
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
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懐藏縛直轉
反瑱它殿反
楯尾 緜朐汰輈 鬒鬚眉 甚口 刜 鑋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

淵捷子車從洩聲子野洩射之中楯尾緜朐汰輈七
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
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
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
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
叱之冉豎射陳武子子彊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
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
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
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
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
呼曰林雍乘
尾楯脊朐車軛輈車轅緜過也汰矢激也說文
云鬒稠髮也鬒鬚眉者言鬚眉皆稠多也甚口
者謂大口也刜擊也字從刀謂以擊也鑋一足
行旣斷其足而云鑋知鑋是一足行也說文云
鑋金聲也葢擊金爲聲亦名鑋緜音由朐其俱
反本又作軥同汰他達反輈陟留反鬒之忍反
刜芳弗反說文云擊也又父勿反斷丁管反鑋
遣政反又音磬又苦頂反字林丘貞反

都君子 堀室 獻體 坐行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
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
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
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
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
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

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
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光伏甲於堀室而享
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堦戶席皆王親也夾之
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
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
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闔
廬以其子爲卿

郗君子在郗邑之士有復除者復除謂優復其身除其從役堀室掘地爲室獻體解衣坐行膝行

爇　編菅　秉秆　炮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令尹子常囊瓦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
子常曰子惡郤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
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
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
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
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
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
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
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
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
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
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
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
之族黨

爇燒也編菅苫也秉把也秆藁也炮燔郤宛爇如悅反

通室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
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
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
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

通室易妻

鍾美　黰黑　忿纇　封豕　尤物　長叔姒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

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
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
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
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
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
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
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
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

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叔向嫂 走謁諸姑曰長
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鍾聚也美髮為黰黰即鬒也詩云鬒髮如雲毛
傳云鬒黑髮也說文云鬒稠髮也然則鬒者髮
多長而黑美之貌也此傳黰下有黑則黰文不
兼於黑故賈杜皆云美髮為黰纇戾也封大也
尤異也兄弟之妻相謂姒釋親云女子同出謂
先生為姒後生為娣孫炎曰同出俱嫁事一夫
也釋親又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
為姒婦自以身之長稚相謂也喪服小功章云
娣姒婦報黰之忍反

惡　如皋　不颺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 魏舒 魏子曰辛來昔叔向
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
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
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
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

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
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
今女有功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

惡貌醜如皋為妻御之皋澤不颺顏貌不揚顯

將軍　屬厭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
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
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
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

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
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
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
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獻子辭梗陽人
晉使卿爲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此以魏子
將中軍故呼爲將軍六國以來遂爲官名其元
起于此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
之心亦宜然

啓服　龍輔
乎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
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
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
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
裘齊侯喜與之陽穀
啓服馬名釋畜云馬前右足白啓詩云兩服上
襄此馬毛色名啓公用以夾轅故以啓服爲名
也龍輔玉名周禮使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
蕩輔之杜子春云蕩謂以函器盛此節謂鑄金
爲龍以玉爲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此獻函不
獻節故直云獻龍輔玄卿云盛龍節之玉函耳
案說文云龍禱旱玉也爲龍文又玉人云上公
用龍今輔與龍連文故云龍輔玉名蓋用此意
豢龍　御龍　裔子　坻伏　鬱湮　祝融　蓐收
玄冥　后土
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
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

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
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
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
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
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
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
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
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

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旣而使求之懼而遷于
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
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
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
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
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
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
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豢御養也服虔曰豢養也穀食曰豢御亦養也

養馬曰圉禮養犬豕曰豢知其以穀養蓋龍亦
食穀也御與圉同言養龍猶養馬故稱御爲遠
也玄孫之後爲裔抵止也鬱滯也湮塞也句芒
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祝融明貌
其祀犂焉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
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修及熙焉土爲羣物主
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
爲社豢音患裔以制反坻音旨又丁禮反湮音
因

一鼓鐵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
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

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
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
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但禮
之將命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即豆區
之類非大器也唯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
一鼓而鐵又大多且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

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故杜以爲
賦晉國者令民各出功力均賦取其功也冶石
爲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令
衆人鼓石爲鐵計令一鼓使足故云賦晉國一
鼓鐵也

執紼　少卿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
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共所無以
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
忘共命先生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
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
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
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
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
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
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

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
之晉人不能詰

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少年少也紼音弗輓
音晩索悉各反少詩照反

防山

吳子　闔廬　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防山防壅山水以灌徐

肄　道敝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
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
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
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
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
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肄猶勞也道敝罷敝於道肄本又作肆以制反

轉以歌　辰尾　謫

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
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

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
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轉宛轉也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
月合朔於辰尾而食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
箕共爲蒼龍之體南首北尾角卽龍角尾卽龍
尾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是房心與尾共爲大
辰故言辰尾龍尾也謫變氣也

閔閔　望歲　蝥賊　儆怨　衰序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

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
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
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
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
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
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
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
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
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

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
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
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 韓不信 對曰天子有命敢不
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
憂饑冀望來歲之將熟蝥賊喻災害蝥賊食苗
之蟲釋蟲云食根蝥食節賊故以蝥賊喻災害
也徵召也衰差也序次也蝥亡候反衰初危反

揣高卑　仞溝洫　物土方　賦丈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
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
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 伯音
臨之以爲成命

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
近之宜賦丈付所當城尺丈揣丁果反又初委
反仞本又作刃而愼反洫況域反

琥　環　璧　輕服

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

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

琥玉器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
四方白琥禮西方鄭玄云虎猛象秋嚴禮經及
記言琥多矣都不說其狀蓋刻玉爲虎形也釋
器云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曰
肉倍好璧邊肉大其孔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
邊肉大小適等曰環也輕服細好之服

嘉聞　愼器與名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

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嘉聞嘉名聞於後世器車服名爵號

經史典奧卷之二十二終

經史典奧卷之二十三

晉杜預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定公

易幾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

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

公氏　自旌

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

闞是先公葬地春秋言氏猶如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爲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玄卿以爲闞屬上句公氏將溝焉猶言將溝公氏焉古人多倒語公氏則昭公旌章也

闞　敵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
之
閽守門人也敲奪閽杖以敲閽頭也閽音昏敲
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敲云擊頭也字林同
又一曰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卓反訓從敲云横
檛也又或作茅或作制口交反
門臺　旋　廢　卞急
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
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

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
故及是
門臺門上有臺旋小便廢墮也卞躁疾也

肅爽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
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
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
亦三年止之
肅爽駿馬名釋畜于馬無肅爽之名爽或作霜
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鴈也其羽如練
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欲之肅
如字又所六反爽音霜
羽旄　旆
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
乎失諸侯
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
羽旄借觀之繼旐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
會示甲鄭旆步貝反旐音兆

嘖有煩言
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
也其使祝佗（子魚）從公曰善乃使子魚
嘖至也煩言忿爭嘖仕責反一音責
璜　繁弱　類醜　陪敦　少帛　綪茷　旃旌
大呂　封畛土略　周索　沽洗　戎索　甚間
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
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
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

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
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
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
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
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
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
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氏七族陶
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

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
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
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
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
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
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

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

璜美玉名繁弱大弓名醜衆也陪增也敦厚也
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
析羽爲旌大呂鍾名畛塗所徑也略界也索法
也疆理土地以周法沽洗鍾名太原近戎而寒
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惎毒也周公攝政管
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綪七見反
畛之忍反一音眞徑音經惎音忌間間側之間

燧象

吳從楚師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
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
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
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

賔　辨天衷

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竄匿也獎成也竄七亂反

荐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亾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亾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

璵璠

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

璵璠美玉君所佩按說文云璵璠魯之寶玉璵璠是一玉名說文又云瑜美玉與璵璠異也昭公出奔之後平子攝行君事入宗廟佩此玉陽虎以平子嘗佩此玉故將以斂之璵本又作與音餘璠音煩又方煩反

吳道　奔徒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楚大夫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

道猶法術奔徒楚散卒

保路

王楚昭王之在隨也子西公子申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

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
日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楚失王恐國潰散故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
保安道路人

舒鼎　昭兆

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
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衛公孫發）老矣輦而
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

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
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
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

舒鼎衛文公之鼎昭兆寶龜

舟師　陵師

吳大子終纍（夫差兄）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
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亾子期（公子結）又以陵師敗
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
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舟師水戰陵師陸軍

楊楯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
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
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
行吾室亦不亾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祁子）
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
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
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

楊木名

衝　馬褐　客氣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
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
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

衝戰車馬褐馬衣客氣非勇衝昌容反說文作
幢云陷陣車也

執牛耳　捘　詬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
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
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
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
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
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
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

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請執牛耳請使
晉大夫執牛耳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

云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尸盟者執之
襄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哀十七年傳曰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
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
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鄫衍吳爲盟主
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
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蒙則齊魯三國魯爲
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涖之以主次同
盟者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涖
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捘擠也血至捥詬耻
也捘子對反捥烏喚反擠子計反一音子禮反
說文云排也詬呼豆反

都車　咋　徵死　嘻　辨舍爵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子言更季氏桓子季孫斯以
叔孫輒更叔孫氏武叔已更孟氏懿子冬十月順祀
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
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

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
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
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
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
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
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
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
百人以爲公期孟氏支子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
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

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
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
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
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
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
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
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
以叛

都車都邑之兵車也咋暫也徵召也陽虎召季

子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死
嘻懼聲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咋仕
詐反嘻許其反辨音遍

竹刑

鄭駟歂子然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書之於竹簡故曰竹刑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於
鼎今鄧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不受
君命而私造刑書書之於竹謂之竹刑駟歂用

其刑書則其法可取

鍥其軸　葱靈

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
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鮑國諫曰
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
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
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
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
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

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
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
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鍥刻也欲絕追者葱靈輜車名說文云輜軿衣
車也前後有蔽賈逵云葱靈衣車也有葱有靈
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葱可以覩望葱中
豎木謂之靈人人猶名葱木爲靈子其內容人

臥故得寢於其中而逃鍥苦結反軸音逐惣初
江反或音忽
讓登　驂之靳　皙幘　貍製　犀軒　直蓋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
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
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
登者絶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
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
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

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
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亾在中牟曰衛雖小
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遇必
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
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
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
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
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
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親推之三
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靳車中
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
也詩云兩服齊首兩驂雁行鄭云兩服中央夾
轅者然則古人車用四馬夾轅二馬謂之服兩
首齊其外二馬謂之驂首差退説文云靳當膺
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
胸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
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犀軒卿車直蓋
高蓋皙星歷反幘音策又音責説文作齰音義

同貍力之反
裔夷　儀象　嘉樂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
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
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
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
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

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
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
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
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
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
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
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
不果享

犧遠也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鍾磬也犧

許宜反又息倚反

素厲

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
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將指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
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
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
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
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

將指足大指將子匠反

婁豬 艾豭 少君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
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
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
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
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

以登臺大子奔宋

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少
君猶小君也君爲大君夫人爲小君婁力侯反
字林作䝏力竹反豬張魚反

襄事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

經史典奧卷之二十三 終

經史典奥卷之二十四

晉杜預註　唐孔頴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哀公

田一成　衆一旅　食巳　爲沼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緍方

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殪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巳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敎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

方十里爲成五伯人爲旅食消也巳止也言悔恨之深結其心腹不可如食之消止爲沼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汚池

彤鏤　臺榭陂池　妃嬙嬪御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不知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巳安能敗我

彤丹也鏤刻也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孔安

國尚書傳云澤鄣曰陂停水曰池妃嫡貴者嬪
御賤者皆內官彤徒冬反嬙本又作墻或作牆
在羊反嬪毗人反
三揖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 靈公子郢 僕公曰余無子將立
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
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
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
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亾人之子輒在乃

立輒
三揖卿大夫士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
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一揖之旅
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
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
三揖在下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
揖異姓天揖同姓
遂 厲辟 兆 麇 蠭旗
簡子 趙鞅改名志父 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

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
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
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隷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
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
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 王良 御
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
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
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

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
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
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 鄭聲公名
亂從晉午 晉定公名 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
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
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
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
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

艾也

遂得遂進仕屬辟棺之重數王官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案禮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無三寸棺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爲棺故以爲罰兆塋域槩束縛也蠭旗旗名屬音燭辟步歷反槩丘隕反

司鐸 御書 欝攸 悛 象魏 拾瀋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南宮閱 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子服何 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司鐸宮名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欝攸火氣也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象魏門闕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悛七全反拾音十瀋尺審反北土呼汁爲瀋

命大夫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

命大夫別縣監尹

不成

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

不成未冠也

偃蹇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偃蹇驕傲

潛師閉塗　祭不越望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 子西 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 子期 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子閭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

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

差車

陳僖子 陳乞 使召公子陽生立之將盟鮑子 鮑牧 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 景公 之爲孺子 荼 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 陽生 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亾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亾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

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

差車主車之官差所宜反

上物　道長

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

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亾矣棄天
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
季孫肥 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
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
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
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
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
爲無爲也
上物天子之牢道長蓋言君長大於道路長丁

丈反
社宮 田弋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亾曹曹叔振鐸
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
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
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
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
乃行
社宮社也周禮司弓矢云矰矢用諸弋射鄭玄

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可以弋飛鳥說文
云繳生絲也謂用生絲爲繩繫矢以射鳥也
宗國 道險 水滋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 子張 叔孫輒對曰魯
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 子洩
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
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
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
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

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
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亾齒
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
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
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
城克之
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道險故出險道欲使魯
成偷滋濁也漚烏豆反菅古顏反滋音玄本又
作玆子絲反字林云黑也

邗溝

吳城邗溝通江淮

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邗音寒射食夜反又音亦

沇陽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沇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火陽得水故沇

蒐乘　徒卒　事充　政重　銳斂

齊爲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武伯彘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樊遲也弱有子冉求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巳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孫務人公爲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

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顏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

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
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蒐閱也徒卒步卒精兵也事充繇役煩也政重
賦稅多也銳精也斂疾也蒐所求反乘繩證反

封田　稻醴　粱糗　服脯

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
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
醴粱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
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封田封內之田急賦稅之糗乾飯也周禮酒正
辨五齊之名二曰醴齊鄭玄云醴猶體也成而
汁滓相將如今之恬酒矣則醴是濁酒也月令
命作酒云秫稻必齊是以稻爲醴也釋草云虋
赤苗芑白苗郭璞曰今之赤粱粟白粱粟皆好
穀也內則鄭玄注云服修捶脯施薑桂也醴音
禮糗起九反一音昌紹反服丁亂反字亦作鍛

虞殯　尋約　髮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中軍從王胥
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
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 子陽 將下軍陳僖子謂
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
掩胥御國子 國書 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
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 陳逆 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
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
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
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
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

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
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 武叔州仇 曰而事何也對曰
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
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
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
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
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啟殯而葬
葬則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啟殯將虞之歌謂

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
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
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
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
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
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
短欲以繩貫其首髮焉也髮音尉別本作髮

豢吳　石田　屬鏤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
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
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
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
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

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石田不可
耕屬鏤劒名鏤力俱反又力侯反

胡簋

孔文子（孔圉）之將攻大叔也（衛太叔疾）訪於仲尼仲
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
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
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簋音軌

尋　寒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
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
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
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
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尋重也寒歇也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鄭玄
云尋溫也引此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謂尋
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溫舊卽是重
義故以尋爲重

㾦　瘈　地主歸儺

吳徵會于衛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㾦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儺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

標擊也瘈狂也地主所會主人也儺生物㾦敷

蕭反又普交反瘈吉世反儺許氣反

隙地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

隙地閒田隙去逆反

姑蔑之旗

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蔑亡結反大音泰孟康云大音闥

肉食者無墨

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墨氣色下

縈　一盛　褐之父睨之　庚癸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

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縈然服飾備也一盛一器也禍寒賤之人言但
得視不得飲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
主穀癸北方主水縈而播反又而水反父如字
又音甫䎦五計反
潘沐　望視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子我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
陳成子陳恒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

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
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
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
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
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
爲臣
潘米汁可以沐頭望視目望陽
家備　迹人　介麇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
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
之告皇野司馬子仲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
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
承命不得左師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
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
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
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
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

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
家備甲兵之備迹人主迹禽獸者介大也介音
界麇九倫反獐也本又作麏以悲反
備使　絕世　虐士
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
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
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
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
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

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
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
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
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
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
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
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
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
之

備猶副也絕世猶言棄也虐士死者

服冕乘軒　蒙衣　故政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
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
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
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
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
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
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
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子路
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
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
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
孫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
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
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
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
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

冕大夫服軒大夫車蒙衣為婦人服也故政輒
之臣

慭遺

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
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慭且也魚覲反

貳車反祏

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
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
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
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
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
函
好復言
楚大子建 子木 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
亂於鄭鄭人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
公 沈諸梁 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

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
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
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
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
豫章
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
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
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
死
豫章大木
徵
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
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
徵匿也
虎幄 衷甸
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
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

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虎幄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衷甸一轅卿車
說文作佃云中也春秋乘中佃一轅車也幄於
角反幕武博反牡茂后反
句卒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
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
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句古侯反

枚卜

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惠王弟以爲令尹沈尹朱曰言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公孫寧而使爲令尹

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枚亡杯反

竀尾　衡流　方羊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竀赤色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竀勑呈反衡華盲反又如字方蒲郎反

臯　高蹈

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臯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臯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士喪禮始死復寬之辭云臯某復鄭玄云臯長聲也臯者緩聲而長引之是臯爲緩也高蹈高舉足而蹈地故言猶遠行也臯古刀反數所主反註同覺音角又古孝反蹈徒報反

彌甥　稱旌繁

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康子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冉有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大夫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繁步干反

躗言　在行

晉侯將伐齊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

馬能進是甕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餘臧石牛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甕過也在行在車行間甕戶快反謂過謬之言服云僞不信言也字林云夢言意不慧也音乎例反

㱇　戟其手

衛矦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㱇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

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亾

㱇嘔吐也戟其手拒徒手屈肘如戟形㱇許角反又許各反

支離

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

支離陳名

經史典奥卷之二十四　終

經史典奥卷之二十五

漢鄭玄註　唐孔穎達疏　明米斯行輯

禮記

曲禮

儼若思　安定辭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審言語也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儼矜莊貌也若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慤今明人君矜莊之貌

如人之思也安定審也辭言語也人君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是詳審於言

積而能散　很毋求勝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謂已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很鬩也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鬩於牆很胡懇反分扶問反

坐如尸　立如齊　二使從俗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齊側皆反本亦作齋坐如尸者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坐]不爲尸若所在坐法必當如尸之坐立如齊者人之倚立多慢不恭故戒之云倚立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必須磬折屈身使從俗者使謂臣爲君出聘之法皆出土俗牲帛以爲享禮土俗若無不可境外求物也

不辭費　不好狎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不辭費者凡爲人之道當言行相副今直有言而無行爲辭費不好狎者賢者當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也

宦學事師　班朝治軍　涖官行法　撙節　聚麀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公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宦仕也班次也涖臨也莊側良反徐側亮反撙猶趨也撙祖本反聚猶共也鹿牝曰麀

幼學　弱冠　有室　艾　耆指使　傳　耄　悼期頤　致事　安車　老夫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

外學書計有室有妻也妻稱室艾老也艾五恭
反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指事使人也六十
不與服戎不親學者渠夷反傳家事任子孫是
謂宗子之父傳直專反沈直戀反耄惛忘也悼
憐愛也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
要盡養道而已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几
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
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春秋傳曰
老夫耄矣幼學者謂初生之時至十歲依內則

子生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
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故以十年爲節也弱冠
者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壯有
妻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艾服官政者年至五
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耆指使者賀瑒
云耆至也至老之境也六十不得執事但指事
使人也老而傳者既年已老則傳徙家事付委
子孫不復指使也耄惛忘也悼憐愛也未有識
慮甚可憐愛也期要也頤養也人年百歲不復

知衣服飲食寒煖氣味故人子用心要求親之
意而盡養道也七十而致事者七十曰老在家
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
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
明朝廷必有賢代已也安車小車也自稱曰老
夫者若此老臣行役及適四方應與人語其自
稱爲老夫言已是老大夫也必稱老者明君貪
賢之故而臣老猶在其朝也

溫 清 定 省 醜夷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
爭

安定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凊七性反字
從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醜衆也夷猶儕
也儕仕皆反等也昏定而晨省者上云冬溫夏
凊是四時之禮今說一日之禮定安也晨旦也
應臥當齊整牀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旦
既隔夜早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兼示
經宿之禮醜衆也夷猶儕也皆等類之名

居不主奥　食饗不爲槩　不苟訾　不苟笑
爲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
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不主奥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道有
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
父子皆異宮不爲槩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
不登高臨深不苟訾苟笑爲其近危辱也人之
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訾音

紫又將知反主猶坐也奥者室內西南隅也室
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奥無事故呼其
名爲奥常推尊者于閑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
必主奥也既是尊者所居則人子不宜處之也
食饗不爲槩者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
則子孫無待賓之事大夫士或相往來設於饗
食槩量也不制設待賓饌具事由尊者所裁而
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也不苟訾不苟笑者苟
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
而已苟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
故孝子不爲也
不服闇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不有私財
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
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純素　當室　純采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

采
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
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純諸
允反又之閏反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深衣領
緣也禮具父母大父母存冠衣純以繢若有父
母無大父母則純以青若少而并無則乃純素
也故親存者不得純素也孤子衣純以素當室
謂適子也既少孤故雖除服猶自素也然深衣
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嫡庶悉然今云當室則似

庶子不同嫡子內理烝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
嫌或不同故特明之
不衣裘裳　負劒辟咡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
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
掩口而對
負謂置之於背劒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
頭與語口旁曰咡辟匹亦反側也咡徐如志反
何云口耳之間曰咡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

著裘裘大溫傷陰氣也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
便故竝不著也故童子竝緇布襦袴也負謂致
兒背上也劒謂挾於脇下如帶劒也辟傾也咡
口旁也兒在人背上曰負兒在懷中亦稱負謂
兒負之故內則云三日始負子注云負之謂抱
之管子書弟子職云食巳循咡覆手謂弟子食
訖以手循覆於咡故知是口旁也
呼　求毋固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

為惑人呼佽故反號呌也謂行而就人館固猶
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致時乏無
入戶奉扃　毋踐屨　毋踖席　摳衣趨隅
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
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
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不干掩人之私也奉扃敬也扃古螢反何云關
也一云門扇上鐶鈕趨隅升席必由下也入戶
奉扃者奉扃之說事有多家今謂禮有冋扃所

以關冋今關戶之木與關冋相似亦得稱扃凡
常奉扃之時必兩手向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
奉扃木其手若奉扃然以其手對戶若奉扃言
恭敬故言奉扃也踐蹋也既竝脫屨戶外其人
或多若後進者不得蹋先入者屨踖猶躐也席
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巳位
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為躐席也摳提也衣裳也
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既不踖席當兩手提裳之
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當巳位而就坐

也

拾級聚足　連步以上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拾依注音涉級音急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拾級聚足者此上階灑也拾涉也級等也聚足謂每階先舉一足而後足併之不得後過前也涉等聚足謂前

足躡一等後足從而併之也連步以上者上上堂也在級未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也涉而升堂故云以上

帷薄　堂上接武　堂下布武　室中不翔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横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帷位悲反帷幔也薄平博反簾也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行而張拱曰翔

扱　撟衡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箕去棄物以鄉尊者則不恭扱依注音吸許急反斂也席横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㮮槹衡上低昂橋居廟反㮮本又作契又作絜同音結槹古毫反

函丈　衣毋撥　足毋蹶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丈或爲杖撥發揚貌蹶行遽貌蹶本又作蹷居衛反又求月反

執爾顏　毋儳言　毋勦說　毋雷同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執猶守也儳猶暫也非類雜儳徐士鑒反又蒼鑒反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已說勦初交反一音初教反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已不當然也

燭不見跋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

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

欠伸　撰杖屨　少間　左右屏　毋側聽　毋噭應　毋淫視　立毋跛　坐毋箕　寢毋伏　斂髮毋髢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欠丘劍反伸音身撰仕轉反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於垣皆爲其不敬噭號呼之聲也淫視睇眄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髲也毋垂餘如髲也褰袪也髢或爲肄噭古弔反跛彼義反又波我反髢徒細反髲垂如髲君子欠伸者君子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杖屨者則君子自執杖在坐著

屨升堂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也問謂清閒也復白也卑者正侍坐於君子而忽有一人來告君子云欲得君子少時無事清閒已願有所白也屏退也侍者聞告欲有所白則當各自屏退左右避之不得近也側聽則耳屬於垣壁聽旁人私言也噭謂聲響高急如叫之號呼也應答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也淫謂流移也目當直瞻視不得流動邪眄也跛偏也謂挈舉一足一足蹋也立宜如齊雙足並立不得偏也箕

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寢臥也伏覆也臥當
或側或仰而不覆也髢髮也垂如髮也古人重
髮以纚韜之不使垂也
離坐離立　不同椸枷　不通問　不漱裳　梱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男女不離坐
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
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
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
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離兩也椸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
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
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梱門限也椸羊支反
衣架也枷本又作架徐音稼漱悉侯反梱本又
作闔苦本反
隱疾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
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

殽　胾　葱渫　腒修　左朐右末　辨殽　虛口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
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內以腒修置者
左朐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
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
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辨殽主人未辨客不虛口
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
近也殽在俎胾在豆殽戶交反熟肉有骨曰殽
胾側吏反大竊渫烝葱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

殊加也渫在豆渫以制反先食胾後食殽殽尊
也凡食殽辨於肩食肩則飽也辨音遍虛口謂
酳也客自敵以上其酳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
飽也酳音胤又士覲反漱口也以酒曰酳以水
曰漱以腒修置者設食竟所須也腒訓始始作
即成也修亦腒也修訓治治之乃成鄭注腊人
云薄析曰腒梃而施薑桂曰服修今明置設腒
修與客之法故云以腒修置者朐謂中屈也屈
腒朐朐然也左朐朐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

右手取祭擘之便也虛口謂食竟飲酒蕩口使
清絜及安食也用漿曰漱令口以絜清爲義用
酒曰酳酳訓演言食畢以酒演養其氣主人若
食殺未辯則客雖已辯而不得輒酳漱也主人
恒讓客不自先飽故客待主人辯乃得爲酳也
不澤手　毋摶飯　毋放飯　毋流歠　毋咤食
毋齧骨　毋反魚肉　毋固獲　毋揚飯　毋嚃羮
毋絮羮　毋刺齒　毋歠醢　毋嚃炙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
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
黍毋以箸毋嚃羮毋絮羮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羮主
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
齒決毋嘬炙
爲汗手不絜也澤謂挼莎也禮飯以手澤或爲
擇澤謂光澤也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既與
人共飯手宜絜淨不得臨食始挼莎手乃食恐
爲人穢也摶徒端反共器若取飯作摶則易得
多是欲爭飽非謙也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

大歠嫌欲疾咤陟嫁反叱咤也爲有聲響不敬
齧五結反爲已歷口人所穢欲專之曰固爭取
曰獲固獲並如字徐云鄭横霸反一音護嚃他
答反一音吐計反又音退絮猶調也絮勑慮反
謂加以鹽梅也刺七亦反爲其弄口歠者爲其
淡故嘬初怪反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
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
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
也流歠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
速是傷廉也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也似若嫌主
人之食也齧骨一則有聲二則嫌主人食不足
以骨致飽故庾云爲無肉之嫌三則齧之口唇
可憎故不齧也毋反魚肉者謂與人同器也已
齧殘不可反還器中爲人穢之也專取曰固爭
取曰獲與人共食不可專固獨得及爭取也毋
揚飯者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傷
廉也嚃羮者人若不嚼菜含而歠吞之其欲速
而多又有聲不敬傷廉也絮羮謂就食器中調

是醯梅也若得主人羹更於器中調和是嫌主
人食味惡也毋刺齒者口容止不得刺弄之爲
不敬也毋歠醢者醢肉醬也醬宜鹹客若歠之
則是醬淡也火灼曰炙炙肉濡若食炙先當以
齒齊而反置俎上不一舉而併食併食之曰嘬
是貪食也

御食　溉　寫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已

器中乃食之也勸侑曰御溉古愛反溉滌也寫
謂倒傳之也若所賜食之器可滌溉者不畏汙
則不須倒寫仍於器中食之食訖乃澡絜以還
君也其餘皆寫者其餘謂不可滌溉之器也若
不倒寫久則浸汙其器又不可澡絜則壞尊者
物也故皆倒寫之

餕餘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食人之餘曰餕餕子閏反

御同　貳　偶坐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御謂侍也同謂侍食而與長者同饌也貳謂重
也侍者雖獲殽膳重而已不須辭其多也所以
然者此饌本爲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
偶媲也或彼爲客設饌而召已往媲偶於客共
食此饌本不爲已設故已不辭之也又一云偶
二也若唯獨有已主人設饌已當辭謝若與他
人俱坐則已不假辭以主人意不必在已也

梜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梜提梜古協反有菜
者爲鉶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橫非梜不可無菜
者謂大羹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
兎羹之屬或當用匕也

削瓜　副　華　累　疐　齕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
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

副普逼反此爲人君削瓜禮也削刑也副析也
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倮也謂不巾覆也累力
果反一音如字不中裂横斷去疐而已疐音帝
不横斷乾恨沒反華謂半破也諸侯禮降故破
而不四析也累倮也大夫降於諸侯直削而中
裂横斷而已不巾覆而進之乾齧也去疐而齧
之也

惰　矧　側席　專席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

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
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惰不正之言惰徒禾反一音徒臥反齒本曰矧
大笑則見矧本又作哂失忍反側猶特也專猶
單也

佛其首　民虜　操右袂　執右契　操量鼓　執
食　操醬齊　操書致　執簫　承弣　垂帨　還
辟　鐏　鐓　效　繢　掬　苞苴　簞笥　問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
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
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
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
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
竝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
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
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雁者以繢受珠玉者
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

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佛扶弗反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
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冑兜鍪也民虜軍
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劵要也右爲尊量鼓
量器名齊本又作齏同子兮反弓有往來體皆
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遺人無時已定體則張
之未定體則弛之遺于季反與也簫弭頭也謂
之簫簫邪也弣把中弣音撫帨佩巾也磬折則
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辟辟上扶亦反下辟音

避三兵鐏鐓雖在下猶爲首銳底曰鐏取其鐏
也平底曰鐓取其鐓也鐏在困反鐏子困反鐓
本又作錞徒對反佛謂取首戾轉之恐其喙害
人也鄭云佛戾也益爲小竹籠以冒之民虜謂
征伐所獲彼民以爲外虜右袂者右邊袖也獻
之以左手操于四之右邊袂右邊袂右邊有力
故此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契謂兩書一札同而
別之鄭云契券要也右爲尊以先書爲尊故也
鼓是量器名也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

斛者爲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熟食葱渫之屬醬
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知
獻魚膾之屬也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
之而致之於尊者也簫亐頭頭稍剡差邪似簫
故謂爲簫也頭爲鞘鞘簫之言亦相似也然執
簫謂捉下頭客覆右手執亐下頭也弣謂亐把
也地道貴右主人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亐下
頭又郤下左手以承亐把把當中央而高兩頭
頸下以授主人主人在左還辟猶逡巡也客謙

不欲當主人之拜已故少逡巡遷延辟之也戈
鉤孑戟也刃當頭而利者也利故不持嚮人也
鐏在尾而鈍鈍嚮人爲敬所以前鐏後刃也矛
如鋋而三廉也戟今之戟也鐓爲矛戟柄尾平
底如鐓柄下也以平嚮人敬也鐓胡對反慎也
掬手中掬九六反兩手曰掬問猶遺也苞苴裹
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
曰笥效呈見也繢畫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雁
爲飾以相見也掬謂手中也珠玉寶重宜慎若

受之開匣而出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墜落
也苞者以草苞裹魚肉之屬也苴者亦以草藉
器而貯物也簞圓笥方俱是竹器亦以葦爲之
問人者問謂因問有物遺之也

毀瘠不形　門隧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
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
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
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

於內

隧道也隧音遂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爲人
形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居喪乃許羸瘦不許骨
露見也

來日　往日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
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

執紼　舂不相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
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
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
則有不可犯之色

紼引車索紼音弗相謂送杵聲繩屬棺曰紼屬
車曰引引紼亦通名

武車綏旌　德車結旌　載筆　載言　青旌　鳴
鳶　摯獸　招搖　急繕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
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
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
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綏謂垂舒散之也旌謂車上旌幡也尚威武故
舒散旌幡垂綏然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
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
結纏其旒著於竿也載音戴本亦作戴鳶悅專

反鴟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畫招搖星於旌旗
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
北斗杓端主指者繕依注音勁吉政反陳直覲
反史謂國史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
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
之主則餘載可知士謂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
辭舊事也青旌者青雀旌謂旌旗軍行若前值
水則畫爲青雀旌旗幡上舉示之所以然者青
雀是水鳥軍士望見則咸知前必值水而各防

也鳶今時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則畫鴟於旌首而載之衆見咸知以爲備也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也摯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也招搖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急堅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

嫌名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

外事　剛日　內事　柔日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外事郊外之事也剛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也外事剛義故用剛日也內事郊內之事也乙丁巳辛癸五偶爲柔也

展軨　效駕　奮衣　攘辟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

軨歷丁反﹦音領盧云車轄頭靻也攘如羊反卻也又音讓辟音避徐扶亦反軨車欄也駕竟

僕則從車軨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道駕畢奮振也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升上必欲右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攘卻也辟遠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者悉遷卻以辟車使不妨車行也

蓌　奇車　廣欬　立視五巂　策彗　卹勿驅　齒路馬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

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
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
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
卹勿驅塵不出軌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
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蔞子臥反又側娩反又子猥反盧本作蹲奇車
居宜反欬開代反巂惠圭反彗音遂徐雖醉反
卹蘊沒反勿音沒蔞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

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蔞詐也言著鎧
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奇車者乘奇邪不正之
車盧氏云不如瀍者之車也廣弘大也欬聲欬
也車巳高若在上而聲大欬似自驕矜又驚衆
也立視五巂車上依禮巂規也車輪一周爲一
規卹勿搔摩也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
帚帶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云卹勿者
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
形狀卹勿然路馬君之馬也齒年也若論量君
馬歲數亦爲不敬亦被責罰皆廣敬也

上衡　平衡　綏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
提之

綏依注音妥湯果反又他回反上猶高也衡平
也平謂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爲衡天子
至尊器不宜下故臣爲擎奉皆高於心彌敬也
國君降於天子故其臣爲奉持器與心齊平也
綏下也又降於諸侯故其臣爲奉器下於心也

車輪曳踵　磬折垂佩　藉　裼　襲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
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執
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曳以制反踵支勇反曳拽也踵脚後也若執器
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
地而行折之列反一音逝藉藻也在夜反裼星
曆反藻音早本又作繅立倚也佩謂玉佩也帶
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

也身旣傴折則所著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
也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盡飾見
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謂之有藉
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
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
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
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

卿老世婦　世臣姪娣　家相長妾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

相長妾

姪大節反字林丈一反娣大計反卿老謂上卿
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者謂兩媵也次於大人
而貴於諸妾也言諸侯雖貴不得呼其名也世
臣父在時老臣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
從妻來爲妾也家相謂助知家事者也長妾妾
之有子者也

君大夫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
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
土地者

負薪之憂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負檐也薪樵也大樵曰薪憂勞也言巳有檐樵
之餘勞不堪射也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
夫曰犬馬士曰負薪

暴貴

君子巳孤不更名巳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暴貴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非一等之位故云
暴貴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作爲美號若父昔
賤本無謚而巳今暴貴升爲諸侯乃得制謚而
不得爲父作謚者父賤無謚子今雖貴而忽爲
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

振書端書　倒筴側龜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

肖視之甫始也謂不豫整理今於君前始正之

席葢　重素　苞屨　扱衽　厭冠　書方

匬筴几杖席葢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公事不私議

席葢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重素直龍反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苞或爲菲苞白表反草

也扱初洽反衽而奢反厭於涉反方板也士喪禮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犧賦　養器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

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歛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

壇位　徹緣　鞮屨　素簚　乗髦馬　不蚤鬋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乗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説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壇位除地爲位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絇之菲也簚覆笭也髦馬不鬄落也蚤讀爲爪鬋鬋鬢也壇徐音善鄉許亮反緣悦絹反鞮都兮反又徒兮反鞮屨屨綫絇簚本又作幭莫歷反白狗皮覆笭髦音毛蚤音爪謂除爪也鬋子淺反絇求俱反笭力丁反車闌鬄吐曆反又他計反

不圍澤　不掩羣　不取麛卵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麛音迷卵力管反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麛乃是鹿子之稱而凡獸子亦得通名也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也

踐阼　盻於鬼神

踐阼臨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盻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踐履也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履主階
行事故云踐阼也畛致也王往方岳凡所過山
川悉使祝往致辭告於山川鬼神也

復　登假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
復招魂復魄也夫精氣爲魂身形爲魄人若命
至終畢必是精氣離形而臣子罔極之至猶望
復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
身中故曰復也若漫招呼則無指的故男子呼

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
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
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王者必知呼已而
返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假音
遐

當依　覲　朝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依本又作扆同於豈反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
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
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
天子衮冕負斧依凡諸侯朝王一年四時春曰
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朝猶朝也欲其求之
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
事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若通而言之
悉曰朝

御　典謁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

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
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
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謁請也謂
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

犧牛　肥牛　索牛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索所百

反求也犧音全一本作純滌直的反養牲官也
一元大武　剛鬣　腯肥　柔毛　翰音　羹獻
疏趾　明視　尹祭　商祭　脡祭　清滌　清酌
薌合　薌萁　明粢　嘉蔬　豐本　鹹鹺　嘉
玉　量幣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
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
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
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

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幣帛也腯徒
忽反翰戶旦反羹古衡反徐又音衡槀苦老反
乾魚鮮音仙脡唐頂反薌音香合如字或音閤
萁字又作萁同音姬王音期期時也鹺才何反
量音亮又音良元頭也武迹也牛若肥則腳大
腳大則迹痕大故云一元大武也豕肥則毛鬣
剛大也腯即充滿貌也羊肥則毛細而柔弱翰
長也雞肥則其鳴聲長也羹獻者人將所食羹

餘以與犬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獻祭於鬼神故
曰羹獻也趾足也雉雞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
也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尹正也裁截
方正也商量也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
之也脡直也祭有鮮魚必須鮮者煮熟則脡直
若餒則敗碎不直古祭用水當酒謂之玄酒也
而云清滌言其甚清皎潔也酌斟酌也言此酒
甚清澈可斟酌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
息又香故曰薌合也粱謂白粱黃粱也其語助

也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
降　漬　皇考　皇妣　皇辟　嬪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
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
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降落也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
何大漬也降戶江反又音絳漬辭賜反瀸子廉
反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
也妣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嬪婦人有法

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

視不上於袷　綏視　衡視　視五步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
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放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袷音劫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綏
國君彌高綏讀爲妥妥視爲視上於袷綏音妥
他果反視大夫又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
也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

下遊目不得旁

不饒富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

摯　委摯　纓拾矢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
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
之摯椇榛脯修棗栗
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所以唯
用告神爲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相禮
也說者以匹爲鶩野外軍中非爲禮之處用特
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

納女　備百姓　備酒漿　備埽灑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
備埽灑
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
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
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埽悉報反

灑所買反又山寄反

經史與[八]卷之二十五終

經史典奥卷之二十六

漢鄭玄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禮記

檀弓

致喪　方喪　心喪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爲制方　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制

頽　頎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頽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頎徒回反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頎音懇惻隱之貌又音懇

覆醢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覆棄之不忍食覆芳服反

宿草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愼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愼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愼依注作引羊刃反

堲周　牆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

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堲子栗反又音稷牆
柳衣也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
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内木材爲柳其實帷荒
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
帷荒總稱柳也

大事　戎事　驪　翰　騵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
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
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大事謂喪事也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駼
牝驪牡玄驪力知反徐郎志反純黑色馬翰白
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翰字又作鶾胡旦反又
音寒騵騮馬白腹騵音原騮力求反

布幕　縿幕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
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
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幕所以覆棺上也縿縑也縿讀如綃衛諸侯禮
魯天子禮兩言之者衛已久矣幕或爲幦幦本
又作幂音莫徐音覓縿音綃徐又音蕭幦莫曆
反

圉人　白肉　誄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
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
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
也

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圉魚呂反誄其赴
敵之功以爲謚誄力軌反謚也

隅坐　華而睆　簀　呼　病革　姑息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
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
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
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
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
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隅坐不與成人並華畫也簀謂牀笫也說者以
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睆華板反明貌孫炎云
睆漆也徐又音刮簀音責呼虛憊之聲恭急也
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
充充　瞿瞿　皇皇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事盡理屈爲窮言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
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瞿
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瞿瞿如有所
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皇皇猶栖栖也至葬後
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有
望彼人來而彼人不至也
髽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
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去纚而紒曰髽側瓜反臺鮐上音胡下音臺纚
所買反又所綺反
從從　扈扈　長　總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
毋扈扈爾葢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從音總高也一音崇
又仕江反扈音戶廣也大也總束髮垂爲飾齊
衰之總八寸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
比御而不入　加於人一等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
人一等矣
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加猶踰也
絲屨組纓
有子葢既祥而絲屨組纓
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約縞冠素紕屨音句
組音祖約其俱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畏　厭　溺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

子畏於匡行止危險之下厭于甲反不乘橋船

溺奴狄反畏謂有人以非罪攻己己若不有以

解說之而死者則不弔厭謂行止危險之下爲

崩墜所厭殺也溺謂不乘橋船而入水死者

狐死正丘首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

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

仁也

正丘首正首丘也

嘻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

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嘻悲恨之聲嘻許其反又於其反

廢業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大功廢業者業謂所學習業則身有外營思慮

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

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戶習

餘閣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

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若死仍用閣之餘

奠者爲時期切促急令奠酹不容方始改新也

委巷　倡踊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

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倡先也

稅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稅徐他外反

攝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攝猶貸也

草木之滋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

喪其明　離羣　索居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明目精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泣血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

不當物　邊坐　服勤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衰喪服也當猶應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麁不應廣狹乖法便爲失禮邊坐謂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以爲勤勞事也

負手曳杖　消搖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

曳羊世反亦作抴消搖本又作逍遙杖以扶身恒在前而用今乃反手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欲人之怪已杖曳於後示不復用消搖寬縱示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

志 牆 翣 披 崇 綢練 旐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
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志謂章識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牆柳衣翣以
布衣木如攝與翣所甲反夫子雖殷人兼用三
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
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
旐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
綢杠披彼義反綢吐刀反韜也徐直留反旐直

小反杠音江竿也

褚幕 蟻結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
士也

褚謂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
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爲褚不得爲幄但
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爲之也蟻蚍
蜉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
云蟻結於四隅所以不牆不翣者用殷禮也

寢苫枕干 魁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
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
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
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
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魁猶首也天文
北斗魁爲首杓爲末

易墓

易墓非古也

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

深衣練冠 垂涕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
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
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涕音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身著
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也首著練冠謂未祥之練
冠也待賓於廟日垂於涕鼻垂於洟

掘中霤而浴　毀竈以綴足　毀宗躐行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掘求月反又求勿反霤力救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所以然者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毀竈以綴足者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竈也

二則恐死人冷强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于大門所以然者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故毀之也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鄉毀宗處出仍得躐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

具　賻布之餘　不家於喪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具葬之器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

縱縱　折折　陵節　騷騷　冄冄　猶猶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冄冄爾則小人

君子蓋猶猶爾

縱縱趨事貌縱讀如總領之總縱依注音總急遽貌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折大兮反陵躐也騷騷謂大疾騷素刀反急疾貌冄冄謂大舒猶猶疾舒之中

竹不成用　瓦不成味　木不成斲　簨虡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

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味依注音沬亾曷反簨息允反虡音巨横曰簨植曰虡㮣時力反又音値成善也爲器用竝不精善也竹不善用謂竹器邊無縢緣也味猶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爲沬也瓦不善沬謂瓦器無光澤也斵雕飾也木不善斵鄭云味當作沬沬靧也靧謂靧面澄沬爲光澤也簨虡縣鐘磬格也虡距也以用力故曰虡也

綌衰繐裳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繐音歲布細而疎曰繐綌葛也繐布疏者時失禮多尚輕細故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爲衰繐布爲裳故云非古也

沽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沽麄略也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麄略

斂首足形　還葬　縣棺而封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亾子游曰有亾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亾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形體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卽葬不待三月不設碑綍不備禮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堋綍音律

歸四布　讀賵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讀賵曾子

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喪禮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錄之

不食之地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不食謂不墾耕

衎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衎爾自得貌爲小君制隱不能至

壤樹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遠遠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當封壤種樹也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

封之若堂 若坊 若覆夏屋 若斧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坊音防覆謂茨屋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

薦新

有薦新如朔奠

重新物爲之殷奠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之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者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亾者則其禮

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

池 雷 椑 楔齒 設飾

池視重霤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作父兄命赴者

重直容反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爲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爲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

餘前後二士則𠁊一在前而生時既屋有重霤
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
下帾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
鼈甲名之爲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
重霤椑梳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也人君無論
少長而體尊備物故亦即位而造爲此棺也楔
委節反綴竹劣反又音竹衛反楔柱也招魂之
後用角柶柱亾人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閉也設
飾者謂襲斂遷尸之時乃又加著新衣也

不剝奠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剝猶倮露也言喪奠脯醢不復設巾可得倮露
不倮露奠者爲有祭肉也無祭肉即得倮露
日出　逮日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陰陽交接庶幾遇之
菆塗龍輴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
子之禮也
菆叢也謂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也
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故云龍輴也
不遺耆老　尼父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
哉尼父
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誄辭也遺置也
耆老謂孔子也莫無也相佐也言上天不置孔
子故無復佐助我處於位也尼父尼則謚也父

且字甫是丈夫之美稱稱字而謚之尼父也
厭冠
國亾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
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
野哭
孔子惡野哭者
哭非其地謂之野爲變衆故惡之也
稅人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始銳反稅人謂以物遺人也未仕未尊則亦不敢專家財餉人也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常必稱父兄以將遺之

徙月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言禫明月可以用樂是月禫徙月樂者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爲

也此非當月所受樂若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忘能歡徙月之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

賜帟

君於士有賜帟

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馬帟音亦

達官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既被君命故稱達官也

表微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亾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表猶明也武子既得蟜固之言心雖恚恨身既寢疾無奈之何乃佯言若美之汝之所言不亦善乎所以善者若失禮顯著凡人皆知若失禮

微細唯君子乃能表明之今說齊衰失禮之微汝能知之是君子之人故云君子表微

引紼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引音胤車索壙苦晃反又音曠紼音弗棺索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遙行皆散而從柩也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

唯橑梁不長遠也

擯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擯相侑喪禮者擯必刃反在主人曰擯在客曰

介

米貝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米貝死者既無所知所以飯用米貝不忍虛其

口既不忍虛其口所以不用飲食之道以實之

必用米貝者以食道褻米貝美尊之不敢用褻

故用米美善焉爾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又云祝

受米奠于貝北主人左扱米實于右是飯用沐

米也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貝水物古者

以爲貨江水出焉士用貝三大夫當五諸侯七

天子九

辟踊　算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

算數也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

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

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雜記云公七踊

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

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

弁　哻

周人弁而葬殷人哻而葬

周弁殷哻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哻况甫反

成事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

事

旣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

事也祭以吉爲成

桃茢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茢音列徐音例杜

預云黍穰也

殉　芻靈　俑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

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
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神明亦者異於生人芻靈
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偶偶人也有面
目機發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戎首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

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
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

斯沾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塟及墓男子婦人安位
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
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

內人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
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
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
必多曠於禮矣夫
內人妻妾

褻衣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
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

微情 興物 陶 猶 辟 踊 絞衾 蔞翣

訾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
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

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
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
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
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
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
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絞衾
尸交反微殺也言若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
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

也興起也物謂衰絰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
故爲衰絰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陶者鬱
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猶當爲搖搖
動身也咏歌不足漸至自搖動身體也辟撫心
也歎息不泄故至撫心也撫心不泄乃至跳踊
食蜚亦哀之[illegible]　旨病也

斬祀殺厲　不獲二毛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
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
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
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
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
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還音旋獲謂係虜之
二毛鬢髮斑白

讙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
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讙喜悅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長久讙音歡

曩　子卯不樂　揚觶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
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
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
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
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
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

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
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
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
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蕢苦怪反褻紼也謂始來入時紂以甲子死桀
以乙卯亾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
以自戒懼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
觶之豉反字林音支又云酒器
謚　日月有時　請所以易其名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
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
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
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
文子
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
葬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存之日若呼其名今既
死將葬故請所以誄行爲之作謚易代其名者

啜菽飲水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
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啜菽飲水以菽爲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飲物
以水而巳
班邑　執羈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
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

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欲賞從者以懼居者靮紲也羈音基靮丁歷反
婢子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巳曰如我死則
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
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婢子妾也
以機封　視豐碑　視桓楹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

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
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
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音班封彼
驗反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
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
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
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

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
二碑士二繂無碑

展墓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
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
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展省視之

韔弓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
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
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
人之中又有禮焉

不忍復射斃仆也韔弢也韔勑亮反

撥 榆沈

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
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
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

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
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沈本又作瀋同昌瀋反

庚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
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申祥子張子庚償也

慮居 危身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
爲無後也

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斂以時服　廣輪揜坎　左袒右還其封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
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
歸復於土命也若夏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

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
據謂高四尺所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檢反
隱於刃反正義曰既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
衣案鄭注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
刑則右袒故覲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在
喪亦是禮事故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
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
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左
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帀
也

易　于　魯人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
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
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
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
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不敢忘其祖

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
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魯魯鈍
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

虞人　百祀之木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
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虞人
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謂王殯後事

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
斬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送之也必取
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
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蒙袂輯屨　貿貿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
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
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

其謝也可食
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
貿貿目不明之貌貿徐㠯救反一音牟
洿其宮而豬焉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
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
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
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爲

豬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洿其宮
而豬焉謂掘洿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豬都
也鄭恐豬不得爲都故引南方之人謂都爲豬
則彭蠡既豬豬是水聚之名也
獻　發　輪　奐　全要領　九京　善頌善禱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
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
亦發禮以往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全要領
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
字之誤當爲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
之言禱求也
畜狗　首陷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
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
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畜狗馴守胎詬沒於土

閽人　修容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
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
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
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
之道斯其行遠矣

閽人守門者修容更莊飾

介夫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
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
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
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陽門宋國門介夫甲衛士

沐椁　貍首之斑然　女手之卷然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
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
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
失其爲故也

沐治也貍首之斑然者言斲椁材文采似貍之
首執女手之卷然者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
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
人辭也

并植　其中退然　吶吶　管庫之士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

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
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
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
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其口所舉於晉
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爲狐射姑所殺沒終也
植或爲特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二寸
以爲侯中退或爲妥吶吶舒小貌管庫之士府
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

管鑰也庫物所藏

蠶則績而蟹有匡　范則冠而蟬有緌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蠶則績絲作繭蟹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范則冠而蟬有緌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

自著蟹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皐方爲制服服是子皐爲之非爲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

經史典奥卷之二十六終

經史典奥卷之二十七

漢鄭玄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禮記

王制

縣內　盼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

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illegible]盼讀爲班音班賦也案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今此特云縣內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案鄭注益稷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內惟有九十三國者益夏之一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減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國數多少湯承夏末之後制爲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湯之

制故與四百里不同也名山大澤不以朌者畿
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
臣既不世位有朌賜之義故云不以朌所以不
朌者亦爲與民共財不障管也雖不障民取其
財物亦入之王府即周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
共官　御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文書財用也御謂
衣食共音恭

屬　連　卒　州　天子之老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
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
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
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
爲左右曰二伯
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
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
上公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

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
甸　采　流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九州之內地取其美
物以當穀稅流者九州之外夷狄流移或貢或
不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一命卷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
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
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
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
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袞古本反
類　宜　造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
社造乎禰
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亾
辟廱　頖宮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
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辟音璧頖音半
禡　釋奠　訊馘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
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
訊馘告
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亾禡馬怕反又音百
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
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爲國訊本又作
誶音信馘古獲反截耳

三田　乾豆　充君之庖　合圍　掩羣　澤梁
尉羅　零落　昆蟲　殀夭　覆巢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
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
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
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
然後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
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
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
庖今之廚也梁絕水取魚者尉小網也昆明也
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尉音尉一音鬱零
本又作苓草曰苓木曰落殀斷殺少長曰夭麛
本又作麑音迷覆敗也一爲乾豆者謂乾之以
爲豆實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
其肉故云乾是上殺者也二爲賓客中殺者也
三爲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案穀梁云桓四年范

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次殺射髀
骼死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污泡死最遲故
充庖廚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
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䯒爲
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
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

皆得圜圜亦不令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用不圜
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内諸侯爲天子大夫故
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説若皇
氏以此爲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

歲之杪　仂　越紼　暴　浩　菜色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
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
爲出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
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

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
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杪亾小反第今
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仂音勒又音力越
猶踰也紼輴車索暴猶耗也浩猶饒也菜色食
菜之色知仂爲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故考
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防
捎其數彼注泐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
稅一歲之什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

礿　禘　嘗　烝　五祀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
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
川之在其地者

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
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

四時祭宗廟之名礿余若反五祀謂司命也中
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
地祭三耳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
炎云礿者新菜可礿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
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之烝
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
物也

犆　祫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

祫

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犆音特祫音洽

握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握謂長不出膚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

田里不粥　墓地不請　度地　與事任力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粥賣也請求也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度度上如字下大洛反量也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夷　蠻　雕題交趾　戎　狄　寄　象　狄鞮　譯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

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僢雕本又作彫同彫刻鏤也題大兮反趾音止鞮丁兮反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

刻其額非惟雕刻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
傳云斷髮文身趾足也言蠻臥時頭嚮外而足
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者髮斷故也
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
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
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
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
西方語官謂之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
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

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
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
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
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
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
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
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
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
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斩伐殺生不得

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
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
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
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
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
于五曰白屋

郵罰　三又，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
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

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
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
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
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
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
後制刑

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
假他以喜怒郵音尤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
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析言破律　亂名改作　左道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左道謂邪道也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

簡記　諱惡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異粻　宿肉　貳膳　常珍　歲制　時制　月制

日修　告存　有秩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告存每月致膳秩常也有常膳粻糧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轉老故

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七十貳膳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椑不待六十也其椁則死後爲之以其莝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亦須辦轉切也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也轉老彌切也至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修

理之爲近於終故也惟絞紟衾冒死而后制者
此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臾乃制也故檀弓
云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月告存
知非直遣人告問存否必知致膳者以下云九
十日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
珍從明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膳也

國老　庶老・皇　深衣　收　燕衣　縞衣　玄衣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收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

斷者侏儒　器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月令

振　青陽左个　鸞路　倉龍　器疏以達　迎春

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

鸞輅爲正月中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
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
耳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
者之衡璜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
也迎春祭倉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
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
里

宿離　經紀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
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
紀謂天文進退度數宿息六反徐音秀離依注
音儷呂計反偶也

元日祈穀　元辰　保介　帝籍　大寢　御　勞
酒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
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
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太微之
帝也元辰蓋郊後吉辰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
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
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
衣也介甲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
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勞
力報反

徑術　準直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
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
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
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
道曰徑準謂輕重平均直謂繩墨得中也封疆
有界限徑遂有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

掩骼埋胔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骼江百反胔才賜反蔡云露骨曰骼有肉曰胔胔亦作骴

猋風暴雨總至　雪霜大摯　首種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

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回風爲猋猋必遙反首種謂稷潦音老摯音至蔡云傷折種章勇反蔡云宿麥中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爲風風之被逆故爲猋風寅往破申申爲雨雨之被逆故爲暴雨也案爾雅扶搖謂之猋謂風之廻轉也故云廻風爲猋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首卽先也種在百穀之先也

囹圄　桎梏　肆掠

仲春之月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榜治人囹音零圄魚呂反掠音亮

玄鳥　高禖　弓韣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娶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禖音梅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韣大木反弓衣

啓戸　容止　同度量　鈞衡石　角斗甬　正權

概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容止猶動靜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戶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

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則正月未皆動重記時候者庾蔚云謂益先記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也

闔扇　漉陂池　開冰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漉音鹿竭也陂池彼宜反尚書傳云澤障曰陂停水曰池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

鞠衣　舟牧　覆舟

季春之月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

鞠衣黃桑之服鞠居六反如菊華也又去六反如麴塵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

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

發倉廩　賜貧窮　振乏絕　聘名士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振猶救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蔡氏云穀藏曰

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
續曰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
置罘　畢翳　野虞　戴勝　具曲植籧筐　毋觀
省婦使　蠶事既登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
獵罝罘羅綱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是月也命野
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

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
惰
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綱小而柄長謂之畢翳
射者所以自隱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戴
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
來重之也曲薄也植槌也植直吏反籧居呂反
亦作筥方曰筐圓曰筥槌直追反又直類反又
丈偽反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
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觀古喚反省所景
反組音祖紃音旬登成也
審五庫之量　大合樂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
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
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
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亾
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累牛騰馬　遊牝　駒犢　磔攘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
數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
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牝而合之累力追反累牛
謂相累之牛騰馬謂騰逐之馬以季春陽將盛
物皆產乳故合此所累之牛相騰之馬故遊此
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牝而合之其在廐牝
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於牧之後畜

皆在野所有犠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
其見在之數所以然者至秋畜産入時知其舊
數不欠少以否又舊數之外知其生息多少磔
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
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難乃多反後
及注同磔竹伯反

草木皆肅　沈陰　淫雨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
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

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肅謂枝葉縮栗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
爲霖

明堂左个　朱路　赤駵　器高以粗　迎夏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
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
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
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
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粗猶大也器高大
者象物盛長駵音留本又作騮路與服言朱駵
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
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駵馬自然
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旌旂雖人功所爲染
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
南郊之兆也

登麥　靡草　出輕繫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

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
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登進也舊說云靡草薺葶藶之屬出輕繫崇寛

飲酎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
羣臣以禮樂飲之於廟正尊卑也

苦雨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

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
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若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

反舌

仲夏之月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反舌百舌鳥蔡伯皆云蝦蟇

養壯佼　山川百源　大雩帝　用盛樂　登黍
含桃　毋艾藍以染　關市毋索　挺重囚　縶騰
駒　班馬政　掩身　定晏陰

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
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鍾磬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
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
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
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
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
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
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
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

所成

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
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陽氣盛而常旱山
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
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
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
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登進
也含桃櫻桃也含桃本又作函湖南反此月藍
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藍力甘反別

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早栽移則有所傷損
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引小正啓灌藍
蓼者證此月養藍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
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無索者關市停物
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避征稅是月從長之
時故不搜索其物挺猶寬也縶騰駒爲其牝氣
有餘相蹄齧也縶如字蔡本作執蹄大計反蹋
也木或作踶音同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掩猶
隱翳也晏安也陰稱安上從君子齊戒以下至

無刑以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
陰之所成
居高明　處臺榭　百螣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
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
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
乃飢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高明謂樓觀也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臺
積土爲之所以觀望無室曰榭但有大殿無室

名曰榭榭今之堂堭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
並爲害
學習
季夏之月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於時
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
伐蛟　登龜　納材葦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
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漸
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
四監　百縣　秩芻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
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
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
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
少有常民皆常出力爲艾之
染采　黼黻文章　質良　旗章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采五色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
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
者當得眞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土潤溽暑　燒薙行水　鮮落　風欬　女災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
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季夏行春令則穀

賁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
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
鄙入保

潤溽謂塗溼也薙謂迫也芟草也此謂欲稼萊
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
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芟除草
名也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
燒薙也行水者其時也大雨時行行於所燒田
中仍壅遏畜之以漬燒薙故云行水也鮮音仙

又仙典反欬苦代反殺賁鮮落謂鮮少墮落由
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氣初鮮絜而逢秋氣
肅殺故殺鮮絜而墮落也此地災也國多風欬
此是天災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爲水傷合任
也

大廟大室　大路　黄騂　器圜以閎

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黄騂載黄旂衣
黄衣服黄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
制而飾之以黄器圜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閎讀
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

總章左个　戎路　白駱　器廉以深　迎秋　軍
帥　武人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
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
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
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

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
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
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鬛曰駱器廉以深象
金傷害物入藏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
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
者

肅　巖　登穀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

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
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
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
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登穀黍稷之屬於是
始熟
盲風　羣鳥養羞
仲秋之月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盲風疾風也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

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
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
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竇窖　坏戶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乃命有
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
有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
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穿竇窖者入地隋曰竇方曰窖窖音古效反囷
丘倫反隋他果反謂狹而長坏益也蟄蟲益戶
謂稍小之也
鴻雁來賓　戮禽
季秋之月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
祭獸戮禽
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戮猶殺也
神倉　寒氣總至　習吹　大饗帝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
倉祗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

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
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藏祭祀之穀爲神倉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
總猶猥卒猥溫罪反卒七忽反春夏重舞秋冬
重吹也吹昌睡反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
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
習五戎　七騶　級整　搢扑　厲飾　墐其戶
就陵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

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七騶謂趣馬主

爲諸官駕說者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搢如字又音箭扑普卜反搢插也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墐爲塗閉之辟殺氣墐其靳反鼽音求說文云病寒鼻窒嚏丁計反

玄堂左个　玄路　鐵驪　器閎以奄　迎冬　釁龜筴　占兆　審卦吉凶

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器閎而奄象物閉藏也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袗是玄色故以今月令袗路似當爲袗字錯誤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釁龜筴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筴筴謂蓍也亦以血塗之占兆者龜之繇文非但釁此龜筴又

釁此占兆繇文此占兆之語蒙上釁文也審卦吉凶蓍卦吉凶謂易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故云卦吉凶卦之吉凶但是筮耳筮短賤於龜兆不得塗釁但省視錄之而已

謹蓋藏　循行積聚　修鍵閉　慎管籥　完要塞謹關梁　塞徯徑　功致爲上　物勒工名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

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
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
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
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
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藏才浪反又如字積
聚謂芻禾薪蒸之屬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
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徯徑禽獸之
道也鍵其輦反又其偃反籥羊灼反塞先代反

塞徯上先則反下音奚徑古定反牡亡古反又
茂后反城郭當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
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毀闕
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
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
故云謹徯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
設文不同也鍵牡閉牝者凡鏁器入者謂之牡
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
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以鐵爲之似樂器

之管籥搢於鏁內以搏取其鍵也案橙方注云
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別者熊氏云管是鍵
之伴類仍非鍵也注稱管鍵者以類言之何胤
云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本穿上端爲孔閉者謂
將扇關門以內孔中案漢書五行志每云牝飛
及牝亾謂失其鏁須須則牡也何胤云兩邊樹
木非其義也必功致爲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
華侈必功力密致爲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
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不若

大飲烝　天宗　大割　臘
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
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
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
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亾今天子
以燕禮羣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爲
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
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

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
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
也

鶡旦

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鶡旦求旦之鳥也鶡戸割反

土事　天地之房　暢月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土事毋作愼毋發蓋者於此之時土地之事毋
得興作約束有司若其不固汝所閉之事令地
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
人次舍之處擁蔽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
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令地氣泄漏是開發天
地之房也暢充也言名此月爲充實之月當使
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

奄尹　大酋　湛熾　火齊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
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
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
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
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
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古者穫稻而漬
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

介眉壽酋子由反又在由反秫音述麴丘六反
蘖魚列反湛子廉反熾尺志反齊才計反火齊同

氛霧冥冥　雨汁　疥癘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
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
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冥冥霜降之氣散相亂也氛芳云反酉宿値昻
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雨汁于付反下
音孰疥癘之病孚甲之象疥音介

出土牛　征鳥厲疾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爲鳩征鳥謂鷹隼之屬也謂爲征鳥如征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

水澤腹堅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

經史典奥卷之二十七　終

經史典奥卷之二十八

漢鄭玄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禮記

曾子問

旅見　簠簋既陳　接祭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

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日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旅衆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接祭而已不迎尸也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

殷事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

內子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內子大夫妻也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爲

內子而巳下之叔隗爲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爲內子

稱天以誄之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上牲　介子　厭　旅　假　綏祭　布奠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主之

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厭本或作壓於艷反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

堩　遲數　痁患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巳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堩道也堩古鄧反數讀爲速痁病也以人之父

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痁始占反

公館復　私館不復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巳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始死招魂公館者今縣官舍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巳者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爲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介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

土周　輿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輿機或爲餘機

文王世子

內竪　安節　正履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竪曰安

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

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者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

末有原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

惡也

涖阼　踐阼　抗世子法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

乞言　合語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合如字徐音閤

間三席　負牆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終則負牆者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

賵賻承含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承讀爲贈聲之誤也賵芳鳳切賻音附承音贈含胡暗反本又作唅賵賻唅襚皆贈喪之物也

車馬曰賵布帛曰賻珠玉曰唅衣服曰襚總謂
之贈賵猶送也

磬于甸人　纖剸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
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
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
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
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

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
之曰磬纖讀爲殲殲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
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爲鞠讀書用法
曰鞠纖依注音殲之林反徐子廉反注本或作
纖讀爲殲者是依徐音而改也剸之兗反告依
注作鞠久六反刺七亦反又七智反下同臏頻
忍反徐扶忍反鋸徐音據

大昕鼓徵　興秩節　三老五更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
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
老之席位焉

大昕鼓徵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昕音欣說文
云旦明日將出也讀若希興猶舉也秩常也節
猶禮也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
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
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

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帝位之處
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更江
衡反注同蔡作叟音蘇口反

禮運

蜡賓　觀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
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

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蜡仕嫁反祭名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字林作䄍索所百反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

燔黍　捭豚　汙尊　抔飲　蕢桴　土鼓　飯腥　苴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熟故天望而地藏也

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聲之誤也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燔音煩捭卜麥反注作擗又作擘皆同汙烏華反一音烏抔步侯反蕢依注音凷苦對反又苦怪反土塊也桴音浮鼓槌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熟取遺貨有火利也苴或爲俎腥音星苴子餘反苞也徐爭初反燔黍者以水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故云捭豚

橧巢　范金　合土　熟冶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

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皆從其朔熟冶萬物

橧巢者謂橧聚其薪以爲巢也范金者謂爲形范以鑄金器合土者謂和合其土燒之以作器物熟謂亨煑冶謂陶鑄也

玄酒　醴醆　粢醍　澄酒　祝嘏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

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粢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乏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内而近北醴醆在戶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内稍南近戶故云醴醆在戶皇氏云醴在戶内醆在戶外

義或然也修其祝嘏者祝謂以主人之辭饗神

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也

祝號　越席疏布　冪　澣帛　合莫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越席翦蒲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祝之六反徐之又反越音活字書作趏杜元凱云結草冪本又作幂同莫歷反齍音咨

醆斝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斝古雅反又音嫁爵名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

具官　祭器不假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大夫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祭器不假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

痤縮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

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

也繒或作贈瘞於例反繒本又作增同似仍反

又則登反瘞埋也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

於泰折祭地也幣帛曰繒繒之言贈也謂埋告

又贈神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

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

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

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

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

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

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

順之實也

膏猶汁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棷聚草也棷素

口反徐總會反澤也本或作藪

禮器

釋回增美

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仕人也如竹箭之

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

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釋猶去也回邪辟也

定國之數　匡懼

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

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

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

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

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匡猶恐也

散　角　缶　壺　瓦甒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

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

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
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
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
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貳用缶
廢禁　棜禁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
也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

棜禁此以下為貴也
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
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如今方案
隋長局足高三寸
龍袞　大圭不琢　大羹不和　犧尊　椫杓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
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
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

犧尊疏布鼏椫杓此以素為貴也
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人君因
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袞
諸侯以下文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袞侯伯鷩
子男毳孤卿絺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
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
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袞者舉多文為首耳日月
之文不及龍也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尚質
之義但杼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之文也大羹

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
飲其汁味知調和後人祭也既重古故但盛肉
汁謂之大羹不和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為犧牛
之形用以為尊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
娑尊也祭天既用陶匏蓋以瓦為尊畫犧羽於
上或可用犧為尊是夏殷禮也用陶也椫白理
木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而鄭注周禮亦云
祭天爵不用玉也杼殺也長三尺下頭方而殺
其上故云杼上終葵首者椎名也於杼上之頭

又爲方椎故云終葵首也

外心　謂萬物　內心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

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詡猶普也徧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

匹士　鏤簋朱紘　山節藻棁　豚肩不揜豆　澣衣濯冠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匹士士也攘盜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若用大牢則是盜竊用君子之禮也然不直言士而言匹士者庾云士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棁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

不麾蚤　不樂葆大　不善嘉事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所善曰麾麾毀皮反葆大謂器幣也葆之言褒也葆音保又保毛反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麾快也蚤謂先時也孝子感霜露應心而思親思親而宜祭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早設爲快也葆者褒也褒崇

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
丈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爲之也嘉
事冠昏也人年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
宜昏若無親者侍三月祭以告廟冠畢掃地而
祭禰並是有爲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

詔侑武方　醆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
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

飲食者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詔侑
或爲詔圄侑音又本或作宥武音無合錢飲酒
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
命國醵詔告也侑勸也方常也子事父母就養
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凡預助祭者皆
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

郊血　大饗腥　三獻爓　一獻孰　惡池　配林

擯詔　相步　溫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
獻爓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
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愨三辭
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
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
三日宿愼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
一獻祭羣小祀也爓沉肉於湯也血腥爓孰遠
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

已爓似廉反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
州川配林林名禮有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
扶工也詔或爲紹溫紆運反郊血者以近者爲
褻遠者爲敬其事非一今此先從鬼神之事而
說也郊用犢犢有血有肉肉於人食啗之事於
人情爲近血於人食啗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
同人情故薦遠人情者以爲極敬也大饗腥者
大饗祫祭宗廟也腥生肉也宗廟爲私比郊爲
劣故薦去人情稍近之腥示爲敬降於天也三

獻爓者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也其禮三獻故因名其祭爲三獻也爓沉湯肉去人情漸近而社稷五祀降於宗廟故用爓又明其敬劣也一獻孰者一獻祭羣小祀小祀卑酒一獻也其用孰肉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爲褻近小祀神爲最輕故以褻近人之食祭之表其敬又劣也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褁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揖相以自承藉今定本作溫字又當云溫潤相承藉也

割刀 鸞刀 莞簟 槀鞂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槀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鸞力端反莞音官一音丸簟徒點反槀字亦作藁古老反鞂江八反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者割刀今之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可以割物之用古刀遲緩用之爲難而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亦是修古故也莞簟之安而槀鞂之設者莞簟今之席也詩云下莞上簟乃安斯寢言其細精而可安人也槀鞂除穗粒取稈槀爲郊席祭不用莞簟之可安而用設槀鞂之麤席亦修古也

達亹亹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達猶皆也亹亹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

勉勉勑樂亹亡匪反

升中 吉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

燔燎瘞乎梁甫刻石紀號也吉土王者所卜而
居之土也

縣鼓　應鼓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
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
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
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

縣音玄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
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案大射注云應鞞應朔

鞞也又云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以此言之則
朔鞞應鞞皆大鼓之旁先擊朔鞞次擊應鞞乃
擊大鼓以其相近故云便也以其稱朔朔始也
故知先擊朔鞞以其稱應故知應朔鞞也又大
射稱建鼓此云縣鼓大射應鼓既在大鼓之旁
此應鼓在東乃與縣鼓別縣者皆謂祭與射別
也

贊幣　薦盎　洞洞　屬屬　勿勿　羹定　祊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
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
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
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祊乎外
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者此謂祼鬯既訖君
出廟門以迎牲牽牲而入納於庭之時也於時
須告神以殺牲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
用幣以告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者此謂殺牲

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
神於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盎齊以獻之侯伯子
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洞洞質慤之
貌屬屬專一之貌勿勿猶勉勉也言中心勉勉
乎欲望神之歆饗羹肉湆也定孰肉也謂煮既
孰將欲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
是薦孰未食之前也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之
旁謂之祊

大旅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大旅祭五帝也

跛倚　室事　堂事　質明　晏朝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偏任爲跛依物爲倚跛彼義反室事祭時堂事儐尸質正也晏晚也謂正明之時而始行事朝正嚮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

經史典奥卷之二十八終

經史典奥卷之二十九

漢鄭玄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禮記

郊特牲

三重席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案周禮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止有二席得爲三重者皇氏云三重者有四席爲三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繅席一熊氏以爲席之

重數與於棺也三重止三席也

宮縣　朱干設鍚　旅樹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鍚傅其背如龜也縣音玄鍚音陽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

宮公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爲託案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失地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爲臣也

裼

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裼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裼或爲獻或爲儺裼音傷鬼名也強其丈反

縣弧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設帨弧音胡

繹　朝市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陶匏

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旊人爲簋匏謂酒爵

素車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素車殷路也乘素車者乘殷之朴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

在滌　唯具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滌牢中所捜除處也唯具遡時又遐可用也滌
范音廸徐徒嘯反
農　郵表畷　坊　水庸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
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
閒之處也畷丁劣反又丁衛反畯音俊水庸溝
也坊音房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畷者

是田畯於井閒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
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
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坊者所以畜水亦以
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
庸之神
皮弁素服　葛帶榛杖　野夫黃冠　草服
日上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
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
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
冠黃冠草服也
案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息老
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
衣裳皆素者謂白素衣積素裳經直云素服以
送終不云皮弁者從上省文也田夫則野夫也
野夫著黃冠黃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
田夫而服之也
草笠　野服　樹瓜華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

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
好田好女者亾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
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
野人之服也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
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蓏力果反草笠而
至者草笠以草爲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獸
之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草笠是野人之服
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

服瓜令之瓜華果蓏也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
所以唯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
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
蓄藏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
得蓄藏與民爭利

八蜡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

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

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丹漆雕幾　黃目　煎鹽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
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
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
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
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
是而后宜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
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
而清明之外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
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
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

雕謂刺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
以爲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黃
目黃彝也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因取名也因
將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
鹽鍊治之也言煎鹽之尚者皇氏云設之於醯
醢之上故云尚

委貌　章甫　毋追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
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
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
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
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
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毋追上音牟下多雷反此下三代恒所服行道
之冠然三代乃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周爲委

貌之形殷則爲章甫之形夏則爲毋追之形故
云委貌周道也鄭注士冠禮委安也言所以安
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
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
滌蕩　焫蕭合羶薌　升首　倞　肵　膟膋燔燎
明水涗齊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
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
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
焫蕭合羶薌凡祭愼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
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
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
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
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倞也
肵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
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

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
報陽也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
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滌蕩猶搖動也滌音狄徐又同弔反蕭薌蒿也
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
聲之誤也焫如悅反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
下尊首上氣也倞猶索也倞或爲諒倞音諒爲
尸有肵俎此訓也肵音祈膟膋腸間脂也與蕭

合燒之亦有黍稷也涗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
清謂之涗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㡛氏以
涗水漚絲涗齊或爲汎齊涗始銳反
腥肆爓腍　妥尸　汁獻　舊澤　由辟
腥肆爓腍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
神象也祝將命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
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祭有祈
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

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洽肉曰肆膾挑也爓或爲腤肆勑歷反膾而審反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澤讀爲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天子諸侯之禮也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由用也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

内則

盥漱　櫛縰笄總拂髦　搢笏　紛帨刀礪　觿金燧　玦捍管遰　木燧　偪　屨著綦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

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櫛側乙反梳也縰所買反徐所綺反黑繒韜髮笄古兮反搢徐音箭又如字音晉插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礱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紛芳云反或作帉帨始銳反佩巾也觿許規反本或作鑴音同解結錐燧音遂火鏡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捍戶旦反謂射

捍遰時世反徐作滯彄苦侯反鞞必頂反偪行縢綦屨繫也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此據年稍長者若其孺子則晏起而不能雞初鳴也笄者著縰既束以笄插之熊氏云此笄謂安髮之笄以縰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

縏袠　衿纓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

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illegible]之
林反綠本又作綫息賤反縏字又作鞶同步干
反袠陳乙反衿紟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衿
其鴆反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爲縏囊故云縏袠
也

苛瘯　抑搔　饘酏　芼羹　蕡　堇荁　枌榆
免薧　滫瀡　脂膏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
苛瘯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

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
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
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
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苛疥也抑按搔摩也苛音何養本又作癢以想
反搔素刀反酏粥也芼菜也蕡熬枲實饘之然
反厚粥也酏羊皮反薄粥也芼毛報反蕡字又
作䔻扶云反徐扶畀反大麻子秫音述荁堇類
也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薧乾也
言堇荁枌榆或用新或用乾也秦人溲曰滫齊
人滑曰瀡也堇音謹菜也荁音丸似堇而葉大
也枌扶云反免音問薧字又作槀苦老反滫思
酒反溲也瀡音髓滑也膏之古報反芼菜者案
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者牛藿羊苦豕薇也
是芼乃爲菜也用菜雜肉爲羹云蕡熬枲實者
釋草云蕡枲實也此中菽豆以下供尊者所食
悉皆須熟或煮或熬故云熬枲實也脂膏以膏
之者凝者爲脂釋者爲膏以膏沃之使之香美

總角　容臭　視具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
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
食則佐長者視具

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爲迫尊
者給小使也具饌也臭謂芬芳臭物謂之容者
庾氏云以臭物可以修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
纓佩之者謂綴上有香物也

異宮　慈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
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
襡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
而襡之
襡韜也襡音獨斂簟而襡之者簟既襯身恐其
穢汙故斂此細簟以襡韜之言簟則韜藏席則

否
傳　敦牟卮匜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
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
食
傳移也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也
噦噫　睇視　唾洟　摡　綻裂　燂潘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
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

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
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
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
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
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睇傾視也噦於月反噫於界反撅揭衣也手曰
漱足曰澣漱素侯反後皆同澣本又作浣戶管
反潘米汁也燂詳廉反溫也潘芳煩反淅米汁
靧音悔洗面

坐奠　湢浴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
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
奠停地也湢浴室也湢彼力反本又作殼
介婦　敵耦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
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

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介婦衆婦雖有勤勞不敢掉磬掉徒弔反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謂相激事爲掉磬也

稰穛　膷臐膮　糗餌粉酏　折稌　實蓼　桃諸　梅諸　卵鹽　腒鱐　鮮羽　軒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

鶉鷃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酏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腶修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牛修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孰穫曰稰生穫曰穛稰思呂反穛側角反膷音香牛臛也臐許云反羊臛也膮許堯反豕臛也字林云豕羹也火攸反糗擣熬穀也以爲粉餌與餈糗起九反又昌紹反餌音二稌稻也卵鹽大鹽也腒乾雉也鱐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

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爲之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故以粉糗擣之據周禮粉下有餈今無者記人脫漏更以酏益之酏者於周禮羞豆之實故周禮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謂餈也折稌謂細折稻米爲飯凡言實蓼者皇氏云謂破開其腹實蓼於其腹中又更縫而合之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藤卵鹽大鹽也者以其鹽形似鳥卵故云大鹽也麋鹿田

豕膺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為胹又可腥食膳
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
不云牛者牛唯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軒故
不言之
雛鱉　乙　醜　脫　作　新　撰　膽　攢　庮
泠毛　赤股　皫色　沙鳴鬱　望視　交睫
般臂漏　舒鴈翠　胖　舒鳧翠　鴇奧
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
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

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牛夜鳴則庮羊
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
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
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
雛鱉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
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不可出
醜謂鱉竅也尻苦刀反攢再官反木又作鑽庮
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泠毛毳毛別聚結
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皫色毛色變也沙

猶嘶也鬱腐臭望視視遠也腥當為星聲之誤
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為
螻如螻蛄臭也舒鴈鵝也翠尾肉也鵠鴞胖謂
脅側薄肉也舒鳧鶩也鴇奧脾肶也庮音由泠
音零泠結毛如氈也皫芳表反又普表反沙如
字一音所嫁反睫音接腥依注作星說文云腥
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字林音先定反
漏依注音螻力侯反胖音判鴇音保奧於六反
脫之者治肉除其筋膜取好處爾雅釋器云肉

去其骨曰脫郭云剝其皮也作之者作謂動搖
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新之者
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撰之者栗蟲好食
數數布揀撰省視之膽之者桃多毛拭治去毛
令色青滑如膽也攢之者恐有蟲故一一攢看
其蟲孔也庮是臭惡之氣牛夜鳴則其肉庮臭
泠謂毛本稀泠毳謂毛頭毳結羊若如此其肉
羶氣赤股股裏無毛躁謂舉動急躁狗若如此
其肉臊惡鬱謂腐臭也皫色其色變無潤澤沙

鳴者沙嘶也謂鳴而聲嘶鳥若如此其肉腐臭

胜謂肉結如星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

毛交豕若如此則其肉似星也漏謂螻蛄臭黑

脊謂馬脊黑般臂謂馬之前脛其色般般然馬

若如此其肉如螻蛄臭也奥謂藏之深奥處

惇史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

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

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惇史史惇厚是也惇厚也言老人有善德行則

記録之使衆人法則爲惇厚之史

淳熬　淳毋　炮　謹塗　云其醢　擣珍　肷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

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炮取豚若將刲之刳

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

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云其皾爲稻粉糔溲之以爲

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

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

原缺第二十二、二十三葉

則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紃

經史典奥卷之二十九終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

漢鄭玄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禮記

玉藻

邃延　龍卷　玄端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裹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藻本又作璪音早邃雖醉反深也延如字徐餘戰反字林作綖弋善反卷音袞古本反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

御瞽幾聲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飯上水漿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瞽樂人也𤯌猶祭也祭其哀樂

裨冕　辨色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裨婢支反鷩必列反毳昌銳反辨猶正也別也辨如字徐扶免反

身踐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踐當為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踐音翦子淺反

衣布搢本　列而不賦　造車馬

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扱竹為笏飾本以象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

定龜　定墨　定體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射音亦周禮作繹爾雅作謝定龜者案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雷右倪若定之者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

地用射射則繹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周禮占人注云墨兆廣也但坼是從墨而裂其旁岐細出謂之為璺坼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是大坼稱為兆廣小坼稱為兆璺也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

[illegible]　[illegible]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
豹犆
幦覆苓也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此君齊車之飾幦音覓徐莫狄反犆依注音直
苓本又作軨音零緣尹絹反
晞　禨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
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

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
屨進飲
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音盈氣也
搢珽　荼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
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
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
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
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荼讀爲舒遲之舒舒
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
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荼音舒
覆手　飧
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
覆手以循咡已食也飧勸食也覆芳服反
已偞卑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
偞卑

已猶大也祭之爲或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
偞虛涉反厭也若祭爲已偞卑者已大也偞厭
也此解不祭水漿之意若祭水漿爲大厭降卑
微有所畏迫也
洒如　言言斯　油油　隱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
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虚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
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洒如肅敬貌洒武爲祭洒先典反又西禮反言
言和敬貌斯猶耳也言魚斤反油油說敬貌隱
辟俛逡巡而退著屨也

充美

褎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
也服之襲也充美也
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

球玉　魚須文竹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

象可也
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
與君並用純物也球音求魚須文竹崔云用文
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

素帶終辟　居士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
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
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
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
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

韠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此玄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
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
士玄裳黄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韠音必

緼韍幽衡　葱衡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黄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
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緼音
溫韍音弗幽讀爲黝幼糾反黑也

褘衣　揄狄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
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
畫之著于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
耳

屈狄　襢衣　褖衣　負扆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禮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
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屈音闕禮張戰反褖吐亂反君命屈狄者君謂
女君子男之妻也彼后所命故云屈闕也狄亦
翟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翟也襢展也
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也褖之言緣黑衣
裳以赤緣之奠獻也獻繭謂世婦及命婦人助
蠶畢獻繭也凡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皆得各服
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雖卑雖已被

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
繭繭多功大更須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耳故
云命於奠繭

頤霤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
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頤霤者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

衡牙　山玄玉　水蒼玉　象環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衡牙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
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
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
五寸而綦組綬

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有山玄水蒼者視
之文色所似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
窮佩玉有衡牙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二道
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
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
形似牙故曰衝牙

瓜祭上環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
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上環頭忖也環者横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
環也上環是蔕閒下環是脫華處也祭時取上
環祭之也

承賀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
動尊也
出不易方　癠　手澤　杯圈　口澤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
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
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
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易方爲其不信已所處也癠病也孝子見親之
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爲謂巵匜之屬

父沒之後而不忍讀父之書謂其書有父平生
所持手之潤澤存在焉故不忍讀也母沒之後
母之杯圈不忍用之飲焉謂母平生口飲潤澤
之氣存在焉故不忍用之經云不能者謂不能
忍爲此事書是男子之所有故父言書杯圈是
婦人所用故母言杯圈也
接武　繼武　中武　圈豚　齊如流　弁行剡剡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
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

然譌行顛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
蹜蹜如也
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
間容迹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
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
也圈舉遠反又去阮反豚本又作豕同大本反
徐徒困反齊音咨弁皮彥反急也剡以漸反字
林冈冉反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躡每蹈於半
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也尊者舒遲故君及

尸並步遲狹繼武者謂兩足迹相接繼也大夫
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中猶間也每徙足
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士極卑故及尸行步極
廣也弁急也既是疾趨宜急行也剡剡身起貌
也急行欲速而身屢恒起也
愓愓　齊齊　濟濟翔翔
凡行容愓愓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愓愓直而疾貌也道路雖速疾又不忘其直故
其容直而疾也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也以對

神不敢舒散故貌恭慤齊齊然濟濟有威儀矜
莊也翔翔行而張拱也並朝廷所須也

齊遬　告溫溫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
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
如尸燕居告溫溫

齊遬謙慤貌也遬猶蹙蹙也告謂教使也詩云
溫溫恭人燕居謂私燕所居也色尚和善教人
使人之時唯須溫溫不欲嚴慄

纍纍　顛顛　瞿瞿梅梅　繭繭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纍纍羸憊貌也纍良追反顛顛憂思貌也顛音
田又丁年反瞿瞿梅梅不審貌也瞿紀具反又
紀力反繭繭聲氣微也纍纍謂容貌瘦瘠纍纍
然顛顛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瞿瞿驚遽
之貌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孝子在喪所視不
審故瞿瞿梅梅然繭繭猶緜緜聲氣微細繭繭
然

暨暨　詻詻　辨卑毋讇　山立　顛實揚休　玉
色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
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暨暨果毅貌也詻詻教令嚴也辨讀爲貶自貶
卑謂折磬也讇爲傾身以自下也辨讀爲貶彼
檢反字林貶音方犯反讇音諂舊又音鹽山立
不搖動也顛讀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身
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玉色
色不變也辨卑者謂在軍中立之形容常貶損
卑退磬折恭敬不得驕敖忽畧士卒毋讇者軍
中尚威武雖自貶退當有威可畏無得過爲讇
曲以屈下於人顛塞也實滿也揚陽也休養也
言軍士宜怒其氣塞滿身中使氣息出外咆勃
如盛陽之氣生養萬物也玉色者軍尚嚴肅故
色不變動常使如玉也

明堂位

副褘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
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
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
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
下
復廟重檐　刮楹達鄉　反坫出尊　崇坫康圭
疏屏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
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反坫反爵之
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旣獻反爵於
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
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
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
復音福重直龍反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亮
反坫丁念反康音抗苦浪反
泰　山罍　著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
象周尊也
泰用瓦著著地無足著直畧反罍猶雲雷也畫
爲山雲之形也
斝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斝畫禾稼也

雞夷　龍勺　疏勺　蒲勺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
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
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
蒲合蒲如鳧頭也
拊搏　揩擊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瑟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

敔皆所以節樂者也柎芳甫反搏音博楷居八
反
米廩　瞽宗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
頖宮周學也
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米謂之米廩虞
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瞽宗樂師瞽曚之所
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
此祭之廩力甚反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
以虞氏之庠爲廩以藏粢盛

楹鼓　縣鼓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殷頌曰
植我鼗鼓周頌曰應朄縣鼓縣音玄朄音胤
和鐘　離磬　笙簧
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垂堯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宓羲者叔未聞也
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
作曰垂作鐘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鐘章凶反
説文作鍾以此鐘爲酒器字林之用反句其俱
反字又作劬和鐘者垂之所作調和之鐘離磬
者叔之所作編離之磬笙簧者女蝸所作笙中
之簧言魯皆有之磬解和縣解離言縣磬之時
其磬希疏相離云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
龍簨虡　崇牙　璧翣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簨虡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

虡飾之以蠃屬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夏
后氏之龍簨虡者謂簨虡之上以龍飾之殷之
崇牙者謂於簨之上刻畫木爲崇牙之形以掛
鐘磬周之璧翣者謂周人於此簨上畫繒爲翣
戴之以璧下縣五采羽掛於簨角後王彌文故
飾彌多也
梡　嶡　椇　房俎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

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
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
曰籩豆大房椇俱甫反

楬豆　獻豆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
楬楬徐苦瞎反又苦八反獻素何反

喪服小記

苴杖　削杖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苴者黯也夫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
破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必用
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
申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
之無所厭殺也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
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
凋落故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
之心當與父同也

女君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

大傳

省　干祫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
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
祖
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

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省舊仙善反案爾雅
云省即訓善息靖反無煩改字

紕繆　徽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
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
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
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
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
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

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
革者也
紕繆猶錯也紕匹彌反徽號旌旂之名也器械
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徽或作
褘
少儀
不願於大家　不訾重器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大謂富之廣也訾思重猶寶也訾子斯反大家

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謂士往於卿
大夫之家見彼富大不可願效之也非分而願
必有亂心也訾思也重器寶珍之物言謂客至
主人之家見有珍物重器不可思玩之若思玩
之則憎疾已貧賤生淫亂盜惡也
欠伸　運笏　澤劍首　還屨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
莫雖請退可也
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於玩弄也金
器弄之易以汗澤欠起劍反伸音申還音旋志
倦則欠體疲則伸爲君子久坐而自爲之也運
動也謂君子搖動於笏澤謂光澤玩弄劍首則
生光澤還轉也謂君子自轉屨也尊者說屨於
戶內是屨恒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
不窺密　不旁狎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不窺密者人當正視不得窺覘隱密之處鄭云
嫌伺人之私也不旁狎者旁猶妄也不得妄與

人狎習或致忿爭言因狎而致訟也
毋拔來　毋報往　毋循枉　毋身質言語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
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
語
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
有宿漸不可卒也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以
自伸質成也闕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也
循猶追述也枉邪曲也人非聖哲不免時或邪

曲若前已行之今當改正不得猶追逃已之邪
事也
齊齊皇皇　匪匪翼翼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
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匪讀如四牡騑騑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
皆當爲儀字之誤也美音儀齊齊皇皇齊如字
皇音往皇讀爲歸往之往皇氏云謂心所繫往
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繼屬故齊齊皇皇然

匪讀曰騑騑騑翼翼者皆是車馬之形狀故詩
云四牡騑騑下又云四牡翼翼皆是馬之行容
貌翼翼騑騑皆是馬之嚴止
肅拜　手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
喪主則不手拜
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
正凶事乃手拜耳
貳車　佐車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
曰佐魯莊公敗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濡魚　腴　鰭　膴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
氣在下腴腹下也腴以朱反氣在上鰭脊也鰭
音祈膴大臠謂刳魚腹也膴讀如冔膴舊火吳
反依注音冔况甫反徐况紆反濡溼也謂膳羞
有溼魚也進尾者擗溼魚從後來則腸肉易離

也腴謂魚腹冬時陽氣下在魚腹故右腴鰭謂
魚脊夏時陽氣上在魚脊故右鰭凡陽氣所在
之處肥美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
圂腴
君子不食圂腴
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
人穢圂與豢同音患
執燭抱燋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

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至?]

讓不辭不歌

執燭者謂夜闇执燭抱燋者燋謂未爇之炬既

欲留客又取未然之炬抱之也

靡敝　組縢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靡敝賦稅亟也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縢去

登反紟其陰反結也靡謂侈靡敝謂凋敝由君

造作侈靡賦稅煩急則物凋敝則收往修來或

可靡爲糜謂財物糜散凋敝古字通用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 終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一

漢鄭玄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禮記

學記

慮憲　謏聞　動衆　就賢體遠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謏之言小

也動衆謂師役之事謏思了反徐所移反聞音問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

離經辨志　敬業樂羣　知類通達　强立而不反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强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親之樂羣謂羣居朋友善者願而樂之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强立謂專强獨立不有疑滯而不反謂不違失師敎之道謂之大成

宵雅肄三　鼓篋　夏楚　躐等

大學始敎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

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敎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夏稻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撲撻犯禮者學敎也躐踰越也言敎此學者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若其幼

者輒問不推長者則與長者抗行意有驕矜今唯使聽而不問故云學不躐等也

操縵　博依　雜服

大學之敎也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兑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操縵雜弄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

呻其佔畢

今之敎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敎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敎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

問也

豫　陵節　摩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發謂情慾發也豫逆也十五已前情慾未發則用意專一學業易入爲教之道當逆防未發之前而教之陵猶越也節謂年才所堪施猶教也孫順也謂教人之法當隨其年才謂年長而聰

明者則教以大事而多與之若年幼又頑鈍者當教以小事又與之少是不越其節分而教之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若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弟子共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

扞格　燕朋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扞胡半反格胡客反又戶陌反扞格不入也燕猶褻也褻其朋友

從容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

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撞丈江反叩音口從依注讀爲舂式容反

學爲裘　學爲箕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

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裘謂衣裘也言積言善冶之家其子弟見其父
兄世業鍋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皆令
全好故此子弟仍能學爲袍裘補續獸皮片片
相合以至完全也箕柳箕也言善爲弓之家使
幹角撓屈調和成其弓故其子弟亦覩其父兄
世業仍學取柳和軟撓之成箕也

比物醜類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

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
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物事也言古之學者比方其事以醜類謂以同
類之事相比方則事學乃易成

樂記

噍以殺　嘽以緩　粗以厲　直以廉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
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
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
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
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
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噍踧也嘽寬綽貌噍子遙反徐在堯反踧也謂
急也殺色界反徐所列反嘽昌善反寬緩也散
思旦反粗釆都反又才古反怒謂忿過惡事而
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直謂不
邪也廉廉隅也若外境見其尊高心中嚴敬嚴

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不邪曲也

怗懘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
無怗懘之音矣

怗懘敝敗不和貌怗徐昌廉反弊也懘昌制反
又昌紙反敗也

朱絃而疏越　壹倡而三歎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
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

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

綴兆舒疾　周還裼襲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綴丁劣反徐丁衛反還音旋酇作管反周謂行禮周曲迴旋也裼謂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

大章　咸池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

象德　綴淫　移風易俗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象德也者謂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
綴止也知劣反言人君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
止淫邪也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
君上之情欲謂好惡趣捨用樂化之故使惡風
移改弊俗變易

志微　簡節　奮末廣賁　寬裕肉好　狄成滌濫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
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
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

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
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
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
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
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
之倣也肉或為潤賁依注讀為憤扶粉反勁吉
正反裕羊樹反肉而救反肥也狄他歷反滌大
歷反濫力暫反

土敝　水煩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
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
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
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之勞敝故草木不長水之煩擾故魚鼈不大

訢合　煦嫗　區萌　角觡　昭蘇　嫗伏　孕鬻
殰　殈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下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
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
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訢讀為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
無𧣾曰觡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
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也訢依注音熹
許其反一讀依字音欣煦許具反徐况甫反嫗
於具反徐於甫反區依注音句古侯反徐丘于

反郤古伯反伏扶又反孕以證反鬻音育生也
徐又扶袁反殰音獨謂懷任不成也殈呼闃反
卵折不成曰殈烝之膺反䚡息才反訢猶熹也
熹謂烝動言樂感動天地之氣是使二氣烝動
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嫗伏謂飛鳥之屬皆得
體伏而生子也孕鬻言走獸之屬以氣孕鬻而
繁息也區生曰區者謂句曲而生出菽豆是也
無䚡曰觡者䚡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
也

干揚　宗祝　商祝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
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
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
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
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鋪普胡反又音敷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宗
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
在尸後也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但辨曉死
喪擯相之禮故後主人

優雜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
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
新樂之發也
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
獶乃刀反字亦作猱

趨數煩志　敖辟喬志

子夏對曰鄭音如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
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
以祭祀弗用也
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敖五報反辟
匹亦反喬音驕既促且速所以使人意志煩勞
也敖很辟越所以使人意志驕逸也

椌楬　干戚旄狄　獻酬酳酢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

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椌楬謂柷敔也竽音于和胡臥反酬市由反酳音胤又仕覲反酢音昨干楯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干戚旄羽以舞動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又用於宗廟中接納賓客賓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也

立橫　立辨　立廉　立會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

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鏗古耕反徐苦庚反橫古曠反辨謂分明於節義磬依注音磬口挺反一音口定反廉廉隅也會猶聚也

咏歎　淫液　發揚蹈厲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咏歎淫液歌遲之也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歎之其聲淫液是貪羨之貌言欲舞之前其歌聲何意吟咏長歎歆羨也發揚蹈厲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

總干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

待諸侯也
建櫜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
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
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
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
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
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
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

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
藏兵甲也
易直子諒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
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
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致樂以治心者也
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言能
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愛
誠信之心油油然從內而生矣言樂能感人使
善心生也
性術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
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口爲聲音貌爲動靜是
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矣而不可過也
曲直繁瘠　廉肉節奏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
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
闋作進止所應也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
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稜肉謂肥滿節
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
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

分而作以會其宜但使會其宜足以感動人之

善心如此而已

綴兆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一 終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二

漢鄭玄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禮記

雜記上

薦馬 包奠 讀書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奠將行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

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旦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此云既薦馬謂第三薦馬之時也薦進也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然馬出在包奠之前而必云出乃包奠者明出即包奠包奠爲出之節故言出也書謂凡送亾者賵入椁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錄之也

作龜 襲衣 素沙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內子以

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禫衣其餘如士

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裹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褒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

陽童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

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者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奥則曰陰童

大白冠　不緌　委武玄縞　暢曰　枇　畢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玄縞而后緌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上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暢曰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不緌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卷苦圓反暢曰所以擣鬱也椈柏也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枇用棘枇音七本亦作朼音同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

終夜燎　乘人　專道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終夜燎謂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專道行謂喪在路不辟人也

雜記下

輪人　關轂　輠輪　鋻巾以飯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鋻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輪人作車輪之官開穿也輠廻也謂作輪之人
以扶病之杖開穿車轂中而廻轉其輪似含也
大夫以上貴故使賔爲其親含恐尸爲賔所憎
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
也而士賤不得使賔則子自含其親不得憎穢
之故不得鑿巾但露面而含耳於時公羊賈是
士自含其親而用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爲
失禮也

嬰兒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
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亾母啼號安得常聲
乎所謂哭不偯鷖於奚反彌五兮反一音迷啼
徒奚反本又作謕同號徐本作唬胡刀反偯於
豈反説文作悘

可人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
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

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可人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可
人也者謂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可任用之

喪大記

徹縣 屬纊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
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男子不
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
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縣
音玄纊今之新緜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
屬音燭纊音曠

卷 屈狄 玄赬 襢衣 榮 袡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
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
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
榮其爲賔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
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

卷本又作衮同古本反注同冨音闕注同楨赤
貞反禮知彥反稅他亂反榮如字榮屋翼也天
子諸侯四注爲屋而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
北二注而爲直頭頭即屋翼也禣嫁時上服而
而非事鬼神之衣禣而廉反婦人嫁時上服

大盤　夷盤　瓦盤　禮第

君設大盤造氷焉大夫設夷盤造氷焉士併瓦盤無
氷設牀禮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
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造猶內也禮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
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氷盤中乃設
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
氷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
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
喪禮君賜氷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禮之
善反單也第側里反含胡暗反

楔齒　角柶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
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楔息結反柶音四小臣楔齒用角柶者楔柱也
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爲將含恐口閉
急故使小臣以柶拄張尸齒令開也

抗衾　挋　爪足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
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
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挋
音震

沐粱　沐稷　垼　重鬲　爪手剪須　濡濯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
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
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
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
須濡濯棄于坎

差七何反注差淅同沐音木甸田遍反垼音役

鄭注儀禮云塊竈也陶音桃垂亢能反鬲音歷厞門扉也爨七逭反淅先歷反潘方袁反米汁也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謂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甸人爲垼于西牆下者謂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爲垼于西牆下土垼塹竈甸人具此爲垼竈以煑沐汁陶人出重鬲者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者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爲粥實於瓶以疏布幂口繫以筊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煑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牆於垼竈鬲中煑之也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者爨然也甸人爲竈竟又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煑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然舊云厞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厞謂西北隅厞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厞隱處薪義亦通也何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小臣爪手翦須者沐竟而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棄

于坎者皇氏云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於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柶浴衣亦并棄之其坎

納財　溢米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

納財者財謂穀也謂所食之米也言每日納用之米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也食之無筭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筭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至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粱肉　酒醴

旣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食音嗣辟音避粱音良正義曰此一經明已有喪旣

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不
辟粱肉者粱粱米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
孝子食之若有酒醴則辟者若酒醴飲之則變
見顏色故辭而不飲也

倚廬　寢苫枕凷　宫　禮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
廬宮之大夫士禮之
宮謂圍障之也禮袒也謂不障倚於綺反苫始
占反枕之鴆反凷苦內反禮章善反露也障音

章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
故云居倚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
也寢苫枕凷者謂孝子居於廬中寢卧於苫頭
枕於凷非喪事不言者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
不言說君爲廬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
牆大夫士禮之者禮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

拄楣塗廬

既葬拄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正義曰既葬拄楣者既葬情殺故拄楣稍舉以
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於顯者言塗廬不
塗廬外顯處君大夫士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
葬故得皆宮之

黝堊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
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
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除
月而可作樂故無哭者黝堊或爲要期禫或皆

作道黝於糾反堊烏路反又烏各反注同禫大
感反道音導

鬈爪　綠中　輴攢　幬攢　熬　四種八筐　魚
腊

君大夫鬈爪實于綠中士埋之君殯用輴攢至于上
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
見衽塗上帷之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
種四筐加魚腊焉
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鬈鬊

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綠或爲
翣鬊音舜爪側巧反囊乃剛反徐音託盛音成
鬊音口反實于綠中者綠即棺角也其死者亂
髮及手足之爪實于小囊實于棺角之中士埋
之者士賤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櫕猶菆也屋
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
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櫕木題湊象
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
櫕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輴置

棺西牆下就牆櫕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櫕
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
不櫕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
士達於天子皆然幬或作錞或作埻熬者煎穀
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
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
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
一其餘設於左右熬五羔反種章勇反筐音匡
腊音昔蚍音毗蜉音浮加魚腊焉者魚腊謂乾

腊案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
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爲惑蚍

龍帷　振容　黼荒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
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
皆戴圭魚躍拂池

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
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
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

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
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
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
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
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
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
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艸之動搖行則又魚上
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
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

瓜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値也所以連
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値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
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
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
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旣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
人牆置翣是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
采羽注於翣首也黻音弗褚張呂反偽依注讀
爲帷位悲反齊如字徐才細反翣所甲反戴丁
代反披彼義反彼甫髮反綏依注爲緌音蕤反

揄音遙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
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
行則幡動故曰振容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
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
三列者列行也於鼈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
爲火三行也

祭法

燔柴　泰壇　瘞埋　泰折　泰昭　相近　王宮
夜明　幽宗　雩宗　怪物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
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
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
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
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
地則不祭

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
炤晢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
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燔音煩爾雅云祭天曰燔

柴祭地曰瘞埋折之設反注同舊音逝又音制
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
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用騂犢鄭云陰祀用
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者謂瘞繒埋牲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也昭明也
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
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
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
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

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祭義

風戾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風戾之者及早凉脆採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溼戾力計反燥也脆七歲反

祭統

玉女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

武宿夜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

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

煇胞翟閽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敎羽舞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煇依注作韗同況萬反又音運甲吏也胞步交反肉吏也翟音狄樂吏也閽音昏守門者也

經解

溫柔敦厚　疏通知遠　廣博易良　絜靜精微

恭儉莊敬　屬辭比事

孔子曰入其國其敎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也疏通知遠書敎也廣博易良樂敎也絜靜精微

易敎也恭儉莊敬禮敎也屬辭比事春秋敎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敎也書錄帝王言誥誓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也樂以和通爲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易良善使人從化是易良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爲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愼爲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敎也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

哀公問

會節　喪筭　豕腊　午其衆　求得當欲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敎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

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
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
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
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今猶期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也筭
　數也民既從順然後示語其喪紀節數以致之
　也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前示
　服數後設喪奠之禮也午忤也忤違逆也言專
　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違逆其衆族類也守道者

　被害是以伐有道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者當
　稱也所道也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
　稱已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
惷愚冥煩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
　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
　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惷如容反徐吕
　容反又湯邦反一音丁絳反字林丑凶反又丑
　絳反愚也冥莫亭反徐亾定反志依注音識徐
　音試
仲尼燕居
縱言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
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縱言汎說事
領惡　全好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
曰然
　領猶治也好善也

祖洽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
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
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
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
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

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禮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衆

表記

諾責　巳怨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巳怨

巳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

緇衣

章志貞教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巳以說其上矣

章明也貞正也

如絲　如綸　如綍　游言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綸音倫又古頑反綬也綍音弗大索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

章善癉惡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章明也癉病也癉丁但反

間傳

芐翦不納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芐今之蒲苹也芐戶嫁反翦子賤反芐爲蒲苹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三年問

羣匹　蹢躅　踟躕　啁噍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

馬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馬鳴號馬躑躅馬踟蹰
馬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馬
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
其親也至死不窮
匹偶也躑本又作蹢直亦反躅直錄反躑躅不
行也蹰音厨啁張留反噍子流反啁噍聲

投壺

枉矢哨壺　般還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

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
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
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
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
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
賓般還曰辟
枉哨不正貌爲謙辭枉紆往反哨七笑反徐又
以救反枉哨不正貌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也
般步干反還音旋辟音避主人般還曰辟者主
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遠謂賓曰今辟而不敢
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
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投矢與賓

順投　比投　正爵　慶多馬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
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
主人亦如之
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正爵所以正禮之
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

投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
武因爲樂順投爲入者尋射執八筭起而告賓
黨爲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
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也若矢
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也比投不
釋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不得
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
雖入亦不爲之釋筭也

賜灌　敬養　立馬　徹馬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
勝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
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
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辭也周禮曰
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
射爵立馬當其所釋筭時也三立馬者投壺如
射亦三而止也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筭也既

徹馬無筭爵乃行

籌扶

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
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
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
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
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爽隨
晏早之宜無常處

毋憮　毋偝立　毋踰言　常爵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
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
是者浮

憮敖慢也偝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
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
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
據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爲遙

儒行

逢掖之衣

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
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襌衣也此君子有道
藝者所衣也

更僕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
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
將倦使之相代

粥粥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粥粥卑謙貌 一音羊六反

齊難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齊難齊莊可畏難也齊側皆反難乃旦反

淹 劫 沮 鷙蟲攫搏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 鷙省聲也

環堵 篳門圭窬 蓬戶甕牖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堵音覩方丈爲堵篳徐音畢杜預云柴門也圭窬徐音豆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王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音臾左傳作竇杜預云圭竇小戶也蓬戶謂編蓬爲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甕牖者謂牖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爲牖

合志同方 營道同術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同方同術等志行也方猶法也言儒者與交友合齊志意而同於法則也同術者謂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

隕穫　充詘　慁　累　閔　訴病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訴病

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隕于敏反穫本又作𣸧同戶郭反詘求勿反徐音丘紱反慁胡困反累劣僞反一音力追反訴病猶恥

辱也

鄉飲酒義

揚觶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敬所以致敬也

揚舉也今禮皆作騰觶之豉反說文云鄉飲酒角也字林音支

聘義

瑉　縝密以栗　廉而不劌　孚尹旁達　圭璋特達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

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瑉石似玉或作玟也瑉武巾反字亦作碈縝緻也栗堅貌縝音軫一音真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姇或作扶特達謂朝聘也璧琮則有幣惟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

喪服四制

擔主　輔病

杖者何也爵也三月授子杖五月授大夫杖七月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故記者解或曰擔主喪服傳云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

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爲其輔病故也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二終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三

漢鄭玄註　唐賈公彥疏　明來斯行輯

周禮

天官

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辨別也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玄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

閽人　囿游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囿御

苑也游離宮也

追師

追治玉石之名追丁回反一曰雕

夏采

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夏戶雅反

九賦　家削　幣餘

太宰之職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

郊之賦三曰郊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幣餘百工之餘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削本亦作稍又作鄁所教反四曰家削之富者謂二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故名家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但大夫家采地外其地爲公邑公邑之內其民出泉入王宗故舉家稍以表公邑之民也九曰幣餘之賦者謂爲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於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爲官出泉此人亦口稅出泉謂之幣餘之賦然關市山澤幣餘不出上六處而特言者以其末作當增賦故也

九貢　祀貢　嬪貢　器貢　幣貢　材貢　貨貢
服貢　斿貢　物貢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

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摯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玄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櫄幹栝栢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斿讀如囿游

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
柚嬪音頻鄭司農音賓摯音至本亦作贄楛音
戶櫨枷倫反斡古旦反絲西了反錫大黨反絺
枷其反紵直呂反璣徐音譏劉音其既反一音
機琅音郎玕音干柚羊救反或音喻

象魏 挾日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
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從甲至甲謂之挾日

凡十日

具修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具所當共修掃除糞洒

眂滌濯 納亨 玉幣爵 贊玉几玉爵 贊玉幣

贈玉 含玉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眂滌濯及納
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
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
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

執事初爲祭事前祭日之夕滌濯謂溉祭器及
甑甗之屬眂音視本又作視後皆同滌直歷反
濯直角反溉古愛反甗魚善反納亨納牲將告
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
牽牲大夫贊之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
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
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玉几所以依神

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助王受此四者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
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
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
玉以致之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玉
爵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
禮之於阼階上助王爲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
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曰含者執
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

六聯　八成　比居　簡稽　傅別　質劑

小宰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鄭司農云政謂軍政也役謂發兵起徒役也比

居謂伍籍也比地爲伍因内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稱責謂貸予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玄謂傅別謂爲大手書于一札中字別之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

牢禮　委積　膳獻　飱牽　陳數　幣器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飱牽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牢禮之灋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膳獻

禽羞俶獻也飲食燕饗也鄭司農云飱夕食也春秋傳曰飱有倍禺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玄謂飱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賻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

幾其出入　淫怠　奇衺　執燭　授廬舍

宮正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

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玄謂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祿稟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濫也怠解慢也奇衺

譎觚非常奇音羇衺似嗟反亦作邪譎古穴反觚音孤兵事有譎觚之人謂譎詐桀出觚冉非常也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日一舉　以樂侑食　品嘗食　造　日三舉　大札

膳夫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侑猶勸也祭謂刌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造作也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故所居處也已食徹置故處齊必變食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案玉藻云朔食加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大牢不言之者文不具齊時不樂故

不言以樂侑食也大札疫癘也

胙俎　稍事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賓客食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胙俎見於此矣鄭司農云稍事爲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

六畜　六獸　六禽　𩜹薧　好羞　禽獻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𩜹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六禽雁鶉鷃雉鳩鴿玄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獻及六摯宜為羔豚犢麛雉雁凡鳥獸未孕

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凡計數之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為尊鄭司農云鮮生肉薧謂乾肉𩜹悉然反薧古老反好羞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荊州之鱃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禽獻獻禽於賓客獻古文為獸杜子春云當為獻

膏香　膏臊　膏腥　膏羶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𩜹羽膳膏羶

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腒乾雉鱐乾魚膏臊豕膏也以豕膏和之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鮮魚也羽雁也膏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雁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

體名肉物　辨腥臊羶香　庮　羶　臊　貍　盲

眂　腥　螻　膴胖骨鱐　好賜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眂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

食亦如之凡掌共羞修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
之好賜肉修則饔人共之
割肆解肉也亨煑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脅
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
言百舉成數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别其不可食
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泠毛毛長總結也皫失
色不澤美也沙澌也交睫腥腥當爲星聲之誤
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腐朽木臭
也螻螻蛄臭也杜子春云盲眂當爲望視腐音

由徐餘柳反于云病也泠音零徐郎年反臊早
到反皫本又作䴠芳表反又符表反又芳老反
沙如字一音所嫁反或䅬他反貍音鬱徐於弗
反盲亾亮反睫音接般音班臂如字徐本作辟
螻蛄蟲臭也于音漏内病也腥謂雞也臊謂犬
也羶謂羊也香謂牛也以腥臊羶香表見云牛
羊犬雞也掌共共當爲具羞庶羞也脩鍛脯也
胖如脯而腥者鄭司農云刑膴謂夾脊肉或曰
膺肉也骨鱐謂骨有肉者玄謂刑鉶羹也膴牒
肉大臠所以祭者骨牲體也鱐乾魚好賜王所
善而賜也言好賜者謂羣臣王所愛好則賜之
肉修饔人共之

爨亨煑　辨膳羞　大羹鉶羹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内饔之爨亨煑
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職主也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煑物爨七亂反亨
人主外内饔爨竈亨煑之事云辨膳羞之物者
膳羞則牛羊之物是也大羹肉湆大羹不致五

味也鉶羹加鹽菜矣湆去及反鉶羹者皆是陪
鼎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
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
羞

齍盛　蕭茅　果蓏　同姓有辠則死刑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祭
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眚烖王之同
姓有辠則死刑焉
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

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于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耨乃豆反齍音資芸音云芓音子徐音兹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

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蓏力果反瓞大結反鄭司農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于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苐

守器　幣田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幣田令禽注于虞中

備獸觸攫攫俱縛反又俱碧反又作䝄華覇反弊仆也仆而田止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稷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享礿秋獻禽

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於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

互物　籍　貍物　蠯蠃蚳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

互物謂有甲萮胡龜鼈之屬萮莫干反蜃大蛤籍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貍物龜鼈之屬自貍藏伏於泥中者玄謂貍物亦謂鱙刀含漿之屬

籍戚勑角反籍莊子云冬則擉鼈於江擉音义
角反義與此同今從彼讀㕈上畛反于云鮨類
貍莫皆反杈音又蠃螔蝓蠃蛤也又蛛也蚳蛾
子國語曰蟲舍蚳蝝蠃薄佳反徐又父幸反蠃
郎戈反蚳直其反徐長彔反蚍蜉子蜣音夷又
音移蝓音由又音榆蜂字又作蚌蒲項反蛾宜
綺反舍音捨蝝悅全反字林允絹反

疕瘍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

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疕頭瘍亦謂禿也身傷日瘍疕匹婢反瘍音羊

滑甘

食醫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

甘
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
土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娩槁滫
瀡以滑之

痟首疾 嗽上氣疾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
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癘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嗽欬
也上氣逆喘也痟音消痒以掌反疥音介嗽西
豆反本亦作欶上時掌反注同欬苦代反喘音
昌兖反

祝藥劀殺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
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

刃創也折瘍踠跌者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
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劀刮去膿血殺謂以藥
食其惡肉折劉本作斷同時設反祝之樹反出
注劀音刮徐工滑反齊才細反創初良反踠於
阮反徐烏臥反跌待結反徐徒紇反劉徒沒反
著音豬略反去羌呂反瘍醫掌腫瘍巳下四種
之瘍瘡而含膿血者祝注也注藥於瘡乃後刮
殺而言齊者亦有齊量之宜也腫瘍癰而上生
瘡者謂癰而有頭未潰者潰瘍癰而含膿血巳

漬破者云祝當爲注讀者疾醫非主祝設之官
爲祝則義無所取故破從注注謂注藥於中食
去膿血耳

五齊　三酒　昔酒

酒正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
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
酒三曰清酒

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
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

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鄼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
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
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
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皆爲粢又禮器曰
緹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
量節作之泛芳劒反盎烏浪反緹音體醪魯刀
反翁烏動反下同一音於勇反鄼白即今之白
醝酒也宜作醝作鄼假借也在何反差初賣反
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

之酒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
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
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醳音亦徐音昔

四飲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清謂醴之泲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爲醴凡醴
濁釀酏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
漿今之截漿也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
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

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漿水醷
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酏糟糟音聲與糟相
似醫與醷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
皆一物

秩酒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司農云有秩酒者給事中予之酒秩常也常受
酒者國語曰至于今秩之玄謂所秩者謂老臣
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鑑　夷槃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

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夷之言尸也實冰于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爲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

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麷蕡白黑　形鹽　膴鮑魚鱐

籩人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

蕡枲實也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故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膴牒生魚爲大臠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鱐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煑穜麥賣之名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麷芳弓反徐又芳勇反蕡符文反徐蒲悶反膴火吳反鱐所求反枲思里反牒戚章涉反又直輒反楅皮逼反本又作福同糗幹音乾又作乾析幹同穜直龍反又音童腴音臾

棗㮚桃乾藤榛實　蔆芡㮚脯　糗餌粉餈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藤榛實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

皆云饋食之禮乾藤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藤音老榛側巾反少牢詩詔反凡言少牢皆放此祼古亂反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蔆芰也芡雞頭也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蔆芡脯修蔆音陵芡音儉㮚古栗反重直用反芰其寄反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

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

昌本　脾析　豚拍　深蒲　箈菹　筍菹

醓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

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麋臡麋骭

髓醢或曰麇臡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爲卯玄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脾析牛百葉也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蠃力禾反脾婢支反徐蒲佳反析星歷反蠯蒲佳反蜃音市軫反拍音博蚳音移又音夷蝓音揄又音由膊音搏下鎛同芹楚葵也深蒲蒲蒻又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醓醢肉醬也箈水中魚衣故書雁或爲鶉杜子春云當爲雁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筍竹萌芹音勤徐又音謹說文作近云菜類蒿也箈音迨爾雅作蒠同司農云水中魚衣也當徒來反沈云北人音禿敗反又丈之反未知所出筍息尹反蒻音弱

散鹽　飴鹽　鬻鹽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散鹽湅治者玄謂散鹽鬻水爲鹽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盬湅治之齊才細反鬻音煑

井匽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

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潔也匽路廁也玄謂匽豬謂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匽於建反

徐音偃鐍音圭又古玄反去起呂反霤力救反
畜勑六反謂於宮中爲漏井以受穢又爲匽豬
使四邊流水入馬井匽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
又去其惡臭之物
梐枑　轅門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
故書枑爲柜梐梜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橐者也
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
者以周衛有外內列梐步禮反枑戶故反重直

龍反下同徐胡故反梐音裴戚疏闥反居畢虛
反溜力救反涑徐劉色遘反戚色胄反橐音洛
反設車宮轅門者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
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阻險爲蔽
車宮也言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兩乘車轅
相向以表門故名爲轅門
良貨賄　服玉佩玉珠玉　食玉　角枕角柶　燕
衣服　褻器　珠槃玉敦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
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
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若合諸
侯則共珠槃玉敦
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
受而藏之者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
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
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閒鄭
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
之以禦水氣玉齊當食玉屑如玉是陽精之純

者但玉聲清清則屬陽又案楚語云王孫圉與
趙簡子言曰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
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
以禁火如是則玉是火精可知云食之以禦水
氣者致齊時居於路寢思其笑語思其志意之
類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鄭司農云王
齊當食玉屑者其玉屑研之乃可食故云當食
玉屑也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服招魂也衣服
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太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

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
含玄謂復於四郊以綏含戶暗反柶尸之鴆反
楔先結反令力呈反飯扶晚反角枕者所以枕
尸角柶者將以楔齒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
之屬皆良貨賄皆成笫簀也衽席單席也褻器
清器虎子之屬衽而甚反又而鴆反笫側美反
簀側敘反襗劉音澤徐待各反簀音責敦槃類
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
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
尸盟者執之敦音對徐丁雷反

厥裘

司裘　大喪廞裘飾皮車

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廞爲淫淫裘陳裘也玄
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爲神之
偶衣物必沽而小耳廞許金反又火飲反興虛
膺反大喪謂王喪廞猶興也興象生時裘而爲
之謂明器中之裘卽上良裘功裘等云飾皮車
者亦謂明器之車以皮飾之

展其功緒

內宰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
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展猶錄也緒業也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
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種稑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于
王
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稑
王當以耕種于籍田玄謂詩云黍稷種稑是也

濯概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齍盛
概拭也爲猶差擇概古愛反拭音式淸也此婦
人所掌祭祀謂祭宗廟賓客謂饗食諸侯在廟
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與大遣奠時爲此三
事則帥女宮而濯概粢少牢饔人概鼎俎廩人
概甑甗司宮概豆籩皆使男子官不使婦人者
彼以大夫家無婦官及無刑女故并使男子官

此天子禮有刑女及婦官故爲彼異也
御敘　功事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
言掌御敘防上之專妬者于王之燕寢則王不
就后宮息也絲枲成功之事
招𥛱禬禳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𥛱
禬禳之事以除疾殃
鄭大夫讀𥛱爲𧩎謂招善而𧩎惡去之杜子春

讀𥛱爲更玄謂𥛱禦未至也除災害曰禬禬猶
刮去也卻變異曰禳禳攘也四禮唯禳其遺象
今存
婦式　苦良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
物書而楬之
婦式婦人事之模範灋其用財舊數嬪婦九嬪
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

者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故書齎爲資
杜子春讀爲資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女功事
資謂女功絲枲之事授當爲受聲之誤也國中
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功時賈之者物不
正齊當以泉計通功鄭司農苦讀爲盬謂分別
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書其賈
數而著其物若今時題署物
黼畫組就　絲纊組文
典絲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

文之物
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
采色一成曰就依音扆盥音管以給線縷
著旴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纊音曠
六服　素沙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
衣素沙
褘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
立于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

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屈者聲音與闕相似襢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

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

矣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褘音暉揄音遙鞠居六反又丘六反展張彥反注同緣或作褖同吐亂反朝直遙反屈音闕襢張彥反翬音暉

翣柳

縫人　衣翣柳之材

必先纏衣其材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故書翣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爲歰檟讀爲柳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春秋傳曰四翣不蹕

暴練　纁玄　染夏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

暴練練其素而暴之故書纁作窺窺

纁謂絳也夏大也秋乃大染

可以染此色者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𪃺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暴步卜反秋染如琰反夏戶雅反𪃺直劉反劉音壽蹲音存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四

漢鄭玄註　唐賈公彦疏　明來斯行輯

周禮

地官

遺人

鄭司農云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玄謂以物有所饋遺遺人維季反注饋遺同司農音維

調人

言調人者調猶和合也人相殺傷共其難者此調人和合之

旅師

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旅猶處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師也正用里宰者亦斂民之稅宜皆其親民

林衡

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迹人

迹之言跡知禽獸處

丱人

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丱徐音礦虢猛反釋曰金玉未成器曰礦以其此官不造器物而取金錫玉石以供冬官百工故言金玉未成器曰礦金玉之等出於地故在此也

掌染草

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蒨千見反象本或作橡音同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

掌蜃

蜃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蜃上忍反蛤古答反掌歛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

舂抌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女舂抌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奄於檢反劉於驗反抌音由又音揄或羊笑反抒時女反

饎人

饎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饎爨故書饎作𩜾饎尺志反謀同爨七亂反

廣輪 名物

大司徒之職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周猶徧也九州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也輪從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

皙而瘠 豐肉而庳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縟毛者也鱗物魚龍之屬津潤也羽物翟雉之屬核物李梅之屬專圜也

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
屬背白也㾪臞也羸物虎豹貔貅之屬淺毛者
叢物萑葦之屬豐猶厚也庳猶短也杜子春讀
生爲性鄭司農云植物根生之屬阜物柞栗之
屬今世間謂柞實爲阜斗膏物謂楊柳之屬理
致且白如膏玄謂膏當爲櫜字之誤也蓮芡之
實有櫜韜

去幾　殺哀　蕃樂　索鬼神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

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
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
除盜賊

荒凶年也救飢之政十有二品散利貸種食也
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繇役也去幾關市不幾
也眚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多昏不備
禮而娶昏者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
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除盜賊急
其刑以除之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杜子

春讀蕃樂爲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玄謂去
幾去其稅耳舍禁若公無禁利眚禮謂殺吉禮
也殺哀謂省凶禮弛式氏反舍音捨殺所界反
除所例反蕃方袁反

肆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
解去蹄

囏阨

鄉師之職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
王命施惠

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囏阨飢乏之也

祭禜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
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

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
釋曰案禮記祭法云雩禜祭水旱案昭公元年
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皆是禜祭水旱神也云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
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
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禜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
知亦如社稷有壇位

祭酺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
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不

如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
壇位如雩禜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
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

觵撻罰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
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
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兕角爲之撻
扑也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觵
撻罰之事觵古横反

辠奇衺　圜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
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
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衺猶惡也治直吏反辠本亦作罪衺似嗟反鄉
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
之也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
求其情古之治獄閔於出之考辟之者辟法也

考量以法推問無授無節之由也

社壝　畿封　飾　楅衡　紖　水槀　毛炮　大
盟　牛牲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祭祀飾其牛
牲設其楅衡置其紖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
稷者稷社之細也堳埒卽壝飾謂刷治絜清之
也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紖著牛鼻繩所以牽牛

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
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楅
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木橐給殺時洗薦
牲也楅字當以豸爲聲楅音福豸本又作𧲜持
忍反橐古老反清如字又才性反若𥂝呂反令
力呈反抵丁禮反椵音加沈一音暇豸直抵反
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
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鄭司農
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炮薄交反爓

似鹽反去起呂反腯徒忽反大盟會同之盟釋
曰言凡此下四事王之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
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
遣等皆有牲牢賓客有殺牲之者唯據致飧及
饔餼饗食皆有殺牲之事軍旅殺牲者謂釁獻
軍吏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
故總云飾其牛牲也

雷鼓　靈鼓　路鼓　鼖鼓　鼛鼓　晉鼓　金錞
金鐲　金鐃　金鐸　兵舞帗舞　鼓鼙

鼓人掌敎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
正田役敎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
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
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
止鼓以金鐸通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
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靈鼓六面鼓也
社祭祭地祇也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
鼖鼓長八尺鼖扶云反鼛鼓長丈二尺鼛音羔

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鐘編必先
反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
鼓相和錞音淳碓音對本又作椎直追反釋曰
錞錞于也者錞于之名出于漢之大予樂官并
云其形圜如碓頭大上小下並出彼文而知之
又云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此鄭以意解之案下
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錞不見在
軍所用明作樂之時與鼓相和故云和鼓也鐲
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

車行鳴鐲鐲直角反鉦音征鐃如鈴無舌有秉
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鐃女
交反秉兵政反本又作柄鐸大鈴也振之以通
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
繒爲之有柄皆舞者所執帗音佛劉音弗鼜夜
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
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鼜千歷反

羽舞　皇舞　野舞　興舞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

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
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
舞

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
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皇舞蒙羽舞書
或爲𦏲或爲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
暵呼但反𦏲音皇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小祭
祀王玄冕所祭者興猶作也釋曰案上文云凡
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又案司服云羣小
祀則玄冕註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
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帗舞而云不興舞者
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
宮中七舞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

公牛　享牛　求牛　牢禮積膳之牛　膳羞之牛
犒牛　奠牛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
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
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

事共其奠牛

公猶官也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
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獻神
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
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爲
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
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牢
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王
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閒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

太牢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
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
猶此犒師之牛犒苦報反奠牛謂殷奠遣奠也
喪所薦饋曰奠釋曰喪中自未葬巳前無尸飲
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爲奠朝夕之奠無
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斂
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
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耳故鄭云謂殷奠遣奠
也鄭云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

牽徬 互 盆簝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
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
旁曰徬任猶用也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盆
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玄謂互若
今屠家縣肉格互劉音護徐音牙簝音奈劉魯
討反盛音成縣音玄
散祭祀 展牲 碩牲則贊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
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
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
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散素
但反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
牷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
食之禮門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贊
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三德 至德 敏德 孝德 三行 孝行 友行
順行 虎門 司王朝 貴遊子弟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
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
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失事以教
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中和

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
其至矣乎斂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
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
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
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
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
長幼之道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
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

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貴遊
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
為猶 貴猶學

六藝 五禮 六樂 五射 五馭 六書 九數

六容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
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
數乃教之六容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
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
之容

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
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
咸大部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
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
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
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
輸方程嬴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
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

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闞
闞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玄謂祭祀之容齊
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
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
馬之容匪匪翼翼

遷葬 嫁殤 陰訟

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
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
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

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
于刑者歸之于士
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
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
之是亦亂人倫者也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
娶會是也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亾
國也亾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
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
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詩云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
也言之醜也

次敘 陳肆辨物 物靡 阜貨 行布 成賈
徵儥 結信 止訟 禁僞 除詐 禁虣 去盜
同貨 斂賒 日昃 百族 販夫販婦 思次
介次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
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
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以質劑結信而
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
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
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
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
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
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
行列也經界也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
則市平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靡謂

侈靡也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鄭司
農云布謂泉也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價則買
者來也成賈音嫁聶氏及沈氏云成賈定買奠物
賈其賈平大賈小賈賈賤恒賈而故賈凡十二
音嫁餘音古儥劉音育聶氏音笛字林他竺反
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
物要還矣鄭司農云質劑月平劑子隨反平皮
命反質劑謂券書恐民失信有所違負故爲券
書結之使有信也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

民爲之者知物之情僞與實詐賈音嫁聶沈音
古註賈民同刑罰憲徇扑撻薄報反未起呂反
扑普卜反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故以刑罰禁
撻亂之人又去其相盜竊也同共也同者謂民
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
賒傷蛇反共如字爲于僞反貰音世貸也劉傷
夜反一時夜反日昃昳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
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
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爲三時之市

所以了物極衆百族百姓也昃音側本又作昊
販方萬反便皮面反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
入也胥守門察僞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
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
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
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爲定整勑會者使
定物賈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爲衆望也見旌則
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
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故書湓作立次市中候樓

也湓視也玄謂思當爲司字聲之誤也
微　璽節　作布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亾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
使亾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
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
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亾使微抑其賈
以卻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奓微之而已璽
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

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内貨賄者邦國之司市
也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爲民乏困也金銅無凶
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珍異　質劑　書契　淳制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
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
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成平也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人民奴
婢也珍異四時食物質劑月平賈也質大賈劑

小賈玄謂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

飾行儥慝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

儥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玄謂飾

行儥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

爲遊飲食于市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

囂讙也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釋曰此屬遊飲食謂聚而羣遊飲食者禁之若不羣遊則得飲

管鍵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

鍵讀爲蹇管謂籥也鍵謂牡鍵其展反又其偃反

玉節　角節　虎節　人節　龍節　英蕩　符節　璽節　旌節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

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聞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蕩如宇又吐黨反盛音成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

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爲之節雖
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爲之節雖
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
璽節主以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
爲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
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
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
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
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

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

道修 抱磨 丘籠 蜃車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巡其道修行治道路也庀具也丘籠之役竈復土也其器曰籠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役謂執紼者抱磨磨下車也玄謂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磨劉音歷籠力董反蜃市軫反復音服或音福乃說如銳反或吐活反更復扶又反輴勑倫反槫市專反李徒官反輇市專反適音的又音澤

簡稼器 興甿

遂大夫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

作民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作民謂起役也

騂剛 赤緹 墳壤 渴澤 鹹潟 勃壤 埴壚

彊㯺 輕爂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

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煑取汁也赤緹縓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貆貒也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彊㯺彊堅者輕爂輕脆者故書騂爲挈墳作坌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强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坌鼠也壤白色蕡麻也玄謂墳壤潤

解糞粉運反緹音抵李宅奚反聶吐第反墳符粉反麋音眉渴其列反潟音昔一音鵲貆呼丸反人音丸李一音喜元反埴時力反一音職壚音盧李一音閭彊其兩反註同㯺呼覽反劉音檻蕡扶云反一音蒲悶反爂孚照反李音婦堯反縓七絹反鹵音魯貒宅官反解胡買反下同

坌符粉反

地慝 詔地求 方志 詔觀事 方慝 詔辟忌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地慝若瘴蠱然也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鄭司農云地慝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道方志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釋曰掌道方志者志即今之識也謂道四方所記識久遠之事以告王也云以詔

觀事者謂告王觀博古之事也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避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

陽木 陰木 服邦 季材 掄材 珥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之爲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邦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

于中致禽而珥焉
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
栢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
斬陽夏斬陰堅濡調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
材尚柔忍也穉曰服謂牝服即車乎較皆有鑿
孔以軫子貫之故謂之牝服也耜謂耒耜隨函
長六尺六寸車人所造者二木皆須堅刃故斬
季材少木爲之云掄猶擇也不禁者山林國之
有不拘日也萊除其草萊也山虞有旗以其主

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珥者取禽左耳以
効功也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
川奠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
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
澤物之奠　萑蒲　屬禽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
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

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
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蔆芡之屬芹音勤
茆音卯蔆音陵芡音儉葦以闔壙蒲以爲席釋
曰蒲以爲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芐翦
不納者是也屬禽猶致禽而珥焉澤虞有旌以
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
審　摶　縳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

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
審摶縳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
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
蓋失之矣
匪頒賙賜稍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賙賜謂
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祿廩匪頒上音
分亦如字下音班食音嗣注同好呼報反

接盛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

接依注音扱扱初洽反劉初輙反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四終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五

漢鄭玄註　唐賈公彥疏　明來斯行輯

周禮

春官上

籥章

籥章吹籥以爲詩章掌土鼓豳籥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案其職有豳詩豳雅豳頌是吹籥以爲詩章故官名籥章也

鞮鞻氏

鞻讀如屨也鞮屨四夷舞者所屝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屝鞮丁兮反許愼云屨也鞮九具反又力具反呂忱云鞮革屨也鞻者靲鞻屝房味反蹋徒臘反李吐臘反沓屯答反又如字

典庸器

庸功也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眡祲

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魯史梓愼云吾見赤

黒之䄎䄎子鴆反

詛祝

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詛側慮反祝之又反沮在

呂反

馮相氏

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

文屬太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灋司天日

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馮音憑相息亮反注同

宿劉息就反一音夙離力計反

保章氏

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實柴　槱燎　貍沈　疈辜　凶札　圜敗　朝

宗　覲　遇　會　同　問　視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

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

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

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

烝冬享先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亾以

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

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

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

視

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烟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

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

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昊天天也

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

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賓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

命文昌宫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不言祭地此

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

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

龍食於社有厲山氏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

祀棄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疈

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郊特牲曰

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

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

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

之盡也貍亾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劉直蔭反

畷丁劣反一音方劣反共音恭句古候反下同

厲如字本或作烈磔張格反荒人物有害也曲

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

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札

讀爲截謂疫厲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

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㦲故是其類禬

劉戶外反徐古外反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

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

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

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

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

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

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

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

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

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

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時聘者亦無常期

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

瀆爲小禮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

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

一年頫他弔反一音他堯反竟音境

脤膰　九儀　壹命受職　再命受服　三命受位

四命受器　五命賜則　六命賜官　七命賜國

八命作牧　九命作伯　六瑞　鎭圭　桓圭

穀璧　蒲璧　六摯　皮帛　羔　雁　雉　鶩

雞　六器　蒼璧　黃琮　青圭　赤璋　白琥

玄璜　中禮　和樂　宿眡滌濯　涖玉鬯　省牲

鑊　奉玉齍　詔大號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

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

作牧九命作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鎭圭公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

脩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
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
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
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
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
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
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
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
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
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
來歸脤脤上忍反燔音煩𠑽命興儀貴賤之位
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受職始見
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
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玄
謂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
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
再命則爵弁服鄭司農云受位受下大夫之位

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
王之上士亦三命鄭司農云受器受祭器爲上
大夫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祭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
大夫亦四命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玄
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
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
百里以上爲成國鄭司農云賜官子男入爲卿
治一官也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

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
以諸侯圍齊荀偃爲君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
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
之先悉薦反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
出就侯伯之國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
專征伐於諸侯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作
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
者長諸侯爲方伯等猶齊等也鎭安也所以安
四方鎭圭者蓋以四鎭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

二寸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
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葢亦以桓爲瑑
飾圭長九寸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葢
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
保身圭皆長七寸信音身行下孟反穀所以養
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葢或以穀爲飾或以
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皮
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
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

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
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禮天以冬至謂天皇
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
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
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
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
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
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
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

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
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黄崑戶本反本
又作昆音昆崙音倫本又作崙魯門反幣以從
爵若人飲酒有酬幣放方往反鄭司農云陰德
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過時則奔隨先
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
不露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
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滌

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
之陽德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
其理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
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
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
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
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
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
而能育其類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

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
鑊烹牲器也
正室　門子　毛六牲　六齍　六彝　六尊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掌三族
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毛六
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
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
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

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
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毛擇毛也司徒主牛宗
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齍
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苽音孤六
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爲祼斝
音假又音嫁蜼音誄又盧水反待者有事則給
之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獻素何
反著直略反大音泰
大甸　饁獸　頒禽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
方之神於郊郊有羣臣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
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
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甸音田饁于輒反劉于
法反
大肆　秬鬯渳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
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渳爲泯以秬

鬯浴尸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渳亾婢反杜音
泯亾恐反李亾辨反
蒞珥　展犧牲　宿爲期　展器陳告備　果築鬻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
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
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
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
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
慢怠者

故書所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所珥當爲餌玄
謂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
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
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
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禨
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
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
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衈
社也及其所反注禨同巨既反或巨依反珥而

志反注衈同刲苦圭反夾室古洽反展省閱也
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
門人職劉之弋反戚音弋宿先卜祭之夕言凡
祭祀之卜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
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令云
祭祀之卜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
諸執事者以明日爲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肄
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云眡滌
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亦詔相

其禮故云亦如之粢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
也果築鬻者所築鬻以祼也故書表爲剽剽表
皆謂徽識也築煮築香草煮以爲鬯果古亂反
鬻音煮相息亮反剽芳遙反識式志反釋曰云
祭之日表齍盛告潔者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
盛於簠簋陳其廟堂東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
潔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且於堂東陳祭
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
器陳告備也云及果築鬻者謂於宗廟有祼案

禮記雜記築鬱曰以椈杵以梧而築鬱金煮以
和秬鬯之酒以泲之而祼矣云相治小禮者謂
羣臣行事則肄師相治之云誅其慢怠者謂執
事之人有惰慢懈怠者則誅責之
表貉　芟　戒　稼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嘗之日涖卜來歲
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
師祭造軍灋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

或曰黃帝務莫駕反鄭音陌蚍音尤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芟色銜反柞側百反秋田爲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獮思淺反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釋曰言泚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

稼故據稼而言之

肆器　祼器

鬯人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氷焉大夫設夷盤造氷焉士併瓦盤無氷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祼器遺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貍亾皆反

大罍　瓢齎　脩　蜃　概　散　禜鬯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禜鬯

壝謂委土爲墠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壝唯癸反劉欲鬼反罍音雷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杜子春讀

齎爲粢瓢謂瓠蠡也粢盛也玄謂齎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禜音詠瓢婢遙反齎音齊在兮反杜音資酇作管反瓢匹召反蠡力兮反或郎戈反去起呂反柢音帝祼當爲埋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蜃水中蜃也修謨概散皆器名玄謂廟用修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修蜃概散皆漆尊也修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蜃畫爲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

朱帶者無飾曰散修音卣羊久反又音由中鍇
也祼音灌出注概古愛反疈孚逼反散素早反
獻素何反蜌步項反曰合音合本亦作合槩如
字本又作將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
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爲徽

夜嘑旦　面禳釁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
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
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夙興
嘑火吳反本又作呼嘂古弔反警音景釁釁釁廟
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面禳四面禳也
釁讀爲徽

雞彝鳥彝　舟　獻尊　象尊　罍　斝彝黃彝
著尊　壺尊　虎彝蜼彝　大尊　山尊　獻酌
縮酌　涗酌　修酌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
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
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
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
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
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
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修酌

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
酌亞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
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

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
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爲
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
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
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
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
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
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
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

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
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
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
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
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皆有舟
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睢讀
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
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
槃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

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
曰犧象不出門尊以祼神罍神之所飲也詩曰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斝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
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
斝周以黃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著尊者著略
尊也或曰著尊者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
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
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蜼讀爲蛇虺
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太古之瓦尊

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
夏后氏之尊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
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
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
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
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于廟春秋傳曰閏月不
告朔猶朝于廟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山罍亦刻
而畫之爲山雲之形兩獻本或作戲注作犧同
素何反斝音稼著直畧反朝享直遥反蜼音誄

又以水反兩大音泰盎烏浪反琖莊產反酢才
洛反卣音酉又音由本亦作攸蛇虺上音虵下
許偉反射隼食亦反下荀尹反禺音遇劉音隅
卬魚丈反又五剛反故書縮爲數齊爲齍鄭司
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涗酌者梲拭
勺而酌也修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齍讀皆爲
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爲縮齊讀皆爲粢玄
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
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

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
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此言轉相泲成也
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
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
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
泲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
三酒也修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
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
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凡

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
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獻酌素
何反司農音儀涗舒銳反李一音雪修酌直歷
反數音朔爲盞子兮反棁飾舒銳反飾或作拭
勺上酌反齊和胡卧反醆莊產反粢才計反記
作齊音同緹音體舊澤音亦下曰醳音同摩莎
素何反去滓起呂反浩胡老反或古老反

五几　五席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彤徒
冬反莞音官又音丸藻本又作繅音早

玉鎭大寶器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鎭大寶器
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旣事藏之
玉鎭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
之以華國也故書鎭作瑱鄭司農讀爲鎭

貞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
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凡卜筮實問於鬼
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則
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旣事藏之不必瘞之也
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
於陽卜

大圭　鎭圭　三采三就　二采再就　瑑圭　四
圭有邸　兩圭有邸　祼圭有瓚　圭璧　璋邸射
土圭　珍圭　牙璋　璧羡　駔圭　渠眉　穀

圭　琬圭　琰圭　飯玉　含玉　贈玉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
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
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
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
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四
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
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
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

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牙璋以起軍旅
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
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
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
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玉人職曰大
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
寸天子守之繅讀爲藻率之藻五就五帀也一
帀爲一就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璋以聘后
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瑑
有圻鄂瑑起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
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
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
也邸讀爲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
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
異之也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
望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祀地謂所
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僢昌絹反鄭音帝釋曰僢

而同邸者案王制註則僢彼僢謂兩足相向
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僢言
之祼圭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
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
先王祼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
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
槃口徑一尺肆如字又他歷反挹於十反又於
集反卹音瑟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璋有邸
而射取殺於四望射剡也以致四時日月者度

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
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
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杜子春云珍
當爲鎮書亦或爲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
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
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
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
使之瑞節制大小當以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
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馬如今

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閻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
又執以反命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
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
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
周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
羨度尺以爲度玄謂羨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
袤一尺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駔疾之駔疏讀
爲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
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

馬加之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
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
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
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穀
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
讐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
使瑕嘉平戎于王其聘女則以納徵馬琬圭亦
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
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馬大

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琬圭無鋒芒故
治德以結好琰圭亦王使之瑞節琰玉有鋒芒
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
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玄謂除慝亦於
諸侯使大夫來覜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
大行人職曰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飯玉碎玉以
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
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賵玉葢璧也贈
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廟祧　黝堊　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故書祧作濯濯讀爲祧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爲諸侯修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

黝堊黝讀爲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依神

前窆　窆器　鸞車象人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

甫始也請度量所始竁之處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鸞車巾車所飾遺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玄謂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

謂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

經史典奧卷之三十五　終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六

漢鄭玄註　唐賈公彦疏　明來斯行輯

周禮

春官下

瞽宗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冑

子是也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

大合樂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彪動物羽贏之屬彪符眞反

羽物　贏物　鱗物　毛物　介物　象物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

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爲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介音界蜡士嫁反易

以豉反鼗苦弔反蚙古荅反分扶問反知音智
齊許六反下同鮪于軌反淰音審裔休律反本
又作獝

靁鼓靁鼗　靈鼓靈鼗　路鼓路鼗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

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雲和地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角如字古音鹿徵張里反下同

宿縣　聲展　王夏　肆夏　昭夏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屍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縣音玄釋曰言

宿縣者皆於前宿豫縣之遂以聲展之者謂相扣使作聲而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也屍音尸本亦作尸云王出入者據前文大祭祀而言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升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屍出入謂屍初入廟門及祭祀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殺肉與體其大烝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屍後言牲者亦祭祀之次也

愷樂　大傀異烖　弛縣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鎭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傀猶怪也大怪異烖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賈及震裂爲害者去樂藏之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

淫聲　過聲　凶聲　慢聲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亾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

舍采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以菜爲贄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玄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鼓徵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衆

縣一　宮縣　軒縣　判縣　特縣　堵　肆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比猶校也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觵罰爵也詩云兕觵其觩觵古橫反本或作觥同徐兕履反觩巨樛反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

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

擊拊　鼓朄　射節

大師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擊拊瞽乃歌也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玄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穅拊音撫鼓朄管乃作也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道引之引玄謂鼓朄猶言擊朄詩云應朄縣鼓朄音胤道音導引之引並音胤射節主歌騶虞

世奠繫

瞽矇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故書奠或爲帝鄭司農云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故國語曰瞍賦矇誦謂詩也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

故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林懼其動玄謂諷誦詩主謂厭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奠音定繫戶計反注同

頌磬笙磬　鼜　愷獻

眂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

祝瞭搹𢼸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
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
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
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
陳頌眾家不音當依字戚音齊愷獻獻功愷樂
也杜子春云讀鼜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
鼓聲疾數故曰戚鼜謂夜戒守之鼓愷獻謂戰
勝獻俘之時作愷樂二者皆祝瞭奏其鍾鼓故
云亦如之也

碮 綏 肆 散 斂 贏 韽 衍 筰 鬱
甄 石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
爲樂器凡聲高聲碮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
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
石

故書碮或作硍杜子春讀碮爲鏗鎗之鏗高謂
鍾形容高也韽讀爲闇不明之闇筰讀爲行扈
蜡蜡之蜡石如磬石之聲鄭大夫讀碮爲衮冕
之衮陂讀爲人短罷之罷韽讀爲鶉韽之韽鍾
形下當踔正者不高不下鍾形上下正傭玄謂
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裹
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謂鍾形大下
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陂讀爲險陂之陂陂
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斂
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
也微謂其形微小也韽讀爲飛鉆涅韽之韽韽
聲小不成也回謂其形微圜也回則其聲淫衍

無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筰出去疾
也弇謂中央寬也弇則聲鬱勃不出也甄讀爲
甄濯之甄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鍾大厚則
如石叩之無聲碮古本反陂彼義反韽劉音闇
又於贍反鄭於貪反戚於感反李烏南反侈昌
氏反筰側百反弇沈戚音掩劉於驗反甄音震
注同硍音頖又若耕反字林音限鏗苦耕反鎗
初衡反唶側百反罷皮買反字或作罷註同韽
烏南反踔音婢李又孚癸反一音豐巳反傭勑

龍反形大上大音泰下形大下大厚同舊莞佐
反上時掌反鉆張林反又具廉反戚或音沾劉
又渠金反說文云鏗鍬也一曰膏車鐵鉆鍬竹
涉反涅乃結反劉其兼反殺色界反舊色例反
約如字戚於教反棹徒弔反劉奴較反

緵樂　燕樂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緵樂燕樂之鍾磬
杜子春讀緵爲怠慢之慢玄謂緵讀爲緵錦之
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

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
鍾磬緵莫半反杜音慢操七曹反

九夏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
之大歌有九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
祴讀爲陔鼓之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
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
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
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肆夏詩也春秋傳曰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三不拜工歌文
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
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肆夏與文王鹿
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
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
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
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

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
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
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
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之曰皆昭
令德以合好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
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
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陔古哀反驁五
羔反劉五到反

舂牘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敎教視瞭也竽二十六簧笙十三簧篪七空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龡昌垂反竽音于牘音獨空音孔髤香牛反鞔莫干反

夜三鼜　守鼜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守鼜備守鼓也鼓之以鼜鼓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鼜扶云反趨左傳作掫莊九反杜注云夜行

逆暑　迎寒　祈年　息老物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摠名也迎暑以晝求諸陽中音仲下同迎寒以夜求諸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故書

蜡爲蠶蠶當爲蜡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

典庸器　筍虡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

庸器
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
所鑄銘也設筍虡視瞭當以縣樂器焉陳功器
以華國也杜子春云筍讀爲博選之選橫者爲
筍從者爲鐻
三兆　玉兆　瓦兆　原兆　三易　連山　歸藏
周易　三夢　致夢　觭夢　咸陟　八命　征
象　與　謀　果　至　雨　瘳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

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
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
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
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
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
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
吉凶以詔救政
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
之舋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
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易者揲蓍變易之
數可占者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
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
歸藏黃帝揲時設反劉音舌宓音伏釋曰按襄
九年左傳云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
之八注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
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主但周易
占九六而云遇艮之八是據夏殷不變爲占之

事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者此連山易其
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
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者萬物莫不
歸而藏於其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
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也鄭
雖不解周易其名周易者連山歸藏皆不言地
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
乾爲天天能周布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必以
三者爲首者取三正三統之義故律歷志云黃

鍾爲天統黃鍾子爲天正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大簇爲人統寅爲人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首殷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也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者鄭志答趙商云非無明文改之無據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爲夏殷也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

德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杜子春云觭讀爲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爲奇玄謂觭讀如諸戎掎之掎掎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夢本多作蘉蘉音夢觭居綺反注掎同又紀宜反國之大事待著龜而決者有八定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也征謂征伐人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曰天事恒象皆是也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

瘳謂疾瘳不也玄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與謂所與共事也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

六龜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讀果爲贏繹音亦果魯火反卻起略反

九簭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
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
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更謂筮遷都邑
也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作法
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說
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
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

六夢　正夢　噩夢　思夢　寤夢　喜夢　懼夢
舍萌　贈惡夢　難歐疫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
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
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
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
歐疫
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當爲驚愕之愕謂
驚愕而夢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
道之而夢又喜悅而夢恐懼而夢杜子春讀萌
爲明或云其字當爲明明謂歐疫也謂歲竟逐
疫置四方書亦或爲明玄謂舍讀爲釋舍萌猶
釋采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
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舍音釋介介方相氏
也難謂執兵以有難郤也方相氏掌蒙熊皮黃
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爲之歐疫
厲鬼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難讀爲難問之
難其字當爲儺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
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
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十煇　祲　象　鑴　監　闇　瞢　彌　敘　隮
想　敘降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
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
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
妖祥善惡之徵煇謂日光炁也煇音運炁音氣
本亦作氣故書彌作迷隮作資鄭司農云祲陰
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鑴謂日旁氣四面

反鄉如煇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
日月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
次序也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氣也想者煇光
也玄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
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
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鑴鄭許規反劉思隨反
瞢七鄧反隮子兮反鄉許亮反煇音運虹音洪
又古巷反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土
安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

六祝　順祝　年祝　吉祝　化祝　瑞祝　筴祝
六祈　類　造　禬　禜　攻　說　六辭　祠
命　誥　會　禱　誄　六號　神號　鬼號
示號　牲號　齍號　幣號　九祭　命祭　衍祭
炮祭　周祭　振祭　擩祭　絕祭　繚祭　共
祭　九㩻　稽首　頓首　空首　振動　吉㩻
凶㩻　奇㩻　褒㩻　肅㩻　明水火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
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
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
曰禜五曰攻六曰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
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
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
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
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
曰共祭辨九㩻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
振動五曰吉㩻六曰凶㩻七曰奇㩻八曰褒㩻九曰
肅㩻以享右祭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
而號祝

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順祝順
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
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祝
之秀反祈嘄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于神以求
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
同之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
亦或爲造造祭於祖也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
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

禡師祭也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司馬灋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襘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攻

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禬未聞焉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造七報反禬戚古外反劉音會禜音詠噪音叫號戸羔反呼火故反見賢遍反禡莫駕反禜烏營反炤章搖反纖子廉反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裨諶草創之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會謂

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爲其命也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鐵之戰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列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若此之屬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杜子春曰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玄謂一曰祠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會謂會同盟誓之辭禱賀慶言福祚之辭晉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

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
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是禱之辭命如字
注同禪婢支反諶市林反蒯苦怪反聵五怪反
雖乃旦反佚音逸行下孟反閔音旻武巾反愬
魚覣反嬛求營反疚九又反父音甫與音渙京
音原號謂尊其名更爲稱美焉神號若云皇天
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祇號若云后土地祇
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牲號爲犧牲皆有
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

毛雞曰翰音盈號爲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
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盈音咨稱尺證
反大如字劉音泰鬣力輒反萁音基蔬所魚反
劉音蘇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振祭振
讀爲愼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擩祭擩讀爲虞
芮之芮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周
祭四面爲坐也炮祭燔柴也爾雅曰祭天曰燔
柴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繚祭以手
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

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
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擩肝鹽中振
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食禮曰
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
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絕
末以祭少牢曰取肝擩于鹽振祭玄謂九祭皆
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
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字當爲延炮字當
爲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

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
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
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周猶徧也徧祭
者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擩祭本同
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絕
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
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
授衍音延炮白交反劉白交反擩而泉反一音
而劣反劉又而誰反繚音了劉音料共音恭菹

人劣反又而歲反坐才卧反從牓一本作從牓
牓從劉沈皆子容反殺色界反部去逆反又起
畧反執食思四反徧音遍稽首拜頭至地也頓
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
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
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
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
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奇讀爲奇偶
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

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動讀爲董書
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
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褒拜今時持節拜是
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
爲事故敢肅使者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
曰王動色變一再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
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
擊音拜下同稽音啓本又作稽振動如字李音
董杜徒弄反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

法奇紀宜反注同褒音報右音又逝附近之近
動徒弄反倚於綺反撎於今反卽今之揖爲于
僞反使所吏反朝直遙反明水火司烜所共日
月之氣以給蒸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
也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故書祇爲禘
杜子春云禘當爲祇

隋釁
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
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旣隋釁後言逆牲

容逆尸右讀亦當爲侑
祈福祥　順豐年　逆時雨　寧風旱　彌裁兵
遠辠疾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
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禳卻凶咎
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爲之祝辭逆迎也彌
讀曰敉敉安也彌依注音敉亡爾反下注同遠
于萬反

巫恒　蒩館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

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玄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施爲杜子春云蒩讀爲鉏匰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爲蒩館或爲租飽或曰布者以爲席也租

飽茅裹肉也玄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主先匰蒩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蒩以筐大祝取共主蒩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之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匰音丹蒩子都反鉏子都反藉慈夜反租側音緅又音卷沈音子餘反飽音苞又音弭裹音果爲于僞反刌音寸

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妖祥　以十有二歲之相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　詔救政　訪序事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志古文識識記也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贏縮圜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識音志又音試暈本又作煇亦作運朓他了反晦而月見西方匿女力反劉吐則反朔而月見東方曰側匿亦名朒朒女六反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玄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

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亾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分扶問反注同參所林反娵子須反訾子斯反降戶江反彗以歲反又息遂反孛音佩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

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亾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訪謀也見其象則當預爲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

八柄　爵　祿　廢　置　殺　生　予　奪

內史掌王之八柄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太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枋本又作柄

兵病反治直吏反

王之五路　玉路錫　金路鉤　象路朱　革路龍勒　木路前樊鵠纓　重翟　錫面朱總　厭翟勒面繢總　彫面鷖總　容蓋　貝面組總　組輓有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

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
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王在馬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
金爲之所謂鏤錫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
大帶也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
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
玄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
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

爲縿旒則屬焉錫音陽樊步干反下同旒音留
鞶步干反重直龍反罽居例反縿所御反又所
廉反屬音燭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
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其樊及纓以五采
罽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
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
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
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故書鉤爲拘杜
子春讀爲鉤旂其依反賓如字劉沆方刃反頭

天感反率音律又音類象路以象飾諸末　路
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
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
王甥舅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
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條讀爲絛其樊及纓以
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絛
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大
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
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龍如字駹音

尨絛依注作絛他刀反鞔莫干反木路不鞔以
革漆之而已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
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
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
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
之外夷服鎮服蕃服杜子春云鵠或爲結前依
注作翦子踐反淺也鵠戶篤反重翟重翟雉之
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王龍
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能其韋安車

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故書朱總爲緫鷖或
作緊錫馬面錫鄭司農云緫當爲總書亦或爲
總鷖讀爲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
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
裳幃或曰幢容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
車衡幢亦宜有馬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
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
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
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

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
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
來乘重翟乎重直龍反注同緫作動反厭於涉
反注同繢戶對反鷖烏兮反劉烏計反乘繩證
反下皆坐乘同或如字緫戚云檢字林蒼推及
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唯昌宗音
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
乎非其意也李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也
鷖音烏兮反著直畧反鑣表驕反幨昌廉反幢
本亦作潼詩注作童皆音同幃劉音管一音胡
瞎反蔽劉音弗下及文并同一音必世反見賢
遍反下同去起呂反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
之側爾只面具飾勒之當面也有握則無蓋矣
如今輧車是也王后所乘以出桑輂車不言飾
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爲輇輪人輓
之以行有翣所以御風塵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

九旗　常　旂　旜　物　旗　旟　旐　旞　旌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
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

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
爲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
其舊象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
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
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
帛皆用絳旜之然反隼息允反旟音餘旐音兆
旞音遂

卷之三十六 終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七

漢鄭玄註　唐賈公彥疏　明來斯行輯

周禮

夏官

九法　正　等　作　維　糾　任　用　安　和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封謂立封於疆爲界畿音祈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辨別也別尊卑之位興猶舉也作起也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牧州牧也監監一國謂君也維猶連結也詰猶窮治也糾猶正也職謂職稅也任猶事也事以其力之所堪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則法也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九伐　眚　伐　壇　削　侵　正　殘　杜　滅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于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眚猶人眚瘦也

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馮皮氷反眚所景反瘦所又反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竟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境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墠玄謂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壇依註作墠音善憚之以徒旦反下同荒蕪也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有蕪音無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固者

也不服不事大也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
淺者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正之者執而治
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坐才
臥反放逐也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令
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
灋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王
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
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

子聚麀行下孟反悖必內反去起呂反夫音符
麀於牛反牝鹿也

九畿　國畿　侯畿　甸畿　男畿　采畿　衛畿
蠻畿　夷畿　鎮畿　蕃畿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蕃畿
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有分限者
九籍其禮差之書也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
稅也故書畿爲近分符問反共音恭凡供字皆
作共後倣此

振旅　路鼓　賁鼓　晉鼓　提　鼙　鐃　鐸
鐲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
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

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
鐲
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凶事不可空
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
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入收
衆專於農平猶正也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
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
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辨鼓鐸鐲鐃之用謂鉦
鐸之屬鐲讀如濁其源之濁鐃讀如譊嘵之嘵

提讀如擿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
馬髦上者故謂之提𧺮如字劉方兔反鐸直各
反鐲直角反鐃女交反賁扶云反將軍如字本
或作軍將提徒兮反鞞薄兮反鉦音征灌大官
反嘵女交反擿提爾雅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茇舍　夜事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

如振旅

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
灋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
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
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
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
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
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凡此
言以也象也者謂其制同耳軍將皆命卿古者
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
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
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
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
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門則襄仲
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甀東鄉爲人是也其他象
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未盡
聞也鄉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于民不爲
軍將或爲諸帥是以闕焉夜事戒夜守之事草

止者愼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茇蒲末反撰息
轉反又什轉反沛步末反一音貝又普貝反數
色主反簿步古反後簿書皆放此識音志一音
試朝位直遙反被皮僞反治直吏反比毗志反
甀直僞反見賢遍反

衘枚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衘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群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
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進行也大獸公之輸之
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肩
于公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
五歲爲慎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玄
謂慎讀爲麎爾雅曰豕生三曰豵豕牝曰豝麎
牝曰麎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箸
直慮反繣戸卦反劉又胡麥反或音卦畀必二
反與也豝音巴本亦作巴慎如字亦音辰麎音

辰又音腎止尸反麎麋牝也豵本亦作稯子工
反

六鄉賞地之灋 勳 功 庸 勞 力 多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
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
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眂功凡頒賞
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
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馬等猶差也
以功大小爲差輔成王業若周公保全國家若
伊尹法施於民若后稷以勞定國若禹制法成
治若咎繇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上
多前虜

馬量三物 戎馬 田馬 駑馬 綱惡馬 禁原
蠶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
馬皆有物賈綱惡馬禁原蠶者
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皆有物賈皆

有物色及賈直賈音嫁注及下同種章勇反鄭
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讐之亢書亦或爲亢亢
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玄謂綱以縻索維
綱狎習之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
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
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

市朝州涂軍社 涂數 從獻脯燔 奠瓮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
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

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
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
祭奠竁之俎實
軍壁曰壘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玄
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
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
里居也涂本又作塗還市如字劉戶串反書地
謂方圜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從獻
者肉殽從酒也玄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

多少也量長短也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士
喪禮下篇曰藏苞筲於旁竁昌絹反筲所交反
羊肆羊殽肉豆　沈辜侯禳　釁邦器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
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
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
鄭司農云羞進也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殽體解
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玄謂肆讀爲鬄羊鬄者
所謂豚解也肆依注音鬄他歷反鄭司農云珥
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
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刉
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
或作畿秋官士師職曰凡刉衈則奉犬牲此刉
衈正字與珥依注音衈而志反祈音機刉音機
字書云劃也一曰斷也或古愛反又公內反與
音餘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
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
四時惡氣禳去之也侯禳如羊反磔陟格反邦

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曰凡宗廟之
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飾羔　登其首　灋羊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
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
羊牲
羔小羊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釋曰凡
正祭皆用成牲今言祭祀飾羔則非正祭用羔
是以鄭引詩爲證云四之日者謂用建子爲正

至建卯四月夏之二月之日公始用冰欲開冰
之時先獻羔祭韭而啓冰室乃出冰也登升也
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灋羊殽甕積膳之羊釋
曰鄭知灋羊是爲此等者以其言法卯是依法
度多少送於賓館及道路是以掌客致於賓館
有上公殽五牢甕餼九牢及殷膳大牢致於道
路有五積之等其饗食及燕速賓自饌陳者不
言之也

變國火　出火　內火　施火令　祭爟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
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
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行猶用也變猶易也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
爲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祭
爟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爨野焚萊民擅放火

致師　祭軍慝　搏諜賊

環人掌致師祭軍慝環四方之故廵邦國搏諜賊
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
士犯敵焉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爲慝者則執之
諜賊反閒爲國賊搏音博又房布反劉音付諜
音牒閒閒厠之閒

挈壺　挈轡　挈畚　聚欜　火爨鼎水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
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
之
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

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
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于所當舍止
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于此轡所以駕舍故
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于所當稟假之
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于此下也畚所以盛糧
之器故以畚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讙囂號
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爲表省煩趨疾于事
便也畚音本爲于僞反下爲沃同縣音玄縣壺
以爲漏以序聚欜以次更聚擊欜備守也玄謂

擊檯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
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
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
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
有四十八箭擊檯音託更音庚下同敲苦交反
又苦教反行下孟反共如字冬水凍漏不下故
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

索室毆疫　毆方良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匿及墓入壙以戈
擊四隅毆方良
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
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
冬命國難索廋也難乃多反注同毆起俱反魌
音欺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
腸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壙苦晃反又音曠方良上音罔下音兩注同夔
求龜反

復逆　達窮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
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
御僕與御庶子
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窮謂窮冤失職則來
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
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
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大僕主令此

二官使速逆窮遽者玄謂窮達者謂司寇之屬
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遽令
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大僕
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

弓弩　矢箙　王弓弧弓　夾弓庾弓　唐弓大弓
夾庾利攻守　唐大利車戰野戰　枉矢絜矢
殺矢鍭矢　矰矢茀矢　恒矢痺矢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
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

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
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
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
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
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天子
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
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
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
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

授兵至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亾矢者弗用
則更

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箙盛矢器也以獸皮
爲之中音仲箙音服詩云象弭魚服盛音成王
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
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
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
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
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

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
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
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
王弓矢之賜者故書椹爲鞎射甲食亦反下以
意求之椹張林反夾古洽反劉古協反庾師儒
相傳讀庾本或作庾豻音岸又音雁使音所吏
反注同蹲音存劉才官反參素感反易以豉反
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也車
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恒服

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
馬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
矢痺矢弩所用也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
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
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
也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也二者
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
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
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

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凫與雁恒矢
安居之矢也痺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
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
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參分一
在前二在後嫡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
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痺矢讀爲人罷短之
罷玄謂痺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

抉拾 籠箙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

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
無會計
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
詩云抉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拾
謂韝扞也玄謂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
手巨指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
用象骨與韝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抉古穴反
注同彄苦侯反韝古侯反劉云彄字之異者扞
胡旦反挾子恊反一音戶牒反著丁畧反或直
畧反擇劉音澤一音徒洛反充籠箙以盛矢

王敦辟盟 贊牛耳桃茢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
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
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也玄謂將歃血者先
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役之者
傳敦血授當歃者敦音對劉又都愛反沈都廻
反注同歃所洽反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
謂執牛耳者故書茢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

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
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
執之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掃不祥茢音列
沈音例盛音成苕音條帚之受反

六馬 種馬 戎馬 齊馬 道馬 田馬 駑馬

祭馬祖 執駒 祭先牧 攻特 祭馬社 臧

僕 祭馬步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
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

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
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
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
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
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
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
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
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
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

駑馬給宮中之役釋曰六者皆有毛物不同故
皆以物言之也此六者先善後惡次第而言也
種馬上善似母者以其言種故知似母但種類
亦有似父而言似母者以母爲主也知種馬駕
玉路已下差夫如此者以其言戎道田以事爲
名則知戎馬駕戎路道馬駕道車田馬駕田路
以此而言種馬最在上駕玉路可知駑馬最在
下五路之外給役可知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
房爲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

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
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先牧始養馬
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
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騬音繒又音繩
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鄭司農
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
之僕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
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
飾黃駒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
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
釋曰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
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
焚牧　通淫　贊焚萊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也中春陰陽交萬物生

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
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凉萬物後動
中音仲累力追反焚萊者山澤之虞
阜馬　佚特　教駣　攻駒　散馬耳　員選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
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
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九者皆有政教馬阜盛壯也詩云四牝孔阜杜
子春云佚當爲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駣二歲

曰駒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謂聑馬耳毋令善
驚也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
駣始乘習之也攻駒制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先
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
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佚音逸散素但反聑古
活反毋音無令力呈反押音甲中物丁仲反復
扶又反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
者平之
除蓐釁廄　庌馬　充椹質　翦闔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
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馬神之也春秋
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庌爲訝鄭
司農云當爲庌玄謂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
充猶居也茨蓋也闔苫也椹質翦闔圉人所習
也杜子春讀椹爲齊人言鈇椹之椹椹質所射
者習射處蓐音辱茨在私反闔戶臘反訝五嫁
反廡亡甫反庇必二反又音秘苫傷占反鈇方

符反射食亦反
貫利　會稽　具區　雲瞢　潁湛　圃田　滎雒
波溠　望諸　大野　盧維　弦蒲　醫無閭
貕養　菑時　楊紆　昭餘祁　虖池嘔夷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
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
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
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
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

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涞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貫事也釋曰職方主九州之事故須分別九州之國貫事也使同其事利不失其所也鎮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浸可以爲陂灌溉者錫鑞也箭篠也鳥獸孔雀鵁鶄犀象之屬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衡山在湘南雲夢在華容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杜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

湛之湛湛或爲淮讀匹貢反李一音匹雄反湛直減反劉又音沈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林竹木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望諸明都也在睢陽沭出東莞沭音述睢音綏莞音管劉音灌岱山在博大野在鉅野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野如字劉

音與嶽㕍嶽也及弦蒲在汧涇出涇陽汭在豳
地詩大雅公劉曰汭泦之卽洛出懷德弦或爲
汧蒲或爲涌雍於用反汭如銳反汧徐口千反
劉苦見反豳彼貧反㘭乃六反詩作鞫釋曰按
地理志㕍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汧水出焉西
北入渭渭出鳥鼠山也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
劉曰汭㘭之卽若然汭爲水名按彼毛傳云芮
水厓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
曰鞫就澗水之內外而居與此義違者按詩上

云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故以芮鞫爲外內今爲
水名者益周公制禮之時以汭爲水名汭卽皇
澗名曰汭耳猶禹貢大岳至周爲霍山也云洛
出懷德者此洛卽詩云瞻彼洛矣一也與禹貢
導洛自熊耳者別也以其彼洛出上洛經王城
至虎牢入河豎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菑出
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杜
子春讀貕爲奚貕音兮般步干反霍山在彘楊
紆所在未聞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紆
於于反汾扶文反潞音路長子丁丈反長子縣
名屬上黨恒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鄔虖池出
鹵城嘔夷祈夷與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
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也凡九州
及山鎭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此
州界揚荊豫兖雍冀與禹貢畧同青州則徐州
地幽幷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

誦四方之傳道　覜新物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

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覜新物

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爲王誦之若今
論聖德堯舜之道矣故書傳爲傳杜子春云傳
當作傳書亦或爲傳四時於新物出則覜之以
知民志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敎化正之

華離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
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杜子春云離當爲雜書亦或爲雜玄謂華讀爲

呱哨之呱正之使不呱邪離絕華依註音呱苦
哇反哨劉羊售反沈且笑反邪似嗟反

經史典奧卷之三十七　終

經史典奧卷之三十八

漢鄭玄註　唐賈公彥疏　明來斯行輯

周禮

秋官

野廬氏

廬賓客行道所舍

蜡氏

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
官之職也蜡讀如狙司之狙蜡清預反注同蠅

仍繩反骼更白反埋亡皆反胔本又作胔似賜
反

萍氏

鄭司農云萍讀爲蛢或爲萍號起雨之萍玄謂
今天問萍號作萍爾雅曰萍蓱其大者蘋讀如
小子言平之平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
取名於其不沉溺萍音平又蒲丁反蛢蒲丁反
爾雅云岐黃蛢萍號蒲丁反萍蓱上音平

條狼氏

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玄謂滌除也狼狼
扈道上釋曰云滌器之滌者讀從特牲少牢滌
祭器等之滌也云狼狼扈道上者謂不蠲之物
在道猶今言狼藉也

庭氏

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潔清如庭者也

環人

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環戶關反
劉戶串反

掌訝

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
訝跛波可反釋曰公羊傳文時晉使郤克聘齊
郤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也故讀從之也

三典　新國　平國　亂國　五刑　野刑　軍刑
鄉刑　官刑　國刑　圜土　束矢　鈞金　嘉
石　肺石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
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
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
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
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
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
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
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
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
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

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
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
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
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
長

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
方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
未習於教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
行之法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

惡伐滅之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功農功力勤
力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德六德也善父母爲
孝能能其事也職職事修理愿慤愼也綦當爲
恭字之誤也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
教之爲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訟謂以財
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
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
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
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

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
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
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
曰鈞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
使善肺石赤石也

納亨 明水火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
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
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
之大事使其屬蹕
納亨致牲亨普庚反劉普孟反注同下納亨放
此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釋曰司烜氏以陽燧
取火於日中以陰鑑取水於月中明者潔也王
人明潔水火乃成可得是明水火所取於日月
者也奉此水火者水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
爨亨也

外朝之政 詢國危 詢國遷 詢立君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

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
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
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
謀及庶人

不躬坐 不卽市 五聲聽獄訟 辭聽 色聽
氣聽 耳聽 目聽 八辟麗邦灋 議親之辟
議故之辟 議賢之辟 議能之辟 議功之辟
議貴之辟 議勤之辟 議賓之辟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
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
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
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
八曰議賓之辟
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者必使其
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
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春秋傳曰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
爲大理不即市刑諸甸師氏禮記曰刑于隱者
不與國人慮兄弟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
聽觀其顔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
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
視不直則眊然辟灋也杜子春讀麗爲羅玄謂
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故書附作付猶著也
親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故謂舊知也鄭
司農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賢鄭司農云若今
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玄謂賢有德行者能謂
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
叔向有馬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
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功謂有
大勳勞立功者貴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
也勤謂憔悴以事國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
之後與

五禁 宮禁 官禁 國禁 野禁 軍禁 五戒
誓 誥 禁 糾 憲 八成 邦汋 邦賊

邦諜 犯邦令 撟邦令 爲邦盜 爲邦朋 爲
邦誣 荒辯 移民通財 糾守緩刑 傳別約劑
勝國之社 洎鑊水 刉珥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
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
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
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
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

實鞫受以既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
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
八成一日邦汋二日邦賊三日邦諜四日犯邦令五
日橋邦令六日爲邦盜七日爲邦朋八日爲邦誣若
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若祭勝國之社稷
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
王盥洎鑊水凡刉珥則奉犬牲
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也宮王宮

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書亾矣今宮門
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
有田律軍有嘂謹夜行之禁其猶可言者猶音
粗沈才古反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
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日無干車無自
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八成者行事有
八篇若今時決事比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
汋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
邦賊爲逆亂者邦諜爲異國反間犯邦令干冒

、王敎令者冒音墨橋邦令稱詐以有爲，音橋音
矯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爲邦朋朋黨相阿
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儺儺讀如朋友之朋爲
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鄭司農云辯讀爲風
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敎條
是爲荒別之灋玄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飢
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灋也朝士職
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
鄙慮刑貶移民就賤敎困也通財補不足也糾

守備盜賊也緩刑舒民心也傅別中別手書也
約劑各所持券也以刑官爲尸畧之也周謂亾
殷之社爲亳社洎謂增其沃汁洎其器反珥讀
爲衈刉衈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
三刺三宥三赦　訊羣臣　訊羣吏　訊萬民　不
識　過失　遺忘　幼弱　老旄　惷愚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
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
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

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
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寬也赦舍也釋曰
此三刺之事所施謂斷獄弊訟之時先羣臣次
羣吏後萬民先尊後卑之義鄭司農云不識謂
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
坐死玄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
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砍伐而軼
中人者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

射之忘音妄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
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
非手殺人他皆不坐耄本又作旄同亡報反惷
勑江反又貞巷反騃五駭反

萬民之約劑　宗彝　丹圖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
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
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
丹圖

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
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
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
之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讐既和若懷宗九姓在
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地約謂經界
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
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
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大約劑邦國約也書
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

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
傳曰斐豹隷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
豈此舊典之遺言

丹青　楬而璽之　金版　金石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
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
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掌受士之金罰貨
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青空青也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
青者之租稅也楬而璽之者楬書其數量以著
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楬書揃其數量又以印封
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楬音竭璽音
徙著直畧反揃音殿識音志餅金謂之版此版
所施未聞版音板餅必領反用金石者作槍雷
椎椁之屬槍七羊反雷劉音誄椎直追反椁宅
耕反釋曰職金主受金則所出之處故主其取
金之令云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者皆謂守

城禦捍之具
春槀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
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
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
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
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
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
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
我殺督戎恥為奴欲焚其籍也玄謂奴從坐而
没入縣官者男女同名
幾珥沈辜　駹　相犬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
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鄭司農云幾讀為庪爾雅曰祭山曰庪縣祭川
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川林澤以罷
辜祭四方百物駹讀為駹謂不純色也玄謂幾
讀為刉珥當為衈刉衈者釁禮之事駹以江反

為展九委反劉居綺反縣音玄罷疈孚逼反刉
謂覗擇知其善惡相息亮反注同治直吏反釋
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若
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食犬觀其肥瘦故皆須
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故少儀云犬則執緤是
也
罷民　弗使冠飾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
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

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
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
虧財
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
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
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
今時罰作矣著丁畧反幪莫公反
煩辱　野舍　厲禁
司隷掌五隷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

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
翟之隷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
野舍之厲禁
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隷人湼厠湼乃結反
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例也例本又作列同
音烈
牽徬
罪隷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
國若家牛助爲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隷
之事
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爲牽
徬此官主爲送致之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
徙也罪隷牽徬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徬釋曰國
家以官牛助諸侯及大夫家運物往至任所云
在前曰牽者謂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今還遣
二隷前者牽前牛徬者御當車之牛故據人而
言牽徬也

鳥言
夷隷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
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隷職掌與
獸言
獸言
貉隷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敎擾之掌與獸言
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
生如字劉色敬反乳而樹反圈求阮反檻戸覽

反

宿互欜　國粥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國中城中也粥養也國所游養謂羡卒也追逐寇也胥讀爲偦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欜謂行夜擊欜比毗志反下同宿如字劉息就反粥音育追如字偦音胥又息呂反

弧張　阱擭　須備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冥音覓罿昌容反罦音浮扃古熒反絹古犬反靈鼓六面鼓敺之使驚趨阱擭敺丘于反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搔音爪

攻說　嘉草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

毒蠱毒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敎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鄭司農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庶章預反毒蠱音古禬劉音潰戶內反燻許云反

蟄獸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

猛鳥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腳翨讀爲翅掎居綺反隼息允反翮戶革反

林麓　陽木　陰木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此林麓人所養者山足曰麓爾雅謂麓上有林
也柞側百反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
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
其肄不生
萌　夷　繩　耜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
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爲萌謂耕反其萌
牙書亦或作萌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

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含實曰
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側凍土剗之
繩音孕以證反芟所銜反甍音萌茲音茲基
鉏也鎌音兼芟音交剗初產反劉則展反
夭鳥　方書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
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
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覆猶毀也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覆芳復反夭
音妖鴞于嬌反鵩音服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
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至荼歲謂從攝提格
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夭鳥見此五者而去
其詳未聞縣音玄娵子須反荼音餘李音舒又
音徒按爾雅正月爲娵即離騷所云攝提貞于
孟陬皆側留反又子侯反爾雅又云十二月爲
涂音徒
攻禜　莽草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

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禜祈名莽
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故書蠹爲橐杜子
春云橐當爲蠹蠹丁故反攻如字禜音詠莽亾
蕩反又莽草藥名橐劉吉毛反本或作槖他洛
反
蜃炭　灰洒　貍蟲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
除其貍蟲
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中者蜃大蛤

也檮其炭以坋之則走淳之以灑之則死蜃市
軫反洒色買反豸直氏反坋蒲悶反淳之純反
即沃也貍蟲䗪肌蛷之屬貍莫皆反劉莫拜反
䗪草夜反肌居其反蛷音求劉音俱
壯蘜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
則凡水蟲無聲
牡蘜蘜不華者齊魯之間謂鼃爲蟈黽耿黽也
蟈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鼃戶媧反黽

莫幸反牡莫𠂆反蘜弓六反爲聒乎偊反下古
活反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
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
焚石　牡橭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
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
爲陵
水蟲狐蜮之屬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爲苞
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炮炮土之鼓瓦鼓
也焚石投之使驚去炮步交反蜮音或燔音煩
釋曰焚石投之使驚去者石之燔燒得水作聲
故驚去也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橭爲梓午爲
五杜子春云梓當爲橭橭讀爲枯枯榆木名書
或爲樗又云五貫當爲午貫橭劉音沽杜讀爲
枯山榆也梓音子釋曰以橭爲幹穿孔以象牙
從橭貫之爲十字投之水中則其神死淵爲陵
所謂深谷爲陵也
司囂　嘂呼歎鳴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
銜枚禁嘂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察囂攘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囂五羔反
朝直遙反爲其惑衆相感動鳴吟也嘂音叫吟
魚今反
杖咸　齒杖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
共王之齒杖
咸讀爲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

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函音咸齒杖王之
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
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玄謂王制曰五
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
朝

傳遽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
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美福慶也惡

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
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
也傳張戀反

冬官

審曲面埶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
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
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
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
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
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
之婦功

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論道謂謀慮治國
之政令也作起也辨猶具也資取也操也審曲
面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
陰陽之面皆是也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飭
音勑辨皮莧反具也長丁丈反操七曹反

橘　枳　鸜鵒　貉　鄭之刀　宋之斤　魯之削

吳粵之劒　燕之角　荆之幹　妢胡之笴　吳
粵之金錫　石有時以泐　輪輿弓廬匠車梓　築
冶鳧㮚段桃　函鮑韗韋裘　畫繢鍾筐㡛　玉楖
雕矢磬　陶旊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
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
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
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以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
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

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
削吳粤之劒遷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
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
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
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凡攻木之
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
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
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
工畫繢鐘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陶

旊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
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
書所無也貉或爲貈謂善緣木之貈也枳吉氏
反貉戶各反獸名依字作貈汶音問水名貈音
豪謂鄭刀宋斤魯削吳粤劒去此地而作之則
不能使良也削如字荆荆州也幹柘也可以爲
弓弩之幹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笴矢幹也禹
貢荆州貢櫄幹栝栢及箘簬楛故書笴爲筍杜

子春云妢讀爲焚咸丘之焚書或爲邠妢胡地
名也筍當爲笴笴讀爲槀謂箭槀妢扶云反笴
古老反注作槀同幹古旦反或古旱反櫄勅倫
反箘其隕反簬音路楛音枯邠彼貧反言百工
之事當審其時也泐讀如再扐而後卦之扐泐
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泐音勒澤音
亦李音釋扐音勒卦如字又俱賣反解音蟹事
官之屬六十此職其五材三十工畧記其事耳
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

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廬矛戟矜柲
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梓榎屬也故書雕或爲舟
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
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爲鮑魚之鮑
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𩌋韗讀爲歷運之運㡛
讀爲芑芑禹迹之芑楖讀如巾櫛之櫛旊讀爲
甫始之甫埴書或爲植杜子春云雕或爲舟者
非也玄謂旊讀如放於此乎之放㮚古栗字段
徐丁亂反劉徒亂反韗况萬反劉音運本或作

韗同韇戶對反後同筐音匡𢋀莫黃反榔側筆
反旒甫罔反又音甫侏音朱榎古馬反字或作
櫝鞄匹學反劉音僕莞如兗反柔華工䒚莫黃
反下同放甫罔反下同

樸屬　微至　戚速　終古登阤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
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
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

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
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戚矣速疾也書或作數
鄭司農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微至謂輪至地
者少言其圍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
故不微至無以為戚數樸普剝反劉音僕戚[illegible]音
扶祿反屬章欲反下及注同戚徐劉將六反李
音促注同著直略反下同操七曹反數色角反
下同易以豉反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
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輪庳則難引庳音婢阤
徐丈爾反劉堂何反李音他輈人同大音泰劉
他餓反阪音反

斬三材　利轉　直指　固抱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
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
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三材所以為轂輻牙也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
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轂用雜榆輻以
檀牙以橿也牙音訝中音仲橿居良反利轉者

轂以無有為用也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
輪輮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楺楺而久反

稹理　疏理　藃　柞　摯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
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
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稹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鄭司農云稹讀為
奠祭之奠藃當作耗玄謂藃藃暴陰柔後必橈
減幬革暴起稹之忍反藃李戚好角反耗呼報

反㬥步角反一音蒲報反橈乃孝反作謂輻間
作狹也摯讀爲槷謂輻危摯也玄謂小而長則
菑中弱大而長則轂末不堅柞莊百反摯劉魚
列反

髻墾薜暴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
崇尺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
爲其不任用也鄭司農云髻讀爲刮薜讀爲蘗
黃蘗之蘗暴讀爲剝玄謂髻讀爲跀墾頓傷也
薜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髻音刮墾苦狠反
薜卜革反劉薄歐反注同暴音剝又音雹或蒲
到反爲于僞反任音壬跀劉音月或五刮反一
音兀又五活反墳扶粉反致直吏反

筍虡　脂　膏　臝　羽　鱗　外骨內骨　卻行
仄行　連行紆行　脰鳴　注鳴　旁鳴　翼鳴
股鳴　胷鳴　雕琢　厚脣弇口　出目短耳　大
胷燿後　大體短脰　銳喙決吻　數目顅脰　小
體騫腹　攫閷援簭　匪色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
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
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
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
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
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
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
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
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
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
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
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
鱗屬以爲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
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
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
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
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
鳴矣

樂器所縣横曰筍植曰虡筍讀爲竹筍之筍筍
息允反本又作簨虡音巨植直吏反脂牛羊屬
膏豕屬臝者謂虎豹貔貐爲獸淺毛者之屬羽
鳥屬鱗龍蛇之屬臝力果反下同貔音毗貐來
知反牲致美味也筍虡貴野聲也雕琢刻畫祭
器博庶物也外骨龜屬內骨鱉屬卻行螾衍之
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
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
蝑動股屬胷鳴榮原屬郤羌略反劉去逆反仄

音側紆乙俱反李又香于反脰音豆頸也注陸
又反劉都豆反一音之樹反胷鳴本亦作骨又
作胷于本作骨云敝尻屬也賈馬作胃賈云靈
蠵也鄭云榮原屬也不知榮原之屬以胷鳴作
骨者恐非也沈云作胷爲得亦所未詳聶音胃
劉本作胷音鹵琢丁角反鱉必滅反本又作鼈
螾衍上羊忍反下如字爾雅云螾衍入耳郭璞
云蚰蜒也按此蟲能兩頭行是卻行劉云或作
衍蚓衍音延今曲蟮也鼃户媧反黽其幸反蜩

音條蟬也蜺五兮反又五歷反蚣思容反蝑思
餘反又思呂反榮原如字原亦作螈音同又五
丸反燿讀爲哨頎小也宏讀爲紘綖之紘謂聲
音大也由若也弇於檢反燿所敎反劉李羊肖
反哨音稍劉李音與燿同沈蘇堯反頎小音傾
李一音懇吻口脃也顅長脰貌故書顅或作牼
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銳喙況廢反
一音昌銳反決如字又烏穴反吻劉無憤反戚
匕粉反數劉音促李租角反顅苦顏反又楷田

反李又苦慳反又户吊反鬜音問下同䏰音權
牼劉苦顏反又客田反一音工定反按左傳有
華牼音苦耕反鬜劉苦顏反呂沈同云鬢禿也
或苦瞎反一音枯曷反深爪出目作鱗而謂筍
虡之獸也深猶藏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頷也攫
俱搏反舊居碧反䋄色界反劉色例反援音袁
紷音筮頰頷許慎口忽反云禿也劉九本反一
音苦紇反又音混釋上文鍾虡之獸云攫䋄者
攫著則殺之援攬則噬之如此之類必藏其爪

出其目又作其鱗之而鱗之而謂動頰頷此皆
可畏之貌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
勺 爵 觚 鄉衡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
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
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
勺上灼反觚依注作觶之豉反豆依注作斗書
音主亦多口反下一豆酒同觚豆音孤鄭司農

云衡謂麋衡也曲禮執君器齊衡玄謂衡平也
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鄉
許亮反
六材 幹 角 筋 膠 絲 漆 柘 檍 檿
桑 橘 木瓜 荊 竹 菑栗 直而澤 紾而
昔 蹷於剒 休於氣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
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
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
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
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
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
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凡相角秋
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
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
之本蹷於剒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
者埶之徵也
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六材

之力相得而足檍讀爲億萬之億爾雅曰杻檍
又曰檿桑山桑國語曰檿弧箕服檍於力反一
音意劉又烏克反檿烏簟反杻女丑反箙音服
菑讀爲不菑而畬之菑栗讀爲榛栗之栗謂以
鋸副析幹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絕理
者弓發之所從起玄謂栗讀爲裂繻之裂菑側
其反又側其反栗音烈迆羊氏反不菑側其反
畬音餘鋸音據副普逼反析星歷反倚於綺反
移羊氏反邪似嗟反繻音需鄭司農云紾讀爲

紾縛之紾昔諸爲交錯之錯謂牛角摘理錯也
玄謂昔讀履錯然之錯紾劉徒展反與注紾縛
之紾同角被縛之意昔七各反紾縛並與紾同
摘才若反又七奴反錯七各反戚近也休讀爲
煦欲其形之自曲反以爲弓玄謂色白則埶戚
子六反李采音促剅乃老反李又作腦休音煦
煦况付反劉音休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八 終

經史典奥卷之三十九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輯

史記

五帝本紀

黃帝

狥齊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狥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脩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敎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而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

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爲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

徐廣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矣駰案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

帝顓頊

蟠木

帝顓頊高陽者黄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

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東北有門名曰鬼門萬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一名鬱壘主閲領萬鬼若害人之鬼以葦索縛之射以桃弧投虎食也

帝嚳

郁郁　嶷嶷

帝嚳高辛者黄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黄帝自玄囂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爲族子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帝嚳取陳鋒氏女生放勛

索隱曰郁郁猶穆穆也嶷嶷德高也今按大戴禮郁作神嶷作俟

帝堯

黄收純衣

帝堯者放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黄收純衣彤車乘白馬

索隱曰收冕名其色黄故曰黄收象古質素也純讀曰緇

虞舜

什器　就時　苦窳

虞舜者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歴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卽求甞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歴山歴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

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

索隱曰什器什數也葢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爲數猶今云什物也壽丘地名黃帝生處正義曰壽音受顏師古云軍法伍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器物故謂生生之具爲什器亦猶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調度也索隱曰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索隱曰苦音游甫反駰謂窳病也正義曰苦讀如盬音古盬麤也窳音瘐

渾沌　窮奇　檮杌　饕餮　螭魅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

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敎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賂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

一本云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渾沌卽讙兜也杜預云渾沌不開通之貌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五

藏有腹直短食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角有凶惡而行依憑之名渾沌又莊子云南海之帝爲儵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欲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按言讙兜性似故號之也正義曰神異經云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鬪輙食直者聞人忠信輙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輙殺獸往

饋之名曰窮奇按言共工性似故號之檮音道刀反杌音五骨反神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按言鯀性似故號之饕餮苗也言貪飲食冒貨賄故謂之饕餮神異經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上頭戴豕性很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强者畏羣而單名饕餮言三苗性似故號之杜預曰非帝子孫故别之以比三凶也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服虔曰螭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爲人害

夏本紀

夏禹

乘橇　乘檋

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徐廣曰橇他書或作蕝駰案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其泥上以通行路也正義曰按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也徐廣曰檋一作橋音丘遙反駰案如淳曰檋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錄反正義曰按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

短也欑音與上同也

豢龍　擾龍　豕韋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賈逵曰豢養也穀食曰豢應劭曰擾音柔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慾徐廣曰受一作更駰案賈

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

殷本紀

處士　素王　九主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索隱曰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曰九主謂九

皇也然按註劉向所稱九主載之七錄名稱甚奇不知所憑據耳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若秦孝公及始皇等也勞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齒也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臣若燕王噲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專君謂專己獨斷不任賢臣若漢宣之比也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戊吳濞等是也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

君也國君國當爲國字之訛耳國謂完虞郭列
甲兵而不脩德若三苗智伯之類也三成社君
謂在襁褓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漢昭平等是也

胥靡 昫

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
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
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百
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
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

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帝武丁
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昫武丁懼祖巳曰王
勿憂先脩政事祖巳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
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
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
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棄道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
驩殷道復興

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
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
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正義曰昫音構雉鳴也
詩云雉之朝昫

炮烙之法

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
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帝
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
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
出巳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巳妲巳之言是
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

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
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
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
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
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
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
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
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
之臣閎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

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
索隱曰此以啓與紂異母而鄭玄稱爲同母依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時猶未正立及生紂時始正爲妃故啓大而庶紂小而嫡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索隱曰鄒誕生烙一音閣又云見蟻布銅升足廢而死於是爲銅烙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與列女傳少異

周本紀

蜚鴻

周武王至于周曰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索隱曰按高誘曰蜚鴻蠛蠓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爲災非是鴻鴈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蜚音飛古飛字也於今猶當今於今六十年從帝乙十年至伐紂年也麋鹿在牧喻讒佞小人在朝位也飛鴻滿野喻忠賢君子見放棄也故詩云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毛萇云之子侯伯卿士也鄭玄云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也

脩意　脩言　脩文　脩名　脩德　脩刑　樹敦

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

以文脩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
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
弃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
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
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弈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
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
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訢載武王以致
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

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
祀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
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
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
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
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于德無
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
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
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
戎樹敦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
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韋昭曰先脩志意以自責也畿內近知王意也
韋昭曰言號令也韋昭曰文典法也名謂尊卑
職貢之名號也韋昭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
來之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至
則有刑罰也徐廣曰樹一作撴駰案韋昭曰樹
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篤也

譟　玄黿　檿弧箕服　妖子　[illegible][illegible]

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
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
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周太史伯
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
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
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
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

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旣齔而遭之旣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

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韋昭曰譟讙呼也唐固曰羣呼曰譟索隱曰黿亦作蚖音元玄蚖蜥蜴也韋昭曰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徐廣曰妖一作夭夭幼少也正義曰峯遂二音晝日燃燧以望火煙夜舉燧以望火光也烽上櫓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舉之

秦本紀

賜爾皁游　妻之姚姓之玉女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

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訓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

索隱曰游音旒謂賜以皁色旌旆之旒色與玄圭色副言其大功成也然其事亦當有所出徐廣曰皇甫謐云賜之玄圭妻以姚姓之女也

報得石棺　處父　騄溫驪驊騮騄耳

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
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
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
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
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
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
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代紂幷殺惡來是
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
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

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
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
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
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
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
族由此爲趙氏
正義曰紂既以崩無所歸報故爲壇就霍太山
而祭紂報云作得石槨索隱曰處父蜚廉別號
徐廣曰溫一作盜驪案郭璞云爲馬細頸驪黑

色索隱曰溫音盜徐廣亦作盜鄒誕生本作駣
音陶劉氏音義云盜驪竊也竊淺青色八駿旣
因色爲名竊驪爲得之也驊騮郭璞曰色如華
而赤今名馬驃赤者爲棗騮騮馬赤也騄耳紀
年云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八駿
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徐
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也博物志
云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
孤獨母有犬鵠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乃成

小兒生偃故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長襲爲徐
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化爲黃龍鵠蒼或
名后蒼括地志又云徐城在越州鄮縣東南入
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傳云
昔周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偃王穆王聞之令造
父御乘騕褭之馬日行千里自還討之或云命
楚王帥師伐之偃王乃於此處立城以終
西畤　鄜畤　得陳寶　伐南山大梓豐大特
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

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爲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

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十年初爲鄜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爲竫公竫公之長子爲太子是文公孫也

徐廣曰赤馬黑鬣曰騮索隱曰襄公始列爲諸侯自以居西畤西畤縣名故作西畤祠白帝畤

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謂爲壇以祭天也徐廣曰鄜縣屬馮翊索隱曰音敷亦縣名於鄜地作畤故曰鄜畤故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之地止於鄜衍史敦以爲神故自此立畤索隱曰按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又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辭林云寶如石似肝云語辭正義曰括地志云寶

雞神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卽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寳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木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

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按今俗畫青牛障是

初伏　以狗禦蠱　密畤

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頹三年鄭伯虢叔殺子

頹而入惠王四年作密畤

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盛暑也曆忌釋云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正義曰蠱者熱毒惡氣爲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狗陽畜也左傳云血蠱爲蠱顧野王云穀皆積

變爲飛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有五畤在岐州雍縣南則鄜畤吳陽上畤下畤密畤北畤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作畤郊祭白帝曰鄜畤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亦祠黃帝漢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畤是也

初臘

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縣義渠歸

魏焦曲沃義渠君爲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

正義曰臘盧盍反十二月臘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故云初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風俗通云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漢改曰臘禮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

秦始皇本紀

嫪毐　御璽　鬼薪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

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卽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

正義曰臨洮水故名臨洮洮州在隴右去京千五百五十一里言屯留之民被成蟜畧衆共反故遷之於臨洮郡正義曰壁邊覓反言成蟜自

殺壁壘之内徐廣曰鷊一作鶡屯留蒲鶡皆地
名也壁於此地時士卒死者皆戮其屍索隱曰
臨洮在隴西高誘云屯留上黨之縣名謂成蟜
爲將軍而反秦兵擊之而蟜壁於屯留而死屯
留蒲鶡二邑之反卒雖死猶皆戮其屍鶡古鶴
字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即漢
書五行志劉向所謂水蟲之孽明年嫪毐誅魚
陰類小人象正義上躬虬反下酷攺反索隱曰
嫪姓毐字按漢書嫪氏出邯鄲王劭云賈侍中

說秦始皇母与嫪毐淫坐誅故世人駡淫曰嫪
毐也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
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
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
月令曰固封璽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
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
金玉爲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
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應劭曰取薪給
宗廟爲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二歲

蜂準 長目 鷙鳥膺 豺聲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
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
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
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
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
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
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
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

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徐廣曰蜂一作隆正義曰蜂孚逢反準章允反
蜂蠆也高鼻也文頴曰準鼻也摯鳥鶻膺突向
前其性悍勇正義曰易以豉反言始皇居儉約
之時易以謙卑言始皇得天下之志亦輕易而
啖食於人正義曰尉若漢太尉大將軍之比也
籍其門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
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

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

索隱曰謂籍沒其一門皆爲徒隸後並視此爲常正義曰籍錄其子孫禁不得仕宦

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　黔首　鍾鐻　金人十二

咸陽北阪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巳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

約盟故歸其質子巳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巳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巳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

取焉自今巳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

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

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曁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爲三十六郡應劭曰黔亦黎黑也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名也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董卓傳云椎破銅人十及銅鐻以鑄小錢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十三枚徙清門裏魏

明帝欲將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鄴苻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英雄記云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至董卓而銅人毀也徐廣曰咸陽北阪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號渭城

立石封祠祀　封其樹爲五大夫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

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

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爲壇而祭之禪闡廣土地也瓚曰古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泰山下小山除地爲墠祭於梁父後改墠曰禪正義曰父音甫

海中有三神山　彭城　衡山　湘山

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自上南郡由武關歸

正義曰漢書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彭城徐州所理縣也州東外城古之彭國也搜神記云陸終第三子曰籛鏗封於彭爲商伯外傳云殷末滅彭祖氏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岣音苟嶁

音樓括地志云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陰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荊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名焉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因葬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廟在山南故言湘山祠

博浪沙　守縣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

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廵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敎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巳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

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瑯邪道上黨入

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正義浪音狠宇

宇宙縣赤縣索隱曰息恊旗疑韻息音銅綦反故國語范蠡曰得時不怠時不再來亦以息與臺爲韻

更名臘曰嘉平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太原眞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

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道書茅濛字初成今此云茅濛初成者爲神仙之道其意失也蓋由裴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益濛字遂令七言之詞有衍爾

贅壻　陸梁地　適遣戍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爲贅壻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强梁故曰陸梁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正義曰適音直革反戍守也廣

州記曰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陽桂陽輿地志云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諸五曰越嶺

阿房　隱宮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

房白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一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隱曰謂爲複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

閣道正義曰餘刑見於市者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

衡石量書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

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
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
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
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
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
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
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
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

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
天下知之以懲

正義曰衡秤衡也言表牋奏請秤取一石日夜
有程期不滿不休息

滈池君　祖龍

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
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
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
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

原缺第四十葉

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偏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如淳曰何猶問也索隱曰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爲窻也如淳曰甿古氓字氓民

裋褐

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 自誰何以下俱紀論

徐廣曰一作短小襦也音豎索隱曰趙岐曰褐以毛毳織之若馬衣或以褐編衣也裋一音豎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輯

史記

項羽本紀

異軍蒼頭特起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

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皁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晉灼曰殊異其軍為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為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瞻烏所止

蠭起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

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如淳曰蠭起猶言蠭午也衆蠭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曰凡物交橫為午言蠭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註云蜂午雜沓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

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　高會　芋菽　枝梧

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

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

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

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

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
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
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
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
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
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
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也
鈇質
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

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
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
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
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
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
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
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
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
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

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索隱曰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罪
崔浩云質斬人椹也又郭注三蒼云質莝椹也
沐猴而冠 講解
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
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
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
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
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

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
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
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
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
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
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
張晏曰沐猴獼猴也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
喻楚人性躁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蘇林曰講
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解

也漢書作媾解蘇林云媾和也是媾之與講俱
訓和也業事也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
辟易　檥船　面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
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
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
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
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

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
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
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
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
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
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
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
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
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
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
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
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
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
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
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
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
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

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
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
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
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
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
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
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
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
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

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我故人乎馬童面之指
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
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
正義曰辟易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
里徐廣曰檥音儀一音俄駰按應劭曰檥正也
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
人謂整船向岸曰檥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
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

高祖本紀

隆準　折券棄責　主進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
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
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
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
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
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
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
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
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
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
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
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
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
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

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
后也生孝惠帝元公主
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文
穎曰準鼻也索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
文穎說是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傅
別鄭司農云傅別謂券書也孟子云傅別謂大字
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可折
至歲終總棄不責也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爲之
帥索隱曰鄭氏云主賦斂禮錢也顏師古曰進

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賚聲轉爲進宜帝數負進
義與此同

求盜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

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爲鵲尾冠應劭云舊亭卒名弩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

案堵

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

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

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
沛公不爲秦王
　應劭曰案次第猪瀦堵也
乘塞
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
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
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
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
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典關內卒乘塞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
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榮
陽破楚京索閒
　李奇曰乘守也
擁篲　迎門
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
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
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
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
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
尊太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李奇曰爲恭也如今卒持帚者也
玉巵　無賴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
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
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
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應劭曰玉巵飲酒禮器也受四升晉灼曰許

　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illegible]間謂
　小兒多詐狡猾爲無賴
呂后本紀
酖
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
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
是乃徙淮陽王友爲趙王
　應劭曰酖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猶與

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
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
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
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
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
兵與齊合而發猶與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
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
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
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

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
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
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
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
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
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
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
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
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

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
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
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
器散堂下曰無為他人守也

索隱曰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
猶猿類也卬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
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度冰而聽水聲
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予冬涉川
猶予若畏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

云猶予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隣
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隣也

訟言

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
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
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
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
敢訟言誅之　漢書作誦言注同

徐廣曰訟一作公駰按韋昭曰訟猶公也索隱

曰韋昭以訟爲公徐廣亦云然蓋公爲得之公
言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說也
孝文本紀
大横庚庚
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横占
曰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
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
服虔曰庚横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
横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

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
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
者也索隱曰荀悦云大横龜兆横理也按庚猶
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
之情也杜預云繇兆辭也音冑
元元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
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
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
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
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
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軼音轍索隱曰戰國策云制海内子元元非兵
不可高誘註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
人云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
非一人也顔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未
安其說聊記異也
弛山澤　倉庾

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狗馬損郎
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
韋昭曰弛廢廢其常禁以利民應劭曰水漕倉
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曰郭璞
註三倉云庾倉無屋也
踐
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
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
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

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
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
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
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
矣頼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
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
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
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
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

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

服虔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索隱曰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

孝武本紀

薦紳　微伺　五時　先後　祠竈　穀道　主方　使物　巧發奇中

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
餘歲矣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
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
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
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
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者
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
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
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
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
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

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
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
澤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
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
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
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
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
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見時從其
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

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
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
索隱曰薦音搢搢挺也言挺笏於紳帶之閒今
作薦者古字假借爾漢書作縉紳徐廣曰纖微
伺察之時音止括地志云漢五帝畤在岐州雍
縣南孟康云畤者神靈之所止按五畤者鄜畤
密畤吳陽畤北畤先是秦文公作鄜畤祭白帝
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
黃帝下畤祭赤帝漢高祖作北畤祭黑帝是五

畤也孟康曰產乳而死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
字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
韋昭云先姒後姊宛音寃李奇曰食穀道引索
隱曰如淳云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
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
子炎帝作火官死爲今之竈神司馬彪註莊子
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李弘範音浩徐廣曰
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騶按如淳
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物鬼物也瓚曰物藥物

也時時發言有所中也

藥齊　梟　破鏡

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
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
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
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
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亳人薄誘忌奏祠泰一方曰天
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
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

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
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
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
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
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
青牡馬泰一皐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
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
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
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

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
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
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
破鏡如貙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
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爲梟羮以賜百官以惡鳥
故食之

栢梁桐柱　承露僊人掌

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

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古
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
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弗
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
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爲書於是誅文成將
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桐柱承露僊人掌之屬
矣
蘇林曰僊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服虔云用
梁栢頭按今字皆作柏三輔故事云臺高二十
丈用香栢爲殿梁香聞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
高三十丈丈七圍以銅爲之有僊人掌承露和
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脩莖之僊掌承雲表
之清露是也

汾陰脽上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
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天地
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
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

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
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
徐廣曰元鼎四年時也駰按蘇林曰脽音誰如
淳曰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
十餘丈汾陰縣在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
脽之北西流與河合也

旗自相觸擊

乃遣欒大因欒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
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悅大爲人長美

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
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爲臣賤不信臣又以爲
康王諸侯爾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
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
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
上曰文成食馬肝死爾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
曰臣師非有求人人主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
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
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
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鬬旗旗自相觸擊是時

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
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
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皐
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
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
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
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
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
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
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
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
也於是五利常夜示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
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夜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

正義曰旗音其文本或作棊說文云棊博棊也
高誘註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擣之以和磁
石用塗棊頭曝乾之置局上即相拒不止也

欵識　晏溫　鬺亨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
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欵識怪之
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
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
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
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
有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

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黄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甞鬺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黄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饗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

韋昭曰款刻也索隱曰識猶表識如淳曰三輔

謂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温也索隱曰許愼註淮南云晏無雲也徐廣曰烹煑也鬺音觴皆甞以烹牲牢而祭祀也索隱曰言鼎以烹牲而饗甞也觴字又作腸音殤漢書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鬲音歷謂足中不實者名之也

經史典奥卷之四十終

經史典奥卷之四十一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輯

史記

禮書

庶羞　朱絃洞越　三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

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

者傳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
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
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
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敎被服以成俗乎
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曰羞出于牲及
禽獸以備其滋味謂之庶羞鄭衆曰羞者進也
鄭玄曰朱絃練朱絲絃也越琴底孔包氏曰三
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寢兕持虎　鮫韅彌龍

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
養鼻也鍾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
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
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
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
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
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
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
必信至敎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
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
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
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
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若
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
情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
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
徐廣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音交韅者當馬掖
之革音呼見反索隱曰寢兕一以兕牛皮爲席

持虎者以猛獸皮文飾倚較及伏軾故云持虎
劉氏云畫之於旌竿及楯杖等以今所見爲說
也鮫韅者以鮫魚皮飾韅韅馬腹帶也徐廣曰
乘輿車金薄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
軛索隱曰彌亦音弭謂金飾衡軛爲龍此皆王
者服御崇飾所以示威武故云所以養威也此
文皆出大戴禮蓋是荀卿所說劉氏云彌猶飾
也璆然龍貌音虯
歸太一　利爵　成事　三宥　素幬　麻絻　先

散麻　拊膈

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梁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太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

之歌一唱而三嘆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

索隱曰貴本親用兩者合而成文以歸於太一太一者天地之本也得禮之文理是合於太一也隆者盛也高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謂禮之盛也鄭玄曰啐入口也索隱曰按儀禮祭畢獻祝西面告成是爲利爵祭初未行無算爵故不啐入口也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受胙爵而不嘗俎也索隱曰禮祭必立宥以勸尸食至三飯而後止每飯有宥一人故有三宥既是勸尸故不相食也禮記曰乘素車貴其質也鄭玄曰素車殷輅也幬音稠謂車蓋以素帷亦質之也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論語曰麻冕禮也孔安國曰冕緇布冠古者積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正義絻音免亦作冕儀禮士喪禮曰始死主人散帶垂之三尺禮記曰大功巳上散帶也索隱曰縣音懸拊音撫膈音格膈縣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亦質也鄒氏膈音膊蓋

依大戴禮也而鄭注禮云搏拊祝敔也大瑟而練朱其絃文通其下孔使聲濁且遲上質而貴本不取其聲又自三年巳下四事皆不取其聲也

守宮庭　房皇周浹

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説入焉而喪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

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

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

索隱曰言其性守正不謾遠行如常守宮庭也宮庭聽朝處諭君子心內常守禮義若宮庭焉

索隱曰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弗居也房音旁旁皇猶徘徊也周浹猶周匝言徘徊周浹委曲得禮之序動不失中則是聖人之行也

樂書

渥洼水中　蒲梢

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于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

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人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傍利長先爲土人持勒靽於水傍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

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
音窒曲之窒也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
汗血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索隱曰
梢音史交反又作騷亦同音

怗滯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

亂則無怗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槌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是故知樂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鄭玄曰怗滯弊敗不和之貌也索隱曰又本作怗懘者也正義曰怗弊也懘敗也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用不相壞亂則五音之響無弊敗也

煦嫗　區萌　角觡　昭蘇　嫗伏　孕鬻　殰殈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別異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欣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翮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

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正義曰區音勾草木據其成體之茂區萌據其新牙故曰達達猶出也菽豆之屬直出曰萌稻稷之屬也鄭玄曰無䚡曰觡索隱曰牛羊有䚡曰角麋鹿無䚡曰觡觡加客反羽翮鳥也角觡獸也鳥獸得天地覆育煦嫗故飛者則奮翅翮走者則生角觡也正義曰蟄蟲得陰陽煦嫗故皆出地上如夜得曉如死更有氣也鄭玄曰孕任也鬻生也

正義曰伏房富反羽鳥也毛獸也二氣既交萬物生乳故鳥生卵嫗伏之獸懷孕而生育之者也鄭玄曰肉敗曰殰殈猶裂也殰音讀殈音呼覓反胎生獸也卵生鳥也懷孕在內而死曰殰卵坼不成子曰殈令和氣不殰殈也

天官書

三能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三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

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蘇林曰能音台索隱曰案漢書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台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

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
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
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
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興
甲兵脩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坼也

衿　舝　攝提　疏廟

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
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
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

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
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
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
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
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
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
者惡之也
索隱曰衿音其炎反元命包曰鈎鈐兩星以閑
防神府闓舒爲主鈎距以備非常也正義曰占
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鈎鈐房心之間有客星出
及疏拆者皆地動之祥也徐廣曰舝音轄正義
曰說文云舝車軸耑鍵也兩相穿背也星經云
鍵閉一星在房東北掌管籥也占一反不居其
所則津梁不通宮門不禁居則反是也晉灼曰
如鼎之句曲索隱曰元命包云攝提之爲言提
攜也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正義曰攝提
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衡直斗杓所指紀八節
察萬事者也占色溫溫不明而大者人君恐客

星入之聖人受制也索隱曰元命包云亢四星
爲廟廷文耀鈎爲疏廟宋均以爲疏外也廟或
爲朝也正義曰聽政之所也其占明大則輔臣
忠天下寧不然則反是也

少微

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
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
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
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

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
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
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
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
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
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
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為鳥
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張素為厨主觴客
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

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
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
不具無處車馬

隋音他果反索隱曰宋均云南北為隋隋謂垂
下也春秋合誠圖云少微處士位又天官占云
一名處士星也正義曰廷太微廷藩衛也少微
四星在太微南北列第一星處士也第二星議
士也第三星博士也第四星大夫也占以明大
黃潤則賢士舉不明反是月五星犯守處士憂

孛相易也

觜觿　葆旅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
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
衆胃為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星也為
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
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為天街其陰
陰國陽陽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
星兊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

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
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
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
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
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
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

如淳曰觜觿為觜也正義曰觜觿六星在天苑
西主積藁草者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孽生為
葆晉灼曰葆菜也野生曰旅今之饑民采旅生

也索隱曰姚氏案宋均云葆守也旅猶軍旅也
言佐參伐以斬除凶也葆旅野生之可食也
河鼓 婺女
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室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
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
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
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
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
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

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
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
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
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
也
索隱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孫炎云河鼓之
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爲牽牛也正
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
軍中央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
星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占明大光潤
將軍吉動搖差戾亂兵起直將有功曲則將失
計也自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此星也
爾雅云須女謂之務女或作婺字正義曰須女
四星亦婺女天少府也南斗牽牛須女皆爲星
紀於辰在丑越之分野而斗牛爲吳之分野也
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主布帛裁製嫁娶
占水守之萬物不成火守布帛貴人多死土守
有女喪金守兵起也

歲星
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
正義曰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之精蒼帝之象
也其色明而內黃天下安寧大歲星欲春不動
動則農廢歲星盈縮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罰
人失次則民多病見則喜夫所居國人主有福
不可以搖動人主怒無光仁道失歲星順行仁
德加也
監德 降入 青章 跰踵 開明 長列 大音

長王　天睢　大章　正平　天泉　天皓　天
棓　彗星　天攙　天槍
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
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
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
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
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
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
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

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
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章甚章其
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
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
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
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
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
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
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
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
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
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
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
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
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
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
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
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

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
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
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
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
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
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
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
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
天攙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

頭兌

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按爾雅歲在寅爲攝提格李廵云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監德歲星在寅正月晨見東方之名單閼在卯也歲星二月晨出東方爾雅云卯爲單閼李廵云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單盡也閼止也降入索隱曰即歲星二月晨見東方之名其餘准此爾雅辰爲執徐李廵云伏蟄之物皆振舒而出故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

爾雅云在巳爲大荒駱姚氏云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故曰荒駱也駢踵天文志作路踵訓詁云踵今作踵也正義曰駢白邊反踵之勇反爾雅云在午爲敦牂孫炎云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韋昭云敦音頓開明天文志作啓明爾雅云在未爲叶洽李廵云陽氣欲化萬物故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爾雅云在申爲涒灘李廵云涒灘物吐秀傾垂之貌涒他昆反灘他丹反爾雅在酉爲作鄂李廵云作鄂皆物

芒枝起之貌鄂音愕案下文云作作有芒則李廵解亦近天文志作詻音五格反與史記及爾雅並異爾雅云在戌曰閹茂孫炎云萬物皆蔽冒故曰閹茂閹蔽也茂冒也天文志作掩茂雎劉氏音呼唯反爾雅云在亥爲大淵獻孫炎云淵深也大獻萬物於深謂蓋藏之於外也大章天文志亦作大星爾雅在子爲困敦孫炎云困敦混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爾雅云在丑爲赤奮若李廵云言陽氣奮迅若順也

索隱曰皓音昊漢志亦作昊正義曰歲星之精散而爲天槍天棓天衝天猾國皇天欃及登天荆眞若天猿天垣蒼彗皆以應凶災也天棓者一名覺星本類星者如末銳長四丈出東北方西方其出則天下兵爭也天彗者一名埽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爲災變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韋昭曰欃音參差

之參正義曰從楚咸及天攙者在西南長四丈
銳京房云天攙爲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天文
志云天攙主兵亂也槍楚行及天槍者長數丈
兩頭銳出西南方其見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
君伏死其辜

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
歲星廟也

熒惑

察剛氣以處熒惑

徐廣曰剛一作罰索隱曰姚氏引廣雅熒惑謂
之執法天官占云熒惑方伯象司察妖孽則徐
云察罰氣爲是春秋緯文耀鉤云赤帝熛怒之
神爲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晉灼云常以十
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
也

守犯

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
廟也

孟康曰犯七寸已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
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

填星

謹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

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鎭一宿二十
八歲而周天廣雅曰填星一名地侯文耀鉤曰
鎭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旋璣中宿之分也

白衣會

填星其色黃光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

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
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
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
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
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焠與金合
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生孽卿

正義曰星經云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饑與
水合爲變謀更事與火合爲饑爲旱與金合爲
白衣會也正義曰焠忽內反星經凡五星火與

水合為焠用兵舉事大敗與金合為鑠為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為憂離之軍却與土合為憂生孽卿與木合饑戰敗也索隱曰文耀鉤云水土合則成鑪冶鑪冶成則火與火與則土之子焠金成銷鑠金鑠則土無子無子輔父則益妖孽故子憂也

太白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

索隱曰太白辰出東方曰啓明故察日行以處

太白之位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又孫炎註爾雅亦以為晨出東方高三丈命曰啓明昏見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正義曰晉灼云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一名殷星一名大正一名熒星一名官星一名梁星一名滅星一名大囂一名大衰一名大爽徑一百里天文志云其日庚辛四時秋也五常義也五事言也人主義虧言失逆時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秋見西方以夕也

經天　贏　縮

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痺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

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

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又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沒太白晝見午上為經天也鄭玄云方猶向也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也影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

北也凡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周禮云日南
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孟康云會謂太
白也影日中之影也

辰星

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

正義曰晉灼云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索隱曰即正四時以治辰星之

位是也皇甫謐辰星一名毚星或曰鉤星元命包曰北方辰星水生物布其紀故辰星理四時宋均曰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也

地維咸光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正義曰四鎮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星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也

歸邪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

格澤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索隱曰格澤一音鶴鐸又音格澤格胡客反

旬始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

徐廣曰蚩尤也旬一作營李奇曰怒當音帑晉灼曰帑雌也或曰怒色青

枉矢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正義曰著音直畧反春秋云星隕如雨是也今
吳郡西鄉見有落星石其石天下多有也

景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
道之國

孟康曰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
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
韋昭云精謂青朗漢書作牲亦作腥郭璞註三
蒼云腥雨止無雲也正義曰景星狀如半月生

於晦朔助月為明見則人君有德明聖之慶也

望雲氣　杼雲　杓雲　蟄　鉤雲　穹閭　雲氣
各象其山川人民　卿雲　天開縣物　地動坼絕
川塞谿垘　逢俉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
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
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
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
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
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
高後兌而卑者郤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
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
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
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
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
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
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
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

天其蟄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
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
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
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
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
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
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
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
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

郁紛紛蕭索綸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
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
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
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絶山崩及徙川塞谿
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槀宮廟邸
第人民所次謡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
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産去就魚鼈鳥
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
正義曰春秋元命包云陰陽聚爲雲氣也釋名

云雲猶云云衆盛也氣猶餼然也有聲即無形也
勝音升剩反雲雨氣相敵也兵書云雲雄或如
雄雞臨城有城必降杅雲案兵書云營上雲如
織勿與戰也索隱曰劉氏杅音時酌反説文音
丁了反許愼註淮南云杅引也韰音五結反亦
作蜺音同正義曰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
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
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作華蓋也京房易光候
云視四方常有火雲五色見其下賢人隱也青

雲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也鄒氏云穹閭一
作亐閭天文志作亐字音穹蓋謂以氈爲閭崇
穹然而宋均云穹獸名亦異説也正義曰淮南
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勇澤氣多
瘖風氣多聾林氣多躄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
阻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廟氣多仁陵氣
多貪輕土多利足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
大湍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
也正義曰卿音慶索隱曰霧音如字一音蒙又

亡遘反爾雅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霧言蒙昧不
明也孟康曰謂天裂而見物象天開示縣象正
義曰趙世家幽繆王遷五年代地動自樂徐以
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太半壞地坼東西北三
十步徐廣曰士雍曰垘音服駰案孟康曰谿谷
也垘崩也蘇林曰垘流也俉迎也俏莊曰音五
故反索隱曰逢俉謂相逢而驚也俉亦作迕音
同化當爲訛字之誤耳
四始 戎菽爲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

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

正義曰謂正月旦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故云四始言以四時之日候歲吉凶也孟康曰戎菽胡豆也爲成也韋昭云戎菽大豆也又

郭璞註爾雅亦云胡豆與孟康同索隱曰趣音促謂風從西北來則戎菽成而又有小雨則其國趣兵起也

縣土炭

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畧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曆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正義曰言晷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

凌雜米鹽

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

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

正義曰凌雜交亂也米鹽細碎也言皐唐甘石等因時務論其書傳中災異所記錄者故其古驗交亂細碎其語在漢書五行志中也

犖犖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

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吳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

索隱曰犖音力卓反犖犖事之分明也

經史典奧卷之四十一　終

經史典奧卷之四十二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輯

史記

封禪書

伊陟贊巫咸

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

索隱曰尚書伊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告也

巫咸臣名今此言巫咸之典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典自此始也

鄜衍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

李奇曰鄜音孚山阪曰衍索隱曰鄜地名後爲

縣屬馮翊衍者鄭衆註周禮云下平日衍又李

奇云三輔謂山陵間爲衍也

葅稭

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

應劭曰稭禾稾也去其皮以爲席如淳曰葅讀曰租稭讀曰戞晉灼曰葅藉也索隱曰周禮祭祀侯茅葅說文云葅茅藉也

形解銷化　主運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羡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典不可勝數也

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如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也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索隱曰主運是鄒子之書篇名

湫淵　嘗禾　嘗醪　嘗駒　木禺龍欒車一駟

木禺車馬一駟　權火

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

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灞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壻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

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歳時奉祠唯雍四畤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畤春以爲歳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黄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

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歳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

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音將蓼反索隱曰湫音子小反又音子由反卽龍之所處也孟康曰嘗禾以新穀祭漢書音義曰禺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禺馬亦然欒車謂車有鈴乃有和欒之節故取名也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皐也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畤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曰權如字一音爟周禮有司爟爟火官張晏解非也

公社　東君雲中司命　先炊　巫保族纍　司命施糜　九天　靈星

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

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黒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歳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

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
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
以歲時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
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
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
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李奇曰公社猶官社索隱曰廣雅云東君日也
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中亦見歸藏易
也周禮以槱燎祠司命鄭衆云司命文昌四星

也正義曰先炊古炊母之神也社主即上文三
社之主巫保族纍二神名纍音力追反應劭曰
先人所在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祠
巫祝博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
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
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
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
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
施糜粥之神孝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三

輔故事云胡巫事九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
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
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方陽
天是爲九天也正義曰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羨
天三徙天四罰更天五睟天六郭天七咸天八
治天九成天也靈星者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
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
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
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

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
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
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
駕被具
孝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秘祝移過于下朕甚
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
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
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
社稷之福方内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

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所

正義曰顏師古云駕被駕馬之飾皆具

刺六經

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

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索隱曰小顏云刺謂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刺音七賜反

空侯

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

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

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
徐廣曰應劭云空侯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
器
河渠書
廝
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
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
漢書音義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
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索隱曰廝漢書作灑史記

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韋昭云疏決爲灑字音
疏跬反廝卽分其流泄其怒是也二渠其一則
漯川其二王莽時遂空也
瓠口
韓聞秦之好典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
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
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
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
就渠渠就用注塡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
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
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
西十五里又云焦穫藪亦名瓠在涇陽北城外
也邸至也至渠首起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
枯也
河壖 茭牧 稍入
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
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

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
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
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
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
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
令少府以爲稍入
韋昭曰壖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索隱曰茭乾
草也謂收茭及牧畜於中其田既薄越人徙居
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

商顏　岸善崩

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

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索隱曰徵音懲縣名也小顏云卽今之澄城

也顏又如字正義曰言商原之崖岸土性疎故善崩毀也

楗　楗石菑

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日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

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塡之有石以石爲之河決楗不能禁故言菑韋昭曰楗柱也木立死曰菑

平準書

鈞駟　稽市物　物踊騰糶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

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漢書作醇駟醇與純一色也或作騂非也李奇曰稽滿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稸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糶字作躍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韋二釋晉灼及馬融

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疏如淳曰踊騰猶低昂也低昂者乍貴乍賤也今案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

即山

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

索隱曰案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下文云即多銅山是也一解即山山名

武斷

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

武功爵

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

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服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

所制以寵軍功徐廣曰樂卿爵名也駰案漢書
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爲大庶長
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
又十九爵爲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索隱曰此
言武功置爵唯得至于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
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八庶
長爲樂卿十九至二十爲樂公乃以舊二十爵
釋武功爵蓋亦臆說爾非也大顔亦以爲然
蹛財　廢居居邑

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
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
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
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
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
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
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漢書音義曰蹛停也一曰貯也索隱曰蕭該案
字林云貯塵也音佇此謂居積停滯塵久也子
貢發佇鬻財是也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
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駰案服虔曰
居轂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劉
氏云廢出賣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爲廢
故徐氏云有所賣有所畜是也
鎔
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

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
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
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
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
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
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
然後得行
徐廣曰音容呂靜曰冶器法謂之鎔
白選　撍

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爲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也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

刑死罪罰二千僎馬融云僎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索隱曰撱音湯果反爾雅注撱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

龜甲文

牢盆

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

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也盆者煮鹽盆索隱曰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顏云蘇說是樂彥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

緡錢　稽諸物　自占　籍名田

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

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
犯令沒入田僮
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
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緡錢爲緡者詩
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索隱曰稓
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郭璞云占
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爲文簿送
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占音之贍反索隱

日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

均輸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
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
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
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
之不善者敎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
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
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
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
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
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
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
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

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
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
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
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
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
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

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
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佗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

赤側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

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

如淳曰赤側以赤銅爲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隱曰鍾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曰側邊也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

少反者　分曹

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反音幡反謂反使從輕也案劉德爲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爲使也

齊民　株送徒　火耕水耨　亭徼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

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

索隱曰晉灼云齊民中國被教齊整之人也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蒂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鬬雞勝

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鬬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鬬雞本勝時名故云株選徒者也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竝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衛邊之備也

僦費　牟大利

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

索隱曰服虔謂雇載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僦音子就反如淳曰牟取也

經史典奧卷之四十二　終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輯

史記

吳太伯世家

號句吳

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髪示不可用以避季歴季歴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

索隱曰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顔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句吳當如顔解而註引宋夷以爲地名者系本居篇云孰哉居藩離孰姑徙句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句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

齊太公世家

蒼兕

武王即位九年欲脩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黄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

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

蕩　履　包茅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姫戯船中蔡姫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姫弗絶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濵齊師進

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

賈逵曰蕩搖也杜預曰履所踐履之界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

好內　內寵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

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

服虔曰內婦官也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

魚菽之祭

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駔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

子鼎子陽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
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鼎子晏圉奔魯八月齊秉意
茲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
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
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
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
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
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
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

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

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祀言魚豆者示薄陋無
所有也

魯周公世家

匑匑 亮闇 讙

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初成
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
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
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
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
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
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
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
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於外為與
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
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
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

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
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
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
以誡成王

徐廣曰匑匑謹敬貌也見三蒼音窮窮一本作
夔夔也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
乃有信嘿三年不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楣謂
之梁闇謂廬也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
其言久矣

固實　夷宮

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

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春　鄋瞞

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獲長翟緣斯晉之滅路獲喬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舂猶衝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

鄋瞞長翟國名正義曰鄋作瘦音所劉反瞞莫寒反

童心　三易衰　寶器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爲君是爲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

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賜昭公寶器巳而悔復詐取之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

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寶金可爲劍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謂大曲之弓也

芥雞羽　金距

季氏與郈氏鬬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
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僞讒臧
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
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
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
囚於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
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
殺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

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
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

　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杜
　預曰或云以膠沙播之爲芥雞金距以金錔距

斷斷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
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
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
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魯世家）

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
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
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
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
爲道衰也故繁欽遂行賦云涉洙泗而飲馬恥
少長之斷斷是也今按下文云至于揖讓之禮
則從矣魯尚有揖讓之風如論語音間爲得之

曹叔世家

駢脅

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釐
負羈諫不聽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
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
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
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

　韋昭曰駢者并幹也正義日駢白邉反脅許業
反

宋微子世家

象著　箕子橾

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索隱曰箸音持畧反按下文云爲象箸必爲玉桮桮箸事相近周禮六樽有犧象箸壺泰山箸尊者箸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則杯箸亦

食用之物並通爲器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改其操也

漸漸　油油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佼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佼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涕泣

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又依字讀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

目

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說目而覩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卽位十年爾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弒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弒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

爲莊公

服虔曰目者極視而睛不轉也

門闔

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因殺太宰華督

何休曰闔門扇

文馬

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
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䕂不及故怨馳入鄭
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
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

賈逵曰文貍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正義曰

按文馬者裝飾其馬四伯匹用牽車伯乘遺鄭

贖華元也又云文馬赤鬣縞身目如黃金

晉世家

偏衣　金玦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
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
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
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
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
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
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
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脩巳
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
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

服虔曰偏裻之衣偏異色駮不純裻在中左右

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

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服虔曰

以金爲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

楚世家

坼剖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

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
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
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
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

于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

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爲作者妄記廢而

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

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

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脩巳背坼而生禹
簡狄胷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黄
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胳下水
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
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
天地云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
乎詩云不拆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
之婦人常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
害故美其無害也

折鉤之喙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
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
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
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
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
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
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
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歳滅庸六
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
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
日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
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
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
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
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
必輕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

乃歸

正義曰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卩之尖也言
楚國戟之鉤卩尖有折者足以爲鼎言鼎易得
也

射騏鴈羅鶩　諸新繳　蜀　還　膺擊　垂頭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
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鶩小矢之發也何
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
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

趙者鶀鳫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
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
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鳬鴈
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
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絶而上蔡之郡壊矣還射
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
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擊郯國
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

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
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
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
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則
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
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
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
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
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

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
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
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
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
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
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
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
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

徐廣曰呂靜曰鸗野鳥也索隱曰鶀音其小鴈
也鄒誕鸗音盧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徐廣
曰以石傅弋繳曰碆碆音波索隱曰碆作磻音
播傅音附噣音晝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
也還音患謂遶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
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爲防也索隱曰韓魏
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本作鷹非索隱曰垂頭
猶中頭也言欲吞山東
三翮六翼

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結怨於兩周以塞鄒魯之

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弒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索隱曰翮亦作融同音歷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卽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

越王勾踐世家

保棲

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

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

杜預曰上會稽山也索隱曰鄒誕云保山曰棲

猶烏棲於木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正義曰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

習流　君子　諸御

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索隱曰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

鄭世家

食指

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

服虔曰第二指

樓車

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

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

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

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

趙世家

鄂鄂

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銅料　摩笄

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

正義曰料音斗合作枓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說文云銅也笄今簪也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為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一十五里有馬頭山

趙襄子旣殺代王使人迎其姊代王夫人曰以
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
死使者亦自殺也

榮椽

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
三年大戊午爲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
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鄄魏敗我懷攻鄭
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
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

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
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
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
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
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
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孼十九年與
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
臺
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
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爲臺非也按榮椽是良
材可爲椽斲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
之以爲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
椽榱也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也

熒熒 娃嬴

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
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
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
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

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
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
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
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
苕毋逐曰陵苕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苕音條毛
詩疏云苕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蔓似登豆而細
葉似蒺藜而青其華細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
藿也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徐廣曰古
史考云內其女曰娃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之

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

却冠秫絀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

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禮同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多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

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絀亦縫紩之別名也鉥

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別本作鮭冠黎緤也

魏世家

危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

危棟上也索隱曰騎音奇禮云中屋履危蓋昇屋以避兵也

經史典奥卷之四十三 終

經史典奥卷之四十四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輯

史記

田敬仲完世家

襲　醇　稀　脊　棘　軸　予　胶　昔　幹　疏　鎛　較

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

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
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
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
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
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
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
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
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
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

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
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
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
子曰謹受敎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
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
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
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
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
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

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
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
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
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徐廣曰攫以爪持也音巳足反徐廣曰醳一作
舒索隱曰醳音釋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豨
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爲車輪至滑而堅也然
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

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毋事須順從也幹一作乾
音孤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栝幹
則栝昔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
諸檠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傅音附罅音呼嫁
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傅合
於疏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待拘
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民也索隱
曰較者校量也

稷下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索隱曰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爾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曰莒子如齊盟於稷　是也

孔子世家

野合　圩頂　僂　傴　俯　循牆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愼也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爲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爾圩音烏頂音鼎圩頂言頂上窊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服虔曰僂傴俯皆恭敬

之貌也杜預曰循牆言不敢安行

夔罔閬　龍罔象　墳羊　節專車　封禺

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夔音逵閬音兩家語作魍魎繅音騷然山繅獨一足是山神名故謂之夔夔一足獸狀如人也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沭腫唐固曰墳羊雌雄未成者也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顯案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武康縣今屬吳興郡

劒㩪　歷階　熒惑

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

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

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袚音弗謂舞者所執故周禮謂有袚舞撥音伐撥謂大楯也歷階謂歷階級也故王肅云歷階登階不聚足索隱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侮

纍纍若喪家之狗　楛矢　石砮　肅愼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愼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愼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歛而槨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韋昭曰隼鷙鳥今之鶚

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爲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隆而死正義曰隼音笋毛詩義疏鷂齊人謂之鷙正或謂之題眉或曰省鷹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正義曰肅愼國記云肅愼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强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國方有此矢

憖遺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

王肅曰弔善也憖且也一老謂孔子也

折中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世家論

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陳涉世家

鴻鵠 閭左 唱 次 叢祠 篝火 梃 張楚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

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

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桀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

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與黄鵠也鵠音戶酷反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强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革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唱漢書作倡倡謂先也張晏曰次戍人所止處也

叢鬼所憑焉孔文祥又云伺切閒隙不欲令衆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爲叢位徐廣曰篝或作帶也篝者籠也音溝挺猶脫也索隱曰按脫卽奪也說文云挺拔也案謂尉劒拔而廣因奪之故得殺尉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

視日　人奴産子

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産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

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司馬季主爲日者索隱曰人奴産子小顔云猶今言家産奴也

夥頤　沈沈

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

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

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含一作金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謂多爲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其物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

外戚世家

丐沭　公昆弟

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
歲時家貧爲人所畧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
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
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
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
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
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
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
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

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
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
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
不爲置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
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
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愼
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
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
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
其侯

索隱曰丐音蓋丐者乞也沐米潘也謂乞潘爲
弟沐也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
即皇后從昆弟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
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

祓　尚衣軒中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
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
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因

過平陽主主見所待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
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
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
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
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
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
遂有身

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呂后本紀
亦云三月祓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

之也索隱曰小顏祓音廢今亦音拂謂祓禊之遊水自潔故云祓除也正義曰尚主也於主衣車中得幸也

楚元王世家

巨嫂　櫟釜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爲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巳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

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大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爾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

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今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歷釜旁使爲聲漢書作轑音勞

荆燕世家

推轂　歆望　跳驅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高帝三年澤爲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巳得金卽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

就天下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巳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尚歆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

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爲天子天子乃徙澤爲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

如淳曰呂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爲

長者贊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稚正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音目誰反索隱曰觖音決又音窺睡反猶怨望也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

齊悼惠王世家

妄庸 物

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

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恠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

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姚氏云物怪物

蕭相國世家

文無害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

而去漢王所以盡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索隱曰漢書云何爲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爲沛掾是何爲功曹掾

曹相國世家

中涓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

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涓音古玄反

顆

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

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顜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

覯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

經史輿地卷之四十四終

經史輿地卷之四十五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

史記

留侯世家

狙 圯 殆天授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

之跪曰諾五月平明良往父巳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甞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

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説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

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應劭云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嘗訓經也閒閑字也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應劭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索隱曰殆訓近也

鯫生

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

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

索隱曰鯫謂小魚也音趣勾反

豎儒

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爲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漢書作乃公

道引不食穀　四人　等夷
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
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
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用
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刼留侯曰君
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
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
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
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

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
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
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
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
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
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
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
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
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

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
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
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
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
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
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
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
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
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

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
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
於是上自將兵而東
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索隱曰
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
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
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
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

日甪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里皆王邵據崔氏
凋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爲此說如淳曰等
夷言等輩

調護　矰繳　三寸舌　赤松子

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

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鴈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

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繒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
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

魁梧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

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世家論

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忤蕭該云今讀爲吾非也小顔云言其可驚悟於人

陳丞相世家

糠覈　負郭窮巷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予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徐廣曰覈音核駰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謂麄屑爲紇頭索隱曰高

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

讙　冠玉

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

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

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臝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索隱曰讙譁也音權又音喧漢書作皆怨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

惡草具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

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卽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急欲攻下滎陽城項

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馮諼以草具如淳云䕩草麁惡之具也

主臣

居頃之孝文皇帝旣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

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

張晏曰主臣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

絳侯周勃世家

織薄曲　吹簫給喪　材官引彊　殿　多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

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

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爲生業也韋昭云北方謂薄爲曲許愼註淮南云曲葦薄也索隱曰左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漢

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服虔
曰畧得毆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瓚曰在軍後
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
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討功則曰殿
最獨提則曰多多義見周禮如淳曰周禮戰功
曰多

最　當馳道

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
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

經史與奧　卷四十五　十四

好畤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
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
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
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四川東海郡凡
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穎陽侯共食鍾離
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
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
百八十戶號絳侯

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爲最馳道高祖所行之
道或以爲秦之馳道賈山傳云秦爲馳道東窮
燕齊也

椎少文

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
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
如此

瓚曰趣爲我語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
不橈曲直至如椎索隱曰大顏云俗謂愚爲鈍
椎音直追反

經史與奧　卷四十五　十五

牘背　冒絮　提

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
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
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
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勃
之益封受賜盡以與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
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
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
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

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
吾嘗將百萬兵安知獄吏之貴乎
李奇曰吏所執簿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
宓以簿擊頰則亦牘之類也徐廣曰提音弟
駰按應劭曰冒絮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
遭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
上巾爲冒絮服虔曰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
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爲得恚者嗔也遭
者逢也謂太后嗔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蠻
陌之陌入聲方言云幪巾南楚之間云陌額也

不相中
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
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
從理
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
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
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
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
餓死指示我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
彀弓弩　軍禮見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
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
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
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
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
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

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
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
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
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
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索隱曰彀者張也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左傳晉
郤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揖鄭衆注
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是

剽輕　陬

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令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

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爲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剽音七妙反輕讀從去聲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

胾　尚席取櫡　工官尚方　被　簿責

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

尉

韋昭曰胾大臠也音側吏反索隱曰臠音李轉反謂肉臠也應劭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劉氏按輿服雜事云尚席掌武帳帷幔也櫡音筯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駰按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

梁孝王世家

著籍　義格

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

正義曰著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

門也如淳曰枝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故閣也

罍樽　措指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太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

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

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邵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笮索隱曰措音迮側格反漢

書王陵傳迫進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笮也

謂爲門扉所笮

五宗世家

廟壖垣　祖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巳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壖外行馬內田音人掾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壖垣壖外之短垣也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爲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嫘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爲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爲嫘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嫘祖黃帝妃無爲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軷祭脯酒而巳按今祭禮以軷壤土爲壇於道則用黃羝或用狗以羝血釁左輪

無訾省　設詐究變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

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

蘇林曰爲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

持詭辯以中人　榷會　經租稅　禨祥　行徼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
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
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
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
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
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
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
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

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
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榷
會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
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
與姦淖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好
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
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
廢

索隱曰謂詭詐之辯以傷中人韋昭曰榷會平
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
之索隱曰榷音角獨言榷謂酤榷也會音儈古
外反謂爲賈人專榷買賣之賈儈以取利若今
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榷爲平其注解亦得經常
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服虔曰禨
祥求福也索隱曰按埤蒼云禨祆祥也列子云
荊人鬼越人禨謂楚信鬼神越信禨祥者也索
隱曰行徼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

巡徼而伺察境界
有所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
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
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
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
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
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
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

的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爲脫桂
袠免簪笄施玄的結刕釵的即釋名所云也說
文云姅女汙也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姅音
半

三王世家

虐老獸心　邊萌　俷德　廢備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
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玆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

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
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
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
敎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
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萌一作甿草服云甿
民也三蒼云邊人云甿也俷一作非蘇林云非
廢也本亦作俷俷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
作菲俷符味反褚先生解云言無乏武備常備

匈奴也　右燕王策

經史典奧卷之四十五終

經史典奥卷之四十六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輯

史記

伯夷列傳

概見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畧也蓋以由光義至高

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采薇　較著

其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

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鱉也正義曰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

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索隱曰較
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
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

死權　馮生

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

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馮者恃也音憑言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卽貪之義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貪生乃成其史記

管晏列傳

服度　六親　四維　輕重　權衡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疆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

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管子曰四維者禮義廉恥也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

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愼之

衡命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卽行

九府　執事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傳論

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畧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軼音逸

老莊申韓列傳

藏室 蓬累 良賈深藏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卽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

正義云藏在浪反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

段干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

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别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

寓言　胠篋　詆訿　畏累虛　屬書離辭　剽剝

儒墨　洸洋　孤豚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未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索隱曰莊子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相對語故云偶言又寓寄也别錄云寄辭于其人也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詆音邸訿音呰謂詆訐毀呰孔子也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玄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然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正義曰屬音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剽定妙反剝猶攻擊也洸洋音汪羊又音晃養又作瀇洋音翔已音紀孤小也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

孤憤　五蠹　內外儲　說林　說難

韓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

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
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
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
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
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
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
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事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
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

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
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
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
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
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
篇
鬻權 借資 嘗巳
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
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

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
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
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
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
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
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
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
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
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

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
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
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
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巳徑
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
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野草而倨侮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索隱曰韓子術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
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曰說人
主愛行人主以爲借人之資籍也論說人主所
憎惡人主則以爲嘗試於巳也

概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
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
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
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

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
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
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
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索隱曰概猶格也正義概古代反

慘礉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
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傳論
礉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鞫傲深刻

司馬穰苴列傳

立表下漏　枹鼓

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
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
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
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
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

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巳之軍而
巳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
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
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
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
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
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
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
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

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狥三軍

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挺也

少褒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傳論

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褒

孫子吳起列傳

臨質 控捲 搏撠 批亢擣虛 形格勢禁

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

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索隱曰質猶對也謂將對射之時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卽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也謂救鬬者當善揭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按撠謂以手持撠刺人也索隱曰批音白結反亢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

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此
嘗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謂若批其相亢擊
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
爲解兵也

伍子胥列傳

屬鏤　縣吳東門　鴟夷革

吳王聞伍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
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
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

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
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
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
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
頸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

鏤錄于反索隱曰抉音烏穴反抉亦決也正義
曰東門鱔門謂鯆門也今名葑門鱔音普姑反
鯆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此
門有鱔鯆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鱔魚一
名江豚欲風則涌之也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
爲鴟夷鴟夷榼形

仲尼弟子列傳

冠雄雞　佩猳豚　委質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
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
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冠以雄雞佩以猳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

帶之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
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
於其君也

具臣　執勇

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
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
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
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
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

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
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
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
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
而蒯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
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
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
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
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

殺之蒯聵勿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
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
免遂結纓而死

孔安國曰具臣言備臣數而已執勇言恭謹謙
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

虛莽　屈盧　廢舉　時轉貨貲

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
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
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
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
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
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
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
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
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
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
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
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

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
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
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
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
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
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
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
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
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

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
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
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
貨貲善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
金卒終于齊

虘音嗟莽音莫朗反索隱曰有本作楙恐誤也

鈇音趺訓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虘矛名

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

經史輿典　卷四十六　十九

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資取貲利也索隱曰
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
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
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錢也

取室　五丈夫子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
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
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
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
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
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
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
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
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
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復使行遠
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

經史輿典　卷四十六　二十

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
之三世九二甲寅木爲世六五景行水爲應世
生外象生象來爻生內互象艮別子應有五子
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
變爲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
知短命他以故也

商君列傳

末利　收孥　爲籍　家次

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

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
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
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
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
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
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
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

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
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謂
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
無功不及爵秩也索隱曰家次謂各隨其家爵
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

冀闕　阡陌封疆　斗桶

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
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
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
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

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
此門闕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
也彊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桶
音勇今之斛也

欵關　相杵　操闟戟

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
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

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
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
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
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
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
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
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
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

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
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
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緩秦之貴公子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
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
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
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
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
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
韋昭曰欵叩也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
勸也徐廣曰操一作參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
戟索隱曰闟亦作鈒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臈反
參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
矛戟者名顏野王云鋋也方言云矛吳楊江淮
南楚五湖之閒謂之鋋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
格也旁有格
蘇秦列傳
揣摩　少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
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
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
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
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
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
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
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

秦
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
伏而讀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
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
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
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
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委反摩音莫何反
鄒誕本作揣靡靡讀亦爲摩王劭云揣情摩意
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爲一篇也高誘曰揣定也

摩介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
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劉氏云
少謂輕之
千純
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
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
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純音淳高誘
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又禮鄉射云其賢於其

若干純純數也音旋
谿子　少府　時力　距來　棠谿　墨陽　合膊
鄧師　宛馮　龍淵　太阿　鐵幕　革抉　㕮
芮　雞卩　牛後
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
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
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
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
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
皆出於冥山棠■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
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㕮芮
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
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
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
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
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
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
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

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卩無爲牛後今
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
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
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
不肖必不能事秦
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緊時力
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
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正義曰棠谿故城
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

劒是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膊戰國策作
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鄧國有工鑄劒因名鄧
師宛人於馮池鑄劒故號宛馮吳越春秋曰楚
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
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劒可乎風胡子
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劒一曰龍淵二曰太阿案
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
刀劒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劒楚之寶劒也以
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

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
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劒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
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
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索隱曰戰國
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鄒誕云莫一
作陌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劒皆能
斬之抉一作決謂以韋為射決決射韝也吷與
瞂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戰國
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

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
從後也正義曰雞尸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
出糞也

軥軥　殷殷　干遂　劾實

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
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煑棗無胥西有長
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
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
日夜行不絕軥軥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

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
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
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
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
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
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
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
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

於羣臣之説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

正義曰鞠𢈪宏反殷音隱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爲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爲名也索隱曰効實謂割地獻秦以効已之誠實

六博蹹鞠　狠顧　虚喝

説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戸臣竊度之不下戸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中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菑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虚喝驕矜而不

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

劉向別録曰蹵鞠者傳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蹹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戯而講練之蹹徒猥反鞠求六反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棊故云六博別録云蹵鞠者蹵亦蹹也促六反狠性怯走常還顧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虚作恐喝之辭以脅韓魏也

委蛇蒲服　負郭田

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仆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曰負郭

烏喙

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爲烏喙之類也

索隱曰廣推云蘇奥毒附子也一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

詳僵

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郄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

羿也

索隱曰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

經史典奥卷之四十六　終

經史典奥卷之四十七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輯

史記

張儀列傳

跿跔科頭　貫頤奮戟　探前趹後　捐甲徒裼

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羮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

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索隱曰啜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羮也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羮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羮不斟是也

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跔又音劬奮戟言
執戟奮怒而入陳也正義曰兩手奉頤而直入
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趍入陣也謂
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趹於後趹音烏穴反趹謂
後足抉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
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索隱曰徒跣
也裼袒也謂袒而見肉也

熱毀

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

郭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
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
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
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
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
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
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
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

跿跔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跿跔科

犀首　燒掇焚杅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
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
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
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
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
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
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
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

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
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
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人百人遺義
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
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索隱曰
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杅音煩烏謂
焚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且燒焫獲君之國是

說其事也

衡道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傳論

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秦合從張儀連衡也

樗里子甘茂列傳

滑稽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索隱曰滑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禽困覆車

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願公孰慮之也

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

白起王翦列傳

怚

投石超距

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

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
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
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
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
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
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
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
遂敗走

怚音麄怚一作粗徐廣曰超一作拔駰案漢書

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
法飛石重十二斤爲㩲發行二百步延壽壯力
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超距猶跳躍也

孟子荀卿列傳

赤縣神州　稗海　濫　懼然顧化　側行徹席
擁篲先驅　方枘欲内圜鑿　牛鼎　稷下先生

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
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
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
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
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
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
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
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
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
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
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
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

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
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
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
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
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
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
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
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
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
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
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
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
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
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
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
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
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
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
義也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
爲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
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爲後代之本故云濫耳索
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
然注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
者是易常閒而貴異術也按字林云襒音疋結
反莘卾音敷茂反張揖三蒼訓詁云襒報也謂

側行而衣襒席爲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索隱曰彗帚也謂爲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
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爲敬也方枘是筍也
圜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
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
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
干世主猶方枘圓鑿然也呂氏春秋云涵牛之
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
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

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按稷齊之城門也或
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
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騈音步堅反又步經
反

開第康莊之衢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
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
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
致天下賢士也

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談天衍　雕龍奭　炙轂過髡　三爲祭酒　堅白
同異之辯　劇子之言　尸子長盧　善守禦爲節
用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
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
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
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
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
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方之教楚
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
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
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
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
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
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
盡如炙輠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
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
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
爲官名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爲
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
之位而皆爲其所尊故云三爲祭酒晉太康地

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
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
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
也劇子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曰著
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
有劇孟及劇辛也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
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
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

刑伎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
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
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
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
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
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
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
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
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
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孟嘗君列傳

短褐　舍業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
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
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
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
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
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
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
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
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
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
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
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
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
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
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

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
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
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
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
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
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
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
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
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

索隱曰短音豎豎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

便事也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

劉氏云舍音捨謂爲之築舍立居業也

更封傳

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

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臧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

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

收邑入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

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

索隱曰舍人官徵記姓而畧其名故云魏子收

謂收其國之租稅

躡屩　傳舍　蒯緱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謌

日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

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

屩音腳字亦作蹻又作僑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蒯草名音蒯蕢之蒯緱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緱也

市朝　所期物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

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

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
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
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
之言敢不奉教焉
索隱曰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
位因言市朝云耳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
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
亡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
不顧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躄者槃散　罷癃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
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
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
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
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
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
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

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
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
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
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
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
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
進躄者因謝焉
索隱曰上躄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跚音同躄
跛也罷音皮癃音言宮反罷癃背疾言腰曲而
背癃高也

頴脫　㩦銅盤　錄錄
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
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
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
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
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頴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

楚與十九人議論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
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
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
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劒
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

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
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
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
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擧鄢郢再戰而燒夷陵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
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
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

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
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
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
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
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
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
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
爲上客

鄭玄曰頮環也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王

邵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之貌也

躡蹻擔簦　媾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
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illegible]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

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爲
簦媾音古后反求和曰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

亦和也

信陵君列傳

舉烽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輙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

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文頴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眂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俾倪

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

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正未反倪音五弟反正義曰不正視

間語　嚄唶　鸛矢

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

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

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
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
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
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
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
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
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
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
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

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
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
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
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
鄉自剄

索隱曰閒音閑謂靜語也嚄唶上音烏百反下
音莊白反謂多詞句也正義曰聲類云嚄大笑
唶大呼韊盛弩矢韊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
簏而短也

豪舉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
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
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
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
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
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
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

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
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
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
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

范雎蔡澤列傳

折脅摺齒　簀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
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

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范雎辯口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旣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簀置厠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

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

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索隱曰簀謂葦荻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屍也

累卵　草具

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

正義曰按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卽壞九層臺也索隱曰

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麁食草菜之饌具也

桀質　結緣　縣藜　和朴　概

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

之賀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
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
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
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
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
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
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
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
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

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
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
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
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
傳車召范雎

索隱曰椹音陟林反椹者莝椹也質剉刃也謂
腰斬者爲椹質也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正義
曰縣音玄劉伯莊云珍玉朴也概一作溉音同
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闞謂闞涉於王心也

跽

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酒然變色易容者秦
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

索隱曰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跛地

綈袍

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
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

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絁也今之麄袍

晏駕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
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
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
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

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
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
當駕而晚出

曷鼻巨肩　魋顏蹙齃膝攣　持梁刺齒肥　釜鬲

原缺第三十葉

曲郿索隱曰釜音父鬲音歷欵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欵訓曲故云曲郿也

大投　分功

觔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　蔡澤說范雎

班固奕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䮍謂投投瓊也索隱曰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

樂毅列傳

罽

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罽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

原缺第三十二葉

也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

經史典奥卷之四十七終

經史典奥卷之四十八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注　明來斯行輯

史記

廉頗藺相如列傳 趙奢李牧附

設九賓於廷　嘻

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戒

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

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嘻音希乃驚而怒之辭也

缻

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

擊缻

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缻

音缶

肉袒負荆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

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寛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爲鞭也

胥後令

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内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

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爲須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

令令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胥後令令云
耳
遺矢
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
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
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
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
莫府 閒諜 殺 委 襜襤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
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
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
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
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
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
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

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
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
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
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
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
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
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
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爲大非也崔浩云古
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爲
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古字少

耳索隱曰閒諜上紀見反下音牒彀音古候反
彀謂能射也委謂棄之於其殺畧也襜都甘反
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騶又案如淳曰胡名
也在代地
田單列傳
傳鐵籠 轊折車敗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
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巳而保莒城燕

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

徐廣曰傅音附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傅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轊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轊車軸頭也音衛

操版插

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

索隱曰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版插也

魯仲連鄒陽列傳

俶儻　紹介　無從頌而死　噫嘻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决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

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

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

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志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

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

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
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
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
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
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
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
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

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
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
軍五十里

索隱曰廣雅云俶儻卓異也俶天曆反魯連子
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
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
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
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
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
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
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
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
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索隱曰紹介
猶媒介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
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鮑焦周之介士
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
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索
隱曰噫嘻上音依不平之聲下音希驚恨之歎

也

駃騠

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
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
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
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鄒陽獄中上書

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
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食音寺

駃騠音决蹄北狄良馬也

屈原賈生列傳

屬草藁　離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索隱曰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

察察　汶汶　溫蠖　陶陶　莽莽　孔靜幽墨

章畫職墨　敘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

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斵兮孰察其揆
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
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雉翔
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王逸曰祭祭巳潔靜汶汶蒙垢䵋索隱曰汶汶
音門門猶昏暗不明也嫂音烏廓反溫嫂猶惛
憒楚詞作蒙世塵埃哉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
貌莽音姥莫古反孔甚也墨無聲也言江南山
高澤深視之眴野甚清靜歎無人聲章明也度

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脩前人之法不
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笯籠落也笯音奴
又音女加反籠落謂藤蘿之相籠絡也

嚜嚜　康瓠　訊　堙鬱　融爚　蟺與蛭螾　搖
增翮　汙瀆　鱣鱏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
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
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
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
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
邪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
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
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
訊曰巳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
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
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蟺與蛭螾所貴聖
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

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歷
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
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逝而去
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
鱏兮固將制於螻蟻

應劭曰嚜嚜不自得意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
之甈大瓠也康容也斡音筦筦轉也康空也斡
音烏活反甈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瓠也
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訊音信劉

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詁
音碎也堙鬱漢書作壹鬱彌融爚一云偭蟂獺
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汲深藏以自
彌遠光明以隱處也漢書蛩字作蝦葦冊曰蝦
蝦蟇也蛭水蟲蟥丘蟥也蛩音蟻漢書作蝦言
偭然絕於蟂獺况從蝦與蟥蛭也蛭音質蟥音
引徐廣曰一云遙增擊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
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徵起則合加動羽
翮遠逝而去之索隱曰汙瀆也瀆小渠也鱣鱏

大魚也瓚曰鱏魚無鱗口近腹下

服 日施 汾穆 糾纆 大專槃物 坱軋無垠

控摶 怵迫 掘 或或 釋知遺形 抵 養

空 憃削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
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
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
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於坐隅
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
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
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
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
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
嬗汾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
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
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
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

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坱軋無垠
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
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
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
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列
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
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
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恬

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廖廓忽荒兮
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
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
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
兮知命不憂細故慸薊兮何足以疑
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
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曰鄧展云似
鵲而大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爲鴞
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施

亦作斜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沕移
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沕音勿禍
福相爲表裏如糾纆纏索相附會也瓚曰糾絞
也纆索也索隱曰纆徽也通俗文合繩曰糾字
林纆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漢書專字作鈞如
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漢書
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
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
形者也其氣坱軋非有限齊也案無垠謂無有

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坱軋者
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昧也坱烏郎
反軋於黠反如淳曰控引也控摶玩弄愛生之
意也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
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曰仕諸侯爲私時天子
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
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摑音華板反又音睆
說文云摑大木柵也漢書作儲音去阬反或或
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衆懷抱

好惡積之於心意索隱曰遺形者形故可使如
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
我汝知之乎坻一作坎駰案張晏曰坎水中小
洲也鄧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
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慸音士介反薊音
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慸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
不足慸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
呂不韋列傳
進用不饒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
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
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
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
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
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
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
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子之門而乃大吾門

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

索隱曰下文及云以五百金爲進用宜依小顏
讀爲賫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

釣奇

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
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
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
至大期時生子政

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
居也

刺客列傳

飲器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
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
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
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
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

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裴
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
子也皆非椑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
爲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
頭爲溲杯故也

市井　皮面決眼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
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
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
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
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
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
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
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
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

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
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
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
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
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
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
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

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
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
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
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
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
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
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
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
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

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
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
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
遂以死

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
市井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
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
反

於邑　絕從　濡忍

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
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
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
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
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
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
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
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
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已者死今乃

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
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
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晋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
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
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
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
知人能得士矣

索隱曰劉氏云於邑煩冤愁苦也索隱曰重音
持用反重猶復也爲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
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
無足旁而徐氏以爲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
反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
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
暴骸之爲難也

目攝　善擊筑　酒人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
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
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

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楡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
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
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
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楡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
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
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
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
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

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
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
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巳意因怒視以攝整
之也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
字正義音子廉反徐廣曰飲酒之人
寒心　購
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
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

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
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矣願太
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
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
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
寒言可爲心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
與爲燕媾同媾合也漢史購講兩字常雜今言
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
蔽席

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
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
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
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
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
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巳
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
蔽一作撥一作拂索隱曰蔽音疋結反蔽猶拂

也
揕　偏袒搤捥　切齒腐心　焠　濡縷　忤視
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
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
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
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
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
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
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

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
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
敎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
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
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
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
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
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

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
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
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
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
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
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
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
不顧

揕音張鴆切揕謂以劍刺其胷也捥一作搤索
隱曰搤音烏革反腕音烏亂反字書作𢶍掔後
日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切齒
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
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焠染
也音忽潰反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
絲縷便立死也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
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

操其室　負劍

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
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
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
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
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
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
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
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

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
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
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
自引而起袖絕拔劒劒長操其室時惶急劒堅故不
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
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
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
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
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

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
乃曰王負劒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
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
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
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
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
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
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索隱曰室謂鞘也燕太子云左手揕其胸秦王

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姬人鼓
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
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
走之索隱曰王劭曰古者帶劒上長拔之不出
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劒
庸保　畏約　矐
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
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
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

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
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
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
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
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
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
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
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
人

欒布傳曰賣庸於齊爲酒　作酒家保
索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鶡冠子
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
地理志而知也約謂貧賤儉約既爲庸保常畏
人故云畏約躍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熅令失明

李斯列傳

騷除

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
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

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
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
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
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
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
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并也秦
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
徐廣曰騷音掃言秦王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
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也

宛珠之簪　傅璣之珥　隨俗　擊甕扣缻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
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
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
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
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廏江南
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
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
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

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
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
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卽隨珠也宛者謂
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謂以璣附着於珥珥
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
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
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爲　秦所有物也

隨俗二一作脩使索隱曰謟　化而能隨俗
也說文云嵬汲鈮也音於貢反金庬器也秦人
鼓之以節樂鈮音甫有反
税駕
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
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
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
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
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税駕也

索隱曰税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巳今相
富貴巳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
矺
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
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
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
不可勝數
史記正義曰矺音貯格反矺音宅與磔同古今
字與耳磔謂裂其肢體而

恣睢亡格虜
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
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
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
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
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
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
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
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

也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
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為黔首之役
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巳則巳貴而人
賤以巳徇人則巳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
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
為其貴也而所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
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
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
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
格虜者何也

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道者夫
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
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
也謂肆情縱恣也格彊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
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

峭塹

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
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

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
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以言峭
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淺故
跛牂牧於泰山也

觳抵優俳

秦二世在 如不得見

應劭曰 以爲戲樂用
相夸示而秦更名曰 材也抵者相
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 角觝當

經史典奧卷之四十九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朱斯行輯

史記

張耳陳餘列傳

亡命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

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爲亡命

頭會箕斂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

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傳刃

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

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

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

徐廣曰倳音胾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揷地皆爲

倳

厮養卒

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語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定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公羊傳曰厮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爲厮炊烹爲

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

雅游

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

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

袒韝蔽

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

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
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
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
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
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
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
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

徐廣曰韝者臂捍也

轞車膠致　剌剟　箯輿

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幷
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
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幷捕王公等皆死誰白
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
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
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
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剌剟身無可擊
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
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
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
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
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
泄公勞苦如平生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
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
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
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

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
里送致京師也剟丁劣反案掇亦剌也漢書作

剌爇張晏云爇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
剌之箯音鞭駰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
行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
休注云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齊魯巳北
名爲筍郭璞三蒼注云箯轝二器

黥布列傳

俳笑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
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以俳笑之

索隱曰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

守徼乘塞

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

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

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

淮陰侯列傳

晨炊蓐食　漂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絶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

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韋昭曰以水擊絮爲
漂故曰漂母
喑噁叱咤　嘔嘔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
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
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
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

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
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
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
婦人之仁也
廢不收也索隱曰喑於鴆反噁烏路反叱昌栗
反咤卓嫁反或作叱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
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嘔音吁漢書作
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

木罌缻
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
引兵迎信信遂虜豹
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缻以渡
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
也
喋血　樵蘇後爨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

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
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
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
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
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
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
索隱曰喋舊音啟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

外也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
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萆山　背水陣

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

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

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所之死地即此水也

褕衣　醳兵

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

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

索隱曰褕鄒氏音瑜美也漢書作美女婾食魏都賦曰肴醳順時劉逵曰醳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醳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醳兵士故字從酉乎

伏軾

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

儋石

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蹢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

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

晉灼曰楊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爲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爲儋石如今受鮐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

韓王信盧綰列傳

跂鋒

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

鋒東鄉可以爭天下
索隱曰跂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
鋒
羽檄
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惟獨邯鄲中

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非羽檄之意也駰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
田儋列傳
齮齕
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
如淳曰齮齕猶齘齧索隱曰齮音蟻齕音紇齮側齒齩也
乘傳　廐置　王者禮葬田橫
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

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

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横兄弟能得士
也
如淳曰四馬下足爲乘傳駟曰置置馬以傳
驛也正義曰齊田横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
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横門人横
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
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
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挽
歌

樊酈滕灌列傳

面雍樹

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
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
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
脱而致孝惠魯元於豐
服虔曰高帝欲斬之故嬰團樹走也面向樹也
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墜小兒各置一面雍
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
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
樹也

張丞相列傳

柱下方書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
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
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
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

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
亦居此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版也或曰
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爲下云明習天下圖書
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爲四方文書者是也

計相　主計

燕王臧荼反高帝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
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一
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
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

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張晏曰以列侯典校
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計
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
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

職志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周苛爲客從入關
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
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

期期

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
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
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
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
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卽止而
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
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
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
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

左遷

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
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臣
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
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
爲趙相
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爲左猶
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

左賤故謂貶秩爲左遷他皆此類

緒正律曆　程品

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
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
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
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
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
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

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

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如淳曰若順也百
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

晉灼曰若預及之辭

材官蹶張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
爲隊率從擊黥布軍爲都尉

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駰案如淳曰材官之
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娖娖

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
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
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
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
者

索隱曰娖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
踧踧音初角反一作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
斷猗無他技

酈生陸賈列傳

家貧落魄　握齱　苛禮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
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
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
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
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
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
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

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
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
生自謂我非狂生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落薄落託義同
握齱急促之貌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
煩也

方舩　印刓

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
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如天下

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

索隱曰案方船謂並舟也孟康曰刓斷復廉鍔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

魋結　抗衡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

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索隱曰魋直追反結音計謂爲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扼上横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牽

不相避下也

蹶然

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廼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廼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

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

槖中裝　他送

𨒪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槖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蘇林曰非槖中物故曰他送也

數見不鮮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

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使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

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數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

冠側注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

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爲足下失之

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
者
劉敬叔孫通列傳
脫輓輅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
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
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
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
見賜食

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輅音胡格反
輓音晩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
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綿蕞
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
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
外習之
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駰案如淳曰置設
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春秋
傳曰置茅蕝也引繩爲綿立表爲蕞音玆會反
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爲蕝又纂文云蕝今之纂
字包愷音卽悅反又音纂
臚句傳　法酒　伏抑首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
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
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
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
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

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
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
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
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
酒無敢讙譁失禮者
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蘇林云上傳語告
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臚猶行者矣大行掌
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
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爲臚

傳以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爲
臚音閭句音九注反文頴曰法酒作酒令法也
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
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
百拜終日宴不爲亂也如淳曰抑屈

攻苦食啖

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
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
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

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
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
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
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振動奈何
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
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
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駰案如淳
曰食無菜茹爲淡

高寢 春嘗果

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
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
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
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
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
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
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
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

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
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
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
淳曰三輔皇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
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
宗廟道上行

季布欒布列傳

任俠 廣柳車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
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
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
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
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
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
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
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
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

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
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
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
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
壯士而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
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
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

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
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任而
禁反俠音協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柳鄧展
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
牛車也車上覆爲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
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
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
則柳爲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爲通允
故禮曰設柳翣爲使人忽惡也鄭玄注周禮云
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
車爲柳也

使酒難近　招權顧金錢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
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
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
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
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
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
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

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
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
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
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
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卽揖季布曰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
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
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

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靳反因酒縱性謂之
使酒卽酗酒也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
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文穎曰事權貴也
與通勢以其所有華較請託金錢以自顧

爲酒人保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游窮
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
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
荼擧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
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
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
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
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
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
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閒項王
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

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
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
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
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
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
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

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

經史與奧卷之四十九終

經史典奥卷之五十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輯

史記

袁盎鼂錯列傳

持節夾乘

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

垂堂　騎衡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索隱曰案張揖云垂堂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徐廣曰衡一作衍駰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騎音於岐反案諸家說如淳爲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

侍兒　張道

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

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

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

文穎曰侍兒婢也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

張恢先所　太常掌故　陗直刻深　受尚書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陗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

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徐廣曰先卽先生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韋昭云術庠高曰陗瓚曰陗峻按韋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陗音七笑反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

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資適逢世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不復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豈錯等謂邪　傳論

張晏曰資才也適値其世得騁其才

張釋之馮唐列傳

訾爲騎郎　補謁者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産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之補謁者

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

萬得爲常侍郎索隱曰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貲
積財也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讃受事員
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
諜諜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
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
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
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
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

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
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
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
臨厠　北山石爲椁　紵絮斮陳蕠漆　錮南山
中渭橋　一抔土
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厠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
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
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
椁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
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
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
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
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
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
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
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
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
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
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
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
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
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
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
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

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
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李奇曰霸陵北頭厠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
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厠也厠邊側也韋昭
曰高岸夾水爲厠劉氏厠音初吏反包愷音側
義亦兩通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
石是蔪一作錯騆案漢書音義曰蔪絮以漆著
其間也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蔪音側畧反
絮音女居反案蔪陳絮以漆著其間也張晏曰

鋼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廻顧南向故云南山
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爲碑
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酈山發北
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爲槨取其
精牢釋之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
槨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弁錮南山
猶爲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
晏殊失其旨也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瀆曰中渭
橋所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
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
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
故城之北也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抔
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
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廻反杯者壊之未燒
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益不
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帝故也

韈解　結韈

王生者善爲黄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

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
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
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
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正義曰韈萬越反解閑買反結音如字又音計

私養錢　家人子　尺籍伍符

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
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如吾不能用廉頗李

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友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

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

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曰官所別廩給也索隱曰家人子案謂庶人之家子也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

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

萬石張叔列傳

萬石君 中涓 咸里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

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爲萬石
君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主通書謁出入命
也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爲
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内

譙讓　便坐　訢訢

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
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
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
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
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
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
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
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爲音于僞反
便音婢綿反蓋謂爲之不處正堂別坐之處故
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
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韋昭曰訢訢聲和貌
也

入子舍　厠牏

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内史建老白首
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
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
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
索隱劉氏子舍謂小房内非正堂也小顏以爲諸

子之舍若今諸房也徐廣曰牏築垣短板也音
住厠牏謂厠溷垣墻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
牏爲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厠竇厠竇瀉除
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楲窬褻器也音威豆駰案
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楲虎子也窬行清
也孟康曰厠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
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
袖衫爲侯窬厠此最厠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
親謂父也中帬近身衣也徐廣云牏短板以築

剛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

戲車　譙呵　施易　無他腸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
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
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
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
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
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
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

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劒
不敢奉詔上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
上使取六劒劒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
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
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

應劭曰戲車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轉之
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
超踰之也轉音衛謂車軸頭也譙呵音誰何猶
借訪也一曰譙呵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嗔
責衛綰也施讀曰移言劒者人之所好故多數
移易貨換之也施音移易音亦案小顏云心腸
之內無他惡也

陰重不泄　常衣敝補衣　溺袴　期不爲絜清

後宮秘戲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
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
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
衣敝補衣溺袴期不爲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

於後宮秘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
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
景帝再自幸其家

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
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
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滯
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理小顏云
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小言不
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敝補衣及溺袴故爲

不絜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絜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清清靜期猶常也言為不絜靜下溼故得以入其臥內也後宮比宦者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秘也

治刑名言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

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

微巧　處諷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諷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傳贊

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諷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污君子譏之是也

田叔列傳

蟲出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

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

索隱曰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公死未葬
蟲流於戶外是也

將車　占著名數　蜀刻道　爲求盜亭父　三老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榮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刻道近山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

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

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贍反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盩厔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盩厔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刻道也求盜亭父亭卒也安留武功替人爲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也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

扁鵲倉公列傳

上池之水　見垣一方人　五藏癥結　診脈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

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

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方猶邊也言能隔墻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

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脉經云左手脉
横癥在左右手脈横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
小者在下兩手脉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
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沈細水
穀來見堅實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
司馬彪云診占也
喜方　蹷　收　醴灑　鑱石撟引　案杭毒熨
五藏之輸　搦髓腦揲荒　爪幕　切脈　望色
聽聲　寫形　不可曲止

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宫門下問中庶
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
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
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積畜而不得泄是以陽
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
至今日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
秦越人也家住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
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
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
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
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
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
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
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
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
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
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衆不可
曲止也

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蹷音
厥蹷氣從下蹷起上行外及心脇也收謂棺斂
正義曰醴灑上音禮下山解反鑱音仕咸反謂
石針也撟音九兆反謂爲按摩之法大撟引身
如熊顧鳥伸也杭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
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輸音
束注反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
出于太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
腎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兌骨膽之原

出于丘虛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
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合谷小
腸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爲原也按五
藏六府之輸也揲音舌椥音女角反揲荒膏荒
也正義曰爪幕以爪決其闌幕也湔浣上子錢
反下胡管反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
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則
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素問云面色
青脈當弦急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

沈浮而滑也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
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
也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
人者府家病也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言病
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

流涕長潸　忽忽承睫　陽入陰中　纏緣　維絡
三焦膀胱　支蘭藏　三陽五會　五分之熨
入減之齊

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
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
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
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
長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
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
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
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
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
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

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
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
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頃太
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入減之齊和煑之以
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
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
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
止也潸音山長潸者謂長垂淚也索隱曰睫音

挾卽睫也承睞言淚恒垂以承於睫也八十一
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爲陽入陰中是陽
乘陰也脈雖時沉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
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
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緾音直
延反緾緣謂脈纒繞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脈
也恐非此義也維一作結八十一難云十二經
脉十五絡脉陽維陰維之脈也三焦者水穀之
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鬲在胃上

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
當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
合也言經絡下于三焦及膀胱也素問云支者
順節蘭者横節陰支蘭膽藏也索隱曰陽扁鵲
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素問云手
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
明也五會謂百會胷會聽會氣會臑會也索言
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
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

有此方也

除肉刑法　奇咳　代四時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
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
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
傳黄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
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
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

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
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
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
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
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
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
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

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
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
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
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
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
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
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
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

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
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
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
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
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
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
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
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
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
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
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
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
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
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
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
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
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

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班固詩曰三王
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
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
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
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
憒不如一緹縈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
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
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
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胲當寅也又

云胲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胲用兵二十
六卷許慎云胲軍中約也王叔和脉經云來數
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
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
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
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

吳王濞列傳

秋請　卒踐更　平賈

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

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
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
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
家也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
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
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
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
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
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
慍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
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
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
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
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
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王始詐病及
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
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
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

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林賞賜閭
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如此者四
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

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
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
不得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索隱曰請音淨孟
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馮如淳云
代己致請亦是聽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
人為此秋請之禮也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

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爲卒謂之踐更吳
王欲得民心爲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
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案漢
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
平賈者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
與平賈官讎之也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
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
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之是爲卒更貧者欲雇
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天

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爲更律所謂繇戍也
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
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爲過更
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爲謫乃戍邊一歲

魏其武安侯列傳

螫　沾沾自喜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
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
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
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
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
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
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
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
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
不用

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
人又火谷反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奭奭即螫

也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牒反沾沾言自整
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憺也

槃盂諸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
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
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
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
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

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

槃盂中所爲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孔甲槃盂
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
貌侵　生貴甚　肺腑　立曲旃
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
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
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
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巳
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
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

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
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
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
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
核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疏也按
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
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
則天下不肅者也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
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
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腑爲附就其義重謬矣
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乎太陰之動脉
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脉也肺爲諸藏之主通
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
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濇滑
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
說田蚡爲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爲帝之
腹心親戚也如淳曰曲旃旌旗之名通帛曰旃

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
說文曲旃者所以招士也
引繩批根
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
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
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
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氏家居雖富然失埶卿相侍
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埶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
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

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且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

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根根括引繩以持彈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倚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沮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抨彈音普耕反

呫囁耳語　居室　辟倪兩宮　局趣效轅下駒老禿翁　首鼠兩端　齰舌

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

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

夫繫逮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

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淩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

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媿杜門齚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

呫囁附耳小語聲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呫鄒氏音蚩輒也囁

音汝輒反百官表居室爲保宮今守宮也辟芳
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
隱曰辟普係反倪五係反埤蒼云睥睨謂邪視
也轅下駒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贊曰小馬
在轅下應劭云駒馬加著轅局趣纖小之貌按
應說爲長也漢書音義曰禿老翁言嬰無官位
扳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
老禿翁指竇嬰也案說文云齗齧也士白反

恚病痱　衣襜褕

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恚病痱不食
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
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
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
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
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
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
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
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
矣

痱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爾雅云今蔽前謂
之襜郭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竝謂之短衣

經史典奥卷之五十　終

經史輿與卷之五十一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輯

史記

韓長孺列傳

侘

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

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

侘一作衍也駰案侘音丑亞反誇也索隱曰漢書作姱音火亞反衍音寒孟反

逗橈

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緇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緇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緇重可得利今單

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緇重猶頗可信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

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案如淳云軍

法行而逗留畏橈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
也橈屈弱也

李將軍列傳

射雕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

一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

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案服虔云雕大鷙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鶚也

刁斗

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形如鋗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鋗即鈴也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音

譙

猨臂

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産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

如淳曰臂如猨通肩漢書作爰

大黃

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

驟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騎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

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駰案鄭

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耶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是也

數奇

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

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爲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

悛悛　成蹊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

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傳論

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諭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

匈奴傳

淳維　橐駝　驢鸁　駃騠　騊駼　驒騱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

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贏駃騠騊駼驒騱逐
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
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
射狐兎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
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
性也
漢書音義曰淳維匈奴始祖名張晏曰淳維以
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
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

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
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
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
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具其
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背肉似橐故云駞包橐
音託佗索隱曰按古今注云驢特馬牝生贏正
義曰贏音力戈反駃騠北狄駿馬索隱曰說文
云駃騠馬父贏子也廣志云決蹄也發蒙記刳
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騊駼似
馬而青爾雅云騊駼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
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似馬其名騊
駼也驒音顛巨虛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
一云青驪驎驒又如驒魚鄒誕生本騱字作奚
閼氏 鳴鏑 冒脫
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
不勝秦北徙十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
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
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

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
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
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
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
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
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
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
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
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

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
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
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
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
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
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
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
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
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

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
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閒中有棄地莫居千餘
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
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
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
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諸言予之者皆
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
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
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
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
地者

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
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
採取其花染緋黃接取其上英鮮者作烟支婦
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支今日
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
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鏑箭
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髐箭也甌

脫界上屯守處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
文云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
脫王按境上斥候之室為甌脫也

龍城　蹛林　軋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
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
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
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
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

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
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
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
以予之得人以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
漢書作龍城亦蘢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
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
處蹛音帶蹛林地名也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
趨蹛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濫反姚氏
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褴此字與韋昭音頗

同顏師古云蹛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
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
周乃止此其遺法也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鄒展
云軋歷也樀杖也軋輾也輾轢也顏師古云軋
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
比余　具帶　胥紕
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
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
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
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
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
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
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
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
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
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
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
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

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
遺單于
徐廣曰比余或作疏比也案漢書作比疎一比
音鼻小顏云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
擳也蒼頡篇云靡者為比麁者為梳蘇林云今
亦謂之梳具帶要中大帶胥紕或作犀毗而無
一字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
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
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

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犀
與師比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
犀比金頭帶是也

穹廬　喋喋　佔佔

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

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

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

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目夜敬單于候利
害處
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喋音諜利口也佔音昌
占反衣裳貌鄧展曰佔囁耳語口舌爲喋如淳
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國自宜着冠且不足貴
也
闟然　跂行喙息蠕動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
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

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
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
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
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
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
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
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
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

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佗
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
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失計皆不足以離兄
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
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
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
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
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
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

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闟音翕安定意也索跂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
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蠕蠕
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
奸蘭出物
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
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年
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
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

匈奴交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

𦙶音于干蘭犯禁私出物也

絕幕　焉支山　祁連山　新秦中

單于旣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巳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

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

幕沙幕匈奴之南界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慜惜乃如此索隱曰西河舊事云祈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

山也服虔云新秦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

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爲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

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

之號曰新秦中也

狼居胥　翰海　士卒物故

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

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

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

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

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

無以復往

翰海北海名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

乳於此因名也索隱曰按釋名云漢以來云死

爲物故就朽故也又魏臺訪議高堂嵩對曰聞

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

主客　肱霝　儒先

二八

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
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
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
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
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
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
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

主使來客官也官名若鴻臚卿漢書音義曰肱
靁地名在烏孫北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

涿涂山

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
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
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
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
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
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
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

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
奴中山也

累重　余吾水

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
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
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
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
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
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
因并衆降匈奴

余一作斜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
注余吾累力爲反重文用反

衛將軍驃騎列傳

服聽者

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
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
次公有功封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
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
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

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絶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鋭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

伏於隱處聽軍虛實

穿域蹋鞠

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

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

穿地爲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爲之中實毛蹵蹋爲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按蹵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

西南夷列傳

枸醬　牂牁　食重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

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

蒙約還報

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羹蜀人以爲珍味索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蓽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窶音求羽反崔浩云牂牁繫船杙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

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食重案食欋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

卭竹杖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卭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卭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韋昭曰卭縣之竹屬蜀瓚曰卭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毒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身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篤也

司馬相如列傳

鼓一再行 琴心挑之 閒雅甚都 徒四壁立當鑪 著犢鼻褌 保庸雜作 滌器 倦游 狗監 罘罔彌山 割鮮染輪 丹青赭堊 雌黃白坿 赤玉玫瑰 琳瑉琨珸 瑊功玄厲 瑌石武夫 蕙圃衡蘭 芷若射干 穹窮昌蒲 江離麋蕪 諸蔗猼且 案衍壇曼 葴蔪苞荔 薛莎青薠 藏莨蒹葭 東蘠雕胡 蓮藕菰蘆 菴蔄軒芋 騰遠射干 蟃蜒貙犴 阿錫 紵縞 纖羅霧縠 襞積褰縐 鬱橈谿谷 揚袘卹削 蜚

繼盈簪　扶輿猗靡　噏呷萃蔡　勺藥之和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

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

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

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
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
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
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
於齊齊王悉發境内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
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
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
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

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
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掩兎轔鹿射
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
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
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
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
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
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
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
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
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
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
堊雌黄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
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厲瑌石武夫其東則有
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蘪蕪諸蔗猼且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
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蔪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溼
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觚蘆菴閭軒芋衆物
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

芙蓉蔆華内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
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蘖離
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猨蠷蝚鵷雛
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兕象
野犀窮奇貘狿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
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
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嘷之雕弓右夏服之勁
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轔邛邛

楚距虛軼野馬而轊騊駼乘遺風而射游騏儵眒淒
浰雷動熛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胷達
腋絶乎心繫獲若雨獸掩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
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
恐懼徼𧮯受詘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
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
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䘏削蜚纖垂髾扶輿猗靡翕
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
綏縹乎忽忽若神仙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

媻珊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弋
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
文鷁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
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
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
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
淫班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
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
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

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
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
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
之索隱曰張揖云挑娆也以琴中娆之挑音徒
了反娆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
遊四海求其皇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
我腸何由交接爲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棲
得托子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
別有誰開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

猶姣也詩曰洵美且都言貧窮也索隱曰案孔
文祥云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
就此中以安立也鑪酒肆也以土爲墮邊高似
鑪韋昭曰犢鼻褌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稱此
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紐此其類矣方言
曰保庸謂之南方奴婢賤稱也韋昭曰瓦器也
每食必滌溉者倦遊厭游宦也郭璞曰狗監主
獵犬也罘罝也音浮説文云罘兎罟也今幡車
罟也彌竟也鹽漸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

擩也音而訟反又音而悅反擩之於輪鹽而食
之鶩馳也音務索隱曰染或爲淬與下文脟割
輪淬意同也張揖云赭赤土出少室山堊白堊
本草云一名白墡也玪音符騆案漢書音義曰白
符白石英也白玪出魯陽山蘇林音附正義曰
藥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與雄黃同山赤瑾也
見楚辭玫瑰石珠也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珉石
次玉者琨珸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
者琨珸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

珸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案字或作
昆吾也瑊音古咸反玏音勒皆次玉者騆案漢
書音義曰玄厲黑石可用磨者徐廣曰石似玉
騆案漢書音義曰瑌石出鴈門武夫出長沙也
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蘪蕪
芷白芷若杜若司馬彪云蕙香草也本草云薰
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
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葉正紫也張
揖云衡杜衡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

經云葉似葵臭如蘪蕪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
名土杏味亂細辛葉似葵故藥對亦以爲似細
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茝埤蒼云齊茝一
曰囂字林曰茝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囂音火
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
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
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蓬射干本草名烏扇也司
馬彪云芎藭似藁本郭璞云今歷陽呼爲江離
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犕音

四沃反騆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蘪蕪蘄芷
也似蛇床而香諸蔗甘柘也犕且蘘荷也吳錄
曰臨海縣開水中生江離正青似亂髮即離騷
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花則與張勃所說
又別案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樊
光曰藁本一名蘪蕪根名蘄芷藥對以爲蘪蕪
一名江離芎藭苗也則芎藭藁本江離蘪蕪並
相似備是一物也犕音普各反且音子餘反漢
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璞以爲蘘荷屬未

如孰是司馬彪云案衍㕁下壇曼平博也衍音弋單反壇音徒旦反徐廣曰蔵音針馬藍也蘄武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苞藨也索隱曰蔪音斯郭璞云葴酸漿江東名烏蔵析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廣志云凉州地生析草皆中國苗燕麥是也薛音先結反騶案漢書音義曰薛賴蒿也莎鎬侯也青蘋似莎而大也音煩徐廣曰烏桓國有蓄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蔵似蔵而葉大莨莨尾草也蒹藤也葭蘆也甲音婢卑下也郭璞云莨尾似茅蒹葭音兼加蒹葭似蘆也蒹蔽也似雚而細小江東人呼爲蒹蒿又云葭蘆也似葦而細小江東人呼爲烏蓲蔵音五皁反敵音敵廣志云東薔子色青黑河西記云貸我東薔償我白粱也雕胡謂菰米蓮藕菰蘆俱生水中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漢書音義曰奄閭蒿也軒芋猶草也郭璞云菴蕳子可療病也軒芋生水中今揚州有也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似狐能緣木

經史典奥卷之五十二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輯

史記

汲鄭列傳

丞史

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爲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爲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

戇　賜告

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

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戇愚也音陟降反如淳曰賜告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

宗與告居官不視事數音所角反

貰馬　闌出

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

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

貰音時夜反貰賒也鄒氏音勢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

算器食　治行　大農僦人

莊爲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

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

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治行謂莊嚴也人一作入一云賓客爲大農僦人僦人蓋典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駰按晉灼曰當時爲大農而任使其

賓客辜較任儆也任人謂保任見舉者儆音郎
就及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儆人
取庸直也或者貰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
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榷榷者獨也言國家獨榷
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
辜較也

儒林列傳

坑術士

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

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
藝從此缺焉

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陽之處號愍儒鄉溫
陽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
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
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
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
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
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
從土塡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

計偕

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
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
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
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
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
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

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
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
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
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
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
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
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
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
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

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
常也

家人言　司空城旦書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
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
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
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
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

疾毁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
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
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
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
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
家人之言也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
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

都養

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
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
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
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
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
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閒
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
次補廷尉史

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爲弟子造養也何休注公
羊炊烹爲養案有廝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

容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
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
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
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
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
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
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

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漢書作頌亦音容

酷吏列傳

股栗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厠野彘卒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

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郅都

徐廣曰股栗髀脚戰搖也

束溼薪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

徙爲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
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脱
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十萬
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
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
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駰案韋昭曰東涇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
操執也
茵伏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
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
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
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
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
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漢書作馮伏者軾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
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
也馮音凭
文深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輔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
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爲廉平然
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
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
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
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

傳爰書　訊鞫論報　書獄　大府　治方中　乾
没　亭疑法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
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
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
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
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
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
史爲寗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

中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
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
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
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
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
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
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
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

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
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
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
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
事卽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
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卽
奏事上是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
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
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吏輕平者
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
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
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兄昆調護之
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
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
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
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
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
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

爲功多此類

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
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
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
鞫一吏爲讀狀論其報行也韋昭云爰換也古
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
故曰傳爰書也如淳曰書獄決獄之書謂律令
也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
蘇林曰天子卽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

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
太府公府徐廣曰乾沒隨勢沈浮也駰案服虔
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正義
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如取他人
也又云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也李奇曰
亭平也索隱曰使之平疑事也

錢通　導官　痤錢　學長短　左

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
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

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
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
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
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
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
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
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
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
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
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
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
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
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
痤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
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
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
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
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

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
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
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
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
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
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
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
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
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

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
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
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
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
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
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
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
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
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

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
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
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
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
殺

徐廣曰錢通以交利導官太官之别也主酒瘞
埋錢於園陵以送死漢書音義曰[illegible]術與於
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左證左
也一言湯與田信爲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

攻剽　少蘊藉　鷹擊毛摯　受告緡　廢格沮事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
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
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
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
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
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
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

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
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
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
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
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
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
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
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
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

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
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
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
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
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
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
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
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
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

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
矣縱廉其治放邪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
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
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
歲張湯亦死

剽音扶召反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數
妙反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蘊音
慍藉音才夜反張晏曰爲人無所避故少所假
借也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韋昭曰人
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也
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
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
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
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

椎埋爲姦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補縣亭
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

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
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
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
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
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
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
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
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

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
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
之旁郡國梨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
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
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
惛惛　投缿　伯格長　焄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
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
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

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
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
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
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
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諂善事有勢者即
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
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
尉如此焄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
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
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
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
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
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
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
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
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
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
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惛音昏缿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
曰缿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倉音胡江反徐
廣曰格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
設督長也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
置長也焄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
之中有姦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
沈命法
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
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

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韋昭曰沈沒也

次骨　三尺法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大宛列傳

發導驛

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

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

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

蒲陶酒　天馬子　鹽澤　河源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

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
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
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
秦寶衆月氏馬衆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
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
號曰天馬子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
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
積石山爲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

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
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案漢
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
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
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
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泑澤卽
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
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
海東也

晝革旁行　條枝　奄蔡黎軒　大鳥卵如甕　善
眩　弱水西王母　身毒國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
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
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
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
焉晝革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
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

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
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
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族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
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
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
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
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
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
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

馬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
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
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
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
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
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
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
犍爲發閒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

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
屬無長君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
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
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
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
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
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
漢書音義曰横行爲書記晝音獲小顏云革皮
之不柔者革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

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黎軒上力奚反下巨
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犍在西
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
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
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
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及
五色水晶爲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
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
爲柱琉璃爲墻壁水精爲礎舄海中斯調州上

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
數匹與麻蕉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
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泰云定重
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
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
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畧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
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截海
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
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

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繞之恐爲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絶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絶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植之滋息無極覩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正義曰漢書云條

枝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鳥鴉鷹身蹄駱色蒼擧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眩相詐惑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也或

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水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二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九千

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説皆有也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

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黄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雕文刻鏤街巷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黄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

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時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治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象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天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

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鑿空

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
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
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
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
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
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
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
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

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
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
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
　鑿空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曰案謂西域
　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
少從率多進孰　鹽水中數敗　七科適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
其人皆深眼多鬚頿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
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
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
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孰於天
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
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
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
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
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
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

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
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
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
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
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
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
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
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
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

西至敦煌貳師將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

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

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

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

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服虔曰鹽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

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駞馬糞爲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唤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哭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適音謫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

卷五十二終

經史輿與卷之五十三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註 明來斯行輯

史記

游俠列傳

少時陰賊 嚼 急 踐更時脫之 不中訾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

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

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

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

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

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

陰賊以心內忍害徐廣曰嚼音子妙反盡酒也急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

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數音朔數頻也
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訾不滿三百萬已上
爲不中

人貌榮名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
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傳論
徐廣曰人以顔狀爲貌者則貌有衰落矣惟用
榮名爲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

佞幸列傳

關説　冠鵔鸃貝帶　傅脂粉
高帝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
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
説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
之屬也
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説劉氏云有所
言説皆關由之漢書音義曰鵔鸃鳥名以毛羽
飾冠以貝飾帶鵔鸃鷩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
王服貝鵔鸃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
三蒼云鵔鸃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音付

濯船　黄頭郎　衣裻　漸臺　唶吮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黄頭郎孝文帝夢欲
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
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
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
文帝説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
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

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
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
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
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
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唶吮之文帝不樂
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
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
通常爲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之矣
善濯船池中也一説能持櫂行船也土水之母

故施黄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黄頭郎濯音
棹遅教反䕵音雋棨衫襦之横者括地志云漸
臺在長安故城中闕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
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嗜音仕格反吮音
仕兖反

給事狗中　弦次初詩　埒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

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寖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

徐廣曰狗中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監初詩即
新造樂章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
又云埒者儕等之名

滑稽列傳

喜隱　禳田　甌窶滿篝　汙邪滿車　帣韝鞠䠊
目眙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

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

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䐐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

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

喜隱謂好隱語穰田謂爲田求福穰正義曰簍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司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卽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帣收衣褎也褎衿也韝臂捍也音溝鞠曲也䐐音其紀反又與跽同謂小跪也索隱曰帣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眙吐飢反直視貌

題湊　櫳竈　銅歷　薑棗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

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櫳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

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
聞也
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索
隱曰皇覧亦說此事以壠竈為龔窔也歷卽釜
鬲也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
中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也
寢丘
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
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

有所之卽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
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
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
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
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
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
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
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
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
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
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
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
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
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
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
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
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
楚閒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

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
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
陸沈於俗　金馬門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
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
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
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三月乃盡詔拜以為
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
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

縑帛擔揭而去徙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
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
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
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
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
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
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
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
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

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

索隱曰司馬彪云陸沈謂無水而沈之

騶牙

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
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
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乃
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
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
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
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
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
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
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
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
謂也

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以有九牙齊
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

簪筆磬折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
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
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
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
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
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
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
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

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

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女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折在冠前謂之爲筆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三片樹在虡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也

貨食列傳

山出棊置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

也

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劃棊之置也管子云

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金也

設輕重九府

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

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

廢著鬻財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之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

谷量馬牛　丹穴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

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韋昭曰滿谷則其不復數谷音欲涪陵出丹

褒斜綰轂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

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
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
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
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
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
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
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
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
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

徐廣曰在漢中言褒斜道狹絡其道口有似車
轂之湊故云綰轂也

懻忮　奇羨　懁急　椎剽　跕屣　地踔遠　雕
悍少慮

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
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
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
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
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

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
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
治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琴跕屣游媚貴富入
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
涿南有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
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
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
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
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

鮮真番之利

晉灼曰懻音慨忮音堅忮瓚曰懻音慨今以土
名彊直爲懻中也懻音冀忮音寘奇音羈羨音
羊戰反奇羨謂時有餘衍也懁急也音絹一作
懁一作惠音翾也索隱曰椎即椎殺人而剽掠
之跕屣瓚曰躡跟爲跕也屣音所綺反劉氏踔
音卓一音勑教反亦遠騰貌也索隱曰雕捍言
如雕性之捷捍也

齷齪

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
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
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
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
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
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
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齪音則角反又音惻斷反

飯稻羹魚　火耕而水耨　果陏　嬴蛤　呰窳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
果陏嬴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
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
人亦無千金之家

　徐廣曰耨乃遘反除草也言風草下種苗生大
　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陏地
　理志作窳索隱曰陏音徒大反窳音郎果反陏
　今爲搖音同上古少字也嬴力和反果搖猶搖
　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搖之語楚越水
　鄉足螺魚鱉民多採捕積聚搖疊也裹煑而食
　之班固不曉裹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云
　乃故云果蓏嬴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呰
　音紫呰窳苟且墮嬾之謂也呰弱也窳病也窳
　音庾

楔鳴琴　揄長袂　躡利屣　目挑心招　素封
馬二百蹄　牛蹄角千　千足羊　千足彘　千石
魚陂　千章之材　千樹棗　千樹栗　千樹橘
千樹萩　千畝漆　千畝桑麻　千畝竹　畝鍾之

田　千畝卮茜　千畦薑韭　進醵飲食

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
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
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
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
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
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
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
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

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

掄音臾踊一作跕跕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躧屣也挑出鳥反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漢書音義曰二百蹄五十匹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囋千所記各異蹄角千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千足二百五十頭徐廣曰魚以斤兩爲計也陂音詖漢書作波音同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材一作楸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爲轅音楸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萩章方也言任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萩梓木也

可以爲轅者鍾六斛四斗也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二十五畝駰案韋昭曰畦猶壠醵聚食音渠畧反

酤一歲千釀　醯醬千瓨　醬千甔　屠牛羊彘千皮　販穀糴千鍾　薪稾千車船長千丈　木千章竹竿萬个　木器髤者千枚　銅器千鈞　卮茜千石　馬蹄躈千　僮手指千　筋角丹沙千斤帛絮細布千鈞　文采千匹　榻布皮革千石　漆千斗　蘖麴鹽豉千荅　鮐鮆千斤　鯫千石　鮑

千鈞　狐鼦裘千皮　羔羊裘千石　旃席千具
佗果菜千鍾　節駔儈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
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貧者末業之資也通邑大
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㼚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
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
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
鐵器若巵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

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
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
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
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
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釀千瓮酤醯醋云酒酤㼚長頸罌㼚音剛江反甔
大罌缶音都甘反漢書作儋儋石甖石甖受一
石故云儋石一音都濫反糶出穀也糶音掉也船
長千丈總積數長千丈洪洞方稾章樁也舊將
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
竝如字个古賀反竹曰个木曰枚髤音休漆也
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素木素器也躈苦
弔反馬八髎音料埤蒼云虎骨謂八髎一曰夜
蹄小顏云躈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二百疋若
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躈
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
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僮奴婢也
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

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榻音吐合反榻布白疊
也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
重耳非白疊也荅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木綿所
織非中國有也荅或作合器名有瓵孫叔敖云
瓵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瓵音貽鮐音臺又音貽
說文云鮐海魚也鮆音薺禮反刀魚也鯫音鯫
鯫魚也鯫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鮑白也然鮐
鮆以斤論鮑鯫以千鈞論乃有九倍多故知鮐
是大好者鯫鮑是雜者也徐云鯫膊魚也膊竝

各反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爲鮑謂之膊闔者
也此亦大魚爲之也鮿音彫鈕六斛四斗果菜
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䭾音祖郎反馬儈也
駔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儈也節節物貴賤也
謂估儈其餘利比千乘之家

蹲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
見虜畧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
與吏求近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

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
遷致之臨卭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
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古蹲字作踆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
沃野灌溉一曰大掌汶音珉蹲鴟芋也言卭州
臨卭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

游閑公子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
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
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韋昭曰優游閒暇也

窖倉粟　取貴善

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
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
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
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
世

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貴善謂買物必取
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販脂　酒削　胃脯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
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
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
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
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
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

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洒或作細騶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扮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

經史典與卷之五十三終

經史典與卷之五十四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註 明來斯行輯

前漢書

高帝紀

酒闌

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萬錢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

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

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被酒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

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被加也被酒者爲酒所加被音皮義反

釁鼓

高祖乃立爲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

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爲釁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釁血祭也然則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爲釁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釁之豈取釁呼爲義應氏之説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

慓悍　噍類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軍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陽城與杠里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慓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爲禍害而殘賊也慓音頻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噍音祚笑反

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孑遺爲無噍類

距險　遲明　乘城

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帀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

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

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爲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遜亦徐緩之意也音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

譙讓

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有頃沛公起如厠招樊噲出置車官屬獨騎與樊噲靳彊滕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閒至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

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撞音丈江反

棧道

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

師古曰棧卽閣也今謂之閣道如淳曰視音示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

多以視爲示古通用字

繕治

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畧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晉灼曰繕錯傳泰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

傅

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

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
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
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傳三年耕
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
十三傅之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
役也

緩頰　生

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
以魏地萬戶封生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爲左

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
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
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
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
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
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糧道漢王與之
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師古曰生猶言先
生他皆類此

撓　豎儒　乃公

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
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
俱收兵至成皋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
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
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
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又問陳平乃從其計
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
服虔曰撓弱也師古曰音女教反其字從木師

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幾近也乃汝也
公漢王自謂也趣讀曰促

黃屋左纛

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
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
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
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毛羽幢也在
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
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爲之在左

驂當纛上　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

跳

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幷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小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

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

挑戰

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王欲挑戰愼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擊彭越

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擿撓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擿音他歷反撓音乃了反

筭賦　梟騎

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八月初爲筭賦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爲治庫兵車馬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

楚歌

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

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畧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爲楚人之歌猶言吳歈越吟耳若以雞鳴爲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爲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

行義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劉攽曰義讀曰儀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圖貌矣

張飲

上破布軍于會缶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

張晏曰張帷帳也張音竹亮反

編戸民　鞅鞅

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戸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

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鞅鞅不滿足也

音於亮反

章程　金匱石室　規摹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旣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

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爲匱以石爲室重緘封之保愼之義鄧展曰若畫工規摹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譬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

孝惠帝紀

尚食　斥上　宦皇帝而知名　盜械　頌繫　耳孫　鬼薪白粲

孝惠皇帝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爲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

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應劭曰宦官閹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服虔曰斥上壙上也

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爲冢壙故以開斥言之
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
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
直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
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
一金與萬錢也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
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
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爲京師作優裕
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

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
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師古曰諸
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
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爲所知故亦優
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與於諸王國亦
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
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閹寺
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爲不必逃亡也
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

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應劭曰
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
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
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婕
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
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
皆治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
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
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

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
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
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
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提衍朐鞮
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
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
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
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己而
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

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討其業數則錯也嫙
音連
挾書
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高后紀
餐錢
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穎陰侯臣
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

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
應劭曰餐與飡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
曰飡邑中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媵錢
卽租奉也韋昭曰熟食曰飡酒肴曰錢粟米曰
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閒賜是爲飡錢
飡小食也師古曰餐飡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飡
所謂呑食物也飡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所食
邑也奉音扶用反
俳佪 誦言

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
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
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
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
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
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
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
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俳佪往來平陽侯

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迺謂朱虛
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
門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
敢鬭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章已殺產帝令
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
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
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
呂祿笞殺呂嬃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師古曰俳佪猶傍偟不進之意也俳音裴鄧展

曰誦言公言也

孝文帝紀

清宮　酺

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夜

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閒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横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懕志

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懕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應劭曰懕音篋懕滿也師古曰懕快也

籍田

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籍謂蹈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虢文公

誅斯則藉非假借明矣

銅虎符　竹使符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

顧成廟

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罘罳

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罘罳皆災也晉灼曰東

闕之罘罳獨災也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屛也罘音浮

除關無用傳

三月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棨音

啓

除祕祝

夏除祕祝語在郊祀志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
也

祝釐

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
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

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
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
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
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禧

無踐　大紅　小紅　纖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
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
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
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
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
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
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
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
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
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
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
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
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
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
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服虔曰皆當言大功
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

以紅爲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爲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

按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后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

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考之文帝意既差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此亦有見故錄之

孝景帝紀

酎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

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

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醸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

磽陿

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師古曰磽謂磽埆瘠薄也陿謂褊隘也毄古繫字謂食養之畜謂牧放也磽音若交反陿音狹

纂組　侵牟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綷是也組者今綬紛絛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綷會也合五綵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紅讀曰功綷音子內反絛音它牢反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蟲賊也師古曰漁言若漁

獵之爲也

孝武帝紀

畫象

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

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冠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謂以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也髕去膝蓋骨

也宮割其陰也扉草屨也劓音牛冀反字或作剕其音同耳髕音頻忍反扉音扶味反

計偕

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爲計偕闕驪不詳妄爲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爲偕失之彌遠致誤後學

方聞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師古曰詳悉也延引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禮記曰脩禮由

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一曰方謂方正也

絕幕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

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瓚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卽今之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經千里兮渡沙幕

流馳

令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其議爲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爲置官級也馳音弋賜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爲一馳也

怵　即賜　贅聚

月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

師古曰訹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師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令聚也贅音之銳反

皐蘭　馴象　能言鳥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皐蘭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

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爲庶人

師古曰皐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皐蘭下則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城又不屬隴西應說並失之鏖音烏曹反應劭曰馴者致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師古曰能言鳥即鸚鵡也今隴西及南海並有之萬震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

共姓尤慧解益謂此也隋開皇十八年林邑國
獻白鸚鵡時以爲異是歲貢士咸試賦之聖王
馭歷屢有兹獻上以幽遐勞費撫慰弗受

宿麥

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
以名聞

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

火耕水耨

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

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
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
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
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
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
水耨

馬生渥洼水中

春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方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
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
鼎天馬之歌

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
田燉煌界數于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
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
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
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窐曲
之窐師古曰渥音握洼音於佳反

戈船將軍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
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
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
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
牂柯江咸會番禺

張晏曰越人降爲歸義侯越人于水中負
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
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
戈船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

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
水蟲之害張說近之
啓母石　崇高　況施
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駮
麃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
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
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三百戶爲之奉邑名
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
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

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
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
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
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
應劭曰啓生而母化爲石文穎曰在嵩高山下
師古曰啓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
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
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
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
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景帝諱啓今此
詔云啓母蓋史追書之非當時文師古曰謂之
崇者示尊崇之奉音扶用反應劭曰況賜也施
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
角抵戲
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
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
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
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

延之屬也漢後更行平樂觀師古曰抵者當也
回中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
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
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
通治至長安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
應說是也而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自回中通
道以出蕭關回中宮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爲
名耳非今所通道也

九嶷　舳艫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

文頴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師古曰嶷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嶷山師古曰許愼云蛟龍屬也郭璞説其狀云似蛇而四脚

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一二斛甕能吞人也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絶也師古曰舳音軸艫音盧

跅弛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

如淳曰跅音拓弛廢也士行有卓異不入俗檢而見斥逐者也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土各反弛音式爾反

麟趾褭蹏

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褭蹏以協瑞焉

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褭蹏以協嘉祉也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黑身一

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爲麟趾褭蹏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馬蹏金金甚精好而形製巧妙褭音奴了反

經史典奥卷之五十四終

經史典奥卷五十五

漢班固撰　唐顔師古註　明來斯行輯

前漢書

孝昭帝紀

鉤盾弄田

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鵠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已亥上耕于鉤盾弄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戸夏爲太后起園廟雲陵

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官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戯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宫中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戯弄之耳非爲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流庸

七月詔曰比歳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爲人庸作

栘中監　律占租

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栘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歳廼還奉使全節以武爲典屬國賜錢百萬夏旱大雩不得舉火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以邊塞濶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

蘇林曰栘音移廐名也應劭曰栘地名監其官也掌鞍馬鷹犬射獵之具如淳曰栘爾雅唐棣栘也栘園之中有馬廐也師古曰蘇音如説是

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下又言占者數其義並同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

孝宣帝紀

款塞

夏五月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

帝劭殺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脩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武帝廵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

省宰

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巳遣

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師古曰膳具食也食之善者也宰爲屠殺也省減也漢儀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

池籞

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

蘇林曰折竹以繩緜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籞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

瘐

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爲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瘐音庾

字或作瘉其音亦同

廚傳

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

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
出今年租賦
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言脩飾意氣以稱
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
遣之令過去也稱音尺孕反
阿保
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
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
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脩文學經術恩惠卓異

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弟子侍中
中郎將彭祖爲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曾
玄舜延壽皆爲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
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
師古曰謂胡組趙徵卿之輩也復扶目反臣瓚
曰阿倚保養也
銅池　威鳳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至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
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廼元康
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
函德殿銅池中九眞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
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
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
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
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
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服虔曰金芝色像金也如淳曰函亦含也銅池
承霤也晉灼曰以銅作池也師古曰函德殿名

也銅池承霤是也以銅爲之函讀與含同服虔
曰威鳳鳥名也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也與尚
書鳳皇來儀同意師古曰晉說是
徒弛刑　佽飛射士　羽林孤兒
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
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
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
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六月有
星孛于東方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與

兩將軍並進

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釱赭衣置任輸作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長安中諸官獄三十六所弛刑李說是也若今徒囚但不枷鎖而責保散役之耳弛音式爾反服虔曰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荆有玆非得寶劒於干將渡江中流兩蛟繞舟玆非拔寶劒赴江刺兩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

執圭後世以爲勇力之官玆佽音相近臣瓚曰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曰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矰繳以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宗廟許慎曰佽便利也便利矰繳以弋鳧鴈故曰佽飛詩曰抉拾既佽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弋鳧鴈事自使佽飛爲之非取飛鳥爲名瓚說失之佽音次應劭曰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喻若林木之盛羽羽翼鷙擊之意故以名武官馬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儀注羽林從官七百人

孝元帝紀

齊三服官　宮司馬中

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

弟子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師古曰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縰與纚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故此下云

科第郎從官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
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徼廵宿衛每面名二司馬
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

善史書　吹洞簫　度曲被歌聲　分刌節度　窮
極幼眇

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
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
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
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

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本紀贊

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籒所作大篆如淳曰洞
簫簫之無底者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
曲以爲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師古
曰度音大各反被音皮義及韋昭曰刌切也謂
能分切句絕爲之節制也師古曰韋說是也刌
音千本反師古曰幼眇讀曰要眇

孝成帝紀

甲觀畫堂　絕馳道　後幸酒

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
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卽位帝
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
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
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
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
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
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

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

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畫堂畫九子母師
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
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爲在宮之甲地謬矣畫
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應劭曰馳道天子
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師古曰絕橫度也晉灼
曰幸酒好酒也師古曰幸酒晉說是也樂燕樂
者論語稱孔子云損者三樂樂驕樂樂逸游樂
燕樂損矣燕樂燕私之樂也

客土

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也

大校獵

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賜從官

師古曰此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耳校人職云六廐成校是則以遮闌爲義也校獵者大爲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軍之幡旗雖有校名本因部校此無豫也萯音倍

孝哀帝紀

名田 予寧

又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禁郡國無得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

退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如淳曰名田國中者自其所食國中也旣收其租稅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頃名田縣道者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今列侯有不之國者雖遙食其國租稅復自得田於他縣道公主亦如之不得過三十頃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

鋪首

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

如淳曰門鋪首作龜蛇之形而鳴呼也師古曰門之鋪首所以銜環者也鋪音普胡反

卞射武戲　痿痹

贊曰孝哀自爲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婁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卽位痿痹末年寖劇饗國不永哀哉 本紀贊

蘇林曰手搏爲卞角力爲武戲也晉灼曰甘延

壽傳試卞爲期門蘇林曰痿音萎枯之萎如淳曰痿音蹶痿之痿努病兩足不能相過曰痿師古曰痿亦痹病也音人佳反痹音必寐反蹶痿者努名事見晉令蹶音煩痿音蕤

孝平帝紀

顧山錢

罷明光宮及三輔馳道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復貞婦鄉一人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

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矣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說以爲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工直故謂之顧山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爲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於婦人海丞主海稅也果丞掌諸果實也

眊悼　名捕

詔曰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辟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

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構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卽驗問定著令

師古曰八十曰眊七年曰悼眊者老稱言其昏暗也悼者未成爲人於其死亡可哀悼也眊音莫報反張晏曰名捕謂下詔時所捕也

駕一封軺傳

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

睦九族舜惇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與項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義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文王靈臺周

公作洛同符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爲列侯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筭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傳音張戀反

諸侯王表

左官

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墻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

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作謀既成遂振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服虔曰仕於諸侯爲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

尊故謂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也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耗　庸保

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旣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

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

師古曰孑然獨立貌言無有獨存者至於耗盡也今俗語猶謂無爲耗音毛師古曰庸賃功庸也保可安信也皆賃作者也

愍隸

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妄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脩曹參周勃之嗣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幷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

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師古曰愍隸者言爲徒隸可哀愍之也

百官公卿表

牧橐昆蹏

又牧橐昆蹏令丞皆屬焉

如淳曰爾雅曰昆蹏研善升甗者也因以爲廐名師古曰牧橐言牧養橐駞也昆獸名也蹏研者謂其蹏下平也善升甗者謂山形如甑而能升之也蹏即古蹄字耳研音五見反甗音言又音牛偃反

挏馬

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

名家馬爲挏馬

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馬禮樂志丞相孔光奏省樂官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師古曰挏音徒孔反

別火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及郡邸長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爲大

行令初置別火

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之事

大官 湯官 導官 若盧 考工 東園匠

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六官令丞

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臣瓚曰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也師古曰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左弋地名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也

徼循 執金吾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有兩丞候司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如淳曰所謂遊徼徼循禁備盜賊也師古曰徼謂遮繞也徼音工釣反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東園主章

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長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爲木工

如淳曰章謂大材也舊將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師古曰今所謂木鍾者蓋章聲之轉耳東園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也

率更

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屬官有太子率更家

令丞僕中盾衛率厨廄長丞又中長秋私府永巷倉
廄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皆屬焉
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
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應劭曰中盾主周衛徼道
秩四百石如淳曰漢儀注衛率主門衛秩千石
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自此以上太子之
官也
御羞　輯濯鍾官　辯銅
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屬

官有上林均輸御羞輯濯鍾官技巧六廄辯銅九官
令丞
如淳曰御羞地名也輯濯船官也鍾官主鑄錢
官也辯銅主分別銅之種類也師古曰御宿則
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不在藍田羞宿聲相近
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耳羞者珍羞所出宿者
止宿之義輯讀與楫同音集濯音直孝反皆所
以行船也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駼
騎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據此表大僕屬官
以有大廄未央輅軨騎馬騊駼承華而水衡又
云六廄技巧官是則技巧之徒供六廄者其官
別屬水衡也
射聲　戊巳
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待
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
有丞司馬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西域都
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
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

候千人各二人戊巳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
服虔曰射聲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
以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
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巳
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巳爲名
也有戊校尉有巳校尉一說戊巳居中鎮覆四
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
簪裊
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

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
庶長十二左吏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
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内侯
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
諱曰通侯

師古曰以組帶馬曰褭騕褭者言飾此馬也

金璽盭綬

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

晉灼曰盭草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

因以爲綬名也師古曰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
通名今則尊卑有别漢舊儀云諸侯王黄金璽
橐佗鈕文曰璽謂刻云某王之璽

條察

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
石員十三人

師古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
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
所問即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
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
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
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
賞煩擾刻暴剥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
訞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
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
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
損正令也

斗食佐史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
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
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
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
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
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
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
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道國
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

六百三十五
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
月俸八斛也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
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

律歷志

豪氂　圭撮　黍絫

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
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
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

短者不失豪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
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
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孟康曰豪兎豪也十豪爲氂應劭曰圭自然之
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
六十四黍爲圭絫音纍　應劭曰十黍爲絫十
絫爲一銖師古曰絫孟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
纍紲之纍

疇人　躬聖發憤　名察發斂

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
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
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
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而
自以爲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色尚黑漢典方綱紀
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
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
眞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
漢興百二歲矣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

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
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
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
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
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
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
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
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
世則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

問以考星度未能儔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
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
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元
年
　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師古曰射聖者言
　身有聖德也發憤謂念正朔未定也昭明也應
　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啓分
　發斂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
　氣物分數皆敘歷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

　作歷歷終而復始無窮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
　爲發秋冬爲斂清濁謂律聲之清濁也五部謂
　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爲五行也氣二十四氣也
　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
禮樂志
秋
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
　蘇林曰秋飛貌也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
　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楊雄賦曰秋秋蹌蹌
入西園其義亦同
窅窱
都荔遂芳窅窱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
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蘇林曰窅音窅瞑之窅窱音窱下之窱孟康曰
　窅出窱入都良薜荔之香鼓動桂華也晉灼曰
　桂華似殿名次下言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
　言樹此香草以絜齊其芳氣乃達於宮殿也臣
　瓚曰茂陵中書歌都嬿桂英美芳鼓行如此復

　不得爲殿名師古曰諸家說皆未盡也此言都
　良薜荔俱有芬芳桂華之形窅窱然也皆謂神
　所有耳窅音一交反窱音一瓜反
練
　裔裔　霧縠　阿錫　嘉夜
練時日侯有望焫膋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斿垂惠
恩鴻祜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
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
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怫震澹心靈巳坐五音飭虞至
旦承靈億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

青黄徧覕此眺瑤堂衆嫭並綷奇麗顔如荼兆逐靡
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茝蘭芳澹容
與獻嘉觴
師古曰綝選也先以雨言神欲行令雨先驅也
般讀與班同班布也翬翬飛流之貌如淳曰阿
細繒錫細布也師古曰厠雜也霧縠言其輕細
若雲霧也如淳曰嘉俠皆美人之稱也嘉夜芳
草也師古曰俠與挾同言懷挾芳草也茝即今
白芷　茝音昌改反

富媪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
制數以五海内安寧典文匽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
穆穆優游嘉服上黄
張晏曰媪老母稱也坤爲母故稱媪海内安定
富媪〻功耳
壧處　啿啿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
壧處頃聽枯槀復產迺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

羣生啿啿惟春之祺
晋灼曰壧穴也謂蟄蟲驚聽也師古曰壧與巖
同言靁霆始發草木施榮則蟄蟲處巖崖者莫
不頃聽而起頃讀曰傾服虔曰啿音湛湛露斯
如淳曰祺福也師古曰啿啿豐厚之貌也音徒
感反祺音其
迪嘗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
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

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百神也迪進也嘗謂
歆饗之也言此迪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祀
所而爲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
流赭　籋浮雲　迣萬里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沬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
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沬如赭也李奇
曰沬音靧面之靧晋灼曰沬古靧字也師古曰

沬沬兩通沬者言被面如頮也字從水旁午未
之未音呼內反沬者言汗流沬出也字從水傍
本末之末音亦如之然今書字多作沬而之沬
也蘇林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師古曰
晻音烏感反言晻然而上馳遝讀與厲同言能
厲渡萬里也

百末　蘭生　柘漿　朝酲　馮蠵

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
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

往寧馮蠵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
四時榮

張晏曰百末末作之末也晉灼曰百日之末酒
也芬香布列若蘭之生也師古曰百末百草華
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
應劭曰柘漿取甘柘汁以為飲也酲病酒也析
解也言柘漿可以解朝酲也晉灼曰馮馮夷河
伯也蠵背蠵龜屬也師古曰言馮夷命靈蠵使
切腐諧和水神令之疏導川潦瀉散平均無災
害也蠵音弋隨反又音攜

刑法志

攈摭

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
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
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
蠚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
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脩

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
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
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
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
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
風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
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
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迺
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

令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

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師古曰㨶摭謂收拾也㨶音九問反摭音之石反

食貨志

里區謁舍　盧　哉　五均六斡　張　空簿　將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蓺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

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氐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

之貢但賒之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
絶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
過歲什一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
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
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
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
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
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
以疑而弗食今絶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

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
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讎五十釀爲準一釀用麤米
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
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
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
酨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
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甾姓偉
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
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

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
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
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
作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
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
者辠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
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
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
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

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如淳曰居處
所在爲區謂舍令之客舍也如淳曰酒家開肆
待客設酒鑪故以鑪名肆臣瓚曰鑪酒瓮也言
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
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
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瓮也此
言讎五十釀爲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罌
盧亦謂所居罌瓮之處耳師古曰酨酢漿也音
才代反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師古曰將大也一

說爲食肴之將師

郊祀志

耕耘五德　黄冶變化　化色五倉

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黄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

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内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禄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晋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晋灼曰黄者鑄黄金也道家言冶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黄金也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

經史典奥卷之五十五終

經史典奥卷之五十六

漢班固撰　唐顔師古註　明來斯行輯

前漢書

天文志

飛流　薄食　暈適　背穴　抱珥　虹蜺

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亾虛實闊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鬭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祅怪雲變

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飛流謂飛星流星也孟康曰飛絶迹而去也流光迹相連也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黄爲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毁曰食也孟康曰背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黒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鐍如玉鐍也抱氣向日也珥形點黒也如淳曰暈讀曰運虹或作虹蜺讀曰齧蝃蝀謂之虹表云雄爲虹雌爲蜺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鐍鐍抉傷也

天開縣物

夫雷電赮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臧故候書者亾不司天開縣物地動坼絶山

崩及陁川塞谿狀水澹地長澤竭見象城郭門閭潤息稾枯宮廟廊第人民所次耆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産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謼與人逢遻訛言誠然

孟康曰天開縣物謂天裂而見物象也天開示縣象

五行志

白衣袓幘　御者在茵上

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爲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

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
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騎出入市里
郊埜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
以切諫

師古曰袒幘不加上冠蘓林曰茵車上蓐也御
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師古曰車小故御者不
得廻避而在天子茵上也

冠距鳴將　起居人

宣帝黄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爲雄毛衣變

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
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
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爲已知時恐
當之劉向以爲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
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正事
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顯
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埜誓師曰古人有
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
言用繇是論之黄龍初元永光雞變廼國家之占妃
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爲太子妃
王禁女也黄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爲元帝王妃
將爲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爲雄明其占在正
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
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爲婕妤三月癸卯制書曰
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爲陽平侯位特進丙午
立王婕妤爲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爲太子故應
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其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
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

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爲侍中衛尉元帝崩皇
太子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后弟鳳爲大
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與王氏之權自
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成顓君
害上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世權以至於莽
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太后廼崩此其效也

師古曰輅軨廐名也百官表太僕屬官有輅軨
丞輅與路同軨音零師古曰將謂率領其羣也
距雞附足骨鬬時所用刺之初尚伏子後乃稍

稍化爲雄也伏音房富反至時而鳴以爲人起
居之飾
都竈
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銜其
鬴六七枚置殿前劉向以爲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
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
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宮室將
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
君政厥妖豕入居室

師古曰圂者養豕之牢也都竈烝炊之大竈也
圂音胡頓反鬴古文釜字
非常室　帷組　大誰　狂易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
小冠帶劒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
解帷組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
業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
宮狀下獄死
師古曰非常室殿上室名組綬類所以係帷又
垂以爲飾也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
誰也大誰本以誰何稱因用名官有大誰長今
此卒者長所領士卒也師古曰謂病狂而變易
其常也
朓　仄慝　縮朒
言君弱而婦彊爲陰所乘則月並出晦而月見西方
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
朓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爲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
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

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
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
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
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
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
也
孟康曰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慝者行
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師古曰朓音吐了反服
虔曰朒音忸怩之忸鄭氏曰不任事之貌也師

古呂朐音女六反

地理志

山伐　呰窳媮生　淫失枝柱

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寖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内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

而亾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亾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師古曰山伐謂伐山取竹木如淳曰呰或作黹音紫窳音庾師古曰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偫也失讀曰泆柱音竹甫反枝柱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

皮革鮑木之輸

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至于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劒輕死易發粵既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

師古曰皮革犀兕之屬也鮑鮑魚也木楓柟豫

章之屬

瑇瑁珠璣　果布　貫頭　都盧

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越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畧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亾馬與虎

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畧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

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

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也師古曰毒音代冒莫內反璣謂珠之不圓者也音祈又音機布謂諸雜細布皆是也師古曰貫頭著時從頭而貫之都盧國人勁捷善緣高故張衡西京賦云烏獲扛鼎都盧尋橦又曰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也

溝洫志

釃二渠　離碓　塡閼

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廼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碓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

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溝渠甚多然莫足數也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

稻粱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迺使
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
竝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漑田中作而覺秦欲
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爲
韓延數歲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
就渠渠成而用漑注塡閼之水漑舄鹵之地四萬餘
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
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孟康曰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二渠其一出

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
時遂空唯用漯耳師古曰釃音山支反漯音它
合反晉灼曰隼古堆字也隼岸也師古曰音丁
回反注引也閼讀與淤同音於據反塡淤謂壅
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故
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

蓺文志

微言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
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
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
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
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
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
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
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
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
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

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
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蓺畧有諸子
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刪其
要以備篇籍

師古曰微言精微要妙之言耳

三古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

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孟康曰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

篹　出孔子壁中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孟康曰篹音撰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

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與不得已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

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

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眞而魯最近之

威儀　魯淹中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

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師古曰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蘇林曰魯淹中里名也師古曰瘉與愈同勝也

竇公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太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

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敎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

與言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

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師古曰異言謂人就所見各不同也

古文字讀皆異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六體　史書令史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宜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

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

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
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
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
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隷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
易施之於徒隷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
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
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
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

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
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
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
字六蓺羣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
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
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韋昭曰史書令史若令尚書蘭臺令史也臣瓚
曰史書令之大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
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葢秦始
皇使程邈所作也隷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隷
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
也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碎義逃難

六蓺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
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葢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
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

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蓺存其大體
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
也後世經傳既巳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
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
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蓺白
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
之大患也序六蓺爲九種

師古曰苟爲僻碎之義以避它人之攻難者故
爲便辭巧說以析破文字之形體也

原缺第二十一葉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此謙卦彖辭

嗛字與謙同

鉤鈲析亂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師古曰鈲破也音普華反又音普狄反

茅屋采椽　右鬼　非命　上同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師古曰采柞木也字作棌本從木以茅覆屋以棌爲椽言其質素也采音千在反如淳曰右鬼謂信鬼神若杜伯射宣王是親鬼而右之師古曰右猶尊尚也蘓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如淳曰上同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視讀曰示

權事制宜

從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注鈌

漫羨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師古曰漫放也羨音弋戰反

無所事聖王　諄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

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師古曰言不須聖王天下自治誖亂也

稗官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如淳曰稗音鍛家排九章細米爲稗街談巷說

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爲稗師古曰稗音稊稗之稗不與鍛排同也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二是也

支與流裔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

末裔

感物造耑　離讒憂國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

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
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
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
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
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
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
觀風俗知薄厚云

師古曰耑古端字也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
緒離遭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離合背鄉

形勢者靁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
以輕疾制敵者也

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

因五勝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
爲助者也

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

燿金　捃摭遺逸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
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
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
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
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
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

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
種

師古曰燿讀與鑠同謂銷也捃摭謂拾取之捃
音九問反摭音之石反

㓙悍　湛密　由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
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㓙
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
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

有悲也

師古曰殉讀與凶同湛讀曰沈由用也

歷譜　凶阨　吉隆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注缺

五常之形氣　出於律歷之數　五德終始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

注缺

解於齊戒　筮瀆不告　龜厭不告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師古曰解讀曰懈齊讀曰齋婁讀曰屢易蒙卦之辭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言童蒙之來決疑初則以實而告至于再三爲其煩瀆乃不告也小雅小旻之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媟嫚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

熊羆虺蛇　衆魚旐旟　説試　義厭不惠　故老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益參卜筮春秋之説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之興雊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無羊之詩曰牧
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
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言熊羆虺蛇
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衆魚則爲豐年
之應旐旟則爲多盛之象大人占之謂以聖人
占夢之法占之也畫龜蛇曰旐鳥隼曰旟師古
曰申繻之辭也事見莊公十四年炎謂火之光

始餤餤也言人之所忌其氣餤引致於災也暴
瑕也失常謂反五常之德也炎讀與餤同厭音
伊葉反惠順也小雅正月之詩也故老元老也
訊問也言不能修德以禳災但問元老以占夢
之吉凶

精微之獨異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
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
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
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
此精微之獨異也

注缺

箴石　齊和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
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
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
瘉爲劇以生爲死
師古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謂砭石卽石箴也古

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箴音之林反砭音
彼廉反齊音才詣反其下並同和音乎臥反

五苦六辛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
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
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
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
醫

注缺

和平壽考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注鈌

原診以知政　晻昧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

典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師古曰診視驗謂視其脉及色候也診音軫又音丈刃反晻與暗同

經史典奥卷之五十六終

經史典奥卷之五十七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註　明來斯行輯

前漢書

陳勝項籍列傳

譙門

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鋭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

勝乃立爲王號張楚

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日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耳非譙之城譙城前巳下矣

胸

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乃召
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
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
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
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劒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
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
劒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
數十百人府中皆讋伏莫敢復起

師古曰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
有作眴字者流俗所改耳

騅　戲下

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
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
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
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
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
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迺悲歌忼慨自爲歌詩
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
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
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
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羽
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
中以故漢追及之

師古曰蒼白雜毛曰騅蓋以其色名之戲大將
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爲反漢書通以戲爲

旌麾及指麾字

韓彭英盧吳傳

意烏猝嗟　姁姁

信巳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
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
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
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
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
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

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
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
也
李奇曰猝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
氣也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
不收也師古曰姁姁和好也音許于反
荊燕吳傳
豬糠及米　方洋
於是廼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

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
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
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豬
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
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
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
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
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
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
因時循理弃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
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
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
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
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
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
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
楚王畧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
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

乎王曰善
師古曰豬古舐字舐用舌食也蓋以犬為喻也
言初舐糠遂至食米也舐音食爾反方洋猶翱
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
楚元王傳　附孫向
丘嫂食
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
叔與客來陽為羮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
羮繇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

以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爲羹頡矦

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亾女婿爲丘壻丘空也兄亾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爲冢婦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

輦郎　鴻寶苑祕書　尚方鑄作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

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

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爲郎也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

移病

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曰言以病移出不居官府

肺附

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宜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

民萌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

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
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
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
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
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
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
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
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

師古曰萌與甿同無知之貌

蕭何曹參傳

依日月之末光　信謹守管籥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
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
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
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
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
在田天下文明贊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日月
為喻也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

酈陸朱劉叔孫傳

籍甚

平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
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
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
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
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
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
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
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
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
間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孟康曰言狼籍甚盛

楚製

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黃白之術　視草廼遣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廼遣

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師古曰草謂爲文之

藁草

彗有尸　中詷

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彗有尸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詷長安約結上左右

師古曰性慧了而尸辯孟康曰詷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爲詷王使其女爲偵於中也如淳曰詷音朽政反師古曰詷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詷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

法冠　發蒙

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

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

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晉灼曰發蒙如發去物上之蒙直

取其易也

蒯伍江息夫傳

雋永

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師古曰雋音字兖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

紗縠禪衣　曲裾後垂交輸　冠禪纚步搖　冠飛翮之纓

初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

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爲紗縐者爲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服虔曰冠禪纚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縒也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纚織絲爲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纚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

賈誼傳

僒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

蘇林曰皆人肩傴僒爾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佖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囚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强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僒字並音窘疑蘇林音誤今定從說文音渠隕反

髖髀

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巳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

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

師古曰髀股骨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髖音寬髀音陛又音必爾反

指搐　跋盭

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跋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搐音丑六反跋古蹠字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

辟　痱　望烽燧

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

服虔曰病癖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病痱風辟音肥文頴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爇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燓之以望其烟曰燧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繡衣絲履　偏諸緣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裹其

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誶語　反脣而相稽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亾幾耳

服虔曰誶猶罵也張晏曰誶責讓也師古曰誶音碎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音悅稽音工奚反

奊詬　挺

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亾恥奊詬亾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巳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

師古曰奊詬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詬音后

服虔曰音挺起也師古曰挺式延反

大譴大何　白冠氂纓　盤水加劍

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盩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城界局也鄭氏曰以毛

作纓白冠喪服也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

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

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

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

者以盤水取頭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

說皆是

五餌三表

賛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

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

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

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

土德色上黄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

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

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

于傳云

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

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

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

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

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

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

壞其心此五餌也

爰盎鼂錯傳

密理　毳毛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

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其起

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

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

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

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

毛其性能寒揚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

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

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

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

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

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
者以計爲之也
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
藺石　渠荅　中周虎落　免徒復作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
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
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
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
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

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
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
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
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
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
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
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

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
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
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
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
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
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
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
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
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

胡者功相萬也
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
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晏子曰城上二步
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
荅荅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
渠荅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鄭氏曰虎落者外
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
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
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

之也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
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前赦復
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
瓚說是也復扶目反

充賦

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
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
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尚等
廼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

亾識知昧死上愚
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
云如賦調也

賈鄒枚路傳

蟠木根柢　輪囷離奇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
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
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
雖出隨珠和璧秖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
朽株樹功而不忘
蘓林曰柢音蔕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囷離奇
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囷音去
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曰離奇各讀
如本字

詼笑　嫚戲　禖祝

臯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
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
官武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

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受詔所爲皆不從
故事重皇子也
師古曰嫚褻汙也禖祝禮月令祀於高禖高禖求子
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臯
作祭祀之文也

楚鞠　詆娸　骫骳

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太山塞決河宣房游
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楚鞠刻鏤上
有所感輙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輙成故所賦者多司

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
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
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
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
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向數十篇
師古曰蹵足蹵之也鞠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蹵
蹋爲戲樂也蹵音千六反鞠音且六反如淳曰
娸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娸醜也詆
音丁禮反骫古委字也骳音被骫骳猶言屈曲

也
竇田灌韓列傳
樓車
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樓車相望此仁人之所
隱也臣故曰擊之便
師古曰樓小棺之從軍死者以樓送致其喪載
樓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樓音衛
景十三王列傳
被服

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
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
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
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
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
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
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
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

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
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
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
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嚮必
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
遴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
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

音不喜辭爲人口吃難言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
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遴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
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遴與吝同猶言貪嗇
也
不中程　荃葛
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建游章臺宮令
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
後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
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

八子有過者輒令贏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
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
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
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贏而四
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爲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
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
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
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爲
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
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
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
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
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
荃葛珠璣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
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
錢絕其獄後復謂近臣曰我爲王詔獄歲至生又無
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爲人所不能耳建時佩其父
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

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
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
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
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
廷尉即問建建自殺
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也蕭林曰荃音
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蓀細葛也臣瓚曰荃香
草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
也字本作絟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

葡布之屬皆爲荃也葛卽今之葛布也以荃及
葛遺建也

李廣蘇建列傳

确

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亾雙自
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亾之
師古曰負恃也确謂𥫴勝敗也确音角

遮虜鄣

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
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
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
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亾所見從浞野侯
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
言者云何具以書對
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
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

壘石　一半冰

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
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
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
卽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
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
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
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
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
侯爲虜所得後亾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
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

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
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
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
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
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
遂降
服虔曰壘石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
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如淳曰
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

大片也時冬寒有氷持之以備渴也

媒櫱　張空弮

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櫱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

服虔曰媒音欺謂誑欺也孟康曰媒酒教櫱麴也謂醸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文穎曰弮弓弩弮也師古曰弮字與叅同音去權反又音眷

循其刀環

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

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師古曰循謂摩循也

移中廄監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廄監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
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
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
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
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荅
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
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
所望也

師古曰栘中廐名爲之監也栘音移

熅火　大窖中　羝乳乃得歸　去屮實　綱紡繳
檠弓弩　服匿

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
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
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
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
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
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
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

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
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
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
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
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
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
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
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

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
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
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
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
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
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
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屮實而
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

原缺

丁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綱紡繳檠弓弩於軒王
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
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師古曰熅謂聚火無焱者也音於云反焱音弋
瞻反大窖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羝牡羊
也羝不當產乳故說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
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
喻反去屮食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
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也屮古草

字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繳生絲縷也可以弋
射檠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斫檠音警又音巨京
反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甖小
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晉灼曰河
東北界人呼小石甖受二斗所曰服匿孟晉二
說是也

保宮

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
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

經史典奧卷之五十八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註　明來斯行輯

前漢書

衛青霍去病列傳

篡

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
往篡之故得不死上聞迺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
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

師古曰逆取曰篡

攝讋　鏖　祭天金人

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
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
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
盧侯王鋭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
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
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師古曰攝讋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
則赦也讋音之涉反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

爲鏖糟文頡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本從
金麀聲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皋蘭山
名也言苦戰於皋蘭山下而多殺虜也如淳曰
祭天以金人爲王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
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虯反屠音儲
鈞耆　居延
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
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
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

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
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
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
僥悍
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
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犇於率以軍糧接食并
將控弦萬有餘人誅僥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
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與
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
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
師古曰僥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趫悍勇也僥音
丘昭反又音丘召反
武剛車　左右翼繞單于　紛拏
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
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
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
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

當
張晏曰武剛車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翼謂左
右舒引其兵如鳥趐翼紛拏亂相持搏也拏音
女居反
玄甲　冢象祁連山
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
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并武
與廣地曰景桓侯
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

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冢象
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

張湯傳

私官　名捕賊

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

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游北至廿泉南至長楊五柞鬭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内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强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犇走伏匿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亾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内之心

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劉德曰名捕賊謂詔
　捕罪人有名者也

武五子傳

著貂羽黄金附蟬

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

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專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敺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黄金附蟬皆號侍中

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爲冠之羽也附蟬爲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

飾王僭爲之

寘渠　蓬葆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厠中豕羣出壞大官竈烏鵲鬬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王客呂廣等知星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閒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

老虜曹爲事當族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廼

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
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
酎見高祖之廟乎
孟康曰寘音纍髮歷纍挂岸也臣瓚曰寘塞溝
渠師古曰瓚說是也寘音徒千反蓬葆頭久不
理如蓬草羽葆也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
典喪　長鳴雞　積竹杖　湔洒
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璽書曰制詔
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

吉中郎將利漢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
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
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
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
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
安樂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
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屬
衛士長行法
師古曰典喪令為喪主長鳴雞鳴聲長者也文
穎曰積竹杖合竹作杖也師古曰湔浣也洒濯
也湔音子顛反洒音先禮反
廻宮清中　冠惠文冠　簪筆持牘　清狂不惠
大將軍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
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
山陽太守其謹守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
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
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
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

物它不得出入督賊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
家錢取卒迴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
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
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
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
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
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
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
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

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
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
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
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
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
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
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
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
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

足忌

李奇曰迾遮也鄧展曰令其宮中淸靖不得妄
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爲卒也蘇林
曰惠文冠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
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
晉灼曰杜後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
說是也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
狂似狂者故言淸狂也或曰色理淸徐而心不
慧曰淸狂淸狂如今白癡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不根持論

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
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
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
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

師古曰議論委隨不能持正也謂樹木之無根

柢也

輿轎而踰領　拕舟而入水　上下擊石　蝮蛇猛
獸　歐泄

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
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
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
踰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
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
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

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
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
踰與踰同拕曳也音乇上下擊石謂船觸石難
以行也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儋傳泄吐
也音弋制反蠃音之欲反
水居擊櫂
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
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
外褁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

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
師古曰水居擊櫂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
櫂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櫂音直孝反
友壻　厭承明之廬
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
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
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大守君厭承
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
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
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
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
閣外直宿所止曰廬
將重車
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
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
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
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
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

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
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
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
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
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
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
善格五
吾丘壽王字子贛越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
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

蘇林曰搏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簺也音先代反

漏泉

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

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竝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廼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

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霑如屋之漏

繻

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廼前棄繻生也

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

東方朔傳

騶朱儒　索

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敎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

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

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
騶本廄之御騶也後以為騎謂之騶騎如淳曰
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
也

射覆　守宮　跂跂　脈脈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
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
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

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
輒賜帛

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
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
反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
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
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
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盂食器也
若盌而大今之所謂盌盂也盌音椀跂跂行貌
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蠑螈蜥蜴蝘蜓守宮是
則一類耳

寠數　謈　細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
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
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
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
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

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
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
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
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
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
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
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
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
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

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
不來朔獨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
賜卽懐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
劒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
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
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
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
斤歸遺細君

蘊林曰窶音貧窶之窶數音數錢之數窶數鉤

灌四股鉤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
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
是也服虔曰晷音暴鄧展曰呼音髐箭之髐晷
音瓜瓝之瓝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叫呼也
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細君朔妻之名一說
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稻杭

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
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
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
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
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
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
輿物久之廼得去

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杭其不黏者也音
庚

陸海　薑芋　鼃魚　秦階六符

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

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
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内史
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
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
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
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
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
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
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

雜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

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覲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䵷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腳蓋人如取食之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

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

小遺殿上

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

人侍詔宦者署

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

姣好　書計　萩竹籍田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内爲人温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

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

師古曰姣美麗也音校計謂用筭也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萩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萩卽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

宰敝膝　簪珥　綠幘傅鞲　胞人

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

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鞲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

師古曰宰敝膝爲賤者之服珥珠玉飾耳者也
音餌應劭曰綠幘傳韝宰人服也韋昭曰韝形
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
人之服也傅著也韝卽今之臂韝也傅讀曰附
韝音工侯反師古曰胞與庖同

弋綈　革舄　莞蒲　繢罽

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
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
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
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
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
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撞萬石之鍾擊
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
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
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
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革生皮也
不用柔韋言儉率也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以
莞及蒲爲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繢五綵
也罽織毛也卽氍毹之屬

函齒牙　樹頰胲　吐脣吻　擢項頤　結股腳
連脽尻　遺蛇　偊旅

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

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
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
其函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
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
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師古曰頰肉曰胲音改頤頷下也音怡脽臀也
音誰遺蛇猶逶迤也偊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偊
音禹澹古贍字贍給也

依隱

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移病

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廼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爲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

師古曰移病謂移居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也

山郎　善部　長度

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

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絶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内翕然同聲

山郎 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善部 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以招權也 長度 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繇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共給之更不取於郎也

歷歷

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冐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

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亾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亾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

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李奇曰眞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

其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

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萁豆莖也音其

經史典奧卷之五十八終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註　明朱斯行輯

前漢書

霍光金日磾傳

白晳　美須頯

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師古曰晳潔白也頯頰毛也晳音先歷反頯音人占反

畫室

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

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也師古曰彫畫是也

珠襦　與喪服斬縗　素食　輦道牟首

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

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

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
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
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使
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
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
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
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
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
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

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
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
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
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
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
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
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
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
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

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
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
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
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
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
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
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
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
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

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
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
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
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
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
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
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
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
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鬭虎

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
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
日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
珠襦者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
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典喪服言爲喪主
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緶直斬割之而已緶音步
千反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
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
失之遠矣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

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
林苑中方在衰絰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
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
舞也牟首瓚說是也
畫繡絪　馮黃金塗　韋絮薦輪　監奴　朝謁
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
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既嗣爲博陸
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
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
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
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
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
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
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
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
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
久內不能善
如淳曰絪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

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爲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
晉灼曰御輦加韋絮輪者之以絮師古曰取其
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晉灼曰漢語東閭
氏亡斷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
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文穎曰
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
謁若今參見所貫而通名也
捽胡
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

晝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晝常拜鄉
之涕泣然後廼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
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
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
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
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
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
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
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廼夷滅充宗

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
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
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
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
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亾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
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
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
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
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

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
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
慎如此

孟康曰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臥輪之類也晉
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
是也捽音才兀反

侍幸綠車

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爲騎都
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

爲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
衡都尉至衛尉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
上亦難焉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爲託上詔
岑拜爲郎使主客敞子涉本爲左曹上拜涉爲侍中
使侍幸綠車載送衛尉舍須臾卒敞日磾孫

李奇曰藂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因拜子
爲侍中以此車送欲敞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
綠車嘗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
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

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

趙充國辛慶忌傳

抵冒渡湟水　解仇交質盟詛

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

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

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讐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爲寇也

設　沮解

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

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迺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

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

桀黠　四望陿中

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

王等恐怒亾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亾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亾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亾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

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亾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

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爲惡堅也

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由陿而夾水曰陿四望者陿名也

疏捕　弛刑

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亾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鬭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

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亾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

矣

蘓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弛刑謂不加鉗釱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

漢馬不能冬 回遠千里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廼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

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畧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㩛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

未可圖也

師古曰能讀曰耐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

皸瘃 句廉

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

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
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
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
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
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
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亾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
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
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
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

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
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
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
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
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
守以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
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
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亾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

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
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
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
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

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
音竹足反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
曲而有廉稜也

便文自營

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

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
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
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
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
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
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
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
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
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

購論後羿竟不煩兵而下

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而反

腳脛寒泄

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

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

上屯田奏

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

塹壘木樵　校聯不絕　累重

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

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

子於屯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
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
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
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
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
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

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
反如淳曰校聯捕校相連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

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
校人掌士馬之政六廐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
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
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累重謂妻
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使酒不可典蠻夷　醉酗

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
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
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
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酗音
況務反即酗字也醉怒曰酗

嘗不快上　持橐簪筆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安語卬道
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
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

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
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

如淳曰所為行不可上意張晏曰橐契囊也近
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
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簪筆者插筆
於首橐音丁各反又音託

傳常鄭甘陳段傳

盜取節印獻物

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

發兵殺衆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
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乎樂
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
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

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
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
賫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
殺諸國使者

居次

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語在匈奴傳
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
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
次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贏橐佗五
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
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
還自以當誅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
遂封惠爲長羅侯

晉灼曰居次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
音胡浪反

中西域而立莫府

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
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廼下
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
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
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
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
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

投石拔距 試弁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
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
遷爲郎試弁爲期門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
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
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
成侯

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

亭櫰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
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
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
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
擊之力超踰亭櫰又言其趫捷耳非拔距也今
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孟康曰弁手
搏

投都賴水中　歲遺

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敺畜

産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
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
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
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
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
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
尼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

師古曰支解謂解截其四支也都賴郅支水名
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
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
物遺音弋季反

剽悍

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
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
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
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
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閒城郭
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

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絶遠蠻夷無金城强弩之
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亾
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
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
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
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
豎子欲沮大衆邪延壽遂從之

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匹妙

反悍音胡幹反
開呼　五采幡織　魚鱗陳
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
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
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
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
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
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
畧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

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
寇開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
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
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
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
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
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
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
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我
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
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
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
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
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
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
人更招漢軍曰鬭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
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
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

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
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
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師古曰開謂密呼也織讀曰幟音式志反魚鱗
　陳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
櫜街蠻夷邸間
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
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
櫜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

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
臚客館也

愊億

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
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
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
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
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
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

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
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
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
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
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纎介之過賜死杜郵秦
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
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
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
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
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
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
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師古曰愊億憤怒之貌也愊音皮逼反

儻蕩

陳湯儻蕩不自收斂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師古曰儻蕩無行檢也蕩音湯

雋疏于薛平彭傳

櫑具劒　佩環玦　躧履起迎　錄囚徒　平反

衣黃襜褕　著黃冒

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
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
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
具劒佩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
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
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
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
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

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
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
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
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
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
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
捕皆伏其辜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
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
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

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
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
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
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
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
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
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
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
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
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
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應劭曰檑具木標首之劍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檑音雷標音匹遙反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文穎曰躧音纚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躧音

山爾反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

具獄

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
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
絫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
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

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
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
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
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
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
大雨歲熟
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
食酒至數石
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

廷尉民自以不寃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
讞飲酒益精明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
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
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永乃言
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
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
錯繆
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
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
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
已然者不各以誠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
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
事大錄于君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
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
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
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
雖任職何必顓焉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

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彊食慎疾定國遂
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
歲七十餘薨
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
同也
論石渠 有醞藉 先歐
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薦
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
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

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
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
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
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
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
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
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
入廟矣上不悅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
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

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張晏曰石渠閣名也服虔曰醞藉寬博有餘也
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
問反藉音才夜反師古曰先敺導乘輿也敺與
驅同猛張騫之孫

縣其安車

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
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
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
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
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洎小臣也

哀鰥哲獄　逡遁有恥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
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于定國
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
逡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遁讀

與巡同

經史典與卷之五十九 終

經史典奥卷之六十

漢班固撰　唐顔師古註　明來斯行輯

前漢書

王貢兩龔鮑傳

閉肆下簾　君子德名爲幾　蜀嚴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埶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閲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亾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埶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兹以旃不亦寶乎自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鄭子眞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

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孟康曰盍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埶以求名韋昭曰言有

埶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楊子以爲不然雖有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楊雄以爲自蓄其德則有名也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

馮式撙銜　匽薄　貫下　練臧　適神

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亾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

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葢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

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

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音子本反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仆也薄迫也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師古曰臧五臧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

囊衣　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自古至宗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師古曰一囊之衣也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日步作之

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

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

裋褐　侍醫

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穅豆

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綿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草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

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椁者也誠恐一旦頽仆氣竭不復自還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强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

　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侍醫天子之醫也

捽屮杷土

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弃

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

　師古曰捽拔取也屮古草字也杷手掊之也胼併也胝繭也捽音才兀反杷音蒲巴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掊音蒲交反

葭莩　罷罷　三泉

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

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
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
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
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
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
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
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
與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
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

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師古曰葮音工遐反莩音孚葮莩喻輕薄而附著也毣音沐沐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

鉤止　名捕

拜宣爲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
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
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
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
內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
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
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
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
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
俊易長雄遂家于長子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
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辠法案誅諸豪桀及漢忠直臣
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興與
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

師古曰鉤留也詔顯其名而捕之

韋賢傳

黃金滿籯

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
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

魏相丙吉傳

弛山澤波池　禁秣馬酤酒貯積

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

今與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因
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
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
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
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
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
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
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
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

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禁秣
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
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
事

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讀曰陂秣以
粟米飤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蓄米粟
也

阿保　紼　予長休告

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
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
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
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
恩耳分别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
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
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
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
云虖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
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

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
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
死疾也後病果瘉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
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
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
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
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
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
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

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加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

耆酒數逋蕩　刺取　瑣科條其人

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幷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

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耆讀曰嗜刺謂探候之也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

夕牲　侍臥庭上　故盜　數奏甘毳食物

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

上書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

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
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
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亞量矣時豈
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
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
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
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
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
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

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大
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
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
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

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庭
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
襁褓故指言臥也去離也故游戲也盪放也奏
進也毳讀與脆同

睢兩夏侯京翼李傳

察察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
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
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
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
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
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
故云臣下有謀

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言之

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

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釆獲

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
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
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
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
釆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
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
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

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
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横在地上者俛而拾之
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
字也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之
直日用事　精
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資其用令
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姦
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
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黄贛常曰

得我道以亾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
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暑爲候各有占驗房用
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
建昭閒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亾光陰霧不精房數上
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
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离兑坎爲方伯監司
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
日又是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
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
詩有五序
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
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
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
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
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序春
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
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亾

孟康曰詩内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
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考室
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
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亾窮也今漢
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
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
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亾
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其五祀之神
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
干之詩序曰斯干定王考室也故奉引之
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五經六緯
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
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
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
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
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

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
法於此
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
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
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爲一體故曰
通位帝紀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
也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
中貴人豪長者　起居

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
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
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
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
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弃市莫敢近者
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
者有名德之人也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
之狀
受記　缿筩

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
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
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
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
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
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
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
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
將兵

服虔曰受相訟飛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
獎厲而使之缿若今盛錢臧瓶爲小孔可入而
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
其中也筩音同

鉤距

廣漢爲人疆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
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
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
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

效者莫能及也
晋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示若不問
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距也

解脫

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
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
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
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
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
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
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
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
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
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
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
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
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
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

伏如神皆此類也
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
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

廋索　推破盧罌　蠭氣

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
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
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
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
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

年少者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
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
師古曰廣漢與使同謀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
罌罌所以盛酒也蠭與鋒同言鋒銳之氣
邑子　披籍
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
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
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
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

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
政有急召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
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
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
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爲
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
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弃仲孫市一郡怖栗莫
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
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服虔曰披有罪者
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
論罪輸掌畜官　斫莝　鈇自剄
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
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
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
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
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
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
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

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
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
人甚得名譽於朝廷
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
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救反莝斬芻音千臥
反鈇斫莝刃也使其斫莝故因以莝刃自剄而
說者或謂爲斧或云劒鈇皆失之也
偶車馬下里僞物　修治學官　正五長
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

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
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
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
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
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
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
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
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
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

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
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
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
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
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僞物也師古曰偶謂木
土爲之象眞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
之道上也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正若今之鄉正
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
治飾兵車 畫龍虎朱爵 衣黃紈方領 傅總建
幢棨 植羽葆 鼓車歌車 持幢旁轂 噭咷楚
歌 帶弓韣羅後 鞮鞪 抱弩負籣 戲車弄馬
盜驂 鑄作刀劍鉤鐔
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
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
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
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
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
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

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
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韣羅
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
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
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
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
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
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
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

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
竟坐棄市
晉灼曰黃紈方領以黃色素作直領也李奇曰
絫戟也晉灼曰傅著也緫以緹緒飾鑣𨰻也建
立也幢旌幢也師古曰幢麾也絫有衣之戟其
衣以赤黑緒為之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為之
亦今纛之類也孟康曰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
也師古曰郊祀時備法駕也旁音步浪反服虔
曰噭音叫呼之叫晓音滌濯之滌師古曰韃弓

衣也如淳曰䦨盛弩箭箙也師古曰韃韋即兜
鍪也䦨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韃音丁奚反
韉音莫侯反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
驂馬御者不見也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
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劍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
𦣛鐔音淫又音尋
輜軿　結綢繆
項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
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
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
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
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
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
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
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
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師古曰輜軿衣車也輜音甾又音楚疑反軿音

步千反又音步丁反文穎曰謂衣裳結束綢繆
也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
溫厚　童騎　壹切受署
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
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
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
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
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
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

作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

師古曰溫厚言富足也章騎以章奴爲騎而自從也顏壹切受署自言願權補吏職也

走馬章臺街　便面拊馬　眉憮

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孟康曰章臺在長安中臣瓚曰在章臺下街也

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蘇林曰憮音嫵

受記考事　囊橐　殿屋重轑中　柱後惠文

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

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劾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

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亾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
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
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
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
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
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
史敞起亾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
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

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
之囊槖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
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
敞傅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
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
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
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
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
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

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
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
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
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
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
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
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
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辯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
亦能吏也

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爲符敎也言容止
賊盜若囊槖之盛物也蘇林曰轑椽也重轑重
棼中師古曰重棼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爲兩
夏者也轑音老棼音扶分反晉灼曰漢注法冠
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
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廌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廌
爲名耳師古曰纚即今方目紗也纚音山爾反
卷音去權反
造獄

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
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
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
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
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
常以我爲妻妬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
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
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
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

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敎告屬縣
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
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
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
身試法又出敎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
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
致千里闔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
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
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

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
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
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
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

　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
　刑名造殺戮之法

布鼓過雷門

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
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

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
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
舍

　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
　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

迹射

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
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
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

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
賢京兆尹乃可於是以爲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
尉行京兆尹事
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
反
故首　砥節首公
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往者南
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
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

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
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
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
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
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
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
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
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
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

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
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
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
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
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
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
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
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
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

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
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
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
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
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
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
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
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
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

怨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

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寸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黄金二十斤

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首音式救反

卧牛衣中

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

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

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祕獄

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

故

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爲之主

理婦人女官也

經史典奧卷之六十　終

以上原缺

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

海内莫不卬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

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

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

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

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

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絶倫但以無階

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

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

示衆庶名流於世爲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

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

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

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

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投射得甲科之

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科甲

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

令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爲掌故師

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之爲裘

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内也今
人則以背毛爲裘而弃其白毳取厚而溫也衣
音於旣反
理絲竹筦弦　便坐　一肉巵酒
禹爲人謹厚内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
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
性習知音聲内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禹
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
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

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
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
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
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
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
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
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
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爲師
傅不遜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
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
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
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
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師古曰筦
亦管字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
也一豆之肉一巵行酒
茅齋露著
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
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

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
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
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
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
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
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
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
福喜此經義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

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
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
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正衣冠立筮得吉
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

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
氣也師古曰蓍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

靈壽杖　十七物　官屬按職如故

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
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

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
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
焉書曰無遺耇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
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
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
于第官屬按職如故

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
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
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食具有十七種物言十日
一人朝受此寵禮也　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
官依常各有職務

舉音以過喪

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
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
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
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
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
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

乘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
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
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轀輬及副各一
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
舉音以過喪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
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

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須過迺
止

繩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醖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繩謂抨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抨音普耕反

王商史丹傅喜傳

蹂躪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后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

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音人九反躪音藺

隤銅丸以擿鼓　嚴鼓　器人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鞞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

師古曰檻軒闌版也隤下也擿投也隤音頽擿音持益反一曰擿磓也音丁歷反磓音丁回反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

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

青蒲

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揺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

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愼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

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薛宣朱博傳

平鐫

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宜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如淳曰平鐫激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王常爲光武鐫說其將帥此謂徐以微言鐫鑿遣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鐫謂琢鑿也鐫音子全反

痍 痏

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宜

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隷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人忿怒爭鬭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鬭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

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痏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隷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爲司隷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鬭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

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疻音侈痏音鮪

處置什器

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爲生之具也

齊部舒緩養名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

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
威嚴徙爲幷州刺史護曹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
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
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廼敢起
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廼召見
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
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師古曰齊部舒緩養名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
多自高大以養名聲

翟方進傳
都授時
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
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
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
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
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谷永杜鄴傳

閔免遁樂　廣耶營表
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
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
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
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
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
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降
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

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
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
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
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
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
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
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
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

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亾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

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旿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亾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

師古曰閔免猶黽勉言不息也遁流遁言流遁爲樂也晉灼曰旿音吁旿大也

摘　過交道廐者勿追

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荅

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摘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

師古曰摘謂發動之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

何武王嘉師丹傳

案脉

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

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厥使侍璺伍宏等內侍案
脉幾危社稷殆莫甚焉
師古曰案謂切診也
楊雄傳
佚蕩
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
靜亾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
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

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
不事也顧嘗好辭賦
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讜晉灼曰佚蕩緩也
革鞜不穿　燒熐蠡　扶服蛾伏
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
與摩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
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
昆侖提劒而叱之所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
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鞮鍪生
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虖皇天廼展民之
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
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
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
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
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
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
作虐東夷横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萌爲之不安
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廼命驃衛

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砰轒輼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獵乎王
廷敺橐它燒熐蠡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
莽刊山石蹂尸輿厮係累老弱兖鋋瘢耆金鏃淫夷
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
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
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
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手請獻
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亾邉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

純仁遊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故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𡸁東震日域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

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輿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鞜華屨音踏張晏曰熐蠡乾酪也以爲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師古曰熐音覓蠡音黎又音來戈反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領樹上向也師古曰樹豎也領音胡感反服音蒲北反蛾與蟻同蛾伏者言其伏如蟲蟻也

三摹九据　晏湛

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

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

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
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
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
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
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
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
焉

晉灼曰掜今擬字也擬猶位也處也張晏曰曼
音滿漶音緩師古曰曼漶不分別貌猶言濛鴻

也曼音莫幹反漶音渙

學作奇字　覆醬瓿也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
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
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
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
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
侯芭常從雄居　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
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
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
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
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
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
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
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
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
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

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
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
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

師古曰奇字古文之異也瓿音部小甖也絕無
無胤嗣也

儒林傳

籍奏　文章爾雅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
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

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
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
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
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
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
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
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
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
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

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
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
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
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
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
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
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
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
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

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
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
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
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
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師古曰籍奏為名籍而奏爾雅近正也言詔辭
　雅正而深厚也

訓故

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

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它皆類此

劒挺

其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劒挺墮墜首垂
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
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
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
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
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

師古曰挺引也刎自然引拔出也墜古地字

中書校之

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廼黜其書

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

丘蓋不言　歌驪駒　何狗曲也　陽醉逷墜

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逷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病免歸

蘓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也服虔曰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

禮客去欲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師古曰江翁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云何曲狗妄改之也逷失據而倒也墜古地字逷音徒浪反

頌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

夫至廬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
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
禮爲頌者由徐氏
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
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
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
同下皆類此
后氏曲臺記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

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
德延君戴聖次君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爲名師古曰曲
臺殿在未央宮

經史典奥卷之六十一　終

經史典奥卷之六十二

漢班固撰　唐顔師古註　明來斯行輯

前漢書

循吏傳

廩廩

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
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
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
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

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
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
風矣
師古曰廩廩言其風采也
刀布蜀物　布職　便坐受事　閨閤
文翁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
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
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
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

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
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
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
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
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
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
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
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
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
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者也二者蜀人
作之皆善故齎以爲貨右職郡中高職也便坐
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閨閤內中小門也

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米鹽靡密

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
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
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
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
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
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
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
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
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
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廼
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
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
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頴

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
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
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
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
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
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
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
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

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

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米鹽言雜而且
細
姦吏緣絕簿書
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
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
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
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
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
去其泰甚者耳
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棄匿簿書以盜

官物
鶡雀　先上殿　澆淳散樸
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
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
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
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
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
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
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
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
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
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
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
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
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
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
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

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
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
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僞貌
有名亾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
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亾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
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
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
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
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

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姦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歒言
蘓林曰鶡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蘓說非也此鶡音芬字本鳻此通用耳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鶡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鬬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鶡雞者也音曷非此鳻雀也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宫中也
不雜爲淳以水澆之則味漓薄樸大質也剖之則散也

果實菱芡
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宫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師古曰菱芰也芡雞頭勞來勸勉也畜讀曰蓄芡音儉勞音盧到反來音盧代反

水門提閼 均水約束 晝夜爇蘊火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

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
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
口增培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
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
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
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

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
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
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
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

　師古曰關所以壅水音一曷反均水約束言用
之有次第也難古然字蘊火蓄火也蘊音於云
反

游俠傳

露醉　口占　乘藩車　纆徽　吏碇　寵所編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
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
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正
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
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爲
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
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
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並入公府公
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

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
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
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
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
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廼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
郁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
鴻等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
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
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

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
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
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
從後閤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
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
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
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
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舉者繇是起爲河南太

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
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
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爲河南太守而
弟級爲荆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
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
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
以舉直察枉宜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
乘[illegible]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謌謳遵起舞跳
[illegible]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

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混肴亂男女之別輕
辱爵位羞汙印韍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
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内都
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
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
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
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黄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
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
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

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
轠身提黄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
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
車出入兩宫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
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
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官爵功名不
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
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
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

池陽竦爲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爲遵爲大司
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
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
朔方爲賊所敗時辭見殺

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
書故有其字耳君寗遂妻名也云妻知貧博之
狀者以著舊恩之深也霑濕言其大醉也占隱
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占音之贍反潘車車
之有屏蔽者宴食曰飫飫音於庶反纆徽井索

也叀縣也瓽井以甎爲甃者也轠擊也言瓶忽
縣礙不得下而爲井瓽所擊則破碎也叀音上
絹反瓽音丁浪反轠音雷諸家之說或以叀爲
疐或音衛又以瓽爲甕皆失之甃音側救反

佞幸傳

纍纍　若若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
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
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埶也

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

匈奴傳

黃金璽盭綬　玉具劍　牽勒　襲　毋謁

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
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
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鞌勒
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
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
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

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
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
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
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
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
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
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

師古曰盭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
王之制也　玉具劍　孟康曰摽首鐔衛盡用玉爲之也師

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鐔音淫衛
字本作璏其音同耳勒馬轡也一稱爲一襲猶
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毋謂不令犯也

諸水　徑路刀　金留犁　撓酒

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即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

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應劭曰徑
路匈奴寶刀也金留犁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
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
呼高反

中寒道死

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

人到康居

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

外戚列傳

中庭彤朱　殿上髹漆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　白玉階　壁帶　黃金釭　函藍田璧　傅紟皴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許后之

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
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
封趙倢伃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倢伃爲皇后
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
少衰而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
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黄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黄
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宫未嘗有焉姊
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
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

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
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
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韤欲
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
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
衆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
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
殺

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音許昭
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揹漆揹即
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髤音義亦與髹同今
關西俗云黒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竝通
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
上也沓音徒合反階所由升殿陛也服虔曰釭
壁中之横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
壁帶壁之横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
往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
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

音江非也鄉讀曰嚮傅讀曰附絝古袴字也韤
音武伐反

對食　絲綈方底　性　赫蹏書　壯髮　自繆死
褢子　乳　篋緘

數月司隷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
皆御幸孝成皇帝産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
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黄門王舜吳恭
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
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爲中宮爲學事史通

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

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憶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

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

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為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

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
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緘
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
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
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
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為
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
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
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

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
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
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
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
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耆錢不足
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
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
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
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赦也

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萊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
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
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
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誖逆罪重於謁而
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
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
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
人將家屬徙遼西郡

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妬忌

也師古曰綈厚繒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
若今之算幐耳綈音大奚反服虔曰憧直視貌
也師古曰憧音丑庚反字本作瞠其音同耳鄧
展曰赫音兄弟鬩牆之鬩應劭曰赫蹏薄小紙
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為鬩蹏師古曰今書本
赫字或作擊并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
圭頭者是也晉灼曰繆音繆縛之繆鄭氏曰自
縊也師古曰繆絞也音居虯反乳謂產子也音
而乳反其下亦同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宮門銅鍰
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
師古曰鍰讀與環同
元后傳
衣絳緣諸于
廼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政君與

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廼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即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倢伃封父禁爲陽平侯
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
盪腸正世
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内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内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

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
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
立羽益　張周帷　輯濯越歌　赤墀青瑣　籍稾請罪
谷永説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戸初成都

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
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
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
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
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
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
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
赤墀青瑣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
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

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
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
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
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
車騎將軍音藉槀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
誅然後得已

師古曰輯與楫同濯與櫂同皆所以行船也令
執楫櫂人為越歌也楫謂櫂之短者也今吳越
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孟康曰赤墀
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
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裹者青名曰青瑣天子
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
以青塗之借槀自坐槀上言欲刑戮也

繭館　桑遵霸水而祓除　秋歷東館　望昆明
集黃山　冬饗飲飛羽　校獵上蘭　登長平館

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
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
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夏遊御宿

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
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
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
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
之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
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
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

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
所也桑採桑也遵循也謂緣水邊黃山宮在槐

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上蘭觀名
也在上林中長平館在長平坂也

叙傳

綺襦紈袴

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晏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旣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絶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

晉灼曰白綺之襦氷紈之袴也師古曰紈素也

綺今素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

引滿舉白　談笑大噱

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眡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笑古笑字也噱笑聲也音其略反

經史典奥卷之六十二　終

經史典奧卷之六十三

宋范曄撰　唐太子賢註　明朱斯行輯

後漢書

光武帝紀

避吏

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爲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

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

新野屬南陽郡今鄧州縣續漢書曰伯升賓客劫人上避吏於新野鄧晨家

中堅

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

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

諸于繡镼

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師古曰覆髻謂之幘或謂之承露前書音義曰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字書無镼字續漢書作䘢並音其物反揚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而西謂之裗䘢郭璞注云俗名䘢掖據此即是諸于上加繡䘢如今之半臂也

奔命兵

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

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氷合得過未畢
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
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
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大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
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
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
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
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
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

新市眞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
李育屯栢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爲
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
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
於是引兵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况漁陽太守彭寵
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更始亦
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
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
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䜌斬首數千級四
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

前書音義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權取驍勇者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

旅生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麻尗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

瞽師　葆車輿輦　法物

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
物始備時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
至乃十存一焉

瞽無目之人也爲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聲審也郊廟之器鐏彝之屬也樂器鐘磬之屬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爲葆輿者車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

徒皆弛解鉗衣絲絮

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
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
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
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
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人
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
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
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

弛解脫也倉頡篇曰鉗鈦也音奇炎反前書音

義曰鈦足鉗也音徒計反又太蓋反舊法在徒
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

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

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

武帝時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
之法前書音義曰人道尚右言捨天子仕諸侯
爲左官左僻也阿曲附益王侯者將有重法是
爲舊制今更申明之

山陵陂池

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
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
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
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言不起山陵封土陂池不渟水而已陂音
普何反池音徒何反

虎賁旄頭鍾虡之樂

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爲北海王以魯國益東海賜

東海王彊虎賁旄頭鍾虡之樂

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鶡尾屬虎賁中郎
將又云舊選羽林爲旄頭被髮先驅魏文帝列
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
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
旄頭騎使先驅爾雅曰木謂之虡所以懸鍾磬
也說文曰虡飾爲猛獸

赤草

是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

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嗟 鬱鬱葱葱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眞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乘時龍而御天哉 紀論

唶歎也音子夜反鬱葱注缺

明帝紀

服冠冕衣裳 玉佩絇屨 升靈臺 望元氣 吹時律 觀物變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勑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

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懼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二千石已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

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董巴輿服志曰顓頊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

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周禮復人掌王赤舄青絇鄭玄注云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也絇複屨頭以青絲飾之絇音劬三禮圖曰複下曰舄其色各隨裳色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也故望之焉將律者即月令孟春律中太簇

仲春律中夾鍾之類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律呂不正則諸氣不和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色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鄭司農注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云物謂氣色災變也

三老　五更

李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

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

孝經援神契曰尊事三老父象也宋均注曰老

人知天地之事者安車坐乘之車輭輪以蒲裹輪輭音而兗反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說文綏車中把也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畢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已禮大隆也醬醢也珍謂肴羞之屬卽周禮八珍之類鄭玄注儀禮云酳漱也所以潔口音胤

正儀度

二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

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詳刑愼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儀謂渾儀以銅爲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卽太史掌天文之官也

天船　太子樂

六月丁卯有星孛于天船北秋八月戊辰改太樂爲

太予樂

天船星名續漢志曰天船為水彗出之為大水是歲伊洛水溢到津城門伏侯古今注曰彗長三尺許見三十五日乃去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據璇璣鈐改之漢官儀曰太予樂令一人秩六百石

藉田　煥沐

四年春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燠沐煩勞羣司積精禱求而比再得

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禮記曰天子親耕于東郊為藉田于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藉蹈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續漢志云正月始耕既事告祠先農漢舊儀曰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皇帝親執耒耜而耕天子三推三公五孤卿十大夫十二士庶人終畝乃置藉田倉置令丞以給祭天地宗廟以為粢盛煥燠也音於六反沐潤澤也言無埴潤之氣也

象物　惡氣

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

夏禹之時令遠方圖畫山川奇異之物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以象之令人知鬼神百物之形狀而備之故人入山林川澤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惡氣謂罔兩之類事見左傳

杅水脯糒

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說文曰杅飲器音于方言曰盌謂之盂說文曰
糒乾飯也

章帝紀

氷紈　方空縠　吹綸絮

詔齊相省氷紈方空縠吹綸絮
紈素也氷言色鮮潔如氷釋名曰縠紗也方空
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
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前書齊
有三服官故詔齊相罷之

刺探起居

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
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
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
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
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淇園已酉進幸鄴勞饗
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有差
刺探謂候伺也探音湯勘反

榜笞　立　箠長短有數　鉆鑽

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
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慘
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
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
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
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令丙爲篇之次也前
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又景帝
京師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
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也大獄謂楚王

英等事也鉆音其廉反說文曰鉆鋷也國語曰
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儲跱　支柱

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
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遺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
坐
儲積也跱具也言不預有蓄備柱音竹主反

冒彭

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

東北過于宮屋翔翔升降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外內羣臣丙子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勳其二王之後先聖之胤東后蕃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領之西冒耏之類跂涉懸度陵踐阻絕駿奔郊畤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燿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

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

字書曰耏多須貌音而言須鬢多蒙冒其面或曰西域人多著冒而長故舉以爲言

扶拔師子

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章帝陽嘉二年

扶拔似麟無角拔音步末反東觀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闕師子似虎正黃有頵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卽今之峯牛

和殤帝紀

伏閉盡日

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秋七月京師旱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

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

龍眼茘支

舊南海獻龍眼茘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

愛民之本其勑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南海郡秦置今廣州縣也廣雅曰益智龍眼也交州記曰龍眼樹高五六丈似茘支而小廣州記曰子似茘支而員七月熟茘支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實如雞子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至日禺中翕然俱赤卽可食置謂驛也謝承書曰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補臨武長縣接交州舊獻龍眼茘支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

羌乃上書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
貢膳爲功故天子食太牢爲尊不以果實爲珍
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
地惡蟲猛獸不絶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
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
延年益壽帝從之章報羌即棄官還家不應徵
召著唐子三十餘篇
太官導官　尚方內署　靡麗難成之物
巳未詔曰自夏以來陰雨過節煖氣不効將有厥咎

寤寐憂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惡衣服菲飲食孔子曰
吾無間然今新遭大憂且歲節未和徹膳損服庶有
補焉其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
成之物
太官令周官也秩千石典天子廚膳導官掌擇
御導擇也尚方掌作御刀劒諸器物內署掌內
府衣物秩皆六百石並見續漢書
安帝紀
魚龍曼延百戲
乙酉罷魚龍曼延百戲
漢官典職曰作九賓樂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
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噴水作霧化成
黃龍長八丈出水遨戲於庭炫燿日光曼延者
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曼延
音以戰反
充庭車　諸子傳記　百家藝術　整齊脫誤　是
正文字
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辛卯詔以三

輔比遭寇亂人庶流亢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筭芻藁
稟上郡貧民各有差海賊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
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
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庚辰將軍梁慬遼東太
守耿夔討破南單于於屬國故城丙午詔減百官及
州郡縣奉各有差二月丁巳稟九江貧民南匈奴寇
常山乙丑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乙亥詔自建初
以來諸妖言它過坐徙邊者各歸本郡其沒入官爲
奴婢者免爲庶人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

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蓺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故曰充庭車也以年饑故不陳洛陽宮殿名曰南宮有東觀前書曰凡諸子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全數也

案比

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

吏因公生姦爲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皇后紀

淄蠹

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轊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

二揆

淄黑也蠹食木蟲以諭傾敗也

鏡奩

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奩鏡匣也音廉

長秋宮　大練裙

顯宗即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毎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毎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

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常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

長秋宮皇后所居宮也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熟之初也故以名焉請立皇后不敢指言故以宮稱之大練大帛也杜預注左傳曰大帛厚繒也太后兄廖上書曰今陛下躬服厚繒是也

唾　笄珥　袿裳　步搖環佩　鉤器九帶佩刀
尚方織室錦繡氷紈綺縠　方中祕藏　總詞　減
逐疫侲子之半　懿養强洗

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

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毎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

啜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見后驚曰此成湯之法也家人竊喜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七年后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后長七尺二寸姿顔姝麗絶異於衆左右皆驚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

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着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疎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爲遂造祝詛欲以爲害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

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信以爲會有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篤疾深自閉絶會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唯鄧貴人德冠後庭乃可當之至冬立爲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即位手書表謝深陳德薄不足以充小君之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絶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元

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歿前後
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乃
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
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
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
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
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
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
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搖

環珮加賜各一具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
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觀
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
以巫蠱事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先帝左
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
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爲莫不歎服以爲聖明常以
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
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
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

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
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
后勅止日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
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其蜀漢釦器九帶佩刀
並不復調止畫工三十九種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
冰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瑇瑁彫鏤翫弄之物皆絕
不作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又詔諸園
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
實覈上名自御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即日

免遣者五六百人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
朝政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殤帝康陵方中秘藏及
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
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謥
詷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
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
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
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太后愍陰氏之罪
廢赦其徙者歸鄉勅還資財五百餘萬永平元年爵

號大夫人爲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三年秋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禱請祝辭願得代命太后聞之即譴怒竊敕掖庭令以下但使謝過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儺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悉罷象橐

駝之屬豐年復故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讐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終盡憂哀毀損事加於常贈以長公主赤綬東園秘器玉衣繡衾又賜布三萬匹錢三千萬騭等遂固讓錢布不受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諡曰敬

君太后諒闇既終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以下至司寇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賜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群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飢或

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戹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紀上書安帝曰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齊蹤虞妃比跡任姒孝悌慈仁允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內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譽援立陛下爲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飢荒垂恩元元冠

迸交路非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己引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寬之教興滅國繼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勳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紀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堯湯負洪水大旱

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雊雉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踰閾未有內遺家難外遇災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

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心懷長懼託病不朝太后使內人問之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曰汝我家出爾敢爾邪婢怨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永寧二年二月寢病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新所繕宮還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羣僚錢布各有差詔曰朕以無德託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

元足運危如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爲樂上欲
不欺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
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
不絕頃以廢病沈滯久不得侍祠自力原陵加欬逆
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共勉
盡忠恪以輔朝廷

咟音是說文簪笄也珥瑱也以玉充耳釋名曰
婦人上服曰袿周禮王后首服爲副所以副首
爲飾若今步搖也釋名曰皇后首副其上有垂

珠步則搖也蜀蜀郡也漢廣漢郡也二郡主作
供進之器元帝時貢禹上書蜀廣漢主金銀器
各用五百萬是也卯音戶以金銀緣器也儲峙
猶蓄積也糒乾飯也方中陵中也冢藏之中故
言祕也謥洞言忽遽也謥音七洞反詷音洞侲
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綜注西京賦云侲之言
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
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
赤幘皂製執大鞉論語曰不時不食言非其時

物則不食之前書召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
人不宜以奉供養

經史典奥卷之六十三終

宋范曄撰　唐太子賢註　明來斯行輯

後漢書

禮儀志

大絜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浴乎沂風

乎舞雩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灞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爲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夭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流於雒禊也自魏不復用三月水宴者焉

葦茭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蟲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爲飾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愼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

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風俗通曰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植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者也

貙劉　秉之

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賓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食曰貙膢月令孟冬天子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關蹋踘之屬也

鬱儡

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殉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儡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敺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儡持葦索以御凶鬼

五行志

天投蜺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

案邕集稱曰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
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者
也
百官志
巖郎
羽林郎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
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
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
前書曰初置名建章營騎後更名出補三百石

丞尉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言其嚴厲整鋭也案
此則爲巖郎與志不同
起草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
書起草
注鈌
輿服志
金根
天子五路以玉爲飾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
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夷王以下周室
衰弱諸侯大路秦并天下闕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
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爲乘輿所謂孔子乘殷之
輅者也
殷人以爲大路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乘
根秦改曰金根乘輿馬賦注曰金根以金爲飾
倚較　華蚤　方釳
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
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

雀立衡櫨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二斿畫日月
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
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
馬軛上大如斗
通俗文曰車箱爲較金華施橑末有二十八枚
即蓋弓也東京賦曰樹翠羽之高蓋薛綜曰樹
翠羽爲蓋如雲龍矣金作華形莖背低曲獨斷
曰金鍐者馬冠也方釳鐵也廣數寸在馬鬉後
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

豹尾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皁蓋赤裏朱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

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

流蘇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虡文畫曲轓長懸車等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淳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既下馬斥賣車藏

經史典奧〈卷六十四 七

城北秘宮皆不得入城門

注鈌按耕車一曰芝車親耕所乘獵車一曰闟猪車親校獵所乘軿車太后公主王妃所乘青蓋車皇子所乘綠車皇孫所乘皁蓋車中二千石所乘二千石朱兩轓千石六百石朱左轓又有戎車輕車大使車小使車導從車今不具載

飛軨

乘輿倚龍伏虎虡文畫輈龍首鸞衡重牙班輪升龍飛軨

薛綜曰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蒼龍右白虎繫軸頭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盧植禮記注曰軨轄頭也楚辭曰猗結軨兮太息王逸注曰重較也李尤小車銘曰軨之嗛嗛疏達開通叅二家之言不如綜注所記

扇汗

案乘輿金鑁方釳插翟象鑣龍畫總沫升龍赤扇汗青兩[illegible]鷙尾附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兼皇太子或亦如之

經史典奧〈卷六十四 八

爾雅注曰鑣馬勒旁鐵也此用象牙詩云朱幩鑣鑣毛傳曰人君以朱幩鑣扇汗且以爲鑣飾

逶延

冕冠垂旒前後逶延

逶垂也延冕上覆

側注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冠頂不邪却直豎無山述展筩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

獨斷曰鐵爲卷梁高九寸漢書音義曰其體側

立而曲注

縷鹿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約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鷸冠前圓以爲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獨斷曰其狀若婦人縷鹿薛綜曰下輪大上輪小按長冠一曰齋冠祀宗廟服通天冠乘輿常服委貌冠公卿諸侯大夫行大射禮服爵弁郊

祀樂人服遠遊冠諸王服進賢冠儒者服法冠一曰柱後一曰獬廌冠執法近臣御史服武冠諸武官服加黄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惠文冠侍中中常侍服亦名鵔鸃冠方山冠宗廟樂人服四時五行各如其方之色巧士冠郊天黄門四人服却非冠宮殿門吏服却敵冠衛士服偶冠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服今不具載

顏題

舊儀曰凡齋紺幘耕青幘秋貙劉服緗幘

係璲　衝牙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表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

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爲祭服云

徐廣曰今名璲爲繸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曰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玉藻曰右徵角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

劍戶

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爲劍戶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

通俗文曰刀鋒曰劍臣昭案自天子至於庶人咸皆佩劍劍之與刀形制不同名稱各異故蕭何劍履上殿不稱爲刀而此志言不及劍如爲未備

劉玄劉盆子列傳

鳧茈　綠林

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

爾雅曰芍鳧茈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芍音胡了反鳧茈續漢書作符訾綠林山在今荆州當陽縣東北也

臣人

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劒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

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既寖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汎相稱曰巨人

案三老從事卒史皆是漢小吏名或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為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按前書言盜賊豈稱巨人今此為臣人亦誤也當作巨

半頭赤幘　直綦履　赤屏泥　絳襜絡

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乘

鮮車大馬赤屏泥絳襜絡而猶從牧兒遨崇雖起勇
力而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
經遂共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
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爲列卿

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
成人也半頭幘卽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爲
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
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
卽半頭幘之製也綦履文也盩直刺其文以爲

飾也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襜帷也車
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爲飾續漢志曰王
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

出刀筆書

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
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
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各各屯聚更相背
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
臣之禮反更殽亂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更相辯
鬭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
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
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
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
殿內掘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
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見
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
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
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

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
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
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
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
耶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
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
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
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辭死誠冀諸君肯
哀憐之耳因涕泣噓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

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
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
得已旣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
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
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
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衆號百萬
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
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
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

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汚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
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婬穢

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
曰刀筆

鐵中錚錚　傭中佼佼

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
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
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
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
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
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
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
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
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
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
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
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
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

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又曰諸
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汚井竈然猶
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
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
持其首降自以為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
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

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
音初耕反佼音古巧反佼好貌也詩曰佼人僚
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凡傭之人稍

爲勝也

均輸官地　列肆

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其稅終身

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給運故曰均輸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

解形

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朕仰觀天文乃與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爲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巳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巳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

解形猶脫身也

隗囂公孫述列傳

穿坎　奉盤錯鍉

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

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于庭牽馬操刀奉盤錯鍉遂殺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鍉進護軍與于揖諸將軍曰鍉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薶血加書一如古禮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薶

之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詁鍉即題音徒啟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盎爲題據下文云鍉不濡血明非盆盎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犁飯匕也撓攪也以匕攪血而歃之今亦奉盤措匙而歃也以此而言鍉即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

餐糗糒

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而死

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

天隙

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若奮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

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强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

秦地南顧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
今若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孤疑宜即
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
天時之間隙也
帛蘭船
即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
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皆拜爲
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
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多

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
將數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
蓋以帛飾其蘭檻也
李王鄧來列傳
宗卿師
李通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爲人
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爲王莽宗
卿師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補巫丞有能名
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
眕尊之故曰宗卿師也
都試騎士日
光武乃徵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
有度矣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
結定謀議期以財官都試騎士日欲劫前隊大夫及
屬正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
相應
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
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是也

消疾
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
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
視事
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痟首疾鄭
玄注云痟酸削也
鄧寇列傳
垂髮戴白
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

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月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孺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

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

隱括

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

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

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枸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枸音鉤謂曲者也

耿弇列傳 附國子秉國弟子恭

黎面流血

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長子沖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

黎即剺字古通用剺割也音力私反

博具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

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也

王霸傳

邪揄

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懅而還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

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
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
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
而冰解
說文曰歋瘉手相笑也歋音弋丈反瘉音揄或
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
祭遵傳
辭説解故　良夜　雅歌投壺
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

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
將軍劉向等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
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説解故帝召諸將議皆
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
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
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隗囂使
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
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
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
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
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
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
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
留不郤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
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
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
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
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

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
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
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
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
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
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
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
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
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

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
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
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
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
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
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衆兵旣退獨守衝難制
御上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
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
家無私財同産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

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
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
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
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
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
生有爵死有諡爵以殊尊卑諡以明善惡臣愚以爲
宜因遵薨論敘衆功詳案諡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
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
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

諡曰成侯

解故謂解脫事故以爲辭說黄門著名前書曰
是時名倡皆集黄門武樂執干戚以舞也良徭
淶也夜或作夂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
曰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
升壺中實小豆爲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
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
勝者飲不勝者以爲優劣也

馬武傳

回容

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
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
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
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
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
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
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偏賜列侯

至太守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能保其

福祿終無誅譴者

　回曲也曲法以容也

竇融列傳

遺種處

融兄吏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

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亦爲武威太守

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

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

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融

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爲言更始乃

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旣到撫

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

　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

排迮

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

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

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

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

囂執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

疑則外長寇讐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

憂之

　排迮謂蹙迫也

經史典奥卷之六十四終

以上原缺

來受書欲見夫人妻門妾是也若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問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病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

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楊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

景純曰往來貌

桓譚傳

方士黃白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恐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旣無重賞

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孤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

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

馮衍傳

搯擴　疲曳

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坎壈於時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

坎壈注缺曳猶頓也

郎顗傳

風角星算　六日七分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任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

杜詩傳

水排　泄用　鳧藻

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

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

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

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來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排音蒲拜反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泄猶雜也鳧藻言共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

張堪傳

捲握

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

廉范傳

轔藉

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

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屬以淳厚不受偷
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
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
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絝在蜀數年坐法免歸
鄉里

轔轢也藉相蹈藉也

梁統列傳 玄孫冀

鳶肩豺目　洞精矘眄　口吟舌言　意錢　跋扈

將軍　愁眉啼粧　墮馬髻　折腰步　齲齒笑
平上軿車　埤幘狹冠　折上巾　擁身扇　狐尾
單衣　鉗忌

冀字伯卓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裁能
書計少為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
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鬬雞初為
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
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
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
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
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
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為大將軍弟侍中
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繈褓太后臨朝詔
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
當而侈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
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
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煑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
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

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
屬倍於三公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
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
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
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
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
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而善為妖
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冀
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

身扇狐尾單衣壽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卽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屛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

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

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埶橫暴妻略婦女歐擊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

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

弟嘗私遣人出獄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亾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讃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毎朝會與三老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權威柄凶

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請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它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各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埶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灾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

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勑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亾知不得免因輿

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
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
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
共薦其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
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
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
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
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
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

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
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
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
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
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
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
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
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
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

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爲梁
時猛姊婿邴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乃結刺客
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
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
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
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
者傳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
變具瑗勑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
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

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
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
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
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
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
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
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連
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
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

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府寺
府市里𢊁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度收冀財作縣
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
鳶鴟也鴟肩上竦也豺目目竪也洞通也矃音
乇蕩反說文目精直視户吟舌言謂語吃不能
明了何承天纂文曰詭儳一日射意一日射數
卽攤錢也跋扈猶强梁也風俗通曰愁眉者細
而曲折嗁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側
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齲齒笑者若齒痛

不忻忻始自冀家所爲京師翕然皆放效之齲
音丘禹反鄭玄注周禮云軿猶屏也所用自蔽
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䩞
下也音頻爾反一音皮彼反折上巾蓋折其巾
之上角也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裾曳地
若狐尾鉗鈦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鈦物也鈦音
女輒反

賈逵傳

酒令

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
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
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

注鈌

班彪傳 附彪子固

棼橑

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
說文曰棼複屋之棟橑椽也翼屋之四阿也

列錢 火齊

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
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
翡翠火齊流燿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
說文曰釭轂鐵也音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爲釭
其中銜璧納之於壁帶爲行列歷歷如錢也火
齊珠也懸黎垂棘俱玉名

觚稜

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雀
說文曰觚稜殿堂上最高之處也觚音孤稜音

力登反

愣胎

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欝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回帶於棼楣雖輕信與僄狡猶愣胎而不敢階

字書曰愣驚也音五各反字林曰胎驚貌也音丑吏反

杳窱

旣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

窱而不見陽

廣雅曰窈窱深也杳與窈通窱音乇鳥反

埃壒

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

軼過也埃壒塵也

拗怒

遂繞鄷鎬歷上蘭六師發胄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 自彷徨以下至此俱同兩都賦

拗猶抑也音於六反言且抑六師之怒而少息也

第五倫傳

怒馬

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

怒馬謂馬肥壯其氣憤怒也以財相貨曰賕音其又反又音求

峭覈

第五倫峭覈爲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 傳論

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

鍾離意傳 附藥松

枕杫

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

被枕杜食糟糠帝毎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杜音恩清反謂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杜

宋均傳

侈長

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

光武十王傳 内錄楚王英 東平王蒼 中山王焉

伊蒲塞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顯宗報英詔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華言息也言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

假紒

中大夫奉使覲闕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鶩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顯宗賜蒼書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玄云副婦人首飾三輔謂之假紒

稱娖

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背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 顯宗報焉辭虎賁書

娖音楚角反稱娖猶整齊也行音胡朗反

張酺傳

流竭 全夷

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

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走
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
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歿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
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爾見之歎息
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
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夷傷
也

韓棱傳

龍淵　椎成

五遷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
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劒唯此三人特以寶劒自手
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
時論者爲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
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晋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劒
特堅利汝南即楚分也椎音直追反漢官椎成
作鍜成

郭躬傳附吳雄趙興陳伯敬

歸忌　爲法名家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
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
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
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初肅宗時
司隷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
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
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
葉皆爲司隷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

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
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
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
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焉
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
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名爲明法之家

陳寵傳附子忠

勞格

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

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
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 寵上顯宗疏
篣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
也
報重
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
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
定著于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
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

鉆鑽鉗也音其炎反鑽音作喚反報論也重狄
刑也
管穴
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
遂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
管穴言小也扁鵲曰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
穴也
壓迮
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
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
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
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
出私財以償所亡 自管穴以下俱忠上安帝疏
迮迫也

經史典與卷之六十五終

經史典奥卷之六十六

宋范曄撰　唐太子賢註　明來斯行輯

後漢書

班超傳

雄張

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

累是時于窴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于亮反

波傍也波音詖

假鼓吹幢麾

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

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

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
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
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卹
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
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
鉦鼓古今樂錄曰横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
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
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

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黄鵠隴頭出
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黄覃子赤之楊望行
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
月令章句曰羽烏翼也以爲旌幢麾也横吹麾
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
厲度
六年秋超遂發龜兹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
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
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
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
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
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
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
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
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
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
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
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

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
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
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
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
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
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
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
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見爾雅也
玉門關　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
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
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
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
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
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
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
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
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

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
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
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
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
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
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
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
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
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
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
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
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
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
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
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
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
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
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

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
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
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
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
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
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
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
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
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

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

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

王符傳

游博持掩　文組綵牒　綺紈　葛子升越　筩中女布　石山隱飾　金銀錯鏤　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　檽梓豫章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浮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民安得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强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

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出於妖巫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晩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

消揖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舃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過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畧用孝文之

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焼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椁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甚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栢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

公君子以爲不臣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也牒即今疊布也說文曰綺文繒也前書曰齊俗作冰紈子細穉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麤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楊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

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爲女子布也吳錄曰瑇瑁似龜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爲山石之文也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儒音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梱檽音而注云檽似梻樕而痺小恐非柎柳之用豫章郎樟木也

羲和安行　反支日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以上俱符潛夫論

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

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仲長統傳

遺跡　匹敵　棄鱗　喪角　垂露成帷　張霄成幄　沆瀣當餐　九陽代燭

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

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
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
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
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
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
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
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
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
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

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
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
凉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
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
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
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
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
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亾殼騰蛇棄鱗神

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
露成帷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
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
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
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
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
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
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
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

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
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
京董賈劉楊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畧載之云
王充論衡曰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爲蟬蟬之
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
式銳反爾雅曰螣蛇有鱗廣雅曰有角曰龍喪
角解角也霄摩天赤氣也在旁曰幃在上曰幄
陵陽子明經曰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九陽謂
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

日居十杖也

崔駰傳 附孫寔

姝　弁戴鶡尾　鋃鐺鐵鎖

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

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楇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鋃鐺鐵鎖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烈寔之從兄也

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袾根本也以其武官故罵爲卒或作孔卒者誤也說文曰鋃鐺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琅璫其頸

鋃音郎鐺音當

周燮傳

欽頤折頞醜狀駭人　賢聖多有異貌

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鬌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

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大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頤頷也欽頤曲頷也說文曰頞鼻莖也折亦曲

也欽音丘凡反欽或作頷音同伏羲牛首女媧
蛇軀皐陶鳥喙孔子牛脣是聖賢異貌也又蔡
澤亦頷顧蹙頞

黄憲傳

汎濫

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
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
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
不可量也

奉高閎字也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
範濫音檻

姜肱傳

精盧

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
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
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
悔後乃就精盧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
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精盧即精舍也

楊震列傳 附孫賜

三鱣魚

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荅
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
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
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
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

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
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
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
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
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
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臣賢
案續漢及謝承書鱣皆作鱓然則鱣鱓古字通
也鱣魚長者不過二尺黄地黑文故都講云蛇

黼黻大夫之服象也

玉壺華帶金錯鉤佩

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
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今與
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令箓死四年賜以病罷居
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
革帶金錯鉤佩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黄巾賊
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
黄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繈

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
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
患且欲勑刺史二千石簡别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
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
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
言之

金錯以金間錯其文

張衡傳

渾天儀　著靈憲筭　罔論

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
貫六蓺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
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
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
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
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
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常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
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
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

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
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
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
琁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順帝
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
不徙

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
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
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

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
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
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爲正儀故靈憲
作與衡集無筭網論萘網絡天地而筭之因名
馬

蔡邕傳

飲章　遠跡吳會　焦尾琴

於是詔下尚書召邕結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
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

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
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
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
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
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
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
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
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
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戇唯識忠盡出命忘
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
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
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
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諐除凶
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
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
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
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
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

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
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
臣摧沒并入坑埳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
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死期垂至冒昧自陳
願身當辜戮匄質不并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
惟陛下加餐爲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
以讐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呂
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
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

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
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邕
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
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月連
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
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
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
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
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

不免乃亾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
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
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
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
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
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
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
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
向鼓絃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
一前一郤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之也此豈爲殺
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趣音促飲猶隱郤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
之表也邕集曰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
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
君章云欲讐怨未有所施法令無此以詔書又
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
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飲章爲文
書臣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爲報或改爲

款益非也張騭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
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
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
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絕也傳玄琴賦序
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
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

左雄傳

容容

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

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
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
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
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
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

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白玉之清潔當與衆人和同也

李固傳

冎角匿犀　足履龜文

固貌狀有奇表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
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
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

冎角者頂有骨如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

胡粉飾貌　搔頭弄姿

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
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
殂以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覩堯於羹
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
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
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
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
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日大行
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
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

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
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
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
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
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
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
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爲
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
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

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
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
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
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
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閒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
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
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
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
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

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
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
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
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
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
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
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常取
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
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
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
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
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
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
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
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
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

　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
此宮人搔頭皆用玉

吳祐傳

殺青簡

吳祐字季英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
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
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
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
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閒誠先賢所慎也恢乃
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

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

投繯

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

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自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謂以繩爲繯投之而縊也繯音胡犬反

延篤傳

牛黃

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

史弼傳

鉤黨

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

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

鉤謂相連也

經史典奧卷之六十六終

經史典奧卷之六十七

宋范曄撰　唐太子賢註　明來斯行輯

後漢書

董卓傳

搜作　銅人鍾虡　飛廉銅馬

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

[illegible]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

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
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
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
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
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
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
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
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
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

亡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

音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皆

月爲之故

永安侯銅蘭楯卓亦取之

叟兵

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傕衆得入城潰放兵虜
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
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
樊稠等皆爲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
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
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
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叟兵即蜀兵也漢伐謂蜀爲叟

林傳

通天　衣日月　備法物之駕　盛清道之儀

元元年初建三　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

朝

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
月星辰也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
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
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
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
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
騎也漢官儀曰清道以旄頭爲前驅也

滕囊

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

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
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
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
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
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
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
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
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

滕亦縢也音徒恒反說文曰縢囊也

文苑列傳

酈炎傳

天祿

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
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舒吾
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
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通塞
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
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

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
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
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抱玉
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炎後
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
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
中時年二十八

富貴者爲人所載以典籍也貧賤者不載於天

天祿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

禰衡傳

岑牟單絞　漁陽參撾蹀躡　梲杖

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躡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撾而去顔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勑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

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臥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

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晉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胄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蹋地來前躡鼓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臣賢案撾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

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

蒙衝船

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巵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

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

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

李善傳

乳爲生湩

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

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湩乳汁也音竹用反

任文公傳

武擔石

文公爲治中從事時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

不聽文公獨備大舩百姓或闘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裁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俯時湔水涌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

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

　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楊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城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盖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爲石笋

郭憲傳

眩瞀　觥觥

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

　瞀亂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

高獲傳

尼首方面

高獲字敬公爲人尼首方面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

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郡督郵明主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

雨

尼首　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

王喬傳

上方詠祝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上方詠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

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

說文曰詠亦視也音真吝反

陽由傳

削哺

又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

哺當作柿音孚廢反顔氏家訓曰削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爲反哺之哺學氏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

華佗傳

濟藿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餘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

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虀甚酸可取三升飲之
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
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
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

詩義疏曰蘋瀞水上浮萍麄大者謂之蘋小者
謂之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
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蒜虀也魏志曰故甘陵
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
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

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五禽之戲　漆葉青麫散　容成公御婦人法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
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
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
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
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
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
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
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
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胷藏之間不可
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胷
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
者佗授以漆葉青麫散漆葉屑一斗青麫十四兩以
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
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麫生於豐沛彭
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
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冷壽光唐虞魯女生

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
成公御婦人法常屈頸鷮息鬚髮盡白而色理如三
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
相及死于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
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

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
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
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
堅飲食無損佗別傳曰青麫者一名地節一名

黄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
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語阿阿又秘之近者
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强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
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
書無黏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
可恨惜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
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
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
補腦也

徐登傳

禁架　梧鼎而爨　驚懅

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
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
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
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
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
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
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後登物故
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
爨主人見之驚懅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
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
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
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也

禁架即禁術也梧支也懅怵也

薊子訓傳

摩挲銅人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有
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
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他說
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
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
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
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
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
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

亭傳蝴蝶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
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
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
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
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
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
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
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
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

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
及於是而絕

酈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
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

周黨傳

穀皮綃頭

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
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
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以穀樹皮爲綃頭也綃頭解見向栩傳黨服此
尚書以待見也

嚴光傳

嚴陵瀨

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
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
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
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
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

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
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
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
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
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
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
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入嚴子陵共臥
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
處爲嚴陵瀨焉

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灘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下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壇也

陳留老父傳

班草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黄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

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班布也

西南夷傳

箄船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

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爲所擒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沈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

箄音蒲佳反縛竹木爲箄以當船也

罽氈　帛疊　蘭干細布　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

濮竹　虎魄　猩猩貊獸

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氈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

象猩猩貊獸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卽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

罽解見李恂傳氈未詳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爲布也見華陽國志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歲化爲虎魄今大山有茯苓而無虎魄永昌有虎魄而無茯苓也酈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爲羣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屩子土人織草爲屩數十量相連結猩猩在

山谷見酒及屩知其設張者卽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屩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卽左思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無宅飲食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

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貊色蒼
白其皮溫煖

邛河　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

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
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
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
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
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邛都夷者武帝所開
以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汙澤因名爲邛池南人

以爲邛河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巂水伐之
以爲越巂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
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畧與
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

在今巂州越巂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
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
遙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
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
牀間姥憐之飴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
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
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
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嗔令何殺我母當爲母
報讎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
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
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爲陷河唯姥宅無
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
居宅側恬靜無佗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叜
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

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叜音側禺同山在
今褒州揚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
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
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
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之
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靈羊　毼雞　鹿麝

冉駹夷者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
避寒入蜀爲傭夏則違暑反其邑衆皆依山居止累

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卭籠又土地剛鹵不生穀
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
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又有
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
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其人能作旄氎班罽青頓毞
毲羊羧之屬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煮以爲鹽麝羊牛
馬食之皆肥

本草經曰靈羊角味鹹無毒主療青盲蠱毒去

惡鬼安心氣彊筋骨也郭璞注山海經曰𣯛雞

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鬭敵死乃止青頓毞羧

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

曰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巳闟茸貫何雕題離

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龍角神龜爲獻

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紕氏罽也音卑疑反毞

即紕也麝即麝狼也異物志狀似鹿而角觸前

向入林樹掛角故恒在淺草中肉肥脆香美逐

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韈角正四據南人因以

爲牀音子兮反

原缺第二十八、二十九葉

鬼難　玉燭　靈聖之所降集　神迹詭怪
人區　感驗明顯　事出天外　清心釋累之訓理
空有兼遣之宗　道書之流　好大不經奇譎無已
論門西域風土之截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
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
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
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
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籝金而賜寵綬後
服則繫頸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

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
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
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
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
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
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
道神化典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
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
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

原缺第三十二葉

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騈案殼抵即角

抵

經史典奥六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來斯行編斯行蕭山人萬歷丁未進士官至福建右布政使是編於經取易詩書春秋左傳禮記周禮於史取史記前後漢書各摘其字句標題於前而以經史原文及註詳列於後蓋以備詞章采擇之用不爲考證設也斯行自序云昉蹟於漢雋諸篇然考林鉞漢雋隨事觧類此則不分門目逐卷抄撮專採字句之可用者蓋近司馬光徽語之例非漢雋例也書凡六十七卷而序云八十六卷豈其後有所觸併未及追改前序歟